

潛研堂文集

二

序四

重刻河東先生集序

柳氏望出河東仲塗先生宰相之系刻厲於學欲追逐韓文公而上之以造於聖賢之域雖未即聖賢亦聖賢之徒也其集稱河東先生與子厚先後同名河東非兩公所專而若有非兩公莫屬者宰相雖榮寵一時而易世以後離觀無稱甚或為世詭病故知富貴之有盡不若文章之長留矣顧子厚集自宋時注釋者已有五百家說今家有其書而仲塗僅有傳鈔本又多魚豕之譌近推吳中何義門學士手校本而見之者趁蘭谿柳君渥川得浦江戴氏鈔本因令其子書旂精校付諸剞劂既成屬予序其端先生立言之旨盧抱經前輩序言之詳矣予讀集中述其父少監之訓曰載金連車不如教子讀書又述叔父戶曹之訓曰不耘不耨良苗不秀不鍛不鍊良金不辨欲謀其始先謀其終終若不凶始乃有功乃知先生雖天才俊爽迥軼儕輩亦由得力於庭訓者深也渥川故元待制文肅公之裔孫敦行植品以亢其宗而書旂窮經績學克成厥志古文君家事也當

有抗志希古耻美前人者吾於蘭谿之柳卜之矣

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宋孫明復先生小集雜文十八篇詩三篇泰安聶君致手鈔藏於笥者有年懼其久而溼沒也仍謀付梓以廣其傳詒書京師乞子誌其刻之歲月案獻公誌先生嘗稱公病府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就其家得書十有四五篇藏於祕閣宋史則云得書十五萬言予謂先生立言主平明道非若文人以繁富相矜史家得於傳聞不若歐志之可據此本有十八篇殆後人別有所據附入之耳當宋盛時談經者墨守注疏有記誦而無心得有志之士若歐陽氏二蘇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經斷以矯學究專已守殘之陋而先生實倡之觀其上范天章書欲召天下鴻儒碩老識見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為注解俾六經廓然堂然如揭日月以復虞夏商周之治其意氣可謂壯哉元明以來學者空談名理不復從事訓詁制度象數張口茫如則又以能習注疏者為通儒矣夫訓詁名理二者不可得兼然能為於舉世不為之日者其人必豪傑之士也予故因讀先生文而記之

蘇詩合注序

注東坡詩者無慮百數家今行於世者唯永嘉王氏吳興施氏及近時海寧查氏本王注分類經後人刪并然流傳最久施注世無完本宋牧仲尚書屬幕客補足刑於吳中頗善王氏之謬而於施注多所芟改殊失古人面目查氏依施本補其未備後來校刊悉去施注學者又以兩讀爲病此大鴻臚馮星實先生合注之所由作也先生博極羣書與古爲徒沈酣於東坡詩者有年精思所感形於夢寐又得宋槧五家注元槧王狀元集百家注舊本稽其同異而辨證之於宋代掌故人物則采李仁父長編及各家文集諸道石刻一一增益斯又足裨前人之闕漏而爲論世之助者也頃先生以待親辭榮歸里書成之日予得受而讀之循環三四味之彌旨竊謂王本長於徵引故實施本長於臧否人倫查本詳於攷證地理先生則彙三家之長而於古典之沿譌者正之唱酬之失攷者補之輿圖之名同實異者覈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標舉姓氏其虛懷集益又如此若夫編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編次失當者隨條辨正而不易其舊則先生之慎也立言愈慎攷古愈精披沙而金始露鑿石而泉益清是書出而讀蘇詩者可以得所折衷矣昔范至能與陸務觀談及注蘇詩陸舉九重新

婦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句極言注之不易謂必皆能知作者之意然後無憾厥後務觀序施氏書雖稱其用功深歷歲久而終之曰亦幾可以無憾幾之云者意若猶有未滿焉如先生之博聞強識重之以知人論世之學使務觀見之其必快然無遺憾也夫

黃崑圃先生文集序

詹事府詹事加侍郎銜黃公崑圃以文學政事受知三朝數歷中外當代推爲鉅儒四方議與不議皆曰北平黃先生而不以官稱之京師首善地人士蔚起列官朝省者無慮數十百輩然相與語稱北平不問知其爲公今距公沒十五六年承公之言論風采者漸少而思慕歎美如出一口蓋公之文行如元氣入人肝脾久而不能忘也初新城王文簡公詩文爲海內宗師公弱冠登進士實出文簡之門一脈相承遠有代序四方寒賸持行卷來謁者雖一篇一句之工必加獎賞傳播公卿聞雍正癸卯典江南鄉試得士百二十九人儒林文苑名臣多出其中若潘敏惠思桀胡恪靖寶瓌陳司業祖范任宗丞啟運張詹事鵬翀徐檢討文靖其尤著者論者以爲江左設科以來罕有其匹平生以造就人才扶植善類爲己任嘗曰善人國之紀也吾樂與善人交此

吾所以報國也竊嘗論

本朝開國以來以文章致位通顯者多矣至於主持騷雅宏長風流爲海內所共推者則前有新城後有北平新城年七十八賦詩有得第重逢辛卯歲之句欲與新郎君序老少同年乃未及期而卽世公以康熙辛未登上第更六十年復遇臚傳招新科進士敘同年燕集里第

天子聞之

優詔獎異此又新城所願望而不得者烏呼天之於公可謂厚矣公所撰述甚富多板行於世唯詩文未及手定間有散佚公之長子漕運總督兵部尚書雲門先生哀輯而編次之屬于繡校且命序其端自唯後生末學何足以窺公之藩籬猶憶壬申歲入都曾拜公於里第公所以獎而期之者甚厚及備官詞林得執後進之禮尚書官太常時子在記注石史恆以公事追隨

殿廷公之孫符綵又予分校禮闈所得士也俯仰二十年辱有三世之舊承尚書命得挂名公集以附不朽有厚幸焉

味經窩類彙序

太子太保大司寇錫山秦公以通經砥行爲東南多士

倡洎登魏科陟上卿以夙昔經術發爲經濟移孝作忠

爲當代名臣公退之暇手訂五禮通攷數千萬言劄劄告成既乃取平日所爲文分類編次爲若干卷名之曰味經窩類彙味經窩者公少時讀書之室名也錫山自高顧諸君子講學東林遺風未墜尊甫給諫公潛心性理學養尤邃公目播耳染聞道最早願不欲居講學之名乃與同志三四人爲讀經之會每旬有餘日則一會於所謂味經窩者會則出其所得而商榷之嘗曰先聖之蘊具於六經舍六經安有學哉及其出而爲文光明洞達浩乎沛乎一如其意之所欲言而止譬之堂堂之陳正正之旗所向無敵而不爲佻巧詭遇之計蓋嘗受而讀之詩賦章奏序記論說無體不備而說經之文居其大半昔人稱昌黎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今公之文非六經之法言不陳非六經之疑義不決折衷百家有功後學所謂吐詞爲經而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唯公有焉嘗慨秦漢以下經與道分文又與經分史家至區道學儒林文苑而三之夫道之顯者謂之文六經子史皆至文也後世傳文苑徒取工於詞翰者列之而或不加察輒啞文章爲小技以爲壯夫不爲是恥肇輓之繡而忘布帛之利天下執糠粃之細而嘗菽粟之活萬世也

公之學求道於經以經爲文當世推之曰通儒曰實學不敢僱以文士目公而其文亦遂卓然必傳於後世此之謂能立言者昌黎不云乎言浮物也物之浮者罕能自立而古人以立言爲不朽之一蓋必有植乎根柢而爲言之先者矣草木之華朝榮而夕萎蒲葦之質春生而秋槁惡識所謂立哉予自官京師以年家子從公游公以其不爲世俗之學也而亟稱之丁丑戊寅之間館公邸第因得稍窺公得力所自茲承公命論次其文集謹取所聞於公者而書之卷末若其筆力之馳驟體格之簡嚴波瀾之浩瀚覽者當自識之故不復贅云

紀曉嵐烏魯木齊雜詩序

同年紀學士曉嵐自塞上還予往俛握手敘契闊外卽出所作烏魯木齊雜詩見示讀之聲調流美出入三唐而澁次風土人物歷歷可見無鬱鬱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間又語予嘗見哈拉火卓石壁有古火州字甚壯偉不題年月火州之名始於唐此刻必在唐以後宋金及明疆理不能到此當是元人所刻予以元史亦都護傳及虞文靖所撰高昌王世動碑證之則火州在元時實畏吾兒部之分地益證君攷古之精核獨怪元之盛時畏吾人仕於中朝者最多若廉善甫父子貫

酸齋傑玉立兄弟竝以文學稱而於本國風土未能見諸紀述使後世有所攷稽何與將徙居內地而忘其故俗與抑登高能賦自古固難其人與

今天子神聖威武自西域底平以來築城置吏引渠屯田十餘年間生聚豐衍而烏魯木齊又天山以北一都會也讀是詩仰見

大朝威德所被俾遐疏沙磧之場盡爲耕鑿絃誦之地而又得之目擊異乎傳聞影響之談它日采風謠志與地者將於斯乎徵信夫豈與尋常牽綴土風者同日而道哉

習菴先生詩集序

昔孟子之言尚友也由一鄉一國而進之以至於天下之善士猶以爲未足而友古之人其識見襟懷卓然非尋常所及矣雖然嘗試論之天下之善士非能離一國一鄉而立於獨者也幸而在吾鄉則一鄉得而私之也由今而視古則尊之曰古之人其在於古則亦天下之善士也古人亦必有所居之鄉則其鄉亦得而私之也嘉定瀕海小邑無名山大川之勝其在赤縣神州中匱如太倉之稊米且建縣於南宋宋元以前未有文人學士故家流風之遺也士大夫多循謹朴魯仕宦無登要

路者然自明嘉隆間海隅徐氏及唐婁程李嚴諸君敦尚古學其後黃忠節公文章氣節照映千古

國朝則菊隱樸邨松坪南華諸老或湛深經術或樹幟詞壇邑雖僻小其名猶著於海內則以鄉之多善士焉予生晚不及見諸先輩西莊長予六歲而學成最早予得聞其緒論稍知古學之門徑習菴少於予三歲而辯悟通達勝予數倍兩君者天下之善士也置之古人中無不及焉而在吾鄉吾皆得而友之既而先後通籍編交海內名流閱歷四十餘年而屈指素心無如吾兩君者不獨頌讀其詩書并親炙其性情學問古來稱齊名者李杜元白韓孟皮陸俱非同在一鄉而兩君乃近得之望衡對宇之際此生平第一快事也習菴於學無所不通而於詩尤妙絕一世每分韻聯句同人皆爭奇鬪巧自詡絕出及見習菴作咸退避無間言古風近體流播人間海外異域多有傳其藁者而全集未傳於世歲丁未習菴卒於粵東官廨其子臣晟扶柩自南還寢門卒哭之後詢其遺文頗有散失搜訪而次弟之得若干卷追念曩昔之樂益增今日之悲垂老索居文章蕪陞并書一通以寄西莊諒與我同一墮淚也

李南澗詩集序

予不喜作詩尤不喜序人之詩以爲詩者志也非意所欲言而強而爲之妄也不知其人志趣所在而強爲之辭贅也韓子之言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吾謂鳴者出於天性之自然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鳴之善者非有所不平也鳥何不平於春蟲何不平於秋世之悻悻然怒戚戚然憂者未必其能鳴也歐陽子之言曰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吾謂詩之最工者周文公召康公尹吉甫衛武公皆未嘗窮晉之陶淵明窮矣而詩不常自言其窮乃其所以愈工也若乃前導八驕而稱放廢家索巨萬而歎窶貧舍己之富貴不言翻託於窮者之詞無論不工雖工奚益予持此論久矣其後交李子南澗乃不相謀而相合焉南澗之性情與予略相似予好聚書而南澗鈔書之多過於予子好金石文而南澗訪碑之勤過於予子好友朋而南澗氣誼之篤過於予子好著述而南澗詩文之富過於予世俗以鄉會試所得士與試官相稱爲師弟特以名奉之而吾兩人乃以臭味相合方其在京華每一日不相見輒卹然若失不知其何以然也南澗旣以磊落英偉之文登進士第乃捧檄瘴癘之鄉舟車奔走日不暇給而詩益奇而工歿後其仲弟以遺稿示予官爲一集蓋仿王筠之例讀之似近而

遠似質而雅似淺而深中有所得而不徇乎流俗之嗜
好此非有不平而鳴者也此不言窮而工者也此真合
乎古詩人之性情而必傳之詩也予不辭而序之者蓋
深知夫人之志趣而非強爲之辭也

顧北集序

昔嚴滄浪之論詩謂詩有別材非關乎學詩有別趣匪
關乎理而秀水朱氏議之云詩篇雖小技其原本經史
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二家之論幾乎柄鑿不相入
予謂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滄浪比詩於禪沾沾
於流派較其異同詩家門戶之別實敏於此究其所謂
別材別趣者只是依牆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轉蹈
於空疎不學之習一篇一聯時復斐然及取其全集讀
之則索然盡矣秀水謂詩必原本經史固合於子美讀
書萬卷下筆有神之旨然使無真材逸趣以驅使之則
藻采雖醇臭味不屬又何以解絮魚點鬼疥駱駝掉書
袋之誚乎夫唯有絕人之才有過人之趣有兼人之學
乃能奄有古人之長而不襲古人之貌然後可以卓然
自成爲一大家今於耘菘先生見之矣耘菘天才超特
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吟詠早年登薇垣直樞禁游翰
苑應制賡和頃刻數千言

當宁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邊郡從軍演檄觀察黔
西簿書填委日不暇給而所作益奇而工歸田十數年
模山範水感舊懷人之詞又日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
所涉之境凡三變而每涉一境卽有一境之詩以副之
如化工之賦艸木千名萬狀雖寒暑異候南北殊方枝
葉無一相肖要無一枝一葉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
以非漢魏非齊梁非唐非宋而獨成爲耘菘之詩也或
者以耘菘老於文學在宋朝循資平進卽可升秩槐棘
且在方面有循良聲不久當膺開府之寄乃退而以詩
自名疑若未展所抱者予謂古人論三不朽以立言居
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馮藉乎外來之富貴無所藉而
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諸公非身都將相則
一田舍翁耳吾未見言之次於功也書有一卷傳亦抵
公卿貴耘菘嘗自道之矣知難而退從吾所好耘菘蓋
自知其材其趣其學之足傳而不欲兼取以託於老子
之知止焉爾試質之耘菘其以吾言爲然乎否

炙硯集序

五倫之中朋友居其一士方伏處鄉里以朋友視兄弟
其親疏若大不侔矣一旦辭家而任於朝與賢士大夫
游或接武於公廷或相訪於寓邸出或同車居則促剋

收直諒之益極談讌之歡經年累月無閒寒暑思尋家庭長枕大被之樂翻不可得故嘗謂朋友之樂唯京朝官所得爲多夫扶輿之秀鬱積而生奇士求友者或數十里百千里始得一人然且出處異地術業各方聞名

而未及見者比比也獨京都爲賢士大夫所會歸幸際承平野無伐檀之詠同聲相應無異挹水於河取火於燧也科目之設士以登進士爲至榮而所謂同年者雁行而升比於異姓骨肉公務之暇披衣相從固所常有而或以諧謔博弈雜之樂佚遊而忼歲月則君子不取焉炙硯集者習菴先生與其同年友爲銷寒會相與齶和之作也其會旬日而一舉會必有詩或分題或拈韻始庚寅訖癸巳得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賦物之作清新而瀏亮詠古之作磊落而激昂疊韻之作排奐而安帖譬之宮商台奏絲竹齊鳴颯颯乎有中和之音而無樽壹之調詩下云乎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燕朋友故舊之歌也而太史編之以爲雅音倘所謂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者邪唐時詩人唱和篇什最富者莫如元白二公二公同登貞元進士第徵之詩所云昔歲俱充賦同年遇有司者也今習菴之詩爲朝野推重不減香山

廣大教化之目而一時唱酬諸公異曲同工視元和長慶之彥有過之無不及然則此集之刻其傳誦人口而流播雞林無疑矣

春星草堂詩集序

昔人言史有三長愚謂詩亦有四長曰才曰學曰識曰情放筆千言揮灑自如詩之才也合經阻史無一字無來歷詩之學也轉益多師滌淫哇而遠鄙俗詩之識也境往神留語近意深詩之情也方其人心有感天籟白鳴雖村謠里諺非無一篇一句之可傳而不登大雅之堂者無學識以濟之也亦有芻羅萬卷采色富贖而外強中乾讀未終篇索然意盡者無情以宰之也有才而無情不可謂之真才有才情而無學識不可謂之大才尚稽千古兼斯四者代難其人竹初先生負絕異之姿而生長名門目濡耳染自相師友十齡能賦弱冠成名才子之稱播在人口固已凌鮑謝而軼溫李矣然而文章雖貴遇合偏艱孝廉之船往而輒返中書之省過而不留南北奔波舟車輕輓逆旅非無知己當場難索解人重以骨肉摧傷心腸鬱結意有所觸宣之於聲而詩格益奇泊乎牽絲東浙簿書訟牒旁午紛糾幾於日不暇給而先生從容應之非徒不廢嘯歌而且益多而工

然後知文章無妨於政事彼以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為辭者雖不作吏亦未必工也乙巳夏大昕來鄭先生出詩稿見示讀之思深而力厚格高而氣和得古人之性情而不襲其面目兼古人之門徑而不局於方隅此真才人也此大才人也兼詩家之四長而無復遺憾先生於此不凡矣爰書數語於簡端

張鶴泉文集序

予拙而懶不善譽人詩文在京華日嘗為同歲生序其詩其人得之心弗喜也湘潭張君鶴泉以古文名與予向未識面不知何從見予文而喜之前歲屬唐陶山明府乞予序其集予以未見集不敢虛譽辭去冬鶴泉又介陶山寄示各體文二冊讀之始信其工而欲序之老懶久未屬草今春陶山書來云鶴泉死矣臨沒猶以不見先生序為憾烏呼鶴泉以垂莫之年相距三千里外猶拳拳於予斯真文壇之知己也而不得及其存而歸之子負鶴泉多矣夫文之聲價本不待序而重昌黎之文序於李漢漢豈能重昌黎者柳州之文序於劉夢得夢得與子厚同患難交最密然夢得文格不如子厚且二子之序皆在身後未知果有當於昌黎柳州之意與否鶴泉以韓柳為師視近代魁首意者而乃有取於子

之言子方欲就鶴泉決其當否而竟不及待僅得比於劉夢得李漢之例子負鶴泉多矣鶴泉起家進士初宰順天之房山繼宰甘肅之寧夏與華亭皆鎮靜和易異於俗吏操切武健之為公暇輒手一編與馬小休文已脫稿歸田後所得益深讀其文品格峻潔議論淵醇直抒所見而不戾於聖賢立教之旨昌黎言不苟為炳炳烺烺柳州言參之太史以著其潔鶴泉益兼而有之今鶴泉已矣知鶴泉者莫如陶山序成質之陶山其以予言為有當否邪

半樹齋文稿序

別於科舉之文而謂之古文蓋助於韓退之而未以來因之夫文豈有古今之殊哉科舉之文志在利祿徇世俗所好而為之而性情不屬焉非不點竄堯典塗改周詩如翦綵之花五色具備索然無生意詞雖古猶今也唯讀書談道之士以經史為苗裔以義理為澗灌胃次灑然天機浩然有不能已於言者而後假於筆以傳多或千言少或寸幅其言不越日用之恆其理不違聖賢之旨詞雖今猶古也文之古不古於襲古人之面目而古於得古人之性情性情之古不古若微獨貌為秦漢者非古文即貌為歐曾亦非古文也退之云唯古於詞必

己出卽果由己出矣而輕佻佚過自詭於名教之外陽
五古賢人今豈有傳其片語者乎余持此論久矣試以
語人多有怒於言色者獨戈子小蓮聞而悅之小蓮負
雋異之才多愁善病日以詩酒自娛而尤好古文所作
皆直抒胸臆卓然有得而脫去俚俗浮豔之習其爲人
也孝於親篤於朋友以古人爲師而無慕乎榮利故其
下筆勁健立論醇正得古人之神韻而不爲苟作使爲
之不已其斷至於古人無疑也加其骨而希其光古人
豈遠乎哉

吳香巖十國宮詞序

宮詞之體棚於唐而宋以後承之龍標青蓮懷恩寫怨
近於騷者也王建紀述逸事近於史者也厥後花蕊夫
人王珪宋徽宗各有宮詞以及楊允孚之灤京雜詠張
昱之輦下曲皆仿王建之例取材博瞻往往可補舊史
之缺非特供詞人談助而已也五季之世羣雄割據列
爲國者凡十歐史紀載既略其軼時見於野乘詩話諸
家文集而文人津逮者少未有託諸吟咏者子友吳君
香巖博聞強記尤工於韻語曩歲偕王易圃諸雪堂汪
少山王鶴谿王耿仲及子家漑亭等分賦宮詞各十二
首業流布人口而香巖又舉九國而盡賦之共得一百

二十首并以所采書籍分注其下其詩清新婉麗絕去
堆垛既不悖於騷人之旨而注中攷證異同辨論精密
洵足爲薛歐之功臣劉吳之益友者也今少山鶴谿概
亭先後奄逝遺稿頗多散失而香巖詩格益高鄉邦賴
以提唱此集雖嘗鼎一臠然生平汲古之功亦可窺其
梗槩因慇懃先刻以公同好云

晚香樓詩序

維揚汪孝廉劔潭力學嗜古而尤工於詩比來京師不
數月而詩名隱然出諸老宿之右詢其師承所自則曰
某不幸孤露吾母授以經書俾稍有成立吾母性好吟
詠開示以詩法因得窺窺作者之旨一日出其母夫人
晚香樓詩稿相示神韻淵澈無綺靡卑弱之調劔潭天
才固超逸然非得諸內教安能成之早而詣之深若此
竊觀古今巾幗之秀垂名竹帛者未易俚指數要其歸
有兩端或以才藝擅名或以節義見重春秋實兼之
者蓋鮮雖然松柏介如其獨立其黛色蒼皮自秀於凡
木也圭璋礪然而不滓其浮筠翦達自異於它石也三
家邨叟目不識一丁食味別聲而外了無所長雖無纒
緞之累豈得遽以隱逸許之哉夫人幼習詩禮及喪所
天撫孤全節備歷人間坎坷終能教其子爲名下士貞

狃雅操已足貽我管彤而詩格之工又能駕若蘭令嫻而上之豈非兼古人之所難者乎

滌硯園題詠序

昔人稱兩手不能持三硯以諷士之不知足者然東坡作鳳珠硯銘嘲龍尾爲牛後旣從歛人求龍尾弗得復作詩爲解嘲文人好硯例有奇癖寓意所在多而不厭濟嶠元凱其癖雖均要之優劣終有辨矣吳君岑渚善行楷嗜金石刻家藏古硯最富尤所愛者趙凡夫半硯也令畫師貌已爲滌硯像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將彙而

刻之請予題其卷端予嘗論硯之病在滑而燥墨之病在枯而澀滑而燥由於質之不舊枯而澀由於出之不一故藏硯如讀書試墨如作文嶮郁之材陳於市者盈百千而好古者獨拳拳於寒山之片石及乎意有所到偶然欲書則必手滌而試墨焉濡隔宿之藩者必非佳書拾前人之唾者必無佳文岑渚以滌硯寫圖殆深有悟於作文之旨如僅以硯癖目之猶淺之乎視岑渚矣

鄭康成年譜序

讀古人之書必知其人而論其世則年譜要矣年譜之學助於宋世唐賢杜韓柳白諸譜皆宋人追述之也經術莫盛於漢比海鄭君兼通六藝集諸家之大成刪裁

蘇蕪刊改漏失俾百世窮經之士有所折衷厥功偉矣而後人未有譜其年者庸非缺事乎海寧陳君仲魚始據本傳參以羣書排次事實繫以年月粲然有條咸可徵信洵有功於先哲者矣予嘗讀戒子書云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爲宰相始指荀慈明而言慈明委蛇台司未有匡時之效史家雖曲爲申釋視北海之確乎不拔者相去遠矣有濟世之略而審時藏器合於無道則隱之正此大儒出處所由異乎逸民者流與子因敘此譜而推及之

歸震川先生年譜序

年譜一家助於宋唐人集有年譜者皆宋人爲之留元剛之於顏魯公洪興祖方崧卿之於韓文公李璜何友諒之於白文公耿秉之於李衛公是也震川歸先生之文近代之韓歐陽也韓歐陽有年譜而先生闕焉是非後進之責與

國初汪堯峯編修嘗譜之而後世不傳安亭孫君守中生於先生講學之鄉播染教澤誦先生之文因論次先生遺事譜其年月甲乙分明皆可徵信古人以立言爲不朽之一先生沒於隆慶辛未距今二百一十有七載矣讀斯譜而如睹先生之須眉言論宛然登畏墨之亭

而雖容揖讓於其間彼道家所謂長生鍊形者世且莫能舉其姓名吾惡知其軀殼果安在哉然則立言如先生者雖謂之長生可也

鉅野姚氏族譜序

鉅野姚氏其先世自金末由陝州東徙越三世而有昆弟兩人各生三子支葉日以緜衍稱前三門後三門猶李之東西南祖襄之東西中脊也宋魯之間人家多樹白楊於墓率五六十歲而枯獨姚氏祖墓白楊根柯堅矧若蚊虻若鐵石皆五六百年物識者以爲世德之祥自明迄今科第簪纓相承不絕聚族而居丁口至數千計遂爲州郡衣冠之望半塘明府以名進士莅吾縣閱三載潔己而練於事案無留牘百務修舉乃以暇日編次族譜既成屬子序之予唯譜系之學史學也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漢初有世本一書班史入之春秋家亦史之流別也裴松之之注三國史劉孝標之注世說李善之注文選往往采取譜牒魏晉六朝之世仕宦尚門閥百家之譜悉上吏部故譜學尤重歐公修唐書立宰相世系表固史家之勅例亦由其時製譜者皆通達古今明習掌故之彥直而不汗信而有徵故一家之書與國史相表裏焉宋元以後私家之譜不登於朝於是

支離傳會紛紜踳駁私造官階倒置年代遙遙華胄徒爲有識者噴飯之助矣半塘今之習於史者也其所述譜雖因前人之舊而正其謬補其闕不虛美不詞費洵得古史之義法而非苟焉以作者夫譜牒雖史之緒餘然非讀全史者不能作猶之民社唯讀書人優爲之謂公輔器而屈于百里者非眞公輔器也人浮於地而地益宜才餘於事而事益辦觀半塘之譜如觀半塘之政已

吳興閔氏家乘序

吳興多望門世族而閔氏爲大閔氏之譜紉於明宮保尚書莊懿公厥後枝葉緜衍門才鼎盛自明成化迄今三百年來增修者凡九次而條例益詳中丞峙庭先生以文學起家政歷中外爲國蓋臣而於敦本睦族尤拳拳焉乾隆乙未莅江藩時首任刊修彭芝庭尚書既序而傳之矣閔今又二十年正當增修之期而先生方解組退閒復增而葺之郵書令大昕爲之序嘗謂古人譜牒之學與國史相表裏世本一書班志入之春秋家後代志藝文者以譜牒入史類猶此意也魏晉六朝取士專尚門第由是百家之譜皆上吏部唐貞觀顯慶間再奉敕撰氏族志歐史因之有宰相世系之表又美唐諸

臣能修其家法當時之重譜牒如此自宋以後私家之譜不登於朝而詐冒舛幾於不可究詰獨歐陽蘇氏二家之譜義例謹嚴爲後世矜式蓋譜以義法重尤以人重後世重二家之譜亦以其道德文章足爲譜增重耳先生今代之歐蘇也而譜尤得辭簡之中嘗取而讀之竊謂蘇氏出於味道其子留眉者是爲始遷之祖乃以親盡而不及可乎茲譜溯源於始遷將仕府君是義例勝於蘇也歐譜有存其世而亾其名者茲則自始遷再傳而下其名具在是詳備勝於歐陽也先生通顯四十餘年以清白遺子孫不言躬行如漢萬石家歐公所謂修其家法者始無愧焉閔族指數千先生以鉅人長德爲之倡俾先賢孝友之風復見於今日斯亦大臣施于有政之一端也夫

平江袁氏家譜序

袁氏出於陳其後別爲陳郡汝南彭城三望最其各位之顯者後漢三公六人劉宋司徒一人梁司空一人陳僕射二人唐宰相三人宋執政二人而淑繁致命宋代昂憲著節梁陳風義卓然不徒以蟬冕爲重唐蘇州刺史誼嘗曰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昏媾求祿利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

蓋白漢以來袁氏名德最著而後裔亦多儼儼自立之彥非厘矜膏梁華腴之名故足尚也平江之袁相傳自宋南渡始遷至元海道萬戶寧一以下乃可譜明代衣冠人物轍毓彬彬六俊競爽於前籙庵揚譽於後一門文獻照曜志乘至今稱爲甲族而宗譜向未刊行上舍又愷始與其族之長者商權增葺釐爲十卷支分派別秩然不紊詠駿烈誦清芬藹然仁孝之思流露於行墨閒而義例謹嚴不蹈傳會粉飾之失則又深得著述之法者剗剗旣成乞予序其卷端因舉蘇州刺史語以告之異時人才輩出共敦名節推袁之族望者其必以平江爲稱首矣夫

周氏族譜序

古之治天下者風俗淳美非假條教號令以強其所不能也使人毋失其孝弟之心而已人之一身上之爲祖父又上之則爲高曾人之逮事高曾者百不得一矣思高曾而不見見同出於高曾者而親之猶親其高曾也此先王制服之義也泊乎五世而親盡則又有宗法以聯之大宗百世而不絕則宗人之相親亦久遠而無極以四海之大人各親其親而風俗猶有不淳者吾未之聞也自世祿不行而宗法廢魏晉至唐朝廷以門第

相尚譜牒之類著錄於國史或同姓而異望或同望而異房支分派別有原有委五季以降譜牒散亾士大夫之家不能遠溯於古則譜其近而可稽者蓋譜之作猶有古人收族之遺意譜存則長幼親疎之屬皆將觀於譜而油然而生孝弟之心故非作譜之難知所以作譜者之難也周氏之先自上海之周浦遷居嘉定百餘年來本支蕃衍力於治生以殖其家而一門之內孝友睦嫻能以古人爲師既相與率錢建公祠春秋薦祭合族以食復撰次家譜自始遷之祖爲始其遼遠無可攷者則闕之夫譜之言布也布列其世次行事俾後人以時續之母忘其先焉爾非其先人而強而附之與非其後人而引而近之皆得罪於祖宗者也今觀周氏之譜詳其所當詳略其所當略闕其所當闕洵可以爲後嗣法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善之積者莫大乎孝弟後之續是譜者並求所以作譜之意而繼承之雖傳之百世可也子弟晦之壻於周氏述其外舅之言令予爲序予不得辭

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譜牒之學盛於六朝而尤重於三唐唐時氏族志皆奉敕修定歐陽公采宰相家世系以入正史後世莫有以

爲非者其信而可徵如此五季譜牒散亾而宗譜遂爲私家撰述於是自合族之譜有分支之譜然而世遠則或嫌於傳會人繇則或慮其混淆唯支譜之體猶不失唐人遺法何也唐之裴李崔盧韋陸其族亦大矣而裴有東眷中眷西眷又別爲洗馬爲南來吳李之出隴西者有武陽房姑臧房敬遠房丹陽房出趙郡者有南祖東祖西祖崔之出清河者有東祖西祖南祖大房小房鄭州房烏水房青州房出博陵者有安平房大房第二房第三房盧有大房第二房第三房陸有潁川枝荊州枝丹徒枝樂安枝諫議枝魚圻枝太尉枝侍郎枝韋有平齊公房闔公房彭城公房逍遙公房郟公房南皮公房駙馬房龍門公房小逍遙公房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豈非後代支譜之權輿乎鮑氏出自姬姓因封爲氏其後有上黨東海泰山河南諸望自宋元以來新安之望始著而棠樾一支孝友相承瓜瓞綿衍明嘉靖間尚書思庵公由進士起家宣力中外動垂史冊贊纓弗替遂爲郡之甲族向有三支合譜久未增修今誠一學堅兩君敦本好古勅立支譜斷自思庵公以下枝分派別犁然不紊其云宣忠堂者本誥敕中語而思庵公以爲堂額今因而名之亦誦清芬而詠駿烈之意也憶庚戌秋

以祝

釐入都與曹竹虛尚書相遇於寓館竹虛言里居荆立紫陽書院多得誠一相助之力子既重其高義而以未訂交為憾今春誠一復介吳玉松太史以斯譜屬子序讀之義例謹嚴無一溢美之詞足以傳信後嗣非獨鮑氏一門之文獻亦可以為海內作譜者法爰不辭而序之

王鶴谿祖德述聞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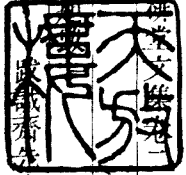
祖德述聞者子妻弟王子鶴谿之所作也唯王氏遠有代序自宋左朝請大夫文毅公以篤學清德有聞於紹興之世嘗識周益公於微時以女妻之勉其以詞科進卒為名相明時則侍御兄弟之直諒司業父子之文學崑山士大夫至今稱之子妻之大父卓人翁授徒嘉定樂其風土卜居於此已六十餘年而外舅及鶴谿猶以新陽籍應試蓋禮不忘其本有太公反葬於周之意焉外舅博學能文好談先世遺事衮衮可聽鶴谿誦清芬而詠駿烈蒐討傳記志乘名人文集撰成此書先世一言一行皆謹識之辭非已出信而有徵其用心可謂勤矣昔歸熙甫娶南戴王氏謂吳中王氏多自以為太原之後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南戴蓋魏國文正

公之裔而文毅五世祖旭實魏國公之弟今南戴之支日微而文毅之後詩書不廢鶴谿又能泝木水之本源而表章之洵賢於人一等哉往予學為古文字妻在旁見予得意時輒喜自先妻之亾子忽忽不樂古文久輟勿為伸紙序此不自知涕之橫集也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六

門人戈襄校字

嘉定錢大昕



宋寶謨閣學士廬陵楊文節公易傳二十卷下筆于淳熙戊申八月脫藁于嘉泰甲子四月閱十有七年而成

書既沒之後有稱其書於朝者敕降三省劄下吉州給筆札繕寫申進其子承議郎長孺具狀進之其說長於以史證經譚古今治亂安危姦消長之故反覆寓意有樂乎言之開首第一條論乾卦云君德惟剛則明于見善決于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決聲色不能惑小人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過也嗚呼南渡之君臣優柔寡斷有君子而不用有小人而不去朝綱不正罔恥不雪日復一日而淪胥以亾識者謂惟剛健足以救之誠齋此傳其有所感而作與至於繫辭夫易何爲者也以下以意易其次第又輒補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凡二十三字於其孰能與于此哉之上此則朱儒師心之失不得曲爲之諱也

跋程氏周易古占法

沙隨程氏與朱文公同時其沒也文公稱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今所傳者唯周易古占法二卷其下卷題云古周易章句外編卽史所云易傳外編也宋史本傳云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樵今讀此書稱玉泉先生者喻樵也又稱聞人茂德先生茂德蓋其字而史失書名又此三人皆迥所受業者而史云授經學於某某是誤切爲迥之弟子矣杜預注左傳云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沙隨卽寧陵之古名而傳云應天府寧陵人家於沙隨豈不大可笑乎

跋周易本義咸淳本

稟有客讀朱文公本義畢謂予曰雜卦傳咸速也恆久也注但云咸速恆久而不加一字得毋有脫句乎蒙無以應也今見咸淳乙丑九江吳革刊本乃是咸速常久始歎本義之簡而明蓋咸速常故久俗本爲兩字而注文遂成附贅矣又雜卦遺遇也不作姤與唐石經岳倦翁本正同可證文公本義猶未誤或據流俗本以訾考亭豈其然乎

跋薛季宜書古文訓

薛季宜書古文自序以爲卽隸古定本然唐初諸儒未

有言及此本者陸元朗言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
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
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
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然則薛所傳者得非陸氏所稱
穿鑿改變之本乎亂公武嘗得古文尙書刻石蜀中今
世亦無傳大約與薛本無異愚嘗謂孔壁古文增多二
十四篇與今篇目迥異就令薛所傳果即隸古定書亦
是梅氏私定非真安國本何可援以爲信耶

跋胡氏詩傳附錄纂疏

雙湖胡氏於易詩皆有誤述此書專宗朱氏集傳集傳
之外又采語錄諸說益之謂之附錄次采集諸儒說謂
之纂疏間出己意則加愚按以別之明永樂中脩五經
大全其體例皆昉於此然雙湖於鄭風多兼取序說澤
陂取漢氏說以有美一人指洩冶其論魯頌四篇皆史
克所作作於魯文公時閔宮之新廟即僖公廟也作泮
宮克淮夷皆僖公實事非頌禱之詞春秋經也魯頌亦
經也史之闕文幸有魯頌以補之同出一聖人之手何
獨信春秋而疑魯頌皆自具識解非專阿徇紫陽者至
經文爰其適歸爰下注家語作奚今本直改作奚襄豐
年婁下注力注反今本直改作屢祇自疵兮下引劉氏

曰當作屨與齊同創貧反今本無之然則今世所行集
傳爲後人改竄者已不少矣又如注中匡衡之爲康衡
本避唐諱今本亦改爲匡惟此尙存盧山真面目此書
爲泰定丁卯建安劉君佐翠巖精舍刊本有吁江揭祐
民序子從寶山羅店朱氏假閱之

跋春秋左氏傳朱本

吳門黃氏購得宋槧左傳不全者兩本一爲大字本一
爲小字巾箱本而小字者尤精妙其於昭卅年衛侯賜
北宮喜析朱鉏諡一節注云皆死而賜諡傳終言之則
兩本竝同乃知何義門所言之不安然子終未敢以此
本爲可從者何也左氏文極精嚴一字不可增減常事
不書非常則特書傳之恆例也即以諡言之諸侯薨而
臣子諡之常也傳於諸侯之諡皆隨文互見而未嘗特
書惟楚成之諡曰靈不暎曰成乃暎以其非常而書惡
兩臣之悖逆也楚其之諡爲靈若厲而子囊易之以其
非常而書嘉子囊之違禮也大夫死而諡皆君所賜亦
常也傳於大夫之諡皆隨文互見未嘗書其君賜某人
諡曰某子者而於此特書是二百四十年未有之例也
若果死而賜諡及墓田當云衛侯賜北宮貞子析朱成
子以齊氏之墓田何須云賜諡曰某子耶或謂生而賜

諡是豫凶事傳何以不言非禮是又不然傳言非禮者皆事之近於禮者也若夫禮之甚者直書其事而非禮自見不待言也或謂杜注終言之死者人之終可爲死而賜諡之證此亦不然二臣雖生而賜諡未必卽在是年因納公從公事而牽連及之亦傳之常例耳相臺岳氏及淳熙種德堂本皆與王厚齋所見本同吾從眾可也

跋春秋辨露

鄭司農云古者書義爲諡儀爲義今攷中庸述孔子之言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是孔氏古文爲諡之證也董生云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漢初改諡爲義之證也董生治公羊春秋故許叔重五經異義以公羊穀梁爲今文說左氏爲古文說而說文解字訓詁云人所宜訓義云已之威儀皆用古文說又說文之例稱春秋者皆左氏經傳若公羊則別而出之許氏之尊古文如此後之人乃舍說文而別求古文且詆說文爲秦篆甚矣其惑也因讀董子書偶識之

又

第十六卷祭義篇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尊實禮也机實黍也敦實稻也子謂尊

當爲遵机當爲机周禮遵人四遵以遵爲首醴人四豆以韭爲首尊酒器不可以盛遵實隸書遵或省彳因譌爲尊爾古者盛黍稷以簠簋古文簠作机今書爲机亦字形相涉而譌

跋范氏穀梁集解

范武子穀梁集解於先儒董仲舒京房劉向許慎何休杜預皆舉其姓名惟鄭康成稱君而不名范氏世習鄭學故也徐邈江熙徐乾鄭嗣四人與范同時曰邵曰秦曰雍曰凱則其子弟其稱先君者甯之父汪也序云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者謂升平五年汪爲安北將軍徐充二州刺史其十月以罪免爲庶人是年歲在辛酉於十二次爲大梁也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其卒當在簡文之世甯撰次集解空在豫章免郡之後序云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從弟謂邵二子謂雍凱也攷隋書經籍志有徐邈穀梁傳十卷徐乾穀梁傳注十卷其餘諸家皆失傳賴范氏書得存其一二耳徐邈書楊氏作疏屢引之徐乾官給事郎亦見於隋志晉書范甯傳止載子泰一人楊疏所引長子泰字伯倫中子雍字仲倫少子凱字季倫當出於臧榮緒晉書也

跋儀禮集說

君善此書不顯於元明之世自納蘭氏刊入九經解而近儒多稱之其說好與康成立異而支離穿鑿似是而非吾友褚州部寅亮有儀禮管見三卷攻之不遺餘力矣既夕篇薦馬纓三就入門北而交轡圜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哭成踊者主人也故氏以為圜人與御者引雜記薦馬者哭踊證之按彼疏云馬是牽車為行之物行期已至孝子感之而哭踊是哭踊非薦馬者明矣主人不哭踊而圜人御者反哭踊揆諸禮節必非人情敖之疏謬如此乃譏鄭為疵多醇少豈其然乎

跋禮記纂言

禮記本四十九篇此書止三十六篇者別大學中庸投壺奔喪冠義昏義鄉飲酒射義燕義聘義而出之而曲禮檀弓雜記不分上下也又別其類為四曰通禮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衣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也曰喪禮十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也曰祭禮四祭法郊特牲祭義祭統也曰通論十二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也此書詮解詳贍勝於陳可大而明以來取士舍此用

彼者以經文少十篇而一篇之中前後移易於初學誦習不便也子家所藏則明崇禎二年兩淮巡鹽御史晉陽張養所刊有新城王象晉序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史記索隱云四十七篇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自宋以來相傳之本篇第始三十九終八十一中間闕者四篇重者一篇韓元吉云兩七十三晁公武云兩七十四實四十篇視小司馬所稱多二篇者唐以前無明堂篇後人從盛德篇析而二之而遷廟毀廟兩篇疑古本亦合為一也小戴記經北海鄭氏表章得列十經之數而大戴之書無師授者以致亾佚過半宋元以後小戴記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為五而儀禮周官亦東之高閣士夫之能讀大戴者益以少矣然兩家之記要各有所長如夏小正勝於呂氏月令武王踐阼較之文王世子為醇而孔子三朝記七篇曾子十篇皆古書之塵存者寔賴斯記以傳必軒彼而輕此非通論也學者惑於隋志之文謂大戴之書為小戴所刪取然隋志述經典傳授多疎舛不可信鄭康成六藝論但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四十九篇別無小戴刪大戴之說今此書與小戴畧同者凡六篇可證其非刪取之餘詩正義引大

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又引大戴禮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劉昭注續漢書引作昭穆篇漢書儒林傳服虔注驪駒逸詩篇名見大戴禮今本皆無之蓋在逸四十七篇中矣

上式言聞之於師容歌驪駒主人歌容母庸歸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服虔注以爲見大戴禮是大戴亦有曲禮篇也

跋逸周書

說文木部彙字下引逸周書疑沮事闕四字讀者多不能解今檢文酌篇有聚疑沮事句乃悟許氏所見本云彙疑沮事後人轉寫脫彙字妄於句尾添一闕字而二徐不能是正也彙與聚義雖相近然許氏所據當是古本魏晉人希識古字故多誤改

跋爾雅疏單行本

唐人五經正義本與注別行後儒欲省兩讀并而爲一雖便於初學而卷第多失其舊不復見古書真面蒙竊病焉茲見金昌袁氏又愷所藏宋槧爾雅疏單行本不特紙墨精妙且可想見古注疏之式良可寶也此書引陸氏艸木疏其名皆從木旁與今本異攷古書機與璣通馬鄭尙書璣字皆作機隋書經籍志烏程令吳郡

陸機本從木旁元恪與士衡同時又同姓名古人不以爲嫌也自李濟翁強作解事謂元恪名當從玉旁晁氏讀書志承其說以或題陸機者爲非自後經史刊本遇元恪名輒改從玉旁予謂攷古者但當定艸木疏爲元恪作非士衡作若其名則皆從木旁而士衡名字尤與尙書相應果欲示別何不攷士衡名耶卽此可徵邢叔明諸人識字猶勝於李濟翁也

跋四書纂疏

趙格庵以咸淳六年正月入西府其冬除參知政事十年二月罷任政地四載雖未有奇節亦無瑕玷可指其率在德祐二年初無仕元之迹而倪燦補藝文志實諸元人之列殊不可解其注稱資政殿大學士則元代無此職名仍是宋官耳揆厥所由特以宋史不爲立傳而黃晉卿格庵先生旣表有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有三日莫於里第一語疑其曾受元職耳然其文云公自福州代還知時事不可爲憂懣成疾醫以藥進麾使去曰吾可死矣又云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可謂無憾矣其銘詞云允矣明哲歸潔其身則格庵之未嘗仕元審矣晉卿身爲元臣而格庵之卒恰在宋亾之歲故不稱德祐而稱至元非有不滿之辭也王應麟黃震皆

卒於元代不妨其為宋臣何獨於格庵而疑之倪志舛誤極多而此條關係格庵名節且恐為攻道學者藉口故不可不辨并以告後世之讀是書者

跋經典釋文

自六書之義不明經生轉寫字體譌變而音亦從而譌陸元朗集錄諸家音往往不能定而兼存之尋其條例當以先者為優後者為劣今攷之亦未盡當如周禮擗壇之工釋文兼收園博二音依前音宜從專依後音宜從專據鄭氏注擗之言拍也與擗聲相近則經文當用擗字而讀如博矣尔疋釋山篇小山岌大山岷釋文胡官反又兼存袁恆二音依前二音字當為岷依後音字當為岷二字說文皆無之尋小山及大山當取絲互之義則讀如恆者為正矣釋紳篇淺族攬釋文兼收亾悲居郡居羣三音依前音宜從麋依後二音宜從麋說文有攬無攬且族攬為雙聲則文當作攬而讀如麋矣釋艸又云葦小葉釋文豬葉反又阻畱反依前音宜從取依後音宜從取說文有敢無訛亦當以後音為正左氏成四年取汜祭釋文兼收凡祀二音依前音當從已依後音當從已杜注成皋縣東有汜水今土人讀如祀音則文當作汜而讀如祀矣文十一年錫穴哀十二年

戈錫釋文並音羊又星歷反若用後音字當為錫今無以辯之

又

陸氏自序云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攷唐書儒學傳秦王平王世充辟為文學館博士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是元朗於高祖朝已任博士史雖不言其卒年大約在太宗貞觀之初若癸卯歲則貞觀十七年也恐元朗已先卒即或尚存亦年近九十不復能著書矣且在國學久次不當始云承乏竊意癸卯乃是陳後主至德元年元朗嘗受業於周宏正宏正卒於太建中則至德癸卯元朗年已非少本傳但云解褐始與國左常侍不言為博士恐是史家脫漏細檢此書所述近代儒家惟及梁陳而止若周隋人撰音疏絕不一及又可證其撰述必在陳時也

跋羣經音辨

羣經音辨七卷朱買文元公昌朝在經筵日所選初刻於崇文院南渡再刻於臨安府學三刻於汀州寧化縣學康熙中吳門張士俊以汀本重刻字畫端謹可稱善本宋初經生帖括遵守漢唐注疏音義異同必準諸陸氏釋文無敢少有出入熙寧以後儒者競以己意說經

視注疏如土苴而音之戾於古者多矣此書之存亦中流之一壺也其所引經文如書烏夷皮服祀無豐于尼惟其駁堅茨平來以國春秋傳釋感於敵邑苑何忌苑羊牧之禮記慈溪處末廣夾不中度先飯拜嘗儀禮綬足用燕几較在南皆與今本不同尋其義大較勝於今本蓋北宋去唐未遠猶有師承故也

說文解字

自古文不傳於後世士大夫所賴以考見六書之源流者獨有許叔重說文解字一書而傳寫已久多錯亂遺脫今所存者獨徐鉉等校定之本鉉等雖工篆書至于形聲相從之例不能悉通妥以意說如說文代取弋聲徐以弋爲非聲疑兼有忒音不知忒亦從弋聲也經取至聲徐以爲當从矩省不知矩亦從至聲也配取已聲徐以已爲非聲當从妃省不知妃亦從已聲也卦取圭聲徐以圭聲不相近當从挂省不知挂亦从圭聲也嘆取董聲徐以爲當从漢省不知漢从難省聲難仍从董聲也履取殿聲徐以爲當从馨省聲不知殿本从屍聲馨乃从殿聲也屍馨古隸取泉聲徐以泉爲非聲不知泉从台聲詩隸天之未陰雨今本作迨亦从台聲也履取景聲徐以景爲非聲當从環省不知環从袁聲環還

翻嬾僂之類並从景聲古人讀景如環詩獨行景景釋文本作榮榮與景聲相轉故多假借通用非環景有異聲也煇取高聲徐以高爲非聲當从嗃省不知嗃亦从高聲且說文無嗃字徐氏據周易王輔嗣本增入攷劉表本作煇煇鄭康成訓苦熱之意亦當从火旁煇之與嗃猶妃之與配本是一字不當展轉取聲也能取已聲徐以爲非聲按台能皆以已得聲古人讀能爲奴來切漢諺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不必覽三足乃有此音也聲取軍聲徐以爲當从揮省不知揮亦從軍聲軍轉爲威猶斤轉爲幾所圻斬之取斤聲揮聲之取軍聲皆聲之轉而徐未之知也曷取曷省聲徐云曷非聲未詳按詩坎坎鼓我說文引作曷曷坎與空聲相轉故空侯一名坎侯曷爲曷之轉聲猶風爲凡之轉聲而徐亦未之知也兌取合聲徐以爲非聲按兌說同義說卽从兌得聲合轉爲說猶殄轉爲鈇此四聲之正轉而徐亦未之知也弼取丙聲徐以爲非聲按丙有三讀其一讀如誓誓从折得聲弼从丙得聲亦四聲之正轉而徐未之知也移取多聲徐云多與移聲不相近蓋古有此音按移眇眇室皆取多聲猶之波取皮聲奇取可聲東方朔繆諫清湛湛而澌澌今涸渟渟而日多鼻鴉既已成

羣兮元鶴弭翼而屏移張衡思元賦處子懷春精神回
 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此古人以移叶多之證六朝以
 降古音日仄韻書出而支歌判然為二而徐亦未之知
 也虔取文聲讀若矜徐云文非聲未詳按古人真文先
 仙諸韻互相出入高彪詩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
 綱蓋此不虔此古人讀虔如矜之證而徐亦未之知也
 駁取又聲陵取交聲徐皆以為非聲按覺學本蕭宵肴
 棗之入聲鈞从勺靴从包鬻从高駁从交徐皆不復致
 疑而獨疑駁陵之非聲何也輅路皆取各聲徐以各為
 非聲當從路省按葉鐸本虞模之入聲謀从莫涸从固
 縛从專薄从溥並取諧聲路之从各亦諧聲也說文不云各聲
 之脫蓋轉寫徐皆不復致疑而獨疑輅路之非聲何也是古
 人四聲相轉之法徐亦未之知也難取糶聲讀若會徐
 云糶側角切聲不相近按糶本从焦聲平入異而聲相
 通鄭康成謂秦人猶搖聲相近脩有條音絲有宙音秋
 从繩聲茅从牙聲朝从舟聲彫从周聲皆聲之相轉何
 獨疑難之糶聲是古音相通之例徐亦未之知也訴从
 斥省聲徐以為非聲按訴本从辟省字或作譙朝與辟
 並从並得聲並與倍聲相近故許君訓倍為遺席朝皆
 以並得聲則訴之从辟聲宜矣今本席作斥乃轉寫之

譌徐氏不能枚正轉疑其非聲亦過矣其它增入會意
 之訓大半穿鑿附會王荆公字說蓋濫觴於此夫徐氏
 於此書用心勤矣然猶未能悉通叔重之義例後人學
 益陋心益粗又好不知而妄作母惑乎小學之日廢也

跋徐氏說文繫傳

大徐本用孫愐反切此本則用朱翱反切音與孫愐同
 而切字多異孫用類隔者皆易以音和翱與小徐同為
 祕書省校書郎姓名之上皆繫以臣字當亦南唐人也
 第一字下注云當許慎時未有反切故言讀若此反切
 皆後人所加甚為疏朴又多脫誤今皆新易之此數語
 當出於翱今繫於臣錯注之下似失之矣

跋汗簡

三代古文奇字其詳不可得聞賴有許叔重之書猶存
 其略說文所收九千餘字古文居其大半其引據經典
 皆用古文說閒有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
 古文祇此數字也且如書中重文往往云篆文或作某
 而正文固已作篆體矣豈篆文亦祇此數字邪作字之
 始先簡而後繁必先有一二三然後有从弋之弋式式
 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弋式式之下吾以是知許所言古
 文者古文之別字非弋古於一也古文中豐而首尾銳

小篆則豐銳停勻叔重采錄古文而以小篆法書之後人不學矣指說文爲秦篆別求所爲古文而古文之亾滋甚矣郭忠恕汗簡談古文者奉爲金科玉律以予觀之其灼然可信者多出於說文或取說文通用字而郭氏不推其本反引它書以實之其它偏旁詭異不合說文者愚固未敢濳信也予嘗謂學古文者當先求許氏書鐘鼎真贗雜出可采者僅十之一至如响嘯文滕公石室文崔彥裕纂古之類似古實俗當置不道而好怪之夫依仿點畫入之楷書目爲古文徒供有識者捧腹爾

跋龍龕手鑑

六書之學莫善於說文始一終亥之部自字林玉篇以至類篇莫之改也自沙門行均龍龕手鑑出以意分部依四聲爲次平聲九十七部上聲六十部去聲二十六部入聲五十九部始金終不以雜部殿焉每部又以四聲次之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其中文支不分曰曰莫辨箭肯入於山部鬪闢入於門部糞芥入於米部瓢爬入於爪部以八爲部首而讀武平反以一爲部首而讀徒侯反以步爲部首而讀居凌反滴音商而又音郁歷反則混商於商鑄音子泉反而又音戶圭反則涵

備於僞辭則多辛複出弓則弓雜兩收麥歪甬彝本里俗之妄談爾愈生卡悉魚豕之譌字而皆碎徵博引汗我簡編指事形聲之法埽地盡矣行均字廣濟序其書者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題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卽宋至道三年也

跋古文四聲韻

新安汪氏重刊夏英公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慶歷四年進呈序蓋從汲古毛氏影宋鈔本全紹衣鮎埼亭外集有跋云是書卽取汗簡分韻錄之絕無增減異同今攷汗簡所引七十一家而此書所引九十八家雖無重複而增益已不少全所鈔得之天一閣范氏有紹興乙丑晉陵許端夫後序而無英公自序蓋別是一本恐非英公書也英公博覽好古而未通六書之原不能別擇去取故躋譌複沓較之汗簡爲甚如崔彥裕纂古多繆妄不經之字簡韻亦後人妄作精於六書者自能辨之

跋復古編

孺子與族子獻之論俗書之譌謂脩當爲脩薩當爲薛自矜泐獲讀是編則謙中已先我言之始信理之是者古人復起不能易也謙中雖篤信說文然所據者乃徐

氏校定本如撈瑛禰頡劇劫辦球皆徐新附字笑為李陽冰所加而誤仞為正文琵琶乃扼把之譌而以為把把四凸乃官突之俗而以為劫垓突古作去後人為凸字認古書作仞而以為劫妙古書作眇而以為紗累與突須與馮高與峇形聲俱別而併為一文此則誤之甚者

跋吳棫韻補

世謂叶音出於吳才老非也才老博攷古音以補今韻之闕雖未能盡得六書諧聲之原本而後儒因是知援詩易楚辭以求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細古人依聲寫義唐宋久失其傳而才老獨知之可謂好學深思者矣朱文公詩集傳聞取才老之補音而加以叶字才老書初不云叶也楊用修譏才老叶音母氏劬勞勞叶音僚四牡有驕驕叶音高攷才老書初無此文殆誤切朱氏之叶音為皆出于才老爾詩外禦其務吳韻漢逢切朱不從吳氏而讀戎為汝以叶務音騶虞之虞朱於第一章叶音牙第二章叶五紅反誰謂女無家朱於前章叶音谷後章叶各空反皆吳氏所無未可歸咎于吳也

跋平水新刊韻略

向韻崑山顧氏秀水朱氏蕭山毛氏毘陵邵氏論韻謂今韻之併始於平水劉澗其書名曰王子新刊禮部韻

略訪求藏書家遂不可得未審劉澗為何許人平水何地頃吳門黃義圖孝廉得平水新刊韻略元槧本于假讀之前載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河間許古道真序其略云平水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顯庵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略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讐又少添注語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是此韻為文郁所定也卷末有墨圖記二行其文云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是此書初刻於金正大己丑重刻於元大德丙午其云中和軒王宅或即文郁之後耶其前列聖朝頒降貢舉程式則延祐設科以後書坊逐漸添入又御名廟諱一條稱英宗為今上皇帝可驗此書為至治間印本也又附王子新增分毫點畫正誤字三葉王子新雕禮部分毫字樣三葉此王子者未知其為淳祐之王子歟當元憲宗時未有年號抑皇慶之王子歟攷正大己丑在淳祐壬子前廿有四年而其時已併上下平聲各為十五上聲廿九去聲三十八聲十七則不得云併韻始於劉澗豈淵痛見文郁書而翻刻之耶又其時南北分裂王與劉既非一姓刊板又不同時何以皆稱平水論者又謂平水韻併四聲為一百七韻陰時夫併上聲拯韻入迴

韻據此本則迥與拯等之併平水韻已然矣劉書既不可得見此書世亦尠有著錄者姑識所疑以誌後之言韻者

許序稱平水書籍王文郁初不能解後讀金史地理志平陽府有書籍其倚郭平陽有平水是平水卽平陽也史言有書籍者蓋置局設官於此元太宗八年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平陽當是因金之舊然則平水書籍者文郁之官稱耳劉淵亦題平水而黃公紹韻會凡例又稱爲江北劉氏平陽與江北相距甚遠何以有平水之稱是又可疑也

跋方日升韻會小補

此書雖因黃公紹之本而增注倍之可稱博洽之士王元美贈詩但稱其能詩奕品在第二似淺之乎視子謙然子謙謁元美金陵時元美已垂老其得假館李本亭所當由元美之力而此書之成則元美已不及見矣

跋荀子

荀子三十二篇世所其嘗譽之者惟性惡一篇然多未達其旨趣夫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子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言性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世人見篇首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遂掩卷

而大詬之不及讀之終篇今試平心而讀之荀子所謂偽只作爲善之爲非誠偽之偽故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古書僞與爲通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其證也若讀僞如爲則其說本無悖矣後之言性者分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而二之而戒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蓋已兼取孟荀二義而所云變化氣質者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是又不可不知也

跋呂氏春秋

呂氏季春紀具挾曲蒙筐卽月令之曲植蓬筐也淮南作撲曲筐筐高氏注呂書云挾讀如朕本或作朕三輔謂

之挾關東謂之得其注淮南云撲持也三輔謂之撲以

千攻之挾撲皆挾之譌文何以明之方言云槌宋魏陳

楚江淮之閒謂之植自關而東謂之槌其橫關西曰槪

說文無槪字卽挾也齊部謂之持說文解字云挾槌之橫者也關

西謂之槵今本爲作槵持槵也關東謂之槌關西謂之持槵

康成注月令云植槌也然則植挾槌持本一物字形雖

異實一聲之轉耳持从特省聲古書直與特通詩實維

我特韓詩作直植弓行并植子晉國注植或爲特故植

曲之植亦爲特注中或作持或作得亦皆爲持之譌文

審矣蒙當為簾說文簾飲牛筐也方曰筐圓曰簾高氏亦云圓底曰蒙方底曰筐故知蒙即簾之譌也餘姚盧學士召弓方校刊是書因書以詒之

又

以越大夫種為鄞人其說出于王厚齋而成化四明郡志遂收入人物門後來皆因之厚齋所據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也今攷呂氏書第二卷當染篇注云楚之鄞人第四卷尊師篇注云楚鄞人鄞鄞字形相涉安見鄞之必是而鄞之必非耶高氏注以范蠡為楚三戶人蓋本于吳越春秋今世所傳吳越春秋亦非足本然張守節注史記嘗引之云大夫種姓文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大寶躡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鄞之文種曰無鄞也云云是大夫種嘗為宛令而三戶則宛里名也種既宦于楚因范蠡要之乃棄楚而適越種為楚人非越人明矣且使種而誠鄞人也則虞翻朱育悉數會稽之先賢何以皆不及種而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則志敘人物又何以絕不一及乎太平寰宇記敘荊州人物云文種楚南鄞人樂史生於宋初其所見呂氏春秋注當是鄞字今本作鄞又作鄞皆轉寫之譌鄞為楚都鄞鄞皆非楚地也厚齋學問該

洽獨此一條偶據誤本子修鄞志已辯其失并書以詒盧學士云

跋淮南子

淮南天文訓稱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攷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即漢文帝十六年也下距太初元年六十歲太初之元太歲在丙子後人命為丁丑則是年亦在丙子淮南所稱太一即太歲矣其云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則必有譌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無者以術推之是年冬至蓋已酉日立春則甲午日耳漢時諸侯王始封皆自稱元年雖列侯亦然史記諸表可覆按或謂淮南僭號者非也許高舊注本無此語後人竄入不足信

跋論衡

論衡八十五篇作于漢永平間自蔡伯喈王景與葛稚川之徒皆重其書以予觀之殆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觀其問孔之篇倚撫至聖自紀之作皆設先人既已身蹈不避而宜漢恢國請作諫而無實亦為公正所噴其尤紕繆者謂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當

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于當亂之時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嗚呼何其悖也後世誤國之臣是今而非古動謂天變不足畏詩書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蓋自充啟之小人哉

跋釋名

劉熙釋名八卷見於隋志不言何代人直齋書錄解題題云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當有所據冊府元龜則云後漢安南太守然漢無安南郡或是南安之譌近時校書家以司州之名曹魏始有之而釋州國篇有司州疑其爲魏初人以子攷之殆非也吳志程秉傳避亂交州與劉熙攷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薛綜傳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章曜傳曜因獄吏上書言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據此三文推之則劉君漢末名士建安中避地交州故其書行于吳而章宏嗣因有辨釋名之作也交州與魏隔遠不當有入魏之事史又不言其會仕吳殆遜跡以終者清風亮節亦管寧之流亞矣漢雖無司州之名而百官志稱司隸校尉建武中復置并領一州又稱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則司隸部亦可云州左雄傳稱司冀復有大水司冀對舉蓋當時案牘之文稱其官則曰司隸稱其地則曰司

部亦曰司州雖未著於甲令不得謂漢無此名也若以司州刺史名官則自晉南渡始魏時尚沿漢制以司隸校尉領州如邢顥徐宜徐逸崔林孫禮諸人皆除司隸校尉不稱司州刺史也晉書地理志謂魏以河南河內河東恆農平陽五郡置司州者乃是史家追稱之在當時不過以平陽改屬司隸以京兆馮翊扶風改屬雍州耳非竟定爲司州也此書釋天篇一云豫司充冀一云充豫司冀與左雄傳文正同釋州國篇言司州司隸校尉所主不言何義明司州之名出於流俗相沿未可執此單辭卽以爲魏初人也范蔚宗以釋名爲劉珍所撰今據吳志則爲熙撰無疑承祚去成國未遠較之蔚宗爲可信矣

跋抱朴子

莊子朝菌不知晦朔司馬彪云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潘尼云木槿也爾疋椴木槿郭景純云或呼日及按朝菌有二解而均有日及之名菌槿聲又相近則潘說得之抱朴子論僊篇云蜉蝣校巨鼇白芨料大椿本用莊子語當作日及今云白芨字之譌也予後讀宋史田敏傳言尔疋注日及改爲白及乃悟抱朴之文亦宋人妄改蓋道藏三洞四部之書皆祥符中

王欽若等所定此書本從道藏中抄出因仍其譌兩

跋潛虛

此汲古閣毛氏影鈔宋本字畫精妙可喜本書三十六葉附張敦實發微論二十葉後有淳熙王寅孟冬朔泉州教授陳應行跋稱建陽邵武兩本皆有闕略此所據者文正曾孫待制侍郎家傳善本也朱文公嘗見溫公遺墨多闕文而泉州刻無一字闕疑為贗本予謂考亭不喜楊子雲而溫公是書全學太元故有意抑之非定論也南渡初以溫公無後錄其族曾孫俊季思後之季思嘗為吏部侍郎是時以待制知泉州出家藏本刻之郡庠敦實婺源人紹興五年進士官朝散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皇子慶王府贊讀見羅氏新安志刊於淳熙二年此題左朝奉郎監察御史當是淳熙九年所履官也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



嘉定錢大昕

漢書刊史記之支以從整齊後代史家之例皆由此出史記一家之書漢書一代之史班氏父子雖采舊聞別翻新意青出於藍固有之矣然猶有未盡者如石奮傳不當以萬石為題夏侯嬰傳豈宜以滕標目荆王賈燕王澤之篇首不必稱劉韓王信之傳端當去王字萬石君兩乘之號已載諸篇中而復繫之篇首非例也傳馮奉世而遠述馮亭傳揚雄而追溯伯僑若司馬遷傳首不舉姓名而敘譜系全取自序之文又非例也史記以數人合為一傳一篇之中首尾相應漢書則人各為篇略以時代事類相從與史公合傳之例固有別矣然多承用舊文不加刊改史公作陳平世家附見王陵事今陳王各為一篇而敘陳平事於王陵之後史公作張蒼列傳附見周昌趙堯任敖諸人今張周趙任各為一篇而敘張蒼事于任敖之後在陳張之傳則闕而不完在王任之傳則贅而無當以及竇田衛霍諸篇多沿斯失於是史公錯綜變化之文皆齟齬而不相入矣大抵史

記之文其襲左氏者必不如左氏漢書之文其襲史記者必不如史記古人所以詞必已出未有勦說雷同而能成一家言者也

跋漢書古今人表

此表爲後人詬病久矣子獨愛其表章正學有功名教識見夔非尋常所能及觀其列孔子於上聖顏閔子思孟荀於大賢孔氏弟子列上等等者三十餘人而老墨莊列諸家降居中等等孔氏譜系具列表中儼然以統緒屬之其敘次九等祖述仲尼之言論語二十篇中人物悉著於表而他書則有去取後儒尊信論語其端實放於此而千餘年來鮮有闕其微者遺文具在可覆按也古賢具此特識故能卓然爲史家之宗徒以文章雄跨百代推之猶漢之爲丈夫矣

跋後漢書

後漢書淳化刊本止有蔚宗紀傳百卷其志三十卷則乾興元年准判國子監孫奭奏添入但宣公誤以爲劉昭所補故云范作之於前劉述之於後不知志出於司馬彪彪西晉人在范前不在范後劉昭本爲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馬志注之以補范之闕題云注補者注司馬書以補范書也自章懷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傳獨

此志以非蔚宗書故章懷不注而司馬劉二家之學流傳到今宜公實有力焉此本雖多元大德九年補刊之葉而志第一至第三尙是舊刊於眺敬恒徵字皆闕末筆而讓昂却不同避知實係嘉祐以前刊本惜屢經修改古意漸失然較之明刊本則有霄壤之隔矣

跋三國志

陳承祚蜀人也其書雖帝魏而未嘗不尊蜀於蜀二君書先主後主而不名於吳諸君則曰權曰亮曰休曰皓皆直斥其名蜀之甘皇后穆皇后敬哀皇后張皇后皆稱后而吳之后妃但稱夫人其書法區別如此李令伯陳情之表稱蜀爲僞朝承祚不惟不僞之又以蜀兩朝不立史官故於蜀事特詳如羣臣稱述讖緯及登壇告天之文魏吳皆不書而特書於蜀立后立太子諸王之策魏吳皆不書而特書於蜀太傅靖丞相亮車騎將軍飛驃騎將軍超之策文皆一一書於本傳隱然寓帝蜀之旨焉楊戲季漢輔臣贊承祚既采之又從而注之引益部耆舊雜記王嗣常播術繼傳其於蜀之人物甄此裴氏注今刊本亦升作大字誤錄周詳如此若魏之臣僚則艾汰多矣承祚於蜀所推重者惟諸葛武侯故於傳末載其文集目錄篇第并書所進表於後其稱頌益不遺餘力矣論者謂承祚有憾

於諸葛故短其將略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跋北齊書

北齊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今惟本紀第四列傳第五
 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
 第十六第十七第卅三第卅四第卅五第卅六第卅七
 第四十二凡十八篇乃百藥元文其列傳第十八第十
 九第廿一第廿二第卅二第卅八第卅九第四十第四
 十一文與北史異而無論贊似經後人刪改或百藥書
 亡而以高氏小史補之乎其餘紀七篇傳十六篇大率
 取諸北史庫狄干傳末附見其孫士文士文仕于隋代
 不應入齊書蓋鈔撮北史之文而失於刊去此漢人所
 譏作奏雖工宐去葛夔者也裴讓之張晏之陸巾王松
 年辛術皆失書本貫此亦鈔北史而不知其宐增入者
 當時校刊諸臣竄疎至此真令人絕倒也紀傳中有史
 臣論及贊及稱高祖世宗顯祖肅宗世祖廟號者皆百
 藥之舊其稱神武文襄文宣武成者則後人取北史之
 文以補之晁公武謂百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
 之類不知百藥修史在貞觀初其時世字並不回避李
 勣之名亦高宗朝所改也梁陳周書皆不避世祖世宗
 字百藥與思廉德棻同時何獨異其例乎蓋嘉祐校刊

諸史之時此書久已殘闕而雜宋它書以補之卷首神
 武紀卽是北史之文晁氏不加詳審遽以爲例有不一
 其實非也

跋南北史

新唐書之進表曰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子謂
 事增非難增其所當增勿增其所不當增之爲難文省
 非難省其所可省勿省其所不可省之爲難班孟堅之
 於史記事增而文亦增增其所當增也陳承祚之於魏
 略文省而事亦省省其所可省也李延壽之南北史則
 事增文省兩者兼有之矣然其事之增者如謂始興王
 潛爲潘淑妃之養子謂宋後廢帝殺孝武十二子謂臨
 川王宏私通武帝女遂謀弑逆謂陳後主通蕭摩訶之
 妻謂周宏正與周石珍合族謂蕭韶爲幼童庾信愛之
 有斷袖之歡謂祖珽飲酒藏銅墨二面謂辛德源與裴
 讓之相愛兼有龍陽之重攷之率多不實是謂增其所
 不當增文之省者如宋武帝紀先不書假黃鉞而後書
 奉送黃鉞徐孝嗣傳先不書齊受禪例除封爵而後書
 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王琨傳先不書左軍將軍而後
 書降號冠軍胡諧之傳先不書賜爵關內侯而後書諡
 肅侯是謂省其所不可省至如衛探之碑柳虬之書盧

辨之語蘇綽之大語顧歡哀榮佛老之辨劉峻之廣絕
交王劭之表符命此又可省而不省也

跋唐書直筆新例

唐書直筆新例宋史臣呂夏卿撰今以新書攷之殊不
合如書母條云非嫡則不書母子立然後書今攷諸帝
紀無不書母者惟生母追尊稱太后以別之昭宣之母
何氏係昭宗之后而紀書皇太后則又自亂其例矣它
如書卽位書內禪書立皇太子書立皇后書宰相拜復
書命將征伐諸條以本紀攷之無一同者又謂僕固懷
恩不宜立傳當見于鐵勒傳李迢之當附常山王傳李
白杜甫當別立傳不入文苑李寶臣當爲張寶臣今皆
不爾杜甫之三大禮賦李白之明堂賦元結之中興頌
柳宗元之方城皇武二雅史亦不載然則夏卿雖有此
議而歐宋兩公未能盡用之也紫陽綱目褒貶之例與
此書多闇合然其間一子一奪易啟迂儒論辨之端歐
宋絀而不取其識高於夏卿一籌矣

跋新唐書糾謬

吳廷珍初登第上書歐陽公求預史局公以其輕佻不
許及新史成作此書詆設不遺餘力然廷珍讀書既少
用功亦淺其所指摘多不中要害謂唐初未有麟州不

知關內之麟游河南之鉅野武德初皆書建爲麟州也
謂獨孤懷恩爲隋文獻后之弟不知隋文獻后與唐元
貞后皆獨孤信之女而懷恩則信之孫於后爲姪非弟
也謂程昌裔名不同不知爲史臣遜諱謂覃王字可疑
不知覃卽鄴字遜武宗諱而易之謂衡王愔字誤攷文
苑英華載封諸王制正作衡字其作衡者誤也謂崔彥
昭逐李可及事不足信引曹確傳爲證按可及之承寵
在懿宗朝故曹確諫而不納其失寵在僖宗朝故彥昭
奏而卽逐前後本不同時可及貶竄之日確罷相已久
又何疑於彥昭之奏乎謂劉宏基等征薛舉戰沒其地
當在高塘不在淺水原攷薛舉傳云秦王壁高塘兼賊
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曠于淺水原戰酣王以勁兵
搗其背是淺水原與高塘地本相近太宗壁高塘而敗
賊于淺水原劉文靜等觀兵高塘而入總管敗于淺水
原事正相類而吳妄糾之是未達于地理也謂崔瓘一
人而紀書團練使傳書觀察使不同攷唐時節度都團
練都防禦例兼本道觀察使節度團防主兵觀察主民
各自有印史家省文於節度卽不稱觀察於團防則但
稱觀察以節鎮爲重也崔瓘爲兵馬使所殺史惡其擅
殺長官故特書團練而不書觀察若秦匡謀之或稱觀

察或稱經略亦是以經略兼觀察而吳皆議之是未達於官制也謂本紀漏書馬元規死事攷元規雖與呂子臧同死而元規以遷延寡斷自取敗勦故紀止書子臧一人吳氏譏其闕漏是未達於史例也猶為由啜為蚩古字也而以為誤用懸作愍唐人避太宗諱也而以為不經是未達於小學也新史舛謬固多廷珍所糾非無可采但其沾沾自意祇欲快其胷臆則非忠厚長者之道歐公以輕佻屏之宜矣

跋唐書釋音

芄芄三文俱見毛詩而形聲各別芄芄其麥从凡至于芄野从九芄蘭之支从九陸德明之音具在不相混也唐時有河陽節度使李芄董氏釋音符中切而胡三省通鑑注音居包翻如用胡音當从九不从凡矣今新舊書通鑑皆作芄古人名字恒相應芄字茂初則符中之音為是梅澗於小學未甚究心如徐州之峒崕鎮古書本作司吾後人增加山旁刊本誦峒為峒遂讀為崕峒之峒夫其義矣史招釋文芄蒲紅切與符中切同音

跋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謄

右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謄十二卷歸安沈徵士炳震撰謂表所列官爵謚號或書或否或丞尉而不遺或卿貳

而翻闕或誤書其兄弟之官或備載其褒贈之職厯雜清亂不足徵信固中歐史之病然唐人文集碑刻可資攷證者甚多東南亦未能津逮也豆盧氏有後魏太保襄城公魯元一人東南據魏書謂魯元自姓盧氏與豆盧絕不相蒙其說似是今攷魯元傳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為尚書令臨澤公而表亦以尚書令臨澤敬侯制為魯元曾祖制與副字形相似官與封號又同唯公侯字小異則明是一人表但脫去鳩字耳周書豆盧寧傳稱昌黎徒何人魯元傳亦稱昌黎徒何人而慕容氏實出徒何則魯元為慕容之裔審矣魏初改慕容為豆盧氏猶之改秃髮為源氏其單稱盧者必是孝文改代北複姓時去豆存盧故魏收史因之宇文泰據關中悉復代北氏族之舊故周書豆盧寧改從本氏亦猶乙之為乙弗尉之為尉遲也東甫勤於攷史而未悟及此乃知好學而能漢思者之難

跋資治通鑑

胡身之於輿地之學淡矣然亦不能無誤姑舉其尤甚者如漢建安十九年劉備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注以益州太守屬上讀謂此益州太守非漢武

帝所置之益州郡蓋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並治成都郭下也攷蜀志諸葛亮傳不云爲益州太守惟董和傳云遷益州太守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上信而愛之此益州卽漢武所置之郡非別治成都也和自益州徵爲掌軍中郎將與亮並署左將軍府事史文甚明益州太守四字當屬下句胡不得其句讀而臆造此說失之甚矣陳太建五年前都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注引地形志譙州下蔡郡有黃城縣東魏置譙州于潯陽則黃城亦其屬縣子按陳本紀黃城旣降之後詔以黃城爲司州治下爲安昌郡又立漢陽義陽二郡並屬司州則黃城當亦齊之重鎮隋志黃陂縣後齊置南司州後周改曰黃州又有安昌郡則黃城卽黃陂城因後齊嘗置南司州故仍其名耳漢陽郡蓋卽後齊所置產州義陽郡則隋末蘭縣地若下蔡之黃城與漢陽義陽又何與乎當時北征元有兩路吳明徹大軍由壽陽趨彭沛而周昺魯天念輩別取江北蘄黃之地注家於此欠分曉矣子嘗有通鑑注辯正二卷於地理糾舉頗多非敢排詆前賢聊附爭友之義爾身之一字景參見陳著本堂先生集

跋通鑑釋文

自胡景參之注行而史氏釋文學者久東之高閣近代藏書家遂鮮有著錄者西泚光祿偶得之詫爲枕中之祕頃袁上舍又憶從齊女門蔣氏假得宋槧本令小史鈔其副子因得寓目焉史注固不如胡氏之詳備而初始之功要不可沒胡氏有意抑之未免蹈文人相輕之習且如秦之范雎木千餘切而胡改音雖唐之李芑本蒲紅切而胡改居包翻遂使雖睢莫別芑芑互淆豈非以不狂爲狂乎景參以地理名家而疏於小學其音義大率承用史氏舊文偶有更改輒生罅漏子故表而出之俾後人知二書之不可偏廢云

跋通鑑總類

宋詹事沈樞論憲敏撰通鑑總類二十卷分二百七十一門嘉定元年樞之季子守潮陽鈐版以行樓攻媿爲序之元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海陵蔣德明分省于吳命郡庠重刻且令都事錢達求序于周伯琦則至正二十三年秋事也方是時吳中丁兵燹之餘日不暇給而行省猶知崇尙古學懼故書之失傳而表章之亦可謂賢矣樞字持要安吉州人其事迹不見於史樓氏稱其藏歷中外入從出藩年登九秩神明不衰此書蓋其挂冠後所爲故以耄期稱道不徇稱之子所藏本則明萬

歷中蘇杭等處提督織造乾清宮近侍司禮監管監事
大監三河孫隆所刊隆在朝嘗以是書進御神宗欲鑿
之尚方不果及出督織造乃刊之吳中云況樞官華文
閣學士見周

跋續資治通鑑長編

李仁甫續資治通鑑長編世所傳者僅建隆至治平一
百八卷頃年四庫館臣於永樂大典中鈔得神哲兩朝
長編自熙寧三年四月至元祐八年六月自紹聖四年
四月至元符三年正月僅廿六年事而卷帙轉加於舊
蓋年代彌近則見聞彌廣故也然搜羅既博遂有一事
而重出者如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詔自今選人有罪犯
者銓司未得定入官資敘並具考第及所犯取旨云云
又見於九年六月此類殊不少矣其辨昭憲太后遺命
傳位太宗無遞傳光美事又言光美非杜太后所生則
恐其有所諱避不如宋史之直筆也文獻通考宋藝文
志俱云百六十八卷蓋以一年為一卷也而乾道四年
四月進表稱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
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年計一百八卷寫成一百七十五
冊卷少而冊多則有一卷而分數冊者矣自治平至靖
康六十年當為六十卷而淳熙元年進表稱二百八十

卷始指一冊為一卷耳吳門畢氏經訓堂袁氏貞節堂
皆有鈔本予得假讀焉

跋宋史

自史遷以經師相授受者為儒林傳而史家因之泊宋
洛閩諸大儒講明性道自謂直接孔孟之傳嗣後儒分
為二有說經之儒有講學之儒宋史乃初為道學傳列
于儒林之前以尊周二程張邵朱六子而程朱之門人
附見焉豫章延平非程氏弟子以其得程之傳而授之
朱氏亦附見焉其於講學宗旨小異于朱氏者則入之
儒林不得與于道學其去取子奪之例可謂嚴矣愚讀
之而不能無疑焉夫劉彥沖胡原仲劉致中朱子之師
也而不與呂東萊陸子靜朱子之友也而不與其意以
為非親受業于程朱者皆旁支也不得以干正統也而
獨進張南軒一人南軒非受業于程氏者也南軒與東
萊俱為朱子同志進南軒而屏東萊此愚之所未解也
程氏弟子首稱游楊呂謝而與叔兄弟獨不與以附出
大防傳故也列傳固有附見之例然南軒不附于父二
呂獨附于兄一篇之中忽變其例謂非有意抑呂乎此
又愚之所未解也朱氏門人多矣獨進黃榦等六人而
蔡元定父子葉味道廖德明祇列之儒林夫蔡氏父子

之學自黃直卿外殆鮮其匹而屏之不與道學之例此亦愚之所未解也邵伯溫不附于康節傳而張戡附于橫渠傳此亦史例之未一而愚之所未解也嘗聞之鄭康成云儒者儒也以先王之道能備其身故儒行之篇載于禮記莊子云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說者以爲指孔子也周程張朱之學雖高出于後儒方之孔子則有間矣謂之曰儒又何憚焉韓子云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自黃老之學與其徒皆自號道家馬樞有道學傳二十卷乃列仙集仙傳之類爾謂道學之名必美于儒林者非通論也雖然周程張朱之學固高于宋諸儒矣史家欲尊之何如而可曰史家之例凡道德文藝顯著者各有專傳其列于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者也孔子與七十二弟子史記未嘗列于儒林也漢之董仲舒唐之韓愈皆自有傳元儒無出許衡吳澄之右者亦自爲傳愚以爲周程張朱五子宜合爲一傳而於論贊中著其直接聖賢之宗旨不必別之曰道學也自五子而外則入之儒林可矣若是則五子之道尊而五子之道乃愈尊五子不必辭儒之名而諸儒自不得並于五子彼修宋史者徒知尊道學而未知其所以尊也

又

宋之官制前後不同元豐以前所云尚書侍郎給事諫議諸卿監郎中員外郎之屬皆有其名而不任其職謂之寄祿官以爲敘遷之階而已元豐以後尚書侍郎等皆爲職事官而以舊所置散官爲寄祿官故元豐以後之金紫光祿大夫猶前之吏部尚書也銀青光祿大夫猶前之五部尚書也正議大夫猶前之六部侍郎也太中大夫猶前之諫議大夫也朝請朝散朝奉郎猶前之諸曹員外郎也元人修史者未審宋時更改之由其撰諸臣列傳也誤以尚書侍郎等爲職事官而一槩存之誤以大夫郎爲散官而多刪去之不知元豐以前所云散官不過如勳封功臣食邑之類徒爲文具無足重輕史家固宜從略其後改爲寄祿以校官資之崇庠則亦不輕矣若謂寄祿不必書則如尚書侍郎等在宋初亦是寄祿之階又何須一一具載耶愚意散官不必書而寄祿官不可不書當以元豐三年爲限斷

跋柯維騏宋史新編

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攷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鑑可以當之宋文公之綱目雖

因溫公之書無所增益而義例謹嚴猶能成一家言若薛方山之續通鑑于宋遼金元四史尙未能舉其要領況在正史之外乎柯氏宋史新編較之方山用功已淺義例亦有勝于舊史者惜其見聞未廣有史才而無史學耳後之有志于史者既無龍門扶風之家學又無李淑朱敏求之藏書又不得劉恕范祖禹助其討論而欲以一人之精力成一代之良史豈不難哉

跋陳黃中宋史稿

吳門陳徵士和叔宋史稿本紀十二志三十四表三列傳一百七十共二百十九卷其糾舊史之失謂韓琦與陳升之王珪同傳薰蕕無別陳東歐陽激與宋季一僧一道士同傳礙不於偷廉保裔戰敗契丹官節度使事見遼史而以冠忠義杜審琦卒於天成二年而以冠外戚凌唐佐本紀既書降金而又入之忠義李穀賢貞固皆五代遺臣入宋未仕不應立傳皆確不可易於姦臣傳進史彌遠嵩之而出曾布頗與鄙意合若王安石之立新法引僉人雖兆宋禍而本無姦邪之心鄭清之雖黨於彌遠其在相位亦無大惡和叔俱以姦臣目之未免太甚矣此稿增刪塗乙皆出和叔手迹然前後義例不能畫一紀傳無論贊志無總序益猶未定之稿較

之柯氏新編當在伯仲之間耳

跋隆平集

隆平集坊本字畫俗劣妄加圈點尤為可憎予家所藏乃董氏萬卷堂刊本前有紹興十二年趙伯衡序序稱曾大父滔王者諱世雄燕王德昭之曾孫也句容之茅山有常寧鎮宋天禧元年所置見於景德建康志予游三茅嘗至其地宋史地理志云句容天禧四年改名常寧似改縣名為常寧矣句容名縣自漢迄今未之有改此集郡縣篇亦無改常寧縣事不審史家何以舛誤乃爾

跋宋太宗實錄

宋太宗實錄八十卷集賢院學士錢若水撰今吳門黃孝廉蕘圃所藏歷十二卷且有脫葉每卷末有書寫人及初封覆對姓名書法精妙紙墨亦古於宋諱皆闕筆即慎敦廓筠諸字亦然子洪為南宋館閣鈔本以避諱驗之當在理宗朝也其中與宋史互異如李從善偽封鄭王鄭作鄆年四十八作五十蘇易簡妻弟崔範作妻兄劉遇滄州清池人作浮陽漢州刺史漢作溪蔚州防禦使蔚作鬱洮州團練使洮作應劉庭讓洮州團練使浩作涪陳從信年七十三作七十二皆當以實錄為正

劉廷謙避太宗諱改名朱史闕而不書亦當依實錄增入

跋九朝編年備要

陳平甫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不載於宋史藝文志唯直齋陳氏嘗著於錄而又議其去取無法近時秀水朱氏乃亟稱之予讀其書有大有分注略仿紫陽綱目之例而以宋人述宋事不敢過爲褒貶之辭且書成於南渡之世故老舊聞未盡散失間有可補正史之闕者較之陳桎商輅輩誠遠勝之矣至如唐主景北漢主鈞同爲敵國而鈞書卒景書死同一高麗王也而微與運書卒顯與保書死此則義例之乖刺者又不能曲爲之諱也卷首有建安真德秀長樂鄭性之直敷文閣林岳三序岳字仲山福州長樂人淳熙十四年王容榜進士開禧三年三月除祕書郎七月除著作佐郎以祖諱改除祕書丞十月出知衢州見中興館閣續錄

又

予初於袁又愷齋假讀此書病其末卷多闕字又借張冲之手鈔本校勘則所闕正同攷宋史理宗紀端平二年三月乙未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補迪功郎卽是此書但經進時更其名耳而直齋書錄猶仍舊名

蓋未進御之前已刊行伯玉所見與今本當不異但今本標題稱皇朝而伯玉改稱九朝何也據真鄭林三序似平甫別有舉要一書今刊本編年之下空兩格豈所闕者卽舉要兩字歟當訪之知者

跋大金國志

大金國志四十卷卷首有表題云宋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宇文懋昭上新城王尙書貽上謂是宋人僞造予讀其詞稱蒙古爲大朝曰大軍曰天使而於宋事無所隱諱蓋元初人所撰其表文則後之好事者爲之而嫁名於懋昭者也錢遵王舉其直書差康王出質詳列北遷宗族以爲無禮于其君而譏端平君臣漫置不省今攷志所載指斥之詞尙有甚於此者卽其以大金爲稱亦可知非當時經進之本矣

跋元名臣事略

予始讀元史至四傑事喟然而歎曰甚矣文辭之不可已也四傑之在元初其功等爾獨木華黎有家傳有碑故史載其事首尾完具博而木博爾忽二人則以子孫有顯者托於閭復元明善之碑史猶能書其氏族世系赤老溫則泯然失其傳矣史家以爲早死無後以子攷

之非無後也赤老溫之後仕宦固未嘗絕而不能逃先人之勛闕托於文詞以不朽雖有後亦與無後等也後讀祕史述赤老溫之父鎖兒罕失刺翼戴元祖於微時秦赤烏之難微夫人之力幾不免繼又讀虞文靖黃文獻兩公集乃知遜都思氏之文獻非盡無徵特明初修史諸臣於實錄之外惟秦蘇氏名臣事略爲護身符其餘更不采訪遂使世家汗馬之勛多就湮沒爾厥後金華盛死烏傷非命母亦作史之孽歟

跋元祕史

元太祖勦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祕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尠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略據祕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襄嬰當爲罕方與它文一例葛不律歿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衆是爲秦赤烏氏卽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爲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刺爲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秦赤烏有隙爲秦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刺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刺者赤老溫之父史旣不爲赤老溫立傳而鎖兒罕失刺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

也蔑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虜夫人宏吉刺氏太祖求救于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荅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爲成吉思合罕紀皆不書而忽書麾下朔只與札木合部人構怨一事繫于帝方幼冲云云之下此大誤也嘗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衆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思罕之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請責按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爲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爲羣部之主豈可略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吉斤部散只兀部朶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刺部開乃蠻秦赤烏敗皆不自安會于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謀帝及汪罕宏吉刺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汪罕逆戰于孟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宏吉刺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刺歸札木合部與朶魯班亦乞刺思哈荅斤火魯刺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健河共立札

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即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刺部來降據祕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一部立札木合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秦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傾倒複沓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

跋元聖政典章

此書題云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凡六十卷首詔令大聖政次朝綱次臺綱次六部書成於至治之初故稱英宗爲今上皇帝也其後又有至治二年新集條例三冊仍冠以大元聖政典章之名前後體例俱準舊式而不分卷第予初至都門聞一故家有此書往假讀之祕不肯示後十年吾友長洲吳企晉以家藏鈔本見贈紙墨精好如獲百朋追憶往事不勝獨孤東屏之歎

跋元氏略

攷氏族於遼金難矣而於元尤難遼惟耶律蕭兩族金雖有白號黑號之別然皆繫姓於名猶不至混淆元之蒙古七十二種苞目三十一種但以名行不兼稱氏讀史者病焉秀水萬孝廉循初撰元氏略汪吏部康古亟

稱之子假觀殊不逮所聞如罕祿魯即哈刺魯北庭即畏吾唐兀即西夏循初皆析而爲二泰定后八八罕氏本翁吉刺氏非別有八八罕氏姚燧撰阿里海牙碑云妣夫人獨堅呼突盧夫人帖力闊復撰廣平王碑云夫人抄真夫人禿忽魯皆稱其名而誤以爲氏又阿刺瓦而思之曾孫阿合馬與姦臣傳之阿合馬本二人而誤以爲一且其取材自正史而外不過滋溪蘇氏南村陶氏兩家蓋艸紉而未及成書者也

跋通典

杜岐公撰此書於貞元中故稱德宗爲今上而州郡篇書恆州爲鎮州且云元和十五年改爲鎮州此後人附益本書於恆字初不避也刑制篇十惡六曰大不恭注云犯廟諱改爲恭按唐諸帝無名敬者前卷即有大不敬字讀此一條乃宋人傳寫添入非本文也州郡篇改豫州爲荊河州或稱蔡州改豫章郡爲章郡括蒼縣曰蒼縣皆避當時諱今本或於荊河下添豫字又有直書豫州豫章者皆校書之人妄改也書中虎牢皆避諱作武牢而州郡篇汜水縣下直書虎牢且有獲虎字又如韓擒虎或作擒武或作擒虎俱見州郡篇仕宦不止執虎子或作獸子卷五十四或作虎子卷廿皆後人妄改又改之不

盡也

跋唐大詔令

予讀唐書十一宗諸子傳嘉王暹貞元十七年薨而德宗紀貞元十七年文宗紀開成三年兩書嘉王暹薨疑其必有一誤古稱三占從二則以為貞元者或可信茲讀寶歷元年南郊赦文有云亞獻嘉王暹終獻循王通各賜物一百匹則敬宗時嘉王尙无恙其薨年必在開成而斷非貞元可深信而不疑矣史傳中重複踳謬若此者甚多顧安所得唐人文字而悉為疏通證明之耶此書凡百有卅卷缺第十四至廿四第八十七至九十八四庫書目所缺正同世間蓋無足本矣

跋皇祐新樂圖記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朝奉郎前尙書屯田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阮逸承奉郎守光祿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同詳議修制大樂胡瑗奉聖旨撰總敘詔旨篇第一律呂圖第二黍尺圖第三四量圖第四權衡圖第五鍾圖第六特磬圖第七編鍾圖第八編磬圖第九晉鼓圖第十三牲鼎圖第十一鷲刀圖第十二每圖系以說皆標臣逸臣瑗名宋史藝文志但題逸一人而已樂志皇祐五年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省府推判

官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乃以瑗為大理寺丞逸復尙書屯田員外郎蓋此書進御之後瑗由光祿丞轉大理而逸亦敘復前官也儒林傳皇祐中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興作樂事歲餘授瑗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與樂志異太常殆大理之譌與

跋大金集禮

大金集禮四十卷周濟塘黃堯圃兩家抄本皆云卷十二至十七元有闕文又卷廿六卷卅三元闕今檢第十第十一兩卷係夏至祭方丘之儀篇中有云如圓丘儀則此兩卷之前已闕圓丘儀矣其目錄次序恐未足信此書雖無序文不知纂輯年月要必成於大定之世故於雍字稱御名而不及明昌以後事獨補闕文一葉有明昌承安泰和及世宗廟号蓋後人取它書攬入非集禮元文也

跋職官分紀

富春孫逢吉彥同職官分紀五十卷蓋因楊侃職林一書而廣之雖為四六家隸事而作然所載元祐官品今亦攷官制者所宜采也秀水朱氏潛采堂鈔本今歸吳門周澹塘氏辛亥秋借讀一過恨當時鈔手不精烏焉亥豕之為難以究詰第三十八卷內錯簡子以意改正

幾於天衣無縫不覺拊掌稱快邢子才云日思讀書更
是一適非虛語也

跋辛輔編年錄

辛輔編年錄二十卷起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首尾略
備永嘉徐自明所撰寶祐丁巳子居誼知永福縣鐫板
縣學序之者寶章閣學士陸德輿龍圖閣學士知西外
宗正事趙口口集英殿脩撰陳昉福建轉運判官章鏞
凡四人子家所藏則明萬歷戊午河南督學副使呂邦
耀刊本也自明字誠甫號愷堂官太常博士終零陵郡
守子讀都氏練川圖經載南宋知縣有金華徐自明與
誠甫同姓名而籍貫異計其時代亦稍後蓋別是一人
猶之知嘉定縣者有錢塘楊萬里非誠齋也知平江府
者有永嘉陳均非平甫也知南海縣者有晉江王應麟
非厚齋也

跋翰苑羣書

洪文安公翰苑羣書於唐宋學士題名搜訪幾備所關
者唐僖昭以後三十餘年宋熙寧以後六十年若淳熙
以後則留以待後人之續入者也予曾於永樂大典中
鈔得中興學士院題名則自淳熙至嘉定卅餘年間詞
臣拜罷姓名悉具當取以補此書所未及唯熙寧至靖

康寶慶至德祐紀載闕如後諸正史稗官及名人文集
尙可得什之六七假我數年當補綴成之以備玉堂故
事聊附數言以當左券

跋麟臺故事

宋時翰林與館職各有司存錢文僖之金坡遺事李昌
武之翰林雜記洪文安之翰苑羣書何同叔之中興學
士院題名此翰林故事也宋匪躬之館閣錄羅喻之蓬
山志程俱之麟臺故事陳騷之中興館閣錄此館職故
事也館職亦呼學士乃儕輩相尊之稱如武臣例稱太
尉耳非真學士也翰林掌制誥館職典圖籍班秩不同
職事亦異然館職之名亦再變宋初沿唐舊以昭文國
史集賢爲三館昭文有學士有直館集賢有學士有直
院有校理史館有修撰有直館有校勘學士不常置自
直館以下皆館職也太宗時又建祕閣設直閣校理校
勘與三館並列故有館閣之稱元豐改官制罷三館職
事歸之於祕書省其官曰監曰少監曰丞曰祕書郎曰
著作郎曰著作佐郎曰校書郎曰正字白丞郎以下皆
爲館職矣若元豐以前校書正字著作但爲虛銜其秩
甚卑州郡幕僚與知縣皆得帶之非若後來之清要也
前後官稱既改後之言官制者漫不能辨因讀此書爲

略敘之唐時嘗改祕書為麟臺故北山以名其書

設中興學士院題名

唐時翰林為掌制之地選工於文學者以它官入直無不除學士者其久次則為承旨學士職要而無品秩當時但以為差遣非正官也宋初亦沿唐制太祖太宗朝間有以它官直學士院者然不常設元豐改官制以後學士之名漸重於是直學士院權直學士院翰林院權直之稱南渡以後真除學士者益鮮矣新唐書云學士無定員然白居易詩已有同時六學士之句五代會要載開運元年勅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舊分為兩制各置六員是唐五代皆以六員為額也宋初學士亦六員至和初劉沆為相典領溫成皇后喪事以王洙同其越禮建明員外用之其時學士遂有七人南渡學士不輕授多以它官直院然在院不過二員或三員其員額不審何時裁省史家失於討論亦疏漏也後讀洪文安翰苑遺事稱元祐元年七月詔從承旨鄧溫伯之請學士如獨員每兩日免一宿俟有雙員即依故事則其時學士之員已不多矣

跋兩房題名錄

兩房題名錄者真定梁維樞所撰明時部院寺監諸司

皆有題名碑內閣在禁地故題名關焉維樞始攷而錄之又以閣臣之屬有中書舍人有翰林典籍亦有以它官入辦事如徐叔明歸熙甫者故以兩房該之云中書舍人在唐宋為詞臣之榮選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謂之兩制明太祖罷中書省而別設中書科主書寫誥勅秩正七品其後又有文華殿中書舍人主書寫扁聯武英殿中書舍人主繪畫而內閣亦有中書舍人若古之省揀蓋其時稱中書者凡四而中書科則三甲進士以選授大臣子弟以庶授舉人有軍功者亦開授焉四者之中較為清選兩殿舍人則考授者少納粟者多而武英之選尤輕內臣得而統屬之兩房則有換文辦事之分舉人監生譯字生皆得考授而進士亦間有授者嘉隆以後閣權重而中書亦或倚以作姦由於出身之濫也

我

朝康熙初始專用進士舉人試而後授由是資望出中書科之右而躋九列登方面者彬彬然盛矣大所以召試登教省從前輩盧召弓假得此書鈔而存之因題其後

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

此元統元年進士錄錄前當有讀卷監試執事各官銜

嘉定錢大昕

題跋三

跋水經注新校本

吾友戴東原校刊水經於經注混淆之處一一釐正可謂大有功于鄺氏矣但此書屢經轉刻失其本真頃偶讀涿水注云東北流逕城固南城北義熙九年索邈爲果州刺史自城固治此故謂之南城因思六朝無果州之名必是梁州之譌再檢溫公通鑑是年果有索邈爲梁州刺史邈與邈字形相涉要其爲梁州無疑也又檢宋書州郡志譙縱時刺史治魏興縱滅刺史還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也索邈爲刺史正在譙縱初平之後宋志有城固無苞中然則鄺注之城固南城其卽苞中歟

跋方輿勝覽

此書所載祇南渡偏安州郡故元時書坊刊本特標混一之名然元刻出於坊賈每路厘寥寥數言不若和父之詳贍也其云某路領州若干者統府州軍監計之與宋史地理志亦不盡合志稱利州路南渡後府三州十二軍二而此云利州東路十州利州西路八州并之得

名今惟存監膳供給口造公服數人餘皆失之矣是年歲在癸酉以十月改元故列傳或書至順四年其實一爾元自延祐設科賜進士五十有六人嗣後通有增加無及百人之額者是科增至百人史家以爲科舉取士莫盛於斯者也廷試進士例以三月七日是年順帝以六月卽位故廷試移在九月三日此亦當書於選舉志者得此可以補元史之闕是榜蒙古色目五十人漢人南人五十人右榜第三甲第十名字彥輝而名殘缺未筆似歹字曳卿以元史忠義傳證之當爲塔不台台與歹元人多通用輝亦與暉同也李齊貫保定路祁州蒲陰縣匠戶而史云廣平人丑閻貫昔寶赤身役唐兀氏而史云蒙古氏皆當以錄爲正榜中有兩丑閻兩脫頰敏安達爾與明安達耳音亦相同蓋元人不以同名爲嫌故其時秦王伯顏方專政而進士亦有伯顏也此百人之中元史有傳及附見者凡十人余闕月魯不花李齊聶炳塔不台明安達爾丑閻皆以忠義彪炳史策而成遵之政績張楨之謙直字文公諒之文學亦卓卓可稱此足以徵科舉得人之效矣

十八較宋志多一州蓋併劔門關數之也志云熙寧五年以劔門關劔門縣復隸劔州據此則南渡以後劔門仍別於劔州矣

跋元大一統志殘本

戊子春從南濠朱氏假元大一統志殘本厘四百四十三翻大字疎行殊可愛每冊鈐以官印驗其文則處州路儒學教授官書也元時幅員最廣茲所存者惟中書省之孟州河南行省之鄭州襄陽路均州房州南陽嵩州裕州江陵路陝州路陝西行省之延安路洋州金州鄜州葭州成州蘭州會州西和州江浙行省之平江路江西行省之瑞州路撫州路又皆散佚不完以全書計之特千百之什一爾攷元時大一統志凡有兩本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大學士行祕書監事札馬刺丁言方今尺地一民盡入版籍宜為書以明一統世祖嘉納即命札馬刺丁與祕書少監虞應龍等蒐輯為志二十八年書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統志藏之祕府此初修之本也成宗大德初復因集賢待制趙忭之請作大一統志元史載大德七年三月戊申卜蘭禧岳鉉等岳鉉字淵臣湯陰人徙居燕趙進大一統志賜賚有差此再修之本也此本卷首題集賢大學士賚善大夫同知宣徽院

事字蘭脰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祕書監岳鉉等上進正大德所修者史以字蘭脰為卜蘭禧譯音之轉也又按至正六年中書右丞相別兒怯不花等奏大一統志於國用尤切恐久湮失請刻印以永於世許有壬受詔製序其文略不及大德重修事似當時所刻者乃是至元本非即此本此本序文目錄皆闕佚其刻印年月卷帙次第無可攷傳聞康熙閒刑部尚書崑山徐公乾學奉

敕修

大清一統志開局於吳之洞庭山借內府書有元大一統志殘本二十餘冊徐公志藁今在史局所借之書度已歸中祕而未聞有見之者茲讀朱氏所藏因鈔其副而書之後云

跋元混一方輿勝覽

元混一方輿勝覽三卷無撰人姓名蓋書肆所刊其文簡陋然今時流傳者已少矣元史地理志大都路領州十此云州九者龍慶州本縉山縣屬上都路之奉聖州延祐三年始升為州故也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復立平陽之芮城陵川等縣蓋元初二縣曾廢此書澤州無陵川縣解州無芮城縣可證其刊於世祖朝而書中又

有冀寧晉寧之名係大德中所改則刊成之後別有竄易要皆書肆射利者爲之而不自知其抵牾也大寧路有霍州景州史志無之此書亦未詳其沿革姑記之以俟攷

跋乾道四明圖經

校書之難如掃落葉予初讀三國志虞翻傳注有劉瓛候三字卽疑劉當爲鄧瓛候當爲莫候反後見內府本校正果如予言乃其下又有處士鄧盧敘一人鄧非會稽屬縣亦恐是鄧之譌而未有它文證之頃見乾道四明圖經於鄞縣人物有云虞敘弟犯公憲自殺乞代見會稽典錄乃知南宋本果是鄧字凌喜予言之不妄然後來胡榮袁柄修四明志並無敘名又知鄧之譌鄧亦宋元本已然矣虞盧字形相似正史屢經翻刻圖經亦係轉寫之本未敢決其然否俟再攷之

跋新安志

汪廷俊世所指爲姦人也羅端良人之先達傳初無微詞後儒亦不以病羅氏蓋郡縣之志與國史不同國史美惡兼書志則有褒無貶所以存忠厚也公論所在固不可變黑爲白而桑梓之敬自不能已袁伯長四明志於史同叔但敘其歷官而云事具國史與此同意汪尙

有善可稱史則其惡益著故文稍異爾志成於淳熙二年朱晦翁名位未顯且見存不在立傳之例而於章齋傳末稱其讀書求志有四方學者推尊之語亦見其傾倒於朱也今本進士題名篇於朱名下注太師徽國文公六字則後人所加

跋三山志

梁克家三山志四十卷宋史藝文志謂之長樂志其實一書也今本作四十二卷其弟卅一弟卅二兩卷進士題名乃淳祐中福州教授朱魏孫續入攷目錄本附於弟卅之後但云弟卅中弟卅下未嘗輒更舊志卷弟後人析爲四十二者又非魏孫之舊矣志成於淳熙九年五月而知府題名增至嘉定十五年它卷間有關入淳祐中事者皆後人隨時僂入也宋史本傳於乾道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之後卽云淳熙八年起知福州據志克家於淳熙六年三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宜奉大夫知福州則傳稱八年者誤志又書八年五月復觀文殿學士此卽史所載趙雄奏欲令再任降旨仍知福州事是時克家莅任已滿二年故有再任之旨因復其職名史誤以再任之年爲初任之年則甫經到任不當云再任矣且克家於罷相時已除觀文殿大學士越

數年起知福州止帶資政殿大學士又二年始復觀文殿學士仍無大字則知建康以後必有落職奉祠之事而傳皆闕之世人讀宋史者多病其辭蕪子獨病其缺略缺略之患甚於辭蕪即有范蔚宗歐陽永叔其人辭者可省缺者不能補也因讀此志為之喟然

跋吳郡志

范文穆公為吳郡志敘述訖于紹熙三年公歿後郡守具木欲刻矣或譁言是書非石湖筆遂弗刻而藏之學宮紹定初李壽朋守平江從范氏求公遺書得數種而斯志與焉以校學宮本無少異乃議刊行并增入建置百萬倉嘉定新縣許浦水軍顧運移屯諸事趙汝談為之序今世行本第十一卷收守題名增至淳祐七年第二卷亦增入淳祐已酉一條又非紹定元刻矣

跋雲間志

雲間志三卷宋紹熙四年知秀州華亭縣楊潛所撰預纂修者胡林卿林至朱端常皆縣人也華亭立縣始於唐天寶間宋改隸秀州實兼今松江一府之地宋人縣志存於今者惟剡錄與此爾吳松江入海之口曰黃浦相傳以春申君得名子嘗辨之謂即古之滬濱黃與滬聲相轉也吾邑西南三十里有黃渡鎮吳松江所經土

人亦指為黃歇渡處攷郊畝水利書本名黃肚世俗傳春申之跡皆出後人傳會此志南宋人所修有滬濱江無黃浦益信吾言之不妄

跋會稽志

會稽志者宋慶元開直龍圖閣沈作寶守郡因通判施宿之請延郡士馮景中陸子虞等編次及華文閣待制趙不述寶文閣學士袁說友相繼為守始克成書而放翁先生為之序子虞即放翁之長子書成之歲則嘉泰元年也宋史藝文志有沈作寶趙不述會稽志二十卷又有陸游會稽志二十卷前後重見實即一書攷放翁序但云參訂其槩遽以為陸所撰未免失其實矣陸氏家世貴顯放翁父子預修此志而傳人物祇及左丞相一人古人志乘皆寓史法不私其親如此近代士大夫一入志局必欲使其祖父族黨一一廁名卷中於是儒林文苑車載斗量徒為後人覆瓿之用矣

跋剡錄

此錄述先賢傳而不及宋代人物其所錄王謝諸公游跡雖嘗至剡亦非剡產金庭丹水間人物可傳者蓋寥寥矣疎寮未通前代官制援引史傳偶有刊落便成疵病如謝幼度初為征西將軍桓豁司馬以叔父安舉徵

跋開慶四明續志

遼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此
晉書所載也幼度本爲征西府司馬其時任征西將軍
者爲桓豁幼度特豁之幕僚爾今刪去桓豁司馬四字
則似幼度先已爲征西將軍矣豈非大誤乎幼度以太
傅特薦始得專閫所加建武軍號班次尙在征西之下
豈容初年便承重任此事之顯然者若依史家省文但
可云征西司馬而已書中屢稱先公翰林蓋似孫爲文
虎之子其稱袁虎爲袁彪亦是避其家諱也

跋寶慶四明志

寶慶五年尙書廬陵胡榘仲方知慶元府命贛州錄事
參軍羅潛修四明志羅亦廬陵人也其書首郡志十一
卷次鄞志二卷奉化志二卷慈溪志二卷定海志二卷
昌國志一卷象山志一卷合之得廿一卷書成於史彌
遠枋國之日故其父浩得佳傳浩老成忠厚不居寵利
在兩渡諸相中本自表表世徒嘗其沮張浚用兵一事
不知符離之役張以輕進而無功則史之持重爲可取
朱文公作張魏公行狀頗詆浩浩不怒而轉薦之其器
量更非尋常可及未可以子之權姦併其父而抑之也
志修于寶慶而卷內敘事往往及紹定端平嘉熙淳祐
寶祐蓋後八次弟增入非寶慶元刻本

四明志乘見於宋史者惟張津四明圖經十二卷今略
存於四明文獻中已非足本若胡榘之四明志廿一卷
吳潛之四明續志十二卷史家俱失書蓋宋志于地理
一門采摭多不備也續志成於開慶元年出慶元府學
教授梅應發沿海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劉錫二人之
手前八卷皆述吳潛在任政績而以吟藁二卷詩餘二
卷附焉蓋吳氏一家之書非志乘之體矣予所見者鄞
縣盧氏衰經樓所藏宋槧本

跋景定建康志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宋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馬光祖
在任日令幕僚豫章周應合淳叟撰次建康思陵駐蹕
之所守臣例兼行宮留守故首列留都錄四卷又六朝
南唐都會之地興廢攸係宋世列爲大藩南渡尤稱重
鎮故特爲年表十卷經緯其事此義例之善者古今人
表傳意在扶正學獎忠勲不專爲一郡而作故與它志
之例略殊淳叟自江東帥幕入爲史館檢閱官首言李
璿以山東來歸急而求我倘借援無功彼敗我辱招虜
之道梁武在位四十餘年卒墮此計陛下不宜復蹈前
轍又言所任買公田皆擇民上腴低直以酬又欲令賣

田之主抱佃輪租歲或荒歉田主當割它租以償它租既竭歸于耕夫耕夫逃亡歸于鄉役可謂獲近效而志遠慮忤買相意嗾言者劾去之官至朝議大夫知瑞州而卒蓋宋季豪傑之士而宋史不為立傳此書又不入藝文志文獻無徵史臣不得辭其責也

跋咸淳毗陵志

史能之毗陵志不載於宋史藝文志近世藏書家如錢遵王朱錫鬯皆未之見曩予於吳門訪朱文游見插架有此亟假歸錄其副尚闕後十卷戊申夏始假西莊光祿本鈔足之然第二十卷終不可得矣能之四明人直華文閣彌鞏之子其名附見彌鞏傳而不著其歷官據此志蓋以咸淳二年由太府寺丞知常州也

跋至元嘉禾志

嘉禾志修於前至元甲申至戊子歲刊行其時江南初入版圖惟沿革城社戶口賦稅學校廨舍郵置數門稍有增改其餘大率沿宋志之舊文耳卷凡三十有二碑誌題詠居其大半而守令題名闕焉據唐天麟序當有四十五門今數之止四十有三疑非足本也志載吳越靜海鎮遏使朱府君碑云寶大元年秋七月終於靜海官舍以其年歲次甲申十一月六日曆于開元府海鹽

縣德政鄉通福里激墅村之原甲申卽後唐同光二年也吳越雖自改元而碑文但稱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未嘗私立名號其紀元亦但行於國中此所以異於吳蜀南漢而終得保其家邦歟

跋齊乘

古今地名似同而異者多矣蘇建封平陵侯非扶風之平陵也班超封定遠侯非臨淮之定遠也漢獻帝封山陽公非淮安之山陽亦非漢之山陽郡也卽以齊地言之今之淄川非漢菑川國今之昌邑非漢昌邑國恩容亦既知之矣匡衡封樂安侯本在臨淮僮縣而思容以千乘之樂安當之此亦千慮之一失也

跋楊誌崑山郡志

崑山縣也元成宗元貞二年升為州故履祥書有郡志之名延祐中移州治於太倉故有舊治新治之別新治今太倉州城舊治則今縣也至正中仍徙州舊治則履祥已不及見矣鐵厓序稱二十二卷今按之止六卷首尾完具登鐵厓所見乃別本耶此書世罕傳本嘉慶丁巳十月假同邑陳孝廉妙士所藏舊鈔本讀之歎其簡而有要爰綴數言於末

跋玉峯志

予先世自常熟雙鳳里徙家嘉定西鄉遠予八傳矣嘉定本崑山地宋南渡始析爲縣徵吾鄉掌故者派而上之當求諸崑山而宋元志乘訪尋終不可得意常恨之今春聞袁又愷購得凌萬頃邊實玉峯志及實續志亟假歸讀之志成于淳祐壬子續志成于咸淳壬申皆在析縣以後不敘嘉定事然徧覽近代藏書家目錄均未之及乃知天壤間奇祕之物固自不乏特未遇波斯不免埋沒于瓦礫耳宋世士大夫宦成之後往往不歸故鄉而舉子亦多就寄居求解此志所載人物如王絢劉過吳仁傑陳宗召敖陶孫張匯趙監樂備輩皆寓公也王葆傳稱崑山自孫載登第甲子一周而葆繼登第邑人美之今檢進士題名則孫後王前尙有龔程龔况唐輝黃偉衛闡張德本六人殆皆由寄居登第而不由本縣申送者乎凌萬頃字叔度景定三年進士本陽羨人其父爲顏氏壻因家焉邊實本開封人樞密直學士蕭七世孫自高祖以下始居於此志旣爲其曾祖惇德立傳而續志復爲自序一篇追本得姓之始遙遙華胄敷衍于言難免汰哉叔氏之謙矣

跋成化四明郡志

此志明天順開寧波府知府孝感張瓚延郡人楊實重

修凡十卷刻未半而瓚遷去繼之者爲莆田方達寔督成之竣事於成化四年安成劉鈞爲之序本名四明郡誌今刊本改爲寧波乃後人所爲其改換痕迹尙存也王文恪公撰姑蘇志旣成楊禮部循吉譏其不通或請其說曰此蘇州府志也而云姑蘇名不正矣文焉得通乎當時傳誦其言予謂文恪撰述夫有所受未可非也試卽宋元地志之傳于今者言之梁克家之三山志陳耆卿之赤城志楊潛之雲間志非宋之州郡名縣名也徐碩之嘉禾志張鉉之金陵新志秦輔之之練川志非元之路名縣名也高似孫作刻錄之時刻已改名婁矣志蘇州而以姑蘇名何渠不可循吉之譏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史家敘事地名官名當遵時王之制行狀碑誌亦史之類也若蘇州知府而易爲吳郡守施諸誌狀則爲非法至于詩賦記序自可不拘斯例東坡海市詩稱韓文公爲潮陽太守近世何杞瞻渡詆之此亦祖循吉之說而失之固者也四明有志舊矣明初有明州府志見於文淵閣書目而世無傳者此志意在踵武先民故仍其舊名後人因循吉之言易之失作者之意矣

題韓浚嘉定縣志後

此志明萬歷中知縣涇川韓浚述之廷邑人張應武曆

時升婁堅鄭開孟李流芳等所修諸公皆私淑震川以文章名一時故詞筆雅馴而攷證殊多疏舛如官師表

大德元年列學正王子昭直學潘剛中名攷子昭嘗爲

學道書院山長未嘗爲州學正其卒在世祖至元二十

五年亦不及大德時剛中則宋紹定間人與元之大德

更不相涉不知何以致誤也縣治之東南俗所稱管家

橋者予嘗泛舟過其下讀元人題字始知橋本名通濟

普福至治元年圓通寺住持明了所建志誤作普濟橋

又不詳朔建年月踈矣縣治西清河橋志稱泰定中知

縣高衍孫建衍孫以宋嘉定中宰吾邑志作泰定者乃

傳寫之譌橋柱有至元三年歲在丁丑圓通寺住持善

學重建等字則志亦未之及也又西有青龍橋則元統

二年西隱寺開山住持悅可所建石柱上刻字尙完好

可讀而志以爲萬歷三十三年建誤之甚矣婁塘之永

壽寺志稱宋時土民何氏建庵元祐中呂師說改建爲

寺予以師說所撰碑文證之則寺實師說所初建非因

何氏之庵爲之師說宋末大將呂文德之子仕元爲江

淮等處財賦副總管其建寺在延祐間而志誤以爲宋

元祐蓋作志者并呂碑亦未之見矣永壽與何莊本非

一地併而爲一當在明初今土人稱永壽曰何莊寺乃

相沿之譌志家不之考而妄爲之說如此者殆未能更僕數也

跋朝鮮史略

元史高麗傳敘事最爲踈舛至治以後傳襲事迹皆闕而不書何以成一代之信史于讀朝鮮史始得其世家以攷正元史之謬史稱王燾受其父遜位以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國王是年其弟高立爲世子又云燾傳其弟高今以朝鮮史攷之王璋以至大三年封瀋王入朝皇慶二年遣歸就國乃請辭位以其長子燾爲征東行省左丞相高麗王而以姪延安君高爲世子然則高爲瀋王世子非高麗王世子也延祐三年璋請傳瀋王位于世子高許之高所受者瀋王非高麗王且受於璋非受於燾而燾之爲高麗王自若也燾以後至元五年薨子禎嗣至正三年薨子所嗣八年薨以禎庶子祗嗣十一年詔廢祗而立禎之母弟祺其承襲之次見於朝鮮史班班可考高雖有奪嫡之志迫于衆議終不得逞而史云燾傳其弟高何其謬乎元史外國傳爲史臣宋禧撰而俱倒牽率如此較之宋金二史又遜數籌矣

跋長春真人西游記

長春真人西游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於西域道

里風俗頗足資攷證而世鮮傳本予始於道藏鈔得之
邨俗小說有唐三藏西游演義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
可據輟耕錄以爲出邱處機之手眞邱書燕說矣記云
辛巳歲十月至塞藍城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四日
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攷回術有太陽年彼中謂有
太陰年彼中謂而其齋期則以太陰年爲準又不枉弟
一月而在弟九月滿齋一月至弟十月則相慶賀如正
日焉其所謂月一日者又不枉朔而以見新月爲準其
命日又起午正而不起子正故此記有十一月四日土
人以爲年旁午相賀之語回術有閏日而無閏月與
中國不同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也其云幹辰大王
者皇弟幹赤斤也太師移刺國公者阿海也燕京行省
石抹公者明安之子成得不也吉息利荅刺罕者哈刺
哈孫之曾祖啟昔禮也

跋文淵閣書目

文淵閣書目編號凡二十每號分數廚貯之凡七千二
百五十六部首御製寶錄次六經性理經濟次史家次
子家次詩文集次類書韻書姓氏法帖圖書次政刑兵
法算術陰陽醫方農圃次道書佛書而以古今地志終
焉其中或一書而數部又不著卷數於撰述人姓名時

代亦多缺略故秀水朱氏譏其牽率已甚子攷卷首載
正統六年題本稱永樂十九年自南京取回書籍向于
左順門北廊收貯近奉聖旨移貯于文淵閣東閣臣等
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完一本名曰文淵閣書目
請用廣運之寶鈐識永遠備照庶無遺失則此目不過
內閣之簿帳初非勒爲一書如中經簿崇文總目之比
必以撰述之體責之未免失之苛矣

跋道藏闕經目錄

昔惠松厓徵君嘗爲予言道藏多儒書古本子心識之
晚歲歸田於金陵借閱朝天宮本於吳門借閱元妙觀
本粗能記其名目未得鈔而入諸笥也袁生又愷與予
同好而聚書益勤頃歲購得不全藏本六百餘卷又於
元妙觀借鈔約二百卷皆吾儒所當讀之書而科儀符
錄不預焉可謂奪其精華而遺其糟粕者矣宋藏經目
錄失傳此冊乃元人所記合之今所傳者可以得宋藏
之梗槩

跋王氏世譜

予妻王氏宋左朝請大夫文毅公葆之十九世孫相傳
文毅之高祖元實魏國文正公且之從子始占籍崑山
子姓緜衍閩今六百餘年尙多讀書能文之士蓋三槐

幾傳信傳疑之義兩得之矣

之澤遠矣子嘗見其宗人某所撰世譜第一圖舛誤殊甚按王氏望凡二十有一其出琅邪太原者皆祖周太子晉十六傳至秦大將軍翦翦生賁賁生離離之長子元避秦亂遷琅邪是爲琅邪王氏離次子威威九世孫霸居太原晉陽是爲太原王氏譜云周靈王次子晉封於太原徧檢傳記或云子晉仙去或云以直諫廢爲庶人無封太原之事其誤一也琅邪之後在晉有太保群宗正卿覽覽子丞相導佐元帝中興所謂王與馬共天下者琅邪之王氏也唐侍中永寧公珪史稱烏丸王氏蓋太原之別支不特非覽之後并非出自琅邪而譜混而一之推求其故蓋以唐書宰相世系表琅邪太原二族俱有名珪者琅邪王珪官漢州別駕與永寧公珪之出太原者初非一人作譜者不能深考故自珪以上皆取琅邪世系而以永寧之爵易別駕之名名實之淆實始於此其誤二也別駕二子曰海曰添永寧公二子曰崇基曰敬直譜取海與敬直二人承珪之下因父名偶同而引兩家之子姓以爲骨肉有棄有取於義安存其誤三也據唐表邁爲添之子而譜以爲海之子其誤四也子嘗語禮堂鸚起它日改修家乘當斷自晉國公祐始舊譜所述上世支派多不可信別爲攷證附於末庶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九

門人袁廷樞校字

嘉定錢大昕

題跋四

跋星經

甘石書不見於班史阮孝緒七錄云甘公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有天文八卷今皆不可見矣世所傳星經乃後人偽托采晉隋二志之文成之詞意淺近非先秦書也予嘗謂史公天官書古與自成一種文字此必出於甘石之傳非龍門所能自造後之言天象者舍史漢而別求甘石之經是棄周鼎而求康瓠矣明人刻漢魏叢書題云漢甘公石申撰尤為謬妄史公稱齊有甘公魏有石申皆在戰國時非漢人也

跋秦九韶數學九章

此書言淳祐丙午十一月丙辰朔初五日庚申冬至初九日甲子此九韶據當時歷日確乎可信者也而元祐經緯亢行載丙午歲十一月十五日辛未星異則是月當爲丁巳朔相差一日蓋元初承用金趙知微術置朔與未朔不盡合而前人未有攷及此者予方葺四史朔閏攷喜而錄之此書有立天元一法與李冶測圓海鏡所衍立天元一法本不甚同且九韶自序末題淳祐七

年九月而李氏書成於戊申歲相去不過一年其時南北隔絕撰述無緣流通李氏自言本於洞淵則非得於九韶矣或云敬齋用九韶法豈其然乎

跋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五卷宋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知制誥李穆太子詹事湯悅太子率更令徐鉉太子中允張洎左補闕李克勤左拾遺宋白太子中舍陳鄂光祿寺丞徐用賓太府寺丞吳淑國子監丞舒雅少府監丞李文仲阮思道等奉敕刊脩太平興國八年書成上之自古類事之書未有富瞻如此者也共皇王偏霸二部進曹魏而退蜀吳尊拓拔而黜江左正宇文而閏高齊未免偏私而不得其平五代十國并不預偏霸之列職官則翰林學士節度觀察諸使竝闕焉詳於遠而略於近皆體例之可議者也

跋武經總要

武經總要宋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等奉勅撰仁宗御製文序其端不著年月陳直齋以爲慶歷四年攷丁度除參知政事在慶歷六年八月則序當在六年以後也此書所列兵法祇是書生常談而邊防一門於河北河東陝蜀荆湖兩廣沿邊州軍城砦鎮鋪四至道里瞭若指

掌且於契丹西夏所設州軍皆訪求而詳錄之洵可為攷地理之一助

跋重修政和證類本草

宋成都在唐慎微審元集證類本草三十卷政和中上諸朝詔中使楊戩總工刊寫又命醫學提舉入內醫官曹孝忠等校正潤色之名曰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元初平陽張存惠魏卿因龐氏刊本重加攷訂以寇宗奭衍義附之原本圖像失真者據所見更寫焉題為重修證類本草刊成之時歲在己酉距金亡已十有六年而存惠自記稱泰和甲子下己酉冬猶有不忘故國之思序之者麻革信之跋其後者劉祁京叔皆金源遺老然則存惠亦奇士而隱于醫者也

跋太乙統宗寶鑑

王冑堂筆塵載此書云上元甲子距大德七年癸卯歲積一千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一十九年予今所見卷首有大德癸卯曉山老人序蓋即其所撰而不題姓名其算積年至明正德丁丑止則後人續增非元本也求積年術用日法一萬五百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五千零四十八分二十五秒元和李生尚之以為暗用授時歲實分秒益日法分以掩蹈襲之迹是固然矣乃其氣朔

二策竟用授時數則仍以萬分為日法不用一萬五百為日法此所謂欲蓋彌章者也

跋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

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世間頗有刻本其墨蹟元時為謝長源所得有周公謹趙子昂柯敬仲周伯溫幹克莊連兼善王止仲諸人題識此本乃明人就墨蹟影鈔者故行款字體俱不失真舊藏虞山錢氏後歸吾邑周梁客今為王鶴溪得之克莊之跋云至正元年後五月廿二日在武林驛以潘雲谷墨試張掖劉伯溫所遺黃羊尾毛筆伯溫者名沙剌班由宿衛起家歷監察御史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江西肅政廉訪使嘗與克莊同預修遼金宋三史兩公皆河西人當時所稱唐兀氏也西北之境有黃羊焉相傳西夏有國時嘗取其尾豪為筆歲久亡其法伯溫以意命工製之館閣諸公多為賦詩蓋色目之好事者青田劉文成公以元統癸酉登第與克莊同時恐不知者以為即文成矣鶴溪謂予盍書之以論後來者予曰諾

跋隸續

隸續世無足本婁氏漢隸字原碑目一篇次第悉依洪氏今以婁目校曹通政刊本其全闕者永元十六字武

君闕銘韓勅別碑兩側題名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頰陽令宋君殘碑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陰青羊鏡銘楊君殘碑開通褒斜道碑江州夷邑長盧豐碑酒泉題名也有目而闕其文者司空殘碑陰孝子董蒲闕鄧君闕馮君開道碑廷尉仲定碑文範先生陳仲弓殘碑公乘校官掾王幽題名跋語行唐扶碑陰孟郁堯廟碑陰堯廟左側題字也文存而跋闕者堵陽劉子山碑也文不全而跋存者王元賓碑陰宗俱碑陰也公乘伯喬題名卽高睽石室六題名之一故婁氏不列於目非婁有遺也陳氏寶刻叢編今亦無足本其所引洪氏跋語可以補本書之闕者韓勅後碑兩側題名文範先生陳仲弓碑孝子董蒲闕馮君開道碑頰陽令宋君殘碑雍邱令殘畫象成王周公畫象凡七通但陳所引多刪節於元文付厚存六七耳洪氏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蓋洛陽蘇望氏模刻木頃金壇段若膺諦審之知有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文錯雜其間向來攷石經者未之聞也

跋石刻鋪敘

去春得宋廬陵曾氏鳳墅殘帖二冊於錢塘今來都門聞益都李南澗抄得石刻鋪敘亟假歸手抄而藏之秀

水朱錫也跋譏陳思寶刻叢編援據不及是編按宏父刻鳳墅帖在嘉熙淳祐間其鋪敘諸石刻斷手於戊申仲春則淳祐八年也若陳思之叢編成於紹定辛卯計其年月乃在曾帖之前何由得見而引之南宋有兩曾宏父朱所引紹興十三年知台州事者乃空青之子避光廟諱以字稱者與幼卿非一人頃杭人刻南宋雜事詩徑題此書爲曾惇撰則又承朱之誤而甚焉者矣朱氏攷稽號稱精審猶有此失校書之難如此

跋金石文字記

崑山顧氏論開成石經缺筆之例自高宗至明皇以禋廟而不諱信矣至文宗諱涵而不缺筆則引古者卒哭乃諱以證生不當諱此攷之未審而強爲之辭也秦漢以後御名未有不避者故漢宣帝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許叔重說文於安帝名亦稱上諱卽以唐事言之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於治字皆改易明皇時楊隆禮改名崇禮憲宗時陸淳改名質曷嘗有生不諱之令乎文宗本名涵及卽位改名昞既有改名則舊名固在不諱之條九經無昞字設有之亦必缺筆也亭林偶未檢唐史本紀以意揣度遂有

此失

跋百川學海

蒼粹古人書併為一部而以已意名之始于左禹錫百川學海其序題昭陽作噩歲而不著年號攷錢鶴灘序稱禹錫為宋人而此書所錄有陳仁玉苗講成于淳祐乙巳史繩祖學齋估畢成于淳祐庚戌林希逸之文房四友除授集亦成於淳祐間胡錡之耕稼彙成於寶祐丙辰法帖譜系雜說有景定壬戌跋語李之彥東谷所見則成於咸淳戊辰以是推之禹錫製序當是咸淳癸酉矣

跋蘇圃搜奇

右蘇圃搜奇二十冊元末錢塘陳世隆彥高天台徐一夔大章避兵構李相善彥高篋中攜祕書數十種檢有副本悉以贈大章大章彙而編之此書世無刊本黃虞稷志明史藝文亦未著錄故知之者鮮曹子清巡鹽揚州時嘗抄以進 御好事者始得購其副錄之歲已丑子如京師道出吳門從朱文游假得舟中無事取讀之其中如文昌雜錄韻語陽秋默記皆非足本談藪所紀多宋南渡事而誤以為龐元英著元英撰文昌雜錄見宋史志而此編轉闕其名皆不免于慮之失書成于

至正末而所收錙績霏雪錄多言洪武間事蓋大章仕明之後別有增入矣

跋夢溪筆談

北嶽廟之在曲陽久矣獨此書第廿四卷有一條云北嶽長岑謂之大茂山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陽後世徒嶽之議蓋濫觴於此然存中特誤認山下神棚為古廟所在初非以大茂為非北嶽而別指它山以代之也

跋避暑錄話

宜興善權洞有唐咸通八年中書門下牒敕後列平章事十人石林以史攷之僅得其七子以新舊史通鑑證之其云檢校司徒崔者慎由也其云檢校司徒兼太保而不出姓者幽州節度使張允伸也其云工部尚書韋者嶺南東道節度使宙也是時見任宰相惟路巖曹確徐商三人若杜悰令狐綯夏彥孜杜審權崔慎由張允伸韋宙皆使相也此七人皆當秀書使字而石林僅舉其二又誤以徐商為盧商此非石刻之誤石林偶誤記耳盧商宣宗時宰相卒於大中十三年不得到咸通也此碑不審今尚存否因讀石林所紀特辨正之

跋能改齋漫錄

曩在都門從程魚門舍人假觀此書留寓齋數月欲鈔其副會有出都之役不果十數年來寢食閒未嘗忘也甲辰秋於崑山書市見此本喜劇以善價買歸真之清貧齋宋史藝文志兩見此書於小說家類云十三卷於雜家類則云十二卷又無能改齋字今檢此書實十八卷史家攷之未審矣吳君宇虎臣臨川人紹興癸酉自敷局改右承奉郎授太常主簿充玉牒所檢討官

跋茗溪漁隱叢話

袁陟題劉仁瞻畫像詩云陣前仙俤生無媿鼓下蠻奴死合羞胡元任譏之以為瑋實呼瑋不應讀仄聲子按南史仙俤本名仙婢以名不雅改之袁讀瑋如婢音仙婢蠻奴對偶極為精切而元任譏之是以不狂為狂也

跋揮塵後錄

宋時后妃諸王文武臣僚得諡者熙寧以前載于朱次道春明退朝錄慶元以前載於王明清揮塵後錄然亦不無遺漏予嘗合宋王兩家類次而增補之寧宗以後則據正史參以它書補綴其闕較之王圻諡法考所得蓋已多矣宋初李昉王旦皆諡文貞後來避仁宗嫌名改為正字范希文司馬君實之文正即文貞也諡法有

貞無正宋人避諱有正無貞二名不當並用元時諡耶律楚材許衡文正而馬祖常曹伯敬別諡文貞此當時太常不學之失而後遂沿用之或謂正優于貞是不然矣唐會要諡法篇貞俱作正此後人追改王溥宋初人不當回避貞字

跋金佗粹編

鄂國金佗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皆岳忠武孫珂所編初編之目五曰高宗宸翰曰鄂王行實編年曰家集曰額天辨誣曰天定錄續編之目四曰宸翰摭遺曰絲綸傳信錄曰天定別錄曰百氏昭忠錄初編刻於構李績編刻於南徐端平甲午又合刻藏於廣塾皆有倦翁自序元季重刻於杭州西湖書院則有臨海陳基會稽戴洙二序明嘉靖壬寅晉江洪富刊於兩浙運司後十七年莆田黃日敬復修補其漫漶者然中多斷簡脫葉惜無善本是正也陳敬初序謂孝宗受禪珂始以顯天辨誣錄詣闕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諡錄遺孤今攷孝宗受禪在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忠武得昭雪復官由於太學生程宏圖之上書而倦翁之進顯天辨誣乃在嘉泰四年丙寅相去四十五載又二十八年至端平甲午倦翁尚里居無恙然則孝宗受禪時倦翁

恐猶未生安得有詣闕上疏之事本書所述年月前後分明易於尋檢陳何不致至此

跋困學紀聞

校此書者有閻百詩何屺瞻二家皆盛行於世間之博學勝于何於濠寧補益尤多惟孔殘奏罷明州進海味事以新舊唐書通鑑參互攷之當在元和九年而元微之奏狀以爲一縣令論罷吾不知殘據縣令之論而轉奏朝廷乎抑縣令先有論狀而殘繼之乎要其爲一時一事無疑而閻以爲在元和二年此誤會昌黎墓誌之文而未嘗證之於史也

跋山房隨筆

山房隨筆有一條云辛稼軒帥浙東時晦庵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旣而改之如所教門下果喧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開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甚寒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顛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卽吟曰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其嘗此羹

終席而去席散南軒邀至公廨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爲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章得此意願君有意爲發幽潛改之卽賦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陣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峯上雲南軒爲之墮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珠耶予攷宋史辛稼軒傳稼軒兩知紹興府皆在慶元四年以後與朱張兩公皆不同時晦庵提舉浙東乃在淳熙八年閻南軒未嘗官浙東也傳聞之難信如此

跋南村輟耕錄

崑山顧氏謂今之回回卽唐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卽回鶻之轉聲則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趙子昂撰趙國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撰高昌偁氏家傳云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今之和寧路也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刺和綽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偉兀亦畏兀之異文而同鶻卽回紇趙隊二公言之悉矣回回與回鶻聲雖相近而實非一種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世祖紀定擬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

達魯花赤文宗紀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各一人薛塔刺海傳從征回回河西欽察畏吾兒諸國明史哈密傳云其地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畏兀兒一曰哈刺灰其頭目不相統屬又云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則回回與回鶻故區以別矣惟阿合馬本回回人而元史竄臣傳以爲回紇此或轉寫之譌今據南村所載色目三十一種有畏吾元又有回回則顧氏謂回回即回紇其不足據明矣

跋水東日記

葉文莊公水東日記初刻於湖廣止三十八卷吳匏庵嘗爲之跋此本多後二卷則公之元孫恭煥取家藏本增入也記成於巡撫宣府之日意遠朝以後當更有紀錄而今失傳矣公歿于成化十年匏庵爲祭文稱爲國之名臣鄉之老師又云公之文章宜在館閣典雅渾成不露圭角南豐之純臨川之約而復劬書砭砭窮年手不停披以攻以研碑文鼎銘竹簡華編鄴侯之富歐公之全其傾倒至矣公所撰有涇東棗及奏議予所見者惟紫竹堂書目與此爾

跋宛委餘編

杜子美之謚文貞也在元文宗至順元年史不言何人

陳奏據張伯雨詩跋知爲紐憐大監所請紐憐元史無傳其見於史者有紐璘璘雖同聲然紐憐武臣且仕於元初不當文宗之世王元美謂元史紐憐傳不載此事則誤以爲一人矣元有崇文大監章佩大監蓋監官之長別於少監而名或何爲宦官尤誤

跋義門讀書記

劉原父嘗病歐九不讀書讀集古錄跋尾乃知其信子讀原父漢書刊誤則亦未爲能讀書者近世吳中言實學必曰何先生義門固好讀書所見宋元槧本皆一一記其異同又工於楷法蠅頭朱字粲然盈帙好事者得其手校本不惜善價購之至其援引史傳倚撫古人有絕可笑者宋書陶潛傳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休文生于元嘉中所見聞必不誤義門乃援陶詩書甲子者八事議其紀事之失實夫本傳固云所著文章不云所著詩也詩亦文章之一而其體則殊文章當題年月詩不必題年月夫人而知之矣隋志載淵明集凡九卷今文之存者不過數首就此數首攷之桃花源詩序稱太元中祭程氏妹文稱義熙三年此書晉氏年號之證也自祭文則但稱丁卯此永初以後書甲子之證也

與休文所云如合符節休文於淵明之文固徧觀而盡識之義門未嘗盡見淵明所著文何由知其失寔以是訾警休文恐兩公有知當胡盧地下矣

予作是辨在戊戌五月後讀七修類稿乃知義門亦有所本今附其說於左云五臣注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治平中虎邱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終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内輒有恥事二姓而所作卽題甲子以自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偶紀一時事耳予謂五臣誤讀宋書妄欲以詩證史思悅辯之當矣後人乃援以攻休文不知本傳只言文章未嘗及詩休文初無誤也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一

嘉定錢大昕

題跋五

跋陶淵明詩集

靖節爲陶桓公曾孫載於晉宋二書及南史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世山陽閻詠乃據贍長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重詠旣名父之子說又新奇可喜恐後來通人惑於其說故不可不辯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懸俟舍丞相青然後頌揚長沙勲德卽以己之祖考承之此士行爲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武帝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闕乃云始於昭明誤讀命子詩則是宋書亦未寓目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此亦出宋書之文而闕又以嘗昭明曾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卽使傳有舛誤亦當先訾休文况傳本不誤乎其謬二也且使士行與淵明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勲德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爲靖節

千秋高士豈宜有此其謬三也問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詩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問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通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嘗以右司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既位爲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可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爲後儒之陋況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理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屬小功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似有罅隙可指今以晉書攷之士行雖以功名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人固其宜矣昭穆猶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詩有慨然寤歎念茲厥初之句其云昭穆既遠者隱痛家難而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爲同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問又云侃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地貫不同攷尋陽郡卽廬江所分南渡後移於江南土行生於郡未分之前淵明生於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之似異而仍同也頗延之作靖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辭云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藉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

此亦一證戊申八月讀靖節集竟因書於後

跋庾子山集

錢唐倪魯玉注庾開府集世稱詳贍然頗昧於地理子山爲洛州刺史在周武平齊以前其時洛州治上洛故滕王序有上洛童兒商山故老之語注以河南洛陽當之不知子山刺州之日洛陽尙屬後齊未入宇文版圖也哀江南賦鎮北之負譽矜前注家多以邵陵王綸當之子攷梁史當指鄱陽嗣王範而言範嘗爲鎮北將軍故有鎮北之稱邵陵則終於司空非鎮北也注乃以繪賞刺揚州揚在江北故云鎮北益穿鑿可笑梁之揚州今金陵也豈在江北乎

跋柳河東集

注柳集者南城童宗說新安張敦頤雲開潘緯不知何人合而刻之潘氏晉義成於乾道三年此本於敦字尙未缺筆當刊行於乾道淳熙之朝矣南府君廟碑泝城鑿穴之奇句蓋用潘安仁馬汧督誄而注家不知出處疑其用田單火牛事殊可笑也

跋李衛公集

右李衛公文集二十卷卽會昌一品集也別集十卷其前二卷雜賦也後二卷平泉山居艸木記也外集三卷

窮愁志也衛公撰述各自為名後人編集併而一之朱史藝文志既有別集十卷而又別出雜賦平泉艸木記二種蓋史家未見此書但循名列之而不悟其重複也宋志別有姑臧集五卷謂是翰苑所作今別集卷第三至第八詩文多外任遷謫所作絕無翰林制誥之文則姑臧集已失其傳矣唐書方鎮表貞元元年復置桂管經略招討使七年罷領招討使此後未見改經略為都防禦之文而鄭亞序會昌一品集題銜云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不云經略然則表有脫漏矣

跋溫飛卿詩

溫飛卿詩今盛行吳中顧俠君注蓋因山陰曾益注而增正之然尚多踏誤如醉後獨知殷甲子本用箕子事而注云紂以甲子日死豈非郢書燕說乎乘舟覓吏經輿縣用晉書桓彝事此非僻書而顧亦不能注甚矣注書之不易也

跋笠澤叢書

魯望松陵唱和詩作於咸通己丑庚寅閒此書則乾符己亥所作也唐史本傳云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攸宰相表攜以乾符元年十月拜相次年六月蔚亦入相五年五月攜罷九月蔚亦

罷六年十二月攜復相廣明元年十二月又罷魯望以拾遺召在二人當國之日必是乾符二年以後五年以前其卒亦當在此時矣今據叢書則乾符六年魯望尚無恙計敏夫唐詩紀事云卒於中和初中和改元又在己亥後二年蔚與攜皆已先死然則史所云殆未可信也

跋徐寅鈞礪文集

正字撰述見於崇文總目者賦五卷據龍集一卷今皆不傳此鈞礪文集十卷乃其後人可珍所編可珍未詳何時人其序稱延祐丁酉然延祐實無丁酉歲疑傳寫誤爾正字名它書多作寅此獨作寅未知其審唐人集傳於今者尠矣此雖闕其第五卷較之它本作二卷為善壬子十月從黃孝廉假讀因記於卷尾

跋東坡詩集

東坡詩出門便旋風吹即便旋與聯翩皆疊韻字注家引左傳注以旋為小使固可笑或引詩毛傳便捷之貌便捷一作便旋為證亦非也按廣疋釋訓篇便旋徘徊也張平子西京賦便旋閭闔薛綜注云盤桓便旋也盤與徘徊與徊皆聲之轉文異而義不殊王逸注楚辭云便旋中野立踟躕也與廣疋義亦同東坡之意蓋出于

此

跋北山小集

黃孝廉丕烈買得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紙印刷驗其紙背則乾道六年官司簿帳也其印記文可辨者曰湖州司理院新朱記曰湖州戶部贍軍酒庫記曰湖州監在城酒務朱記曰湖州司獄朱記曰烏程縣印曰歸安縣印曰監湖州都商稅務朱記意此集板刻於吳興官廨也古人公移案牘所用紙皆精妙仍可它用蘇子美監進奏院以鬻故紙公錢祀神得罪可見末世故紙未嘗輕棄今官文書紙率輒薄不耐久數年之後微爛蠹蝕不復可用矣北山詩文有風骨在南宋可稱鋒錚佼佼者此本紙墨古雅的是淳熙以前物讀之不忍釋手嘉慶丁巳冬日

跋孫尚書大全集

孫仲益以文章名世而宋史薄其人不為立傳唯藝文志載其所撰鴻慶集四十二卷予所見本題云南蘭陵孫尚書大全集凡七十卷係王文恪公所藏本後歸葉石君氏今為周漪塘明經所有仲益專主和議又汙張楚偽命讀其文於呂惠卿莫儻萬俟卨譽之不容口而毀李綱陳東李尤尤力幾於無是非之心者然其駢儷

之工自汪彥章而外未能或之先也仲益歷官本末不見於史今以文集參攷知以大觀四年登進士又七年再中詞學科歷校書郎宗正少卿監察御史出知廬密二州靖康元年自國子司業除侍御史尋出知和州召還試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建炎改元以徽猷閣待制知秀州言者劾其受僞官責授歸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二年起為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未幾召還除給事中遷吏部侍郎直學士院轉戶部尚書三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温州未行改知平江府尋落職紹興元年復除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二年坐盜用官錢貨死除名編管象州閏三年放還經郊赦復奉議郎二十六年上書自訟復左朝奉郎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改提舉南京鴻慶宮二十九年以敷文閣待制致仕乾道五年卒年八十有九

跋渭南文集

今法有凌遲之刑蓋始於元明而不知其名之所自攷宋史刑法志載真宗時內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請擒獲強盜至死者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然則宋初已有凌遲之名而當時未嘗用也後讀放翁奏狀有云伏覩律文罪雖甚重

不過處斬五季多故以常法為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
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
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謂
如支解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
必報以凌遲則盜賊有滅人之族擄人之冢墓者亦將
滅其族擄其冢墓以報之乎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
亦有以折之昔三代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背當時必
謂非肉刑杖背不足禁姦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
之而犯法者乃益稀少仁之為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
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增國家太平之福乃知
此刑昉于五代而南渡時固已用之矣

跋史彌寧友林乙藁

甲戌秋予在都門過金匱吳學士尊彝齋有宋藁友林
乙藁假歸手錄其副藏之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友林
詩藁二卷此編祇一卷疑尚有甲藁而今失其傳屬樊
榭所見亦祇有乙藁也彌寧字安卿越忠惠王浩弟源
之子由國子生歷知邵陽軍子嘗見史氏譜以為知秦
州史氏譜源字文翁彌寧字清叔以宗女渾仕至武功大夫太子右春坊閤門宜贊舍人除忠州團練使知秦州兼淮安提舉南渡時秦州不入版圖殆終於知秦州秦泰字形相涉而謫耳詩雖不多頗有佳句如雲鸞

著色四時畫石瀨有聲千古詩一毛不拔管城子冷眼
相看石丈人置之涪翁集中真能辨也集中有寄慥齋
弟詩慥齋名彌林亦能詩

跋澁水文集

元遺山撰閑閑老人墓志稱公詩文號澁水集前後三
十卷予所得本祇二十卷元光二年翰林學士楊雲翼
序之閑閑卒於壬辰歲而序成於癸未疑即遺山所稱
前集其後集十卷則世失其傳矣子家收藏石刻有乞
伏邨唐帝廟記鄧州宜聖廟碑蓋公和尚狀銘皆不見
於此集據遺山云公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于二氏者
不在也則蓋公之銘例當刊落其餘二篇或在後集十
卷之內乎

跋遺山集

廣韻二十一震部信字下云信姓魏信陵君無忌之後
又複姓有信都信平二氏信都氏與信氏源流各別元
裕之撰五翼都總領信公碑云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
子孫因以為氏北史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藝術著稱
誤合二氏為一矣北史本傳稱芳者十有一未嘗連都
字

跋雪樓集

程文憲公集子訪之二十年未獲歸田後始得之西吳

書佑舟中乃明洪武乙亥與嘒書堂刊行本亟購而藏之歐陽原功李好文序俱云四十五卷而此本乃卅卷蓋刊刻時併省其元第非有殘闕也文憲於至大皇慶閒再掌制誥高文大冊多出其手集中碑志諸文可裨益正史者甚夥如孟遠思史稱其子九人多至大官據公所撰碑實十一子而阿失帖木兒嘗以畏吾書授成宗武宗仁宗卒贈武都王諡忠簡尤宜補書於本傳也丞相忽魯不花丞相別不花平章烏伯都刺史皆無傳據公所撰制知忽魯不花嘗追封歸德王諡忠獻而別不花烏伯都刺之三代俱有封諡予嘗病元史於宰輔多不立傳欲博攷它書次第補之而衰疾健忘聊記一二以便檢尋

跋清容居士集

伯長以史學自負其上修三史事狀勤勤以搜訪遺書爲先可謂知本務矣顧其所觀列者皆東都九朝之遺事至於南渡七朝之紀載略不齒及豈有所忌諱而不欲盡言與厥後三史刊修伯長已不及見而其孫曠以家藏書數千卷上之史局哀集之功爲不虛矣伯長於史鄭諸族皆密戚故所作詩文從未一寓刺譏之意使

居總裁之任恐亦未能直筆也

跋漢泉漫藁

曹文貞公漢泉漫藁十卷據元史本傳似合詩文言之此本爲其子復亨所編僅詩九卷樂府一卷有張夢臣歐陽原功蘇伯修呂仲實序及吳閒閒後序附以曹克明撰神道碑王繼學撰畫像贊并祭文挽章甚備其爲完書無疑傳云有詩文十卷者蓋未足信傳又云子六人孫十人皆顯仕攷神道碑子震亨謙亨泰亨皆已前卒初未登顯仕而謙亨并未得官史之難信如此碑稱孫男八人而傳云十人或生於撰碑之後者

跋道園類稿

碑志之文近於史者也而其家持行狀乞文者未必通知舊章秉筆者承其譌而書之遂爲文章之玷虞伯生撰鮑君實墓志云從其家得宋藝祖賜其先世忠壯公君福鐵券文則因錢元璣之所請而賜也又云君福從元璣歸宋自以其國貢賦無盡焚其籍令有司別具中法以進按吳越納土者忠懿王俶非文穆王元璣也文穆薨於後晉天福中與宋遷不相及鐵券之說亦不可信矣又撰張宣敏公神道碑云歲戊戌因大帥河南忠武王阿朮以歸國朝攷阿朮卒于至元二十四年年

五十四則太宗戊戌之歲阿朮僅五歲耳何不致至此後讀元史察罕傳云歲戊戌授馬步軍都元帥率諸翼軍攻拔滌壽泗等州乃悟張子良本因察罕以降察罕亦封河南王諡忠宣後人誤以為阿朮伯生不察而書之元史子良傳又因伯生文而書之殊憤憤矣道固能古文而未究心史學故有此失

跋金華黃先生集

曩在都門從友人借讀黃文獻公集僅十卷係仙居張儉存禮所刻病其去取失當而附筆記誌狀於第七卷末尤乖刺不倫茲於吳門黃孝廉齋見元槧金華黃先生集不全本紙墨精善始快然莫逆於心也攷宋景濂撰公行狀述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此編排次自卷一至卷三十一初稿三續稿一至廿八雖無日損齋之名其為一書無疑但闕續稿十一至十八廿九至卅耳頁師泰序稱初藁臨川危素所編次續藁門人王生朱生所編次所云王宋二生卽子充景濂也而每卷首但列臨川危素名蓋太樸在元季負重名王宋皆後進不敢與抗行故也行狀云續藁三十卷今頁序作廿八卷蓋作偽者洗改痕迹宛然廿八必三十之譌并初續藁為三十三卷爾

跋倪雲林詩集

元鎮詩久散佚今所傳者荆溪蹇曦朝陽編集蹇序自言得之王梅西舊藏然亦出於後人摭拾多有贗作元鎮卒於洪武甲寅十一月年七十有四見於周南老所撰墓志然則至正乙未元鎮已五十有五矣而集中乃有乙未歲余年適五十感昔人知非之言漫賦長句此豈可信耶董文敏家藏元鎮絹本山水後題庚戌歲子年六十五蓋作偽者因此詩而傳會成之

跋陶學士集

明太祖初與奉龍鳳正朔枝山野記載太祖伐張士誠楊文云龍鳳十二年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王元美詔令攷載太祖與魏國公徐達書龍鳳十年至十二年凡十有七道前二道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餘但稱吳王令旨實錄與正史俱隱而不書茲讀陶主敬集首載龍鳳四年十月江南行中書省劄付一通至正之十八年也又載龍鳳十年二月及十二月吳王令旨各一通其文皆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此則至正之二十四年也太祖之稱吳王蓋林兒命之故書皇帝頂格書吳王空一格史稱諸將推奉為王亦非其實也及林兒既亡始有吳元年之稱亦可見太祖之不忍顯背偽宋矣

跋江雨軒集

崑山葉文莊公藏書之富甲於海內服官數十年未嘗一日輟書雖持節邊徼必攜鈔胥自隨每鈔一書成輒用官印識於卷端其風流好事如此今惟棗竹堂書目尙有鈔本流傳而堂中圖籍散爲雲煙久矣予所藏江雨軒集卷首有巡撫宣府關防卷末有公裔孫奕苞小印知爲棗竹堂鈔本雖字畫潦草却是三百年前舊物可寶也偶氏不載於姓譜武孟自署義易蓋其郡望亦未詳其得姓之始武孟生于元季明洪武中舉秀才累官荊門州吏目卒於永樂庚子壽至八十有二官雖不達而足跡幾徧天下晚年以目微眇自號瞎牛翁陸象孫選太倉文略以武孟詩爲首焉

跋鮑翁家藏集

鮑翁年六十九時讀東坡行年三十九勞生已強半之句賦詩寄懷其序云蘇公年止六十五而白公七十六予今適介其閒以予攷之白公生於大歷七年壬子卒於會昌六年丙寅實七十五歲蘇公生於景祐三年丙子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實六十六歲吳蓋一時記憶之誤

跋弇州四部稿

第四十卷庚午元日日食詩云甲寅元日兩不食庚午正元食稍微甲寅者嘉靖三十三年也庚午者隆慶四年也攷之史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戊寅朔日食雨不見而次年元正無日食事初疑元美述其所見似不應誤試以大統術推算嘉靖癸丑正月戊寅朔入交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七十七分有奇正入食限而甲寅正月壬寅朔入交二日四千八百二十一分有奇則已逾食限矣元美以一代文獻自命不應差誤乃爾蓋文人自矜疆記失於檢照往往有此病

跋弇州山人續稿

元美以萬歷癸酉任湖廣按察使其歲七月望與守巡諸公同游赤壁見於本集歲月分明而跋東坡定惠院海棠詩乃云余以壬戌七月望登赤壁何其誤邪且嘉靖壬戌公方以家難銜恤里門安有遠游三楚之事此必校書人妄改恐有執此訾議公者聊復辨之

又

予讀明史職官志稱自宏治六年內宴大學士邱濬以禮部尙書居吏部尙書王恕之上其後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在六部上矣而少詹事以下入閣其班位無明文據元美所撰呂文安公傳公以少詹事兼翰林學

士入閣廷試賜宴禮部分宜擬公坐三品上特命次尚書蓋異數也學士向列四品京卿上今班次尚書則視二品矣故以為異數此談典故者所當知也

跋徐氏海隅集

明三百年吾鄉先達官至二品者惟龔徐兩尚書龔以侍郎致仕加銜初未履任名列七卿表者獨徐公一人爾自成化周洪謨後宗伯一席非翰林不得預公獨起家郎君不由詞林尤為希曠之遇王元美與公書謂破格登賢為國家第一盛典鄉邦第一盛事者也世俗皆公更名結婚兩事更名本末公集中自記甚詳若申文定公與公同郡閩部相去一間門戶相當豈有繫援之嫌文定既登首授公即致仕里居終文定秉樞之日公未嘗再起授之形迹亦無可議明季愛憎之口大率如斯不足信也因讀公集輒為辨之

跋歸太僕集

震川為唐虔伯志墓其銘詞有云日月光曜天曜星同益用漢書天曜而見景星之文孟康以為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也校震川集者謂星同二字不可解斷以為誤文星同者三星同色也何不可解之有殆未曾讀漢

書矣元功之不學如此宜其見嗤于鈍翁也

跋方望溪文

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臨川李巨來輕之望溪嘗搗所作曾祖墓銘示李纔閱一行即還之望溪悲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李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栢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為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護前如此金壇王若霖嘗言靈臬以古文為時文以時文為古文論者以為族中望溪之病偶讀望溪文因記所聞于前輩者

跋元詩前後集

元詩前集六卷野江傳習說卿采集儒學學正廬陵孫存吾如山編類後集六卷亦存吾編類前集有虞伯生序後集有謝升卿序卷首皆題奎章學士虞集伯生校選蓋江西書肆人所為假道園名以傳序文淺陋亦未必出道園手也刻成于後至元二年總目之後又有本堂今求名公詩篇隨得即刊四方吟壇多友倘有佳章母惜附示李氏建安書堂謹咨云云小人嗜利欲其擇之精難矣然近世博雅收藏之家皆未見此書予於京師琉璃廠書市以二百錢得之戲謂家人曰此宋人之

泚泚統惡知其不直千金也

跋太倉文略

乙巳春予主婁東講席訪求鄉先生遺文從顧秀才懷祖假得太倉文略四卷始偶桓訖龔存憲凡廿一人爲詩百七十一篇雜文四十一篇蓋明嘉靖中州人陸之袞象孫所撰而王夢祥奇徵所刊其凡例云世俗校選不論語意工拙惟取事關風化及剽竊理學緒餘承謬踵陋爲文章之蠹今但擇其詞理兼至藻實相副者此可見其甄錄之不苟矣此書流傳頗少故史家志藝文未之及象孫浙江參政容之孫奇徵則文肅公錫爵之父也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一

門人袁廷禱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一

題跋六

跋宋拓鐘鼎款識

嘉定錢大昕

乾隆乙卯嘉平月吳門蔣春皋攜此冊相示古色古香允爲希世之寶竹垞前輩攷之悉矣李心傳繫年要錄紹興十五年七月右宣義郎幹辦行在糧料院畢良史知盱眙軍良史入辭詔加直秘閣其時秦會之當國良史納古器於伯陽必其時矣此冊當是王厚之順伯所彙次順伯好金石精於賞鑒與番陽三洪善所著復齋碑錄最爲容齋所稱冊內有洪邃字景裴者當是容齋昆弟行也自方城范氏鐘以下兩葉無順伯私印且雷鐘已見前幅不應複出疑松雪翁增入非順伯之舊矣予嘗見松雪篆書大道歌石刻筆法與冊首四篆字相似倦圃定爲文敏手迹可謂先得吾心也

跋石鼓文宋拓本

石鼓文今國學搨本厘二百五十四字卽元潘迪作音訓時亦止三百八十六字獨四明范氏藏本得字四百有三又有向傳師跋其爲北宋搨本無疑此希世之寶較之天球赤刀尙勝一籌勿以尋常紙墨視之

跋元儒婁先生碑

婁先生碑見趙靈均臨本於錢唐黃小松鄧丞許今見此本真優孟之與孫叔敖矣周公諡法未有元儒之日漢人私諡各出新意不必求合於古如陳太邱之文範範亦非古諡也自婁君有此諡繼之者法真郭荷之元德索襲之元居宋織之元虛悉數之不能盡矣字書無楷字當與荅同說文荅小未也

跋西嶽華山碑

吾友黃君星槎示予西嶽華山碑拓本文字精好以洪丞相隸釋校之亡者厘九十七字殘闕者又數字初為關中東華商所藏後歸之郭允伯又歸之王山史趙子函顧亭林所見皆即此本也不知何時轉入新安故家星槎官于歛得而有之公車北上往來三千里常置行篋中客請以重價易之笑而不應也華嶽漢碑著于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錄者凡四惟此碑後亡然自明嘉靖地震以後拓本之存于世者已與赤刀天球共珍冊尾

有山史手書屬其子非承我命不得令人輕為題跋今距山史又百有年其寶愛更當何如碑云周鑿于二代今本論語作監云酌祭之福今本周易作翰文味而音義同漢人傳經授受各別不皆同文也

跋王稚子闕

王稚子闕二在今成都之新都縣即漢郫縣也今失其下半較洪文惠所錄少十餘字稚子嘗為溫令溫屬河內郡此刻稱河內縣令不云溫令趙氏以為史誤文惠駁之謂河內是郡名無令碑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為尊謂河內之縣令爾即溫也然予嘗疑之漢時令長結銜皆無縣字猶太守不繫郡也廣漢綿竹令王君闕趙氏亦讀為廣漢縣令文惠始證其誤此河內下一字漫漶難辨其釋為縣者亦沿趙之讀謂系反居左爾攷禮玉藻一命緼鞞幽衡緼讀如溫而緼藉字亦有作溫者是溫緼二文古人固通用矣竊疑河內下一字本是緼字緼令即溫令猶曲紅長即曲江長也曲紅見周府君碑緼字隸作緼而趙誤讀為緼亦如讀絲竹之絲為縣也若稱溫令為河內縣令恐無此例惜乎石刻漫漶未得其真又不得起文惠於九京而質所疑耳酌泉主人嗜古博洽其必有以教我

跋太室石闕銘

此銘始著錄於顧氏金石文字記顧所見僅十三行較之北本未及其半雖後幅曼忠難讀然以亭林未盡見者而吾輩得縱觀焉謂非翰墨有緣耶丁巳七月七日

觀於楓橋袁氏之五硯樓

跋高陽王湜墓志

北齊高陽康穆王湜墓志向來金石家皆未著錄震澤任文田以榻本見示證之史傳事迹多合其薨之月日據齊書本紀在正月癸亥而石刻乃是二月六日戊子當以石刻為正王字須達贈都督冀定瀛汾晉雲顯青齊兗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皆史傳所不載百葉史殘闕神武諸子傳已亡後人取北史補之故事多不備此刻出於當時可裨史家之遺至如湜作湜謚作謚翰作翰貳作貳皆魏齊間俗字而渤海字作郭却合說文古書脩循二字多通用故此刻稱楊脩為楊循

跋阿彌陀像文

此唐宣義郎周遠志等造阿彌陀石像記也唐高宗肅宗俱嘗以上元紀年此記有奉為天皇天后之文則在高宗朝無疑其書后為右左氏傳后庸即舌庸之譌蓋二字易相混爾

跋祠部員外郎裴道安墓誌

唐朝議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銘族叔禮部員外郎肅撰兼書裴君諱稹禮部尚書行儉之孫贈太師先庭之子新唐書附見其父傳其字道安則史所不

載也行儉祖定高見於舊唐書本傳及新書宰相世系表而隋書裴仁基傳作定此碑正與隋書同或疑當有一誤予攷北史周宣帝不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因悟定高本二名及仕周天元時乃單稱定碑與史俱非有誤也行儉本仁基之子新舊傳與此碑竝同而世系表乃繫於思諒之下誤矣史稱光庭之卒也太常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勵之誼諡曰克平舊書諡曰克時以為希蕭嵩意帝聞特賜諡曰忠獻據此碑知由道安立訴于朝故得改諡也碑為族叔肅所撰而亦稱為君蓋碑誌之例宜爾不論親屬之輩行也

跋荊州法曹參軍趙思廉墓誌

此趙府君墓誌石本趙字雖漫漶猶隱隱可辨且其文云其先秦之祖同源分流實掌天駟而銘詞有宜孟之忠一語其為趙姓無疑或題為姚思廉者非也其稱亳州總管者亳州之譌而陸安郡亦未見於隋書是可疑爾

跋元靖先生李君碑

魯公書元靖先生碑與殷君夫人及家廟碑同一筆意皆晚年書之最善者世人愛千福寺碑不惜多金購之

此季成所見善者機爾碑石已糜碎此本為江都汪容甫所藏獨完好蓋南宋後搨本經紹興丁巳風折之後屢損三十許字耳碑中門人人字誤寫中字遺名子字誤寫韋字韋渠牟韋字誤寫渠字接字誤寫宋字皆即其誤改之舍光父孝威私諡貞隱先生見張從申碑此作正隱者魯公避其家諱也說文正足也古文以為詩大正字即大雅也亦以為足字或曰胥字唐宋以來誤作絹匹之匹此碑賜絹二百匹亦用正字蓋俗札相沿久矣其書遊藝字作藝亦它碑所未有

跋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王公神道碑

魏州刺史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子所見者裝翦之本文理斷續難以尋曉其敘王之自出則云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立崩赤當嗣為桓廢而立用赤為大夫其後奔晉代為并州牧凡王氏無非赤之後而譏太原琅邪譜祖子晉之妄似矣然春秋秦漢之際安有并州牧之稱而所謂晉司空者名卓封猗氏侯史竝未見其人則亦無稽之談轉不若琅邪譜之遠有代序矣書法類顏平原或題為魯公書未審所據

跋太常丞溫信碑

溫府君名信黎國公大雅之元孫也唐制位三品者父

祖得刻石神道文宗朝信之子造以檢校戶部尚書充河陽三城節度使故牛僧孺為製此碑而裴潯書之碑失其下截不得建立年月攷僧孺自平章事出鎮淮南在大和六年十二月是碑之立當在七年以後矣唐書宰相世系表溫氏出自姬姓唐叔虞之後以公族封河內溫因以命氏碑云溫裔顛項為己姓按春秋僖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溫子即蘇子也有蘇氏為己姓則溫出己姓為可據碑敘述先世處殘缺不可讀其云范陽令晉冲者當是信之王父此亦可以補世系表之闕也歐陽公謂溫彥博兄弟三人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為不可曉洪景伯據創業起居注謂昆弟皆以彥為名大雅名犯孝敬皇帝諱故改稱字今讀此銘云先生之先在世多才曰博宏將三英彥聯亦足徵昆弟三人同名彥也

跋尊勝陀羅尼經

此義成軍節度押衙田任等為節度使尙書西平公所立以史攷之西平公者段疑也疑以大和四年之鎮至建幢之歲已及五稔故有五載之語幢當在今滑縣黃玉圃撰中州金石攷獨遺之何也

跋錢本帥

此好事者所爲託之燕公卽樊厚荔非彬亦恐子虛亡是之流然其言足以醒世書法亦非宋以後人所能辦也偶憶宋人小說稱盧懷慎暴死復蘇歎云冥司有三十爐日夜爲張說鑄橫財我無一焉然則燕公亦未免宋之非理矣抑有慕乎入不妨已之智而試爲之歟聊述之以供好事者一哂

跋吳尋陽長公主墓誌

李子書田示予吳尋陽長公主墓誌閭縣丞危德興撰文字完好蓋楊行密之長女適彭城劉氏誌不言劉之名字其歷任可見者由洪州副車卽別駕遷撫州刺史又移舒州刺史其官則太僕卿檢校尚書左僕射也行密父名怵與夫同音誌中夫字皆缺末筆其稱銀青光祿大卿亦避諱改夫爲卿也容齋三筆載鄂州興唐寺鐘題識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鑄勒官階姓名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大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陳知新一曰銀青光祿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楊琮又鄱陽浮洲寺有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三年鐘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正與此同劉爲主婿而不稱駙馬都尉當亦以避諱故爾誌於唐諸帝諱皆不回避獨民字缺末

筆未知其審攷行密本名行隱或以偏旁从民故爲減筆若云爲唐文皇諱則文中世字初不避也

跋高陽許氏夫人墓誌

錢塘何君夢華過吳門出此誌銘見示首題吳越國中吳府吳字稍曼患其誌文云遷厝于府城西長洲縣武邱鄉大來里攷吳越以蘇州爲中吳軍節度史未見中吳府之名予嘗讀嘉禾志載朱府君碑亦吳越時物文之績致桑梓在開元府海鹽縣是秀州嘗稱開元府而史亦未之及蓋吳越有國時於所屬州私立府名未嘗請命中朝及納土以後諱而不言史家無從采錄也

跋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

右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乾隆甲寅六月敬觀於公裔孫芝巖編修齋前爲學士院制詞次門下錄黃次尚書奉行前後鈐用尚書吏部之印數十處蓋告出於吏部也其云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者呂微仲也給事中臨者顧子敦也尚書左丞摯者劉莘老也尚書右丞存者王正仲也吏部尚書頌者蘇子容也吏部侍郎覺者孫莘老也次雲不見於宋史以李仁甫長編攷之蓋吏部郎中彭次雲也是時忠宣公由西府進登右相寄祿官自中大夫轉太中封自高平縣伯轉郡侯食邑食實

封遞有增加惟勲至上柱國更無可加故制詞有餘如故之語凡章服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未及品而任要職者則有賜中大夫正五品太中大夫從四品皆非三品而此制前銜稱賜紫金魚袋及拜相告身即無賜紫之文者元豐新制太中大夫以上即得服紫故也告中食邑食實封戶數與制詞異者併初封之戶計之唐時食實封者皆依戶數給緋帛故結銜用壹貳參肆字以防詐偽宋則實封亦無別給但沿唐故事聊示區別耳自元祐戊辰迄今七百六十有七年而絹素完善朱印如新豈非忠孝淳厚之報神物所護持哉此制見於東坡內制集同時除呂申公汲公皆東坡行詞而任希夷跋以為文定攷子由入翰林在元祐四年六月而忠宣大拜乃在前一年其非文定詞明甚細驗任跋定字亦有洗改之迹當是紙墨刑敝後人以意補足希夷南宋人不應有誤也

跋東坡書醉翁亭記

東坡醉翁亭記豪縱不類平日所作或疑是涪翁不知涪翁書正從老坡出也公嘗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郎論書奚獨不然善相馬者妙在牝牡驪黃之外否則圍人廐吏優為之矣據王字泰跋則明時已有真贋

二本新鄭所藏係贋本却有松雪諸人跋而此無之以真跋輔贋本亦骨董家作偽之長技然珠在而積去庸何傷此卷益鬱岡齋之物後歸于潤甫予以贈古琅范氏范又贈華山王玉質而毘陵謝氏得之今為竹初丈所有丁未六月觀於鄞署之餐柏齋

跋黃山谷書范滂傳

山谷老人請居宜州為余氏二子書范孟博傳真迹後歸趙忠定公忠定之子崇憲以嘉定壬申知江州模刻於郡齋石久無存乾隆乙巳六月偶於四明范氏稻香樓見此搨本紙墨工妙而文多闕落蔚宗傳凡一千一百卅字今失去二百六十二字樓宣獻詩跋亦殘闕不完攷攻媿集有此詩而無此跋蓋樓公初見余氏摹本賦此長句在奉祠里居時及嘉定改元臘月崇憲出示真跡宣獻已登樞府公事少暇但書舊作不復賦詩也忠定居饒之餘干而崇憲自題開封者南渡後宗子雖散處江南仍領於宗正司子所見題名石刻或稱祥符或稱浚儀或稱開封以寓不忘故都之思非與史有抵牾也莪亭秀才精於攷據并書以質之

跋鳳墅法帖

鳳墅法帖者南宋曾宏父所刻正帖二十卷續帖二十

卷皆宋人書云鳳墅者鑄于廬陵郡之鳳山別墅故也子所得僅兩卷一爲南渡名相帖一爲南渡執政帖宏父之父三復起家進士光寧之間嘗官臺諫轉太常少卿攝禮部尚書充賀金國正旦使以刑部侍郎致仕宋史雖爲立傳而不載奉使事宏父每稱先少師其爲贈官與否史亦未之詳也卷中所載皆諸公書翰而與其父少師往還之帖居其大半古人書問不輕假手門客行草大小疎密不拘要皆秀逸可愛宏父未冠失所怙然藏弄手澤久而不忘亦徵名臣之有後矣

又

鄭忠穆與六十七兄提幹博士帖有云我當此艱危身任言責不敢愛死竭力向前頗亦有濟其事非一自謂無愧古人不負父兄之訓以此太后褒譽不已親除在樞府供職兩日矣荷祖宗之靈積慶流光假此以彰耳然時方艱危負責益重身既許國亦不能他顧遣二子歸乃畱種也行一不義以偷生數必不爲若得兵戈稍息獲保首領以歸盡于牖下蓋出望外也宏父跋云公嘗作杜鵑詩遣謝嚮閒道往約呂忠穆張忠獻二公云杜鵑飛飛無定棲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晝夜啼安得百鳥挾以歸此帖蓋公遣詩時託子家問也忠穆

當苗劉之變正色立朝遣子一帖于載有生氣子友程舍人晉芳方撰次南宋事略于故表而出之俾舍人補書于數傳云其易名忠穆亦史所未及也

又

鳳墅帖廿卷予所藏南渡名相執政二帖於第爲十三十四益都李南澗嘗釋其文刻之粵東矣初意世間流傳當不止此乃三十年來徧訪故家藏帖者皆莫能舉其名癸丑仲冬澤州晉燕亭訪于吳門篋中出米帖甘露寺多景樓二詩附以小米二札則鳳墅帖之第十二也與寒家所藏紙墨行款無一不同蓋卽一部分散者幸而爲燕亭所得而予獲見之真翰墨之奇緣矣留子齋旬日摩挲老眼狂喜不寐爰鈔其文補入南澗所刻釋文之首此外卡有七卷及續帖畫帖未識天壤之大尙有留傳否人苦不知足卽雲煙過眼輒增得隴望蜀之想知爲達觀者所竊哂耳

跋朱文公帖

右朱文公游畫寒亭詩廿六韻後題乾道七年三月朔後二日以本傳攷之蓋丁太夫人憂甫免喪時也公時年四十有二已有所恨老無奇之句歐陽公四十稱醉翁作記云蒼顏白髮類乎其中與公語正相類古君子

恐修名之立與俗士之嘆老嗟卑者迹同而心異也
公初以監獄廟家居孝宗初政應詔上封事至是恰十
年矣故云十年落塵土也世傳公書學曹孟德此帖筆
意在東坡山谷之間骨力險勁精采奕奕良可愛玩

跋薛氏義瑞堂帖

薛辰刻義瑞堂帖其石後歸天一閣范氏今亦殘闕不
完丁未四月予在四明訪張芑堂寓齋因見此帖其卷
首載史丞相浩與薛朋龜一劄子一見決爲屢作芑堂
問何以知之予曰此劄後題少保右丞相衛國公史浩
攷直翁於孝宗朝再入政府其初八相在隆興元年其
時官名不稱丞相此稱右丞相必在淳熙五年矣而朋
龜以政和八年登進士相距六十載豈得尚無恙乎其
後又有吳艸廬一跋云史專權固位而薛欲劾之故報
以歸田之期此尤可笑史初入相五閱月而去位再入
相未踰年而去位當時未聞有議其固位者文正生於
宋季豈不知本朝掌故其爲僞托無疑也歸檢樓大防
攻媿集稱吾鄉舊有五老會王公珩蔣公璿顧公文薛
公朋龜汪公思溫俱年七十餘宦游略相上下王薛二
公下世參政王公次翁寓居始議爲八老會然則朋龜
之歿在次翁之前也次翁卒於紹興十九年其時朋龜

已先卒豈能及見直翁之入相此必薛氏後人妄作讀
樓氏文益徵予言之不虛喜而識之并以告芑堂云

跋方正學溪喻草葉摹本

正學先生風節似常山平原昆弟此帖縱逸如意不減
爭坐位葉草溪所摹固已得其神似矣子獨愛其論人
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莫難於不得其源三語
真有得手聖賢教人自爲之心法也夫儒之爲世詬病
者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一旦臨難茫然失其所守
向所講求性命如小兒學舌盲人說書耳惡觀所爲本
原哉讀溪喻而知先生之學之源正以未嘗自高而所
得益漢也世徒見其舍生取義浩然與日星河嶽爭光
而不知至大至剛之氣直養無害如水之有源自在流
出非有所矯強憤激而爲之斯爲聖賢素位之學與俟
士武夫慷慨於一時者氣象大不侔矣

跋王濟之墨蹟

右王文恪公爲陸隱翁仲夏作壽序仲夏故奇士此序
筆力奇縱不可方物足以傳其人真迹舊藏陸氏題識
甚衆百年後子姓不能守轉入它氏今爲文恪裔孫秉
直上舍所得先世手澤一朝入手誠爲快事爰裝而新
之伏梁閣檻藏弄惟謹勿以缸面酒飲人致有豪奪之

忠也

跋竹園壽集卷

竹園壽集圖予向讀鮑翁家藏集心識之比來甫東屠君法田出以見示前後序詩俱完好圖則失其十之三矣卷中主賓唱酬凡十人皆當時名公卿文采風流照暎千古其時各家俱藏一本獨襄惠之後閱三百年猶能世守足徵其子孫之多賢也秀水朱氏詩綜于有明一代詩家搜採最博乃自吳文定閉莊懿二公外俱未搜羅隻字竹垞足跡未到四明無由覩茲真跡但鮑翁集具載此事亦未採入詩話則難免挂漏之譏矣

跋吳匏庵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明弘治癸亥宣聖六十二代孫知德承詔襲公爵入觀東還館閣之士洛陽劉健希賢餘姚謝遷子喬南昌張元楨廷祥廣陽劉機世○仁和江瀾文瀾沂水武衛廷修河東張芮○○新都楊廷和介夫陳留劉忠司直東川劉春仁仲關西楊時暢知休南宮白鉞秉惠清平張天瑞天祥京口靳貴充道三江毛澄憲清清漳張深仲湜睢陽朱希周懋忠清苑傅珪邦瑜湘源蔣冕敬之南海倫文敘伯疇淮陽陳瀾○南城南城羅玘景鳴吉水徐穆舜和長洲沈燾夏德永嘉王瓚思獻句吳陳霽子雨

括蒼葉德宗本四明豐熙原學襄垣劉龍舜卿餘姚孫清直卿濮陽李廷相夢弼古鄆王九思敬夫西蜀劉瑞德符括蒼潘辰時用富春夏寶口○汾陽劉訓邦問凡三十六人各賦詩贈行而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吳文定公憲為之序墨迹藏曲阜孔氏迄今二百有餘年矣莊谷戶部出以見示想見一時館閣文物之盛科目得人其效如此匏庵書法具體大蘇此序楷書兼香乃在歐柳之間要非退筆如山未易到也

跋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簡

忠愍手書距今二百四十年生氣奕奕紙上所謂日星河嶽之光在在處處皆有神物護持者札中有兩十八日抱經先生謂一在正月一在二月以予攷之前十八日當在壬子十二月後十八日則在癸丑正月也攷明史世宗紀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戊寅朔日食是歲歲在癸丑凡日月食禮部先期行知各官救護故公於途次預為奏稿擬於日食之次日投進屆期知題目不合乃別作疏直攻分宜十大罪於正月十八日投進距到任才而月耳與本傳抵任甫一月之文正相合也彭君山跋謂端簡時已卿光祿攷端簡本傳但云稍遷太僕丞歷南京太常卿據此跋知由南光祿卿轉太常矣太僕

丞歷六品不得徑遷三品卿其間必尚有更歷之職史文從省皆略而不言耳

跋楊忠愍公壽徐少湖先生序稿

楊忠愍公舉鄉試後詣國子監卒業時徐文貞公爲祭酒亟賞之故有師弟子之稱此序云黃閣元老黑頭相公當在文貞杖卜以後攷文貞以嘉靖三十一年八月間年已五十有九此序或因六十生辰而作則是年正月公已廷杖下獄禍且不測乃能置生死於度外纒纒千言理直氣壯古所稱真鐵漢者唯公足以當之其云人知壽於目前者爲壽而不知壽於身後者斯壽之永旨哉言乎公畢命西市年止四十而正氣常留與天地無極視八秩肩輿入直而爲人唾罵者其壽之修短何如也身後之壽公固有以自信而讀其文者猶凜然廉頑而立懦公眞百世之師哉

跋袁氏清芬世守冊

吳門袁氏向有汝南世澤冊汪堯峯先生所題予與又愷交屢得寓目詫爲至寶而又愷意猶未足今春復萃其近年所得先世墨迹并昔賢投贈詩札裝演成冊而屬子題之展讀再四歎其家世文采風流之盛而又愷誦芬詠烈之意尤不可及也昔王方慶以所藏十世從

祖義之等二十八人書進御所稱萬歲通天帖也古人家風雍穆於上世遺跡慎重而保護之此卽孝友之見竊今簪纓華胄祖父間有謬述任其覆瓿糊壁而不之惜欲其後勿棄基難矣讀此冊可以追古賢而媿薄俗因爲識其簡末

跋袁行臺父子家書

行臺先生七歲能詩早登詞館忤永嘉相改官比部及提學粵西長揖督府大著風采年甫四十遄疾致仕子晉望亦以文章趾美兩世提學鄉黨傳爲盛事今讀其家書二通觀縷家事細碎曲折無一不可對人言者而廉介忠厚遂初知止之意溢於言表非徒袁之後人當奉爲世守亦徵吾吳先達風尚之美令人歎慕不置云

跋王雅宜書洛神賦杜陵內史補圖

王大令洛神賦今塵存十三行書家奉爲圭臬趙魏公書此賦雖有石本而真迹不傳雅宜山人書有晉法茲卷用退筆蒼勁朴老無懈可擊尤爲稱意之作杜陵內史濡染家學寫洛神飄忽若神一埽脂粉之態眞女中伯時也行臺袁氏世弄此卷深轉數姓爲小松郡丞所得今輟贈詩階楚弓復還當爲吳中嘉話而小松之通懷敦交亦可傳已

跋袁氏先世石刻五種

汝南六俊惟胥臺先生名在明史文苑傳而謝湖先生撰述載八藝文志者尤多風流儒雅百世下聞風猶欣慕焉此石刻五種皆謝湖先生摹勒石已無存而吳文定祝京兆沈石田三公墨蹟尙在其裔孫又愷所可謂希世之寶矣表誌二通墨蹟久經散失獨有此拓本又愷手裝成冊屬予題識攷衡山待詔生於成化庚寅至嘉靖辛亥年八十有二矣而小楷精審乃爾謝湖書此表時年亦七十有四而圓勁藏鋒視中年書益收斂精神更完固斯所稱老斲輪手耶黃佐字才伯廣東香山人秦泉其自號名亦列文苑傳王廷字子正嘗知蘇州府時人比之趙清獻皆一時偉人也謝湖雖栖遲不仕而文章氣誼爲世推重四方鉅人長德樂與定交屣履造門恒無虛日讀此冊可略見其槩矣

跋文壽承休承書

衡山父子三人俱工書畫當時比之鷗波趙氏衡山祿位遠不逮承旨而翰墨之妙幾相頡頏三橋昆弟則勝於仲穆仲光多矣承旨有嘉耦而文家亦有才女端容可與仲姬媲美教之後有湛持昌大其門而趙無聞焉天於文氏何厚也丙午春偶過聽松山人齋出示此本

及端容水墨花鳥冊喜而題此

跋錢功父書後赤壁賦

叔寶書畫得法于文待詔功父承其家學亦入能品此所書後赤壁賦奇逸生動殊有玉局仙人風今人作書日趨圓熟有閒架而無氣韻宜乎好之者鮮也昨爲王鶴谿題叔寶紀行圖今題功父此卷懸壻室中虹氣貫月當移于吾嚶矣輒思豪奪呼爲吾家物何如

跋王荆石札

右王文肅公十札瞿堦鏡濤所藏皆公致政里居日與當事者以公年譜及張受先太倉志題名參攷當是與州牧南昌丁建白者建白居官有循聲而公手札詞意謙抑未嘗以私相干足爲大臣居鄉之法元爵崇爵皆公叔父少荆之子元爵後以齋公謝恩疏入都授中書舍人公之厚於羣從如此筆法嚴整乃其餘事爾

跋黃陶庵札

黃忠節公文章節義彪炳兩閒字畫亦得顏魯公三昧此四十幅皆與子翼往還小牘雖信手揮灑全不經意而交誼之真摯居家之儉約取子之不苟皆可得諸語言文字之外公生平不妄交侯銀臺集中亦屢見子翼名知其入必端士也予璿瞿生安棧好藏前賢手跡購

得此本重裝而新之屬子識其歲月

跋張晉江札

晉江張閣老瑞圖早年書法與董思白邢子愿米友石齊名其後以書魏璫生祠碑致位公輔名列逆案筆墨遂不為世所珍此帖不題姓名或標為倪忠節鴻寶子壻瞿鏡濤得之定為晉江書予審味良然蓋罷政家居獲譴之後與山東巡按者所述當時閑事不無文飾然史家於書碑之外未聞別有指撻雖比匪之傷百喙難解遂加以逆名不已甚乎淳化帖有王處仲桓元子書曾氏鳳墅帖亦收蔡元長秦會之蓋一藝之工不可以人廢况晉江離觀守位非有蔡秦專權誤國之跡後之評書者當賞其神駿勿以其素行而訾及翰墨也

跋渤海藏真帖

趙松雪千字文後有元復初一跋予一見洪為展作復初卒于至治二年此題云至正八年距復初之卒已廿有八年矣

跋僧明淨書心經及法華經序

鶴谿主人於搏換家得廢絹一束眎之則明人書心經及法華經序也世俗造佛像成虛其中以雜寶或寫經呪實之以當五藏六府不爾則像不靈浮屠以是誑人

金錢云爾像在雲間之闕若庵不審今尚存否此卷吾邑人所施書之者又吾邑人也閱百有六十年復流轉至吾邑而為鶴谿所得似有前定之緣非偶然者邑有伏虎神祠舊矣王常宗神絃曲四章伏虎居其一其祠故在邑廨西不數十步今移于孩兒橋之東北實知縣王李二侯祠也祠之左舊為公館元時平江十字路萬戶郝天麟嘗建分府于此天麟治軍撫民頗著惠政黃文獻公為作碑記者也公館久為居民所占而二侯祠邑人亦鮮知者予嘗過祠旁賣燈者之舍則黃碑嵌壁閒宛然無恙旁倚窻突掩其大半想久而滅其跡欲募十夫移碑置祠中而未果也因牽連書于後歲戊戌正月六日丁卯

後二歲邑令姚君學甲以予言移黃碑置伏虎祠碑

下半已斷

跋陳文貞公詩卷

澤州相國以文章經濟潤色鴻業我朝之周益公

也其翰墨世不多見丁酉秋於申浦黃氏齋得見此卷

詞翰雙美倘仿鳳墅之例列入名相帖中奚謝古人哉

跋江退谷手書瘞鶴銘致艸葉

退谷先生瘞鶴銘致板行已久此乃其手書初裝信筆

數千言絕不求工而楮墨閒極生動變化之趣自黃伯思定此銘爲陶貞白書後世罕有異論張力臣獨證以爲顧道翁書朱錫鬯復舉道翁集中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以實之然它日題王副使焦山別銘圖有云審視要非唐後勒昔年曾與張弼論則朱亦未嘗堅持其說也卷中采力臣說最備獨不取其證爲道翁者既博而精吾無間然矣

跋汪退谷手書戶部呈稿康熙五十二年九月

肇昌府岷州同知元朝任內抵補虧欠事時退谷以左中允在京候補

蔗畦主人得汪退谷先生手書戶部呈藁于其家敗篋中命工裝而弄之讀者想見

先朝體恤臣下俾得自言其情雖事涉錢穀數累萬千未嘗一以操切行之而官物亦不至有失陷之患寬仁之政度越千古後之人勿以尋常案牘視之哉

跋袁氏貞節堂卷

袁子廷構承節母之誨讀書敦品克自樹立陟岷之慕久而不忘既繪竹柏樓居圖乞名公題詠裝成兩卷茲復以誌銘傳贊諸文次於遺象之後而以翁閣學所書貞節堂三字顏於幀首太孺人之貞心廷構之孝行不獨汝南一門流芳亦三吳盛事也予嘗見宋槧列女傳

以顧愷之圖象與向書相附而行而武梁祠石室亦刻梁節姑姊京師節女諸象漢史載金日磾母圖象甘泉宮則圖象自漢有之與禮家愛存慈著之義固相脗合明初錫山華氏春草貞節兩卷皆名流翰墨朱性甫鐵網珊瑚具錄其文廷構之行詎視華氏有過之而卷中詞翰亦不減前哲後有續性甫之書者亦將有取於斯矣夫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二

門人袁廷構校字

嘉定錢大昕



師書

曰者足下枉過僕僕以事他出未得見頃過某舍人云足下欲以僕為師僕弗敢聞也蓋師道之廢久矣古之所謂師者曰經師曰人師今之所謂師者曰童子之師曰鄉會試之師曰投拜之師人生五六歲始能識字稍長則習舉業之文父兄皆延師教之父兄曰汝師之吾從而師之非必道德之可師也巫醫百工之人皆有師童子之師猶巫醫百工之師稱之曰師可也鄉會試主司同考之于士子朝廷未嘗許其為師而相沿師之者三百餘年然令甲又有外官官小者迴避之例則固明予以師之稱矣漢人於舉主有為之制服者而門生之名唐宋以來有之語其輩行則先達也語其交誼則知己也因其一曰之知而奉之以先生長者之號構之曰師亦可也今之最無謂者其投拜之師乎外雅而內俗名公而實私師之所求于弟子者利也傳道解惑無有也束修之問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藉于師者勢也質疑問難無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師矣是故

一命以上皆可抗顏而為師而橫目二足販脂賣漿之子皆引而為弟子上習由此而媮官方由此而察師道由此而壞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古之好為師也以名今之好為師也以利好名之心僕少時不免迄今方以為戒而惟利是視則僕弗敢出也足下於僕非有一日之好而遽欲師之僕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為足下師而勢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若欲藉僕以納交一二鉅公俾少為援手則僕之涇涇自守不干人以私友朋所共知僕固不欲自誤而亦何忍以誤足下乎如以僕粗通經史可備芻蕘之詢他日以平交往還足矣直諒多聞謂之三益不識僕之戀直得附足下益友之一否惟足下裁察

與戴東原書

前遇足下於曉嵐所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在宣城下僕惟足下之言是信恨不即得其書讀之頃下榻味經先生邸始得盡觀所謂翼梅者其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邏巴之說而引而伸之其意頗不滿於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識之高河也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為西人所用而已及觀其冬至權度益啞然失笑夫歲實之古強而今弱也漢以前四分而有餘漢以

後四分而不足而自乾象以至授時歲實大率由漸而減此皆當時實測非由臆斷故以古法下推則必後天由於歲實強也以今法上攷亦必後天由於歲實弱也楊光輔郭守敬輩知其然故爲百年加減一分之率以消息之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以之攷古則所失者鮮是其術未始不善也西人之術止實測於今不復遠稽於古然其所謂平歲實者亦復累有更易則固非以爲永遠可守之歲實也江氏乃矧爲本無消長之說極詆揚郭以傳會西人然史冊所書景長之日班班可攷難以一人手掩盡天下之目也於是爲定冬至加減之說以加之而仍後天也於是又爲本輪均輪半徑古大今小之說以加之而仍後天也詞遁而窮則直斷以爲史誤毋乃如公孫龍之言臧三耳其難而實非乎天道至大非一時一人之術所能御日月五星之行皆有盈縮古人早知之矣各立密率以合天行郭太史之繁積新法之本輪均輪次輪皆巧算非真象也約加減之數而假象以爲立算之根合則用之小不合則增減之夫不合則棄之本無輪也何有於徑本無徑也何有古大而今小且夫兩輪半徑之數之減也西人固疑其初測之未合而改之非定以爲古多今少之率也

就如江說兩半徑古大而今小則仍是揚郭百年消長之法以矛盾盾其何說之辭夫以兩春分攷歲實較之兩冬至爲近然小餘二四二一八七五者同回之舊率而地谷所用也崇禎時嘗改爲二四二一八八六四矣今則又改爲二四二三三四四二矣只此百年之中西士已不能守其舊率而江欲以地谷所用之數上攷千載以前謂必無消長也有是理乎本輪均輪本是假象今已置之不用而別矧橢圓之率橢圓亦假象也但使躔離交食推算與測驗相準則言大小輪可言橢圓亦可然立法至今未及百年而其根已不可用近推如此遠攷可知而江氏取其已棄之筌蹄爲終古之權度其迂闊亦其矣西士之術固有勝於中法者習其術可也習其術而爲所愚弄不可也有一定之丈尺而後可以度物有一定之衡石而後可以權物今江所持以衡量者有一定乎無一定乎言平歲實則其數可多可少也言最早行則其行忽遲忽疾也言輪徑差則借象而非真象也以槃爲目而詆羨和以錐指地而嗤章亥持江氏之權度以適市必爲司市所撻矣向問循齋總憲不喜江說疑其有意抑之今讀其書乃知循齋能承家學識見非江所及當今學通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獨推江

無異辭豈少習于江而特爲之延譽耶抑更有說以解僕之惑耶請再質之足下

與段若膺書

間足下名久矣頃邵孝廉與桐以足下所撰詩經韻譜見示尋釋再三其於古人分部及音聲轉移之理何其審之細而辨之確也聲音之變由于方言始于一方面偏于天下久之遂失其最初之音如今人讀胖爲音旺切讀閔爲戶工切卽閔有一方向存古音終不能勝海內之口藉非隋唐之韻尙存豈復知有古音哉足下謂音變而義未改如叩吾台子之台非不可變如哈音而

三台天台古人故讀若怡眞通人之論先民有作豈能易足下之言乎足下又謂聲音之理分之爲十七部合

之則十七部無不互通蓋以三百篇閔有歧出之音故

爲此通韻之說以彌縫之愚竊未敢以爲然也古有雙

聲有疊韻參差爲雙聲窈窕爲疊韻喉腭舌齒唇之聲

同位者皆可相轉宗之爲尊桓之爲和是也聲轉而韻

不與之俱轉一縱一橫各指所之故無不可轉之聲而

有必不可通之韻不得以息然之轉彭亨而通庚于豪

無俚之轉無聊而通之于蕭審母之轉泥母而通齊于

青也古人之音固有若相通者如眞與清東與侵間有

數字相出入或出于方言或由于聲轉要皆有脉絡可尋非全部任意可通至如周原臚臚韓詩作臚正與節茲韻歌以訊之王逸注楚詞引作諄正與萃韻字形相似不無轉寫之譌足下既攷古而正經文之譌而又兼存此傳譌之音以爲通轉之例大道之多歧必自此始矣小雅谷風之末章足下讀怨如依與菟萎爲韻此亦以意度之未有他文可證頃讀說文序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以見與識韻乃悟谷風思我小怨當與德韵怨讀若抑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亦韻語也愚管之見未識有當否幸賜鑒察

與段若膺論尙書書

承示攷定尙書於古文今文同異之處博學而明辯之可謂問所未聞矣唯謂史漢所引尙書皆系今文必非

古文則蒙猶有未諭漢書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

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是史公

書有古文說也地理志吳山古文以爲沂山大豈山古

文以爲終南是漢書有古文說也漢時立學置博士特

爲人官之途其不立博士者師生自相傳授初無禁令

臣民上書亦得徵引許叔重說文解字所傳書孔氏詩

毛氏春秋左氏禮周官皆不立學者而其子冲上書進

御不以為嫌馬班二君又何所顧忌而必專已守殘不一徵引古文乎春秋左氏與尚書古文皆非功令所用而班氏律歷五行諸志引左氏經傳者不一而足以春秋之例推之則漢書決非專主今文矣又如漾之為漚同之為槩此古文之見於許氏書者而史記正與之同是又史記兼用古文之明證也足下以漢志禹貢蒼水不從小水旁遂謂今文作蒼史記亦當作蒼淺人增加水旁無論莫須有三字難以服天下恐世間如此淺人正不易得何也淺人依尚書改史記必改為漾其能改作漚者必係通曉六書之人豈有通人而肯妄改古書者此可斷其必不然矣說文以漚為古文則漾必是今文漢書之蒼水即从古文而省水旁決非今文別作蒼字僕於經義膚淺不敢自成一言聊罄狂簡以盡同異幸足下之教我

荅孫淵如書

足下所精小學於許叔重之書淺造自得求之今之學者殆罕其匹乃復虛懷若谷欲求千慮之一於僕僕中歲而讀說文早衰善病偶有所得過後輒忘坐是不能成一家言何足以益足下乎求教謂括即括之省繫猷本一字又謂仿何時謂乃古通寫字徐鉉以蜂為俗失

之太泥皆極精當春秋初邠異文即仿何相通之例說文引詩不敢不踣又作諫齊束亦通寫字也足下疑遺仍息肉存才之類非諧聲以漢攷之則古文諧聲本有二例同音謂之諧聲同聲亦謂之諧聲同聲今人所謂同母也存取才聲息取肉聲風取凡聲皆聲之正轉暈从軍聲暈轉為熏也祈从斤聲祈轉為芹也譌即坎字坎與空相轉故譌為譌省聲乃與能相轉故仍以乃得聲曾與重相轉故曾以困得聲說文饜嬰聲而讀若宰釋車聲而讀若騁幹兪聲而讀若磨者占聲而讀若耿棚朋聲而讀若陪壽壽聲而讀若淑諱革聲而讀若戒徵豈聲而讀若猥騙扁聲而讀若萃羹入聲而讀若頌又讀若非古音非如悲是聲而讀若填梧宵聲而讀若芟邠年聲而讀若寧輪兪聲而讀若戾棧炎聲而讀若導三年導服導即導之轉皆聲轉之例也大學命也之命鄭云當作慢命即慢之轉宋儒讀為怠者非也唐本說文元从一元聲今本無聲字元即兀之轉故從从兀亦从元車軌字說文作軌宋人疑兀非聲而刪之亦非也古之詁訓首與義必相應許氏訓存為推攷為攷聲為欬眉為開滿為滿莫非同聲轉根為蓼木頭為榎禾芒為秒瓜當為蒂亦皆同聲則仍有乃音思有肉音又何疑焉但此

義自陽冰二徐已莫能聞矣。際陋僑遂謂七音之學乃自西域而來。此與窮子之舍衣珠而乞食無異。岷山顧氏之言古音善矣。而於聲音文字之本則猶得其半。而失其半也。若夫舍諧聲而言會意。二徐之後流爲介甫。大率穿鑿傳會。自通人觀之。直可覆醬甌耳。足下旣悟同母之可諧。而又疑而不信。仍以會意求之。愚以爲諧諧而意自不悖。叔重明云。諧聲則必無出於非聲者。雙聲疊韻皆天籟也。喪从求而讀渠之切。那从秝而讀諾。何切侮从每而讀文甫。切倩从青而讀倉見。切母無鄙。切而蠅螻與雨叶。難那千切而隰桑與阿叶。與許應切。而小戎大明與音林叶。凡一字而兩讀者。皆聲之轉。三百篇之例。具在引而伸之。非無稽之言也。足下以爲然乎。不乎。僕前跋楊大眼造像記。未詳倣字。足下謂震錄卽振旅之異文。敬聞命矣。頃見江都汪谷甫亦如足下之言。卽當刊正。以志不忘。冬寒惟自愛。不宣。

荅李南澗書

尊使至知年兄于六月內奉太夫人之諱。悲哀切至。而僕遠在千里外。無從具生芻絮酒之敬。僕之抱媿甚矣。來教欲僕爲表誌之文。及讀年兄所撰行狀文筆古雅。至性脆摯。流露行墨間。洵爲必傳之作。昔柳州廬陵皆

嘗表其先人之墓。今年兄之文自能不朽。其親矣。曷不仿此例爲之。若僕之文平淺。恐未能傳世。而有虛年兄之盛意也。但交好有年。不敢固辭。謹撰尊甫太翁墓表。太夫人墓誌各一道。皆摭取行狀中語。掠美之請。諒所不免。行狀所述。嘉言懿行。可采者甚多。因篇幅毋取太長。割愛置之。然卽此已足不朽矣。表誌旣出一手。故所載三代子姓及葬地兩篇。各有詳略。意取互見。未識於體製有合否也。撰書人銜名或在文之前。或在文之後。古人初無一定。可以不拘。結銜止。署本官階。今人多有書明進士及第出身者。似亦無妨。但宋元碑却未見。恐是明人始有之。惟稱呼弟姪晚侍之類。起于近日。最爲陋惡。想好古者斷不效之耳。天寒讀禮。惟以道自愛。不宣。

與一統志館同事書

某頓首。總纂執事。某學殖謏劣。於輿地一門。尤非專家。志局初開。未嘗與編纂之列。頃以白華侍讀。出差承乏。攝事於全書體例。旣未甚諳。瓜代之期。亦不過數月。惟是後進末學。得追陪長者之步趨。飲聞清論。不勝幸甚。受事以後。偶檢舊稿。人物一門。竊有質疑。敢達之左右。夫輿地之志。兼及人物。特以其生長是邦。游釣所在。俾

後世聞其風者輿高山景行之息至若魏晉以降士大夫以門第相尚王必太原琅邪李則隴西趙魏謝稱陳魏裴號河東雖去其鄉國更數十世猶必溯其本望此乃氏族之學無關於地理而後之志州魏者昧於疆域濫收以備鄉賢之數甚可笑也顏氏本琅邪臨沂人顏魯公撰先廟碑稱西平靖侯舍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宋書州魏志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大興三年立懷德縣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魏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魏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然則延之協見之推諸人史書琅邪臨沂者乃江左僑置之臨沂與今沂州無涉矣逮之推遭亂由齊入周子孫留居關中爲雍州萬年人之推雖當名其子思魯以寓故鄉之思說未聞還居琅邪今沂州府人物收顏師古眞鄉杲卿泉明等資沿襲之譌東坡居士嘗自稱趙魏蘇軾而穎濱遺老又名其集曰欒城今若以二蘇入眞定之人物可乎不可乎愚意若此類者並當博攷改正庶幾一洗向來志乘之陋又執事於章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一條疑有脫譌委令檢照元文益以初任之官不當言夏調意其曾歷它官故爾愚攷漢書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匡衡

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小顏注並訓調爲選廣韻調讀去聲者訓選集韻又訓爲試乃知古人所云調者只是試選之義略舉唐史數事證之蘇弁擢進士調奉天主簿杜正倫秀才高第調武騎射劉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徐彥伯對策高第調永壽尉狄仁傑舉明經調汴州參劔宋務光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張柬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到幽求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李宗閔擢進士調華州參劔事李翔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皆初任而云調與章安石傳文不異桓彥範以門蔭調右翊衛則任子初選亦云調也章澳第進士復擢宏詞十年不有調猶今人之不赴選也宋時人謂常調官好做常調猶云常選非今之所謂調也漢薛宣爲左馮翊以頻陽多盜賊令薛恭職不辦粟邑縣小辟易治令尹賞久用事乃奏賞與恭換縣今時州縣繁簡對調之例蓋因於此而史不云調稽之字書調亦無更換之義改調降調之名明史始有之唐以前未之有也聊舉所聞以塞下詢伏希審察

與晦之論爾雅書

得晦之書知方讀爾雅從事於訓詁及蟲魚艸木之學甚慰以喜嘗病後之儒者磨訓詁而談名理日記誦爲

俗生詞多聞爲喪志其持論甚高而實優于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輩有明三百年學者往往蹈此失

聖朝文教日興好古之士始知以通經博物相尚若崑山顧氏吳江陳氏長洲惠氏父子婺源江氏皆精研古訓不徒以空言說經其立論有本未嘗師心自用而亦不爲一人一家之說所困故嘗論宋元以來言經學者未有如我

朝之盛者也夫六經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訓詁而能知道者欲窮六經之旨必自爾雅始注爾雅者有舍人李巡樊光孫炎沈旋諸人今惟存郭景純一家景純有音有圖贊則今亦亾之尙書正義引景純注云恒山一名常山遊漢文帝諱又云霍山今在廬江瀉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卽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今本注文不若是之詳然則景純注亦經後人所刪非完書矣釋鳥桑屬竊脂文凡再見攷春秋正義云諸儒說竊脂皆謂盜脂膏卽如所言竊元竊黃者豈復盜竊元黃乎若冬屬竊黃之下果有桑屬竊脂句則景純注明云諸

屬皆因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脂之爲淺白義已顯然毋庸爲此辨矣春秋正義又云釋鳥自春屬鴝鵒至宵屬噴噴凡七屬其文相次今本多桑屬句則當云八屬矣故知此句乃唐以後人竄入無疑而邢氏不能辨也此不精之失也宋初古書之存者多矣邢所徵引不過九經義疏經典釋文而尙不免於遺漏它書固未能津逮此又不博之失也子昔在京師有志揆述擬李孫之陸遺糾郭邢之違失至於康成之說經叔重之解字參互取訂政悟良多嘗欲勒爲一編以附述者之後繼有刊定元史之舉力未能兼迺輟弗爲今晦之欲從事此書則于攷稽有年千慮之中或有一得暇日出以相質何如來書疑舍人爲何人攷陸氏釋文稱繼爲禘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而廣韻亦有舍姓是舍人乃其人姓名非官稱也附去政和證類本紳一部卽檢收之

與友人書

前晤吾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常日課誦經史於近時作者之文無暇涉獵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撫視世俗冗蔓優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

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于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莽武杜邴公諸誌不若黃夔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勲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閒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餽釘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于傳奇之演繹優伶之賓白情詞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夫婦人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之有優劣也以此論文其與孫鑣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太史公漢時官名司馬談父子爲之故史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公非尊其父之稱

而方以爲稱太史公曰者皆稍少孫所加秦本紀田單傳別出它說此史家存疑之法漢書亦間有之而方以爲後人所附綴韓退之撰順宗實錄載陸贄陽城傳此實錄之體應爾非退之所勅方亦不知而妄譏之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於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瀾意度近于古而喜之子以爲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靈臯以古文爲時文却以時文爲古文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癡結者矣泥濘不及面質聊述所見吾兄以爲然否

如淳引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佐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顏師古據晉灼以如說爲非謂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爲公此不通之論也史記百三十篇惟自序前半篇稱太史公者謂其父談其它皆自稱之詞尊父可也尊己不可也未爲太史公以前稱名旣爲太史公則稱官此史家之常例史者所以傳信後世也何私尊之

有小司馬索隱引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以爲太史公是朔稱而又疑其未實愚謂朔所署曰太史公者題其書名曰太史公漢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此卽朔所署之名非謂書中凡稱太史公者皆朔所竄入也李巨來與靈臺書言太史公曰四字皆史記本文非後人所加亦非遷之尊其父凡稱太史公曰猶後世史書稱史臣曰爾此說是矣漢儀注衛宏所撰巨來謂衛宏注卽不可信而漢儀固有是官似分漢儀與注而二之則攷之未審也

與友人書

昨偶讀足下文篇末自題太僕少卿僕以爲不當脫漏寺字足下殊不謂然足下所據者唐宋石刻僕謂惟唐宋人結銜不得有寺字自明以來官制與唐宋異不當沿唐宋之稱蓋九卿之稱秦漢以來凡三變曰太常曰太僕曰光祿勳位列九卿而官名無卿字此漢魏至宋齊之制也梁陳以後官名始綴卿字後齊始定太常太僕光祿等爲九寺而唐宋因之然當時省臺院寺之名皆不入銜如中書舍人不云中書省舍人御史大夫不云御史臺大夫翰林學士不云翰林院學士世所共知

也唐人石刻如太常光祿卿之不稱寺正與此類非可書而不書也明初廢中書省而以六部爲百僚之長由是院寺司監皆以入銜與唐宋故事異矣自明中葉古文之法不講題銜多在意更易由是學士大夫之著述轉不若吏胥文移之可信足下方以古文提唱一世當起而正之勿以爲無足重輕而置之也近日古文学家推秀水朱氏予觀其集中稱知府知縣必云知某府事知某縣事此宋之官制豈可施于今日亦是好古之病足下以爲然乎否

復倪敬堂書

頃從俞嘯樓舍親處接讀手教慰問并蒙厚儀感愧之私銜結肺腑 皇十二子所致賻儀亦隨祇領竊念皇十二子天資淳粹至性過人不孝陪講兩年曾未效勺涓之益前夏銜恤里門艸土昏迷不敢遽遁寸啟家居所見邸報竝無薨逝之問直到持齋前輩南來方審其實而百日已過奔臨無自昔賈生以梁王勝之沒哭泣自傷遂至殞生區區之忱今古同揆至此頃致賻係前秋之事乃因展轉稽遲歲華再易未減二年之字已成千古之悲挂劍有懷驂鸞永隔撫心載慙沒齒奚言惟執事察其情而哀其志焉內直諸同好及同年諸君

不及爾敢晤時亡道及無任銜感之至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四

嘉定錢大昕

書二

荅袁簡齋書

得手教循環雜誦懽喜無量先生研精史學於古今官制異同之故燭照數計洞見縷結而猶虛懷若谷示以所疑俾馬勃牛溲得備扁和之采其爲榮幸非所敢望謹就問目述其一二惟先生詳察夫檢校兼守判知之名皆起於唐但唐初所謂檢校者雖非正授卻辦本職事如檢校侍中檢校中書令檢校納言檢校左相之類皆列於宰相表與眞授者無別而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亦是實履其任蓋內外各官皆得有檢校若今署事矣中葉以後諸將多以軍功得檢校官三公三師僕射尙書常侍車載斗量有名無實故唐書宰相表三公三師七十一人檢校之公師不與焉猶使相之不列於宰相也而自公師兩僕射六尙書兩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園子祭酒而外它官亦罕有除檢校者宋史所列檢校官一十有九蓋卽沿唐末之制矣公師之班首太師次太尉次太傅次太保次司徒次司空王建由檢校太師纔遷司徒曹佺以檢校太師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

門人吳嘉泰校字

守司徒又數年始除守太依然則檢校太師尙在眞三公之下也若夫行守試三者則以官與職之高下而別長編載元豐四年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法高一品者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二品以下爲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偶檢柳公權書符璘碑其題云輔國大將勳行左神策勳將勳輔國大將勳階正二品左神策將勳官從三品此高一品爲行之證也其結銜云朝議大夫守尙書工部侍郎朝議大夫階正五品侍郎官正四品此下一品爲守之證也五代時李琪爲宰相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遂爲同官所糾此試不如守之證也判與知之分則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所云品同爲知隔品爲判者得之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蓋用隔品爲判之例後來惟輔臣及官僕射以上潁州府事稱判其餘皆稱知不稱判矣判知之外又有云權發遣者則以其資輕而驟進故於結銜稍示區別程大昌云以知縣資序隔二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發遣以通判資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知是也宋制六曹尙書從二品而權尙書則正三品侍郎從三品而權侍郎從四品則權知與知亦大有別矣元祐元年文彥博落致仕加太師平章勳國重事潞公本以守太師致

仕今復召用故有落致仕之命同一落也落職則爲罷免落致仕則爲復用其云落者謂結銜內去此字也元豐三年彥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蓋其時改官制以侍中中書令爲宰相職事官非退閑者所宜授故落侍中而進太尉以寵之亦非罷免之謂也富弼呂公著之守司空與蔡京之司空皆眞三公也而京不云守則尤貴三師三公初拜有臨軒受冊儀宋時居此職者皆固辭而止若檢校官固無所謂冊拜也差遣之名惟宋時有之宋時百官除授有官有職有差遣如東坡以學士知定州知州事差遣也端明殿學士職也朝奉郎則官也差遣罷而官職尙存職落而官如故古之優禮臣工如此非有大罪斷無僭於編戶之理至明而待士之禮薄矣方密之謂古宰相無印支俸皆借翰林院印此特謂明之大學士耳唐宋宰相皆有印故有分日知印之法其文曰中書門下印元中書令左右丞相皆銀印若明之大學士本無宰相之名然亦未嘗無印明史內閣銀印直紐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玉箸篆文其文曰文淵閣印但文移用翰林院印不用此印而方遂以爲無之耳本朝大學士無印文移用內閣典籍廳印即明之翰林院典籍也明之閣臣皆出翰林故典籍即爲內閣之屬

今改典籍隸內閣而翰林院別設典簿稽區而二之矣
隋書百官志官一品每歲祿八百匹二百匹爲一秩雖
未明言何匹細檢下文有云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
一分以錢則匹當是絹匹之匹非馬匹也尊集體大息
精直追唐宋作者蒙委警校謹就鄙見所及證據一一
開具別紙暑暘恐勞起居得雨稍涼當走謁不宣

再荅袁簡齋書

家詢秦漢賜祿及唐同三品之稱謹按賜祿始於商鞅
以旌首功漢時或以朝功或以入粟入錢得之而賜民
祿一級或二級三級史不絕書大約公乘以下與齊民
無異五大夫以上始得復其身民賜祿者至公乘而止
祿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有罪得贖貧者得
賣與人宣帝求漢初功臣之後復其家史稱皆出庸俵
之中及攷之表則或云公乘簪褭或云公土上造大率
皆有祿者雖擁高祿尙雜庸俵祿之冗濫如此至五大
夫以上則以賜中二千石至六百石之勤事者及列侯
嗣子然攷之史漢自卜式桑羊而外書賜祿者寥寥非
無祿也賜祿不足爲榮史家略而不書也民祿不過公
乘而入粟之法行則有至大庶長者大庶長去關內侯
一級自然驚廢而不瀾官官有負祿無負此遺錯所謂

出於口而無窮者也先生謂普賜天下民祿自惠帝始
既云普矣將人人有祿又賣與何人愚攷之紀多云賜
民祿戶一級或不云戶者史家省文師古曰賜祿者一
家之長得之也一戶惟賜一人子姓昆弟皆不得與固
無嫌賈用不售矣唐初以侍中中書令爲宰相此二官
者皆三品也然它官亦有三品階故人相而官未至侍
中中書令者必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其資望稍輕者則
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歷以後升侍中中書令爲二
品白後入相者但云平章事無同三品之名矣當時除
三公者固不乏人未嘗以三品爲限但三公不必知政
事而居宰相者不皆二品以上官中葉以降竝有除侍
中中書令而不入政府者矣若謂官不得過三品唐志
本無此文也區區所聞惟先生決其然否

三荅袁簡齋書

別來又逾旬日溽暑未退不得時奉誨言伏惟台候萬
福昨蒙詢及史事數則謹就記憶所及略陳一二以備
采擇宋時諸州設通判其結銜云通判某州某州事元
諸路總管府置同知其結銜亦云同知某路總管府事
其稱某府同知某府通判則始於明時亦猶宋之郡守
稱知某府某府事而明直稱某府知府也通判在宋初

雖有監州之謬然其權仍出知州之下中葉以後其選益輕東坡通判杭州奇子由詩有餘杭別駕無功勞之句則通判之稱別駕宋時已然若同知俗稱司馬想是起於明時然以唐制言之別駕司馬雖均爲刺史之佐而司馬卻在別駕之下要溯而上之至於兩漢則司馬乃典兵之官本非郡僚攷續漢書百官志將甸之下有司馬一人其領甸皆有部曲部有甸司馬一人曲有甸侯一人又有甸假司馬甸假候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今人所得漢印有甸司馬甸假司馬別部司馬甸曲侯諸稱皆將甸之屬領兵者若郡守之貳爲丞爲長史無所謂司馬也刺史之下只有從事掾史亦無司馬也晉宋以降除刺史者必加將甸持節都督甸事故刺史之屬得置司馬隋唐改太守爲刺史因以司馬爲郡佐亦習焉不察耳漢制刺史之屬有治中從事別駕從事皆州自辟除秩止百石較之縣令爲卑而魯子敬稱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者蓋其時州牧專制一方幕府元僚得參生殺子奪之柄較之百里作宰者輕重大不侔矣元中書省有右丞相左丞相有平章政事有右丞左丞有參知政事皆稱宰輔而秉政者丞相也皆蒙古色目世家爲之手章間有

用事者右丞以下雖曰與聞國政其委任已輕矣世祖之世平章兼用漢人成宗以後漢人授平章不過李孟張珪王毅三人右丞以下始參以漢人然南人初無入中書者順帝時始有危素一人亦僅得參政耳色目三十一種輟耕錄具載其目要其最貴者回回畏吾康里唐兀欽察雍古數種而已契丹女直謂之漢人不在色目之列幹耳朶者蒙古語猶言營盤也太祖四幹耳朶皆有皇后數人元時稱皇后者不必正宮猶之皇子皆稱太子宗女悉號公主也元時各路總管府及州縣俱置達魯花赤王圻謂達魯花赤赤國言荷包壓口蓋取管轄之義然元人稱州達魯花赤曰監州縣達魯花赤曰監縣則又有監察之義矣遼金之世所云一字王者如秦王魏王之類皆國王也魏王則必兩字如混同魏王金源魏王是也金史百官志諸札詳穩一員在部族節度使之後諸移里董司之前則札亦部落之稱古今字書俱無札字記有一書讀札作管音亦不知所據也客中未攜書籍兼之多病善忘註漏舛錯不知所裁惟執事教之

荅大興朱侍郎書

蒙閣下垂詢以國語俗州鳩言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此

周人述周事必無差誤而它書或云歲在己卯或云辛卯似不相應大昕嘗習劉子駿三統術於國語所云歲在鶉火日在析木之津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龜者推驗其時日次度無不脗合古法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歲移一次周則復始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鶉火則太歲必在未三統術上元起丙子歲依歲術步之則武王克商之年當直辛未孔穎達詩正義云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孔疏所言與國語歲在鶉火之文正相合矣自周受命以後至於秦漢皆有紀年可攷非若夏商以前之茫昧而後人譜紀年者皆以周克殷爲己卯歲相較差八年者蓋古術太歲與歲星皆有超辰之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太歲亦超一辰積年逾久則超年亦漸多今人以漢高帝元年爲乙未武帝太初元年爲丁丑而班孟堅於漢元年引漢志曰太歲在午於太初元年引漢志曰歲名因敦孟堅所引者西京之注記則西京猶用超辰之法而東漢臺官已鮮知之故虞恭宗所輩言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又言歲無由超辰蓋太歲不用超辰昉於東漢而相沿到今以今法溯古年則武王克商固宜在己卯矣然鄭康成

注馮相氏十有二歲云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術太歲非此也今之太歲異於古之太歲鄭於周禮注中已明言之非大昕臆說也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涪灘以今法推之秦始皇八年當爲壬戌而云涪灘相差兩年亦以太歲超辰故也超辰之法廢於東漢東漢距西漢尚在百四十四歲以內故差止一年其距秦始皇則已在百四十四歲以外故差至二年積至周初已闕千有餘歲故差至八年以今法言之則己卯歲本不誤而在古法則必爲辛未不得爲己卯若竹書辛卯皇甫謐乙酉之說則誕而不足信矣閣下謂歲星在午則太歲爲作噩此據淮南天文訓史記天官書之文然淮南言太陰史公言歲陰俱不言太歲太陰卽歲陰也亦周行十二辰而常在太歲後二佐古人制攝提格以下十二名本言太陰所在而後人移屬之太歲失其舊矣何以言之淮南云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鄴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夫柳七星張者鶉火之次也六月日在鶉火歲星與日同出東方是月斗建未而太歲亦在未故鄭注馮相氏謂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而歲名則曰作噩此古人以太陰紀歲不以太歲紀歲之證也推之十二月盡然

淮南雖未明言太歲所在而其上文云太陰在寅寅爲建子爲開主太歲則知太歲之非太陰又知太歲常在太陰之前二辰矣以淮南史公紀歲之例推之則謂周克商之歲歲名作噩固可要是太陰所在非太歲所在也漢太初元年史記以爲闕逢攝提格之歲此以太陰言之而班史謂歲名困敦則指太歲所在讀史漢者往往於此致疑其實無可疑也東漢以後術家不用太陰但用太歲又去其超辰之法于入算雖便捷而古書之難通者多矣鄙著史記攷異曾一及之而語焉不詳茲因閣下之詢爰述所聞以對惟幸裁察

與孫淵如書

去歲兩奉手書慰問周至足下在西曹繇劇之地而撰述其富性情當於古人中求之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卽不作吏亦未必不廢也尊集中太陰攷一篇不信太陰與太歲爲二益用張揖廣雅之說愚謂古人旣以太陰紀歲天官書又謂之歲陰卽以當太歲似無不可然漢志述太初改元事旣云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別有太歲昭然察矣乃自太初而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無推太陰法卽翼奉封事亦似以

太陰當太歲則自太初改憲而闕逢十名攝提格十二名移於太歲相承已久推讓魏人安得不云爾乎足下謂淮南紀歲星出月在史漢前兩月以爲淮南之誤按淮南太史公皆以太陰紀歲漢志則以太歲紀歲兩法不同漢志依太初術太歲在寅則歲星在營室東壁以正月晨出東方所謂歲在趣訾也太歲在卯則歲星在奎婁以二月晨出東方所謂歲在降婁也推之十二辰皆然此真太歲所在也淮南史公所謂攝提格歲者太陰在寅太歲本在子也其歲歲星舍斗牽牛卽星紀之次當以十一月出東方淮南之文本無誤而史公云正月者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也漢志與史公文同而實異依石氏則與史公不異但當云歲陰不當云太歲也淮南與史公文異而實同知太陰太歲之有別則相說以解矣古法太歲左行於地歲星右行於天其相應與月建月將之相應同鄭康成注周禮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今按歲星舍斗牽牛爲星紀丑宮十一月日躔星紀是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其月斗建在子吾是以知太歲之本在子也而淮南史公明云攝提格歲吾是以知太陰太歲之必有別也淮南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鈞則歲星行二宿與天官書正合吾

灼改太陰爲太歲遂有兩歲之差矣淮南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大輿小對今本亦作太歲此轉寫之譌非別有大歲如世俗所云月太歲也溼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者咸池右行四正子午卯酉皆咸池所在也足下所撰太歲歲星左右周天圖依天官書次之但可云太陰或云歲陰若指爲太歲則恐未合於古且與鄭康成

亦相矛盾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不過約其大率其實歲行一次尙有餘分積至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古人謂之超辰服虔謂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此超辰之證也足下不信歲星有跳辰則左氏所紀歲在之文不幾前後不相應乎古法不獨歲星有超辰而太歲亦有之自後漢四分術行而太歲無超辰之法相沿到今然通儒如鄭康成者猶能言之故有今稱太歲非此之語卽如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以今法推之當爲丁丑溼太初元起丙子後人亦命爲丁丑蓋其時距後漢百有餘年當超一辰故也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涓灘高氏謂秦始皇卽位八年也以今法推之當爲壬戌而云涓灘者秦初距後漢二百餘年當超兩辰故差二年也又溯而上之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先儒以爲辛未歲見孔穎達疏而今人命爲己卯自周初至後漢千有

餘年當超八辰其年數固無多寡也古人不以甲子紀歲亦以太歲有超辰無一定之幹枝不如歲星之垂象章章可稽日後代棄超辰之法而歲星不與太歲相應則用歲星誠不如用太歲之簡易然而古書之難通者遂多則古法不可不講故願與好古君子盡其同異唯足下幸教之

荅盧學士書

來教謂續溼志述二十四氣中星大寒日中當是心半非心二半僕初校時但據閩本添二字初未布算茲以四分術推之果是心半始悔向來粗心之誤受教良非淺矣惟是尊教云中與節相距之度不過十四十五之間則恐未爲定率卽以日中一條言之斗少至斗十一斗十一至斗廿一相距僅十度參五至井十六井十六至鬼三相距且廿度其故由於晝漏之長短不齊非如日所枉度之有當也至心半之半刊本俱作大書竊謂半與少大皆不滿一度之別名當與少大強弱一例分注它如驚蟄斗少大暑尾十五半白露參五半小雪室二半大雪壁半諸少半字亦皆不應大書也上文論昏明定度一條但云其餘四之如法爲少而不言半大似亦缺漏宜依乾象術之例添二句云二爲半三爲大方

與後文相應未審閣下以爲何如間文從卽日過蘇相晤非遠天寒珍重眠食不宣

又

讀閣下所校太元經云向借得一舊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校勘大昕案宋時寄祿官分左右唯東都元祐南渡紹興至乾道爲然蓋以進士出身者爲左任子爲右也而建炎初避思陵嫌名始改向當公事爲幹辦公事此結銜有幹辦字則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史過句當字多易爲幹當此南渡史臣追改非當時本文也去冬於吳門見司馬溫公集注太元六卷後附許翰解四卷舊鈔本甚完善袁上舍又愷曾借錄其副溫公書亦收於道藏許解則道藏并未收也不識閣下已見之否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

足下謂秦楚之際月表當稱秦漢不當以楚踞漢先儼然承周秦之統其意誠善然蒙未敢以爲然也史公著書上繼春秋子奪稱謂之間具有淡意讀者可於言外得之卽舉月表一篇尋其微愷厥有三端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何謂抑秦秦之無道史公所淡惡也秦雖并天下附書於六國表之後不以秦承周也及陳

涉起事秦猶未亡也而卽併諸楚齊燕趙之列則猶六國視之也雖稱皇帝者再世與楚之稱霸王等耳表曰秦楚言秦之與楚匹也何謂尊漢史公以漢繼三代不以漢繼秦若繫漢於秦之下是尊秦而貶漢也十二諸侯年表不題周而周尊秦楚之際月表不題漢而漢尊秦楚皆亡國之餘以漢承之失立言之體矣陸賈楚漢春秋其命名不如史表之正也何謂紀實楚雖先亡覆秦之社稷者楚也漢高初興親北面義帝漢王之國又項羽封之秦亡之後主天下命者非楚而何本紀旣述其事而表又以秦楚之際目之言天下之大權在楚也此亦實之不可沒者也自王子師詆子長爲謗史宋元明儒者訾議尤多僕從未敢隨聲附和蓋讀古人書誠愛古人而欲等其用意之所在不肖執筆詞以周內文致也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二

天官書文字古奧非太史公所能自造必得於甘石之傳今世所稱甘石星經乃後人僞託多襲用晉隋二志而稍爲異同要其剽竊之迹自不能掩較之太史公書猶周鼎之與康瓠也易曰天垂象春秋傳曰天事恒象古人測星但舉其大而明者取象以擬百官庶物後世

臺官增入附近微細諸星名目雖多轉不如古人之簡易且如危三星有蓋屋之象故云危爲蓋屋而後人別指旁小星以實蓋屋之名咸池本兼五潢五車三柱而言故云天五潢又云五帝車舍其匡衛甚廣因以表西方諸宿淮南天文訓咸池者水魚之圃也又云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蓋斗爲帝車咸池亦以五車爲匡衛皆有運行之象故指其所建以定四時天潢之義與咸池同潢卽池也後人析爲數名但以三小星當咸池失其義矣史公以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爲天之五官豈專指三小星而言哉足下據晉志以糾史公愚謂晉志星名係後來增加非史公之疏漏也足下又疑西宮下缺白虎兩字愚謂參爲白虎已見下文此處不當更舉史漢未嘗以四獸領四方諸宿或先書或後書於例初無嫌也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三

來教駁僕所論武安侯奉邑食祿一條謂樂布所封俞乃別一地非清河之鄒且言縣侯必盡食一縣反覆援引可謂博學而明辨矣然愚意猶有未釋然者或呂后封俞侯呂亡景帝封俞侯樂布班表皆不言封國所在

至蘇林膠道元司馬貞輩始以清河之鄒當之足下疑其別有一俞地固無不可至謂封國必盡食一縣不獨陳平一人則愚請以史漢正文證之樊噲初封舞陽侯其後益食邑者再後乃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則樊噲初封未能盡食舞陽一縣也夏侯嬰初封汝陰侯其後益食邑者三乃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則滕公初封未能盡食汝陰一縣也灌嬰初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已號潁陰侯其後乃定食潁陰五千戶則灌嬰初封未能盡食潁陰一縣也蕭何封鄼本八千戶後又益二千戶及其後裔紹封戶或二千四百或止二千或并不及二千而鄼侯之名不改曹參封平陽本萬六百餘戶及其後裔紹封僅二千戶亦號平陽侯然則列侯但以封戶定其疆界而食之此外尚有餘地仍屬有司理可信矣更以後漢書證之伏湛封不其侯傳國至建安中始絕而靈帝時已封宋鄼爲不其鄉侯則不其一縣除伏侯食邑外尚有它鄉也以是推之樂布食邑僅千八百戶鄒縣戶口必不止此數其爲武安食邑亦無足異矣漢縣本有大小之分其大小以戶口而定所謂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也陳平封五千戶與曲逆見戶數適相等故得盡食其縣其餘諸公封戶雖多而其縣見戶或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五

嘉定錢大昕

書三

與徐仲圖書

浮於封戶之數則不能盡食矣非平之食封勝於蕭曹也足下又謂陳平盡食曲逆乃兼指亡匿戶口言之亦恐未然夫漢之封國雖計戶口仍以疆域為斷史公言漢初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是則復業戶口在列侯封內者例得兼食之不獨曲逆為然史何必特書於本傳耶若陸賈之說陳平云足下食三萬戶侯乃據秦時版籍言之平既全食此縣故舉全盛之數以誇其富耳若云當時復業真有此數則十數年之間斷不能頓增五倍而休養百餘載至元光之世乃轉耗其半尤無此理矣僕於讀史擇善而從非敢固執已見但以史漢參攷封君之盡食一縣者自曲逆而外既不多見而樂布之封鄒其說始於蘇林林去漢不遠或有所據故復申其義唯足下幸教之

僕於輿地之學留心廿餘年嘗恨東晉南北朝僑立州郡歲增月易名目叢複難以杜佑李吉甫樂史之淹博猶且十闕其六七不揣樵魯思欲理而董之而疑義紛挐無從質正近年始交陽湖洪孝廉稚存今又得交足下皆碑精地理卓然成家而足下謨次年表經緯分明於南北交爭疆易陷復之迹瞭如視掌洵足補前人之闕而為後學之指南矣其中尚有一二疑不能釋請疏其大略以備采擇晉志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失過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初不言置於何地而足下以歷陽實之徧檢晉宋齊志歷陽竝無置四郡之事未知足下何所據也且晉志述渡江州郡多不可信卽以此條論之上文云永嘉之亂臨淮淮陵淪沒石氏則是淮北既失之後所置其地當在淮南而安帝紀義熙五年慕容超將慕容典宗寇宿預陽平太守劉千載為賊所執是陽平在淮北不在淮南其難信者一宋志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竝在徐州部內宋之徐州在

淮北不在淮南其淮陽魏領兩城宿預等縣去京魏水七百陸五百五十以道里準之正在舊臨淮魏界其難信者二宋志淮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不言元帝置北濟陰則宋孝建元年立并非晉所置其難信者三宋志於陽平濟陰二魏雖不言何時置然於陽平云故屬司州流寓來配於濟陰云屬兖州流寓徐土因割地爲境若渡江之初僑人未有土斷之令不當云割配其難信者四宋末失淮北始僑立陽平於山陽北淮陽北濟陰於廣陵永初以前淮南尚無此四魏況於元帝渡江之初乎其難信者五夫南渡初尚未有此四僑魏則歷陽之無此魏益可信矣宋志稱安帝改堂邑爲秦魏晉志則以爲元帝渡江所改并僑立尉氏縣屬焉足下謂元帝改堂邑爲秦魏而堂邑縣如故安帝改堂邑縣亦爲秦縣欲以彌縫二志之說僕以晉宋二史參互攷之王國寶毛泰劉穆之爲堂邑太守皆在安帝之世是安帝時尚有堂邑魏及劉裕當國以後向彌檀韶檀祗虞邱進相繼爲秦魏太守可知秦魏改名必在義熙中不在元帝渡江之時矣且向彌檀韶檀祗皆以秦魏太守兼北陳留內史則北陳留與秦魏同寄治堂邑而尉氏卽陳留屬縣晉末尚有陳留魏其并入秦魏或在義熙

土斷以後而晉志謂元帝卽以尉氏屬秦魏豈其然乎晉世僑立州郡皆不係以南名義熙恢復故土乃有北徐州北青州北彭城北琅邪北東海北東莞北潁川諸名而在南州魏猶仍故名至永初受禪後始詔去北加南而晉志往往稱南徐南兗南豫南青又謂元帝置南東海南琅邪等魏明帝立南沛南清河等魏蓋唐人不學誤切宋志追稱之詞以爲晉時已有此名耳沿襲千有餘年至僕始悟其失頃見足下州魏表中頗有承用晉志者似宜訂正以破後來之惑故敢獻其狂狷惟足下裁之

荅談階平書

得足下書道及姚禮部駁僕漢書攷異中說秦三十六魏一條僕所據者班孟堅志本文以志解志非敢臆造禮部執史記分魏在始皇二十六年而略取南海諸魏乃在三十三年不當列於三十六魏之數似矣僕試卽以史記質之則三十六魏之分本非一年中事如東魏則始皇五年置矣潁川則十七年置矣會稽則二十五年置矣豈皆在二十六年乎不特此也巴蜀置於惠文南魏南陽隴西北地置於昭襄三川太原置於莊襄則并非始皇時矣上魏魏所置雲中鴈門代魏趙所置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燕所置遼中楚所置則并非秦置矣而史皆繫之二十六年者以是歲為兼并天下之始封建變為郡縣至是遂一成而不可易故特記之前所置之二十餘郡與後所增之三郡總以三十六該之而前後復隨文別見古人敘事參差不若後人之泥也且南海三郡不必定在三十二年攷南越尉佗列傳秦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其云十三歲者據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數之也王翦傳亦先言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後言二十六年盡平天下依此二文則二十六年分三十六郡正當有南海三郡矣均是史公之書禮部授本紀以證其說僕即可援二傳以伸僕之說矣史公但云分三十六郡初未實指某某郡班志則明言之矣其敘漢郡國以秦三十六郡并高文景武昭所增正合百有三之數非猶有未備也司馬彪志郡國亦云漢承秦三十六郡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蓋漢魏以前未有別南海諸郡於三十六之外者別之自裴駰始唐人修晉書祖述裴說因有四十郡之目相沿到今僕謂不如班史之可信也馬班二史述漢初事郡名固有出於三十六郡之外者此則諸侯私置

或二世增設要非始皇三十六郡之舊且亦隨置隨廢故班志略而不言以其不足言也非有所缺漏也裴駰之說不知所本恐是誤會始皇本紀之文若以前後文互證則是年實止置齊琅邪兩郡耳并前後通計之班志豈真與太史公相矛盾哉僕非護前而憚改顧史蓋正文具在難以裴氏單詞遽詆班志為未備故稍申愚管以備折衷足下試復於禮部不識更有以啟僕之惑否

再與談階平書

僕前札中言及秦三十六郡鄙意但謂史公於始皇二十六年書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兼南海三郡在內合前後所置之班志所云與史公本非抵牾耳又引王翦南越兩傳以證略定揚越時已置此三郡弟為存疑之詞初非因此并疑三十三年不當有略取陸梁地之事也足下謂王翦南征百越之君即指會稽一郡然賈生過秦云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則百越與會稽究非一地王翦傳先言竟平荆地為郡縣而後言南征百越之君可驗百越在會稽郡之外矣而南越傳實有與越雜處十三歲之語足下雖善辯但以本不可曉置之愚謂此語非甚難曉也當秦初并天下時王翦南征

百越已有三罷之名但因其君長俾自治之如後世羈縻之州其後使尉屠睢略取其地黜其君長置官吏如內罷則在三十二年故本紀特書之傳與紀互見而兩不相妨徐野民未悟及此是以存疑到今僕又讀東越列傳云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罷與南越傳文略同而本紀不載置閩中罷其所以有載有不載者閩中雖有罷名仍以其君長治之秦未嘗別置守尉也南海三罷其初置蓋與閩中同厥後乃有任囂趙佗輩則等於內地罷縣矣此所以不書於二十六年以前而特書於三十三年也足下以爲然乎否乎即使僕所引南越王翦兩傳果如足下說而秦之但有三十六罷別無四十罷則兩漢書有明文不可據褒駟說以汨之更不必因褒說之未的而別求它罷以實之此僕之本意也惟足下詳察

與姚姬傳書

昨於新城陳公子碩士所讀所著廬江九江二罷沿革攷以今縣推見漢書域所謂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矣惟以廬江爲衡山改名則猶有未慊於心者夫淮南之分爲三在文帝十有六年曰淮南曰廬江曰衡山皆秦九江罷地在戰國則皆楚地也秦之九江罷跨江南北

楚漢之際以江南地析置豫章罷而鯨布封淮南兼得之淮南厲王因布故封文帝封厲王諸子盡以故地還之故廬江國兼有豫章罷得與楚交通也景帝平吳楚徙廬江王賜於衡山而廬江豫章俱爲漢罷其衡山之爲王國如故也武帝元狩元年王賜以謀反誅而國除爲衡山罷其三年以衡山地置六安國自後遂無衡山之名景十三王傳封膠東王寄少漢志敘衡山沿革於子慶爲六安王故衡山地六安下不系於廬江下明乎衡山之與廬江無涉也廬江之爲罷在孝景初自後別無廢省之人伍被說淮南王安云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是衡山與廬江絕非一地今欲并而合之難矣黟布初封史稱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罷皆屬焉攷其時吳芮徙封長沙以其地益布而芮故罷絕則當兼得江夏地厲王子勃封衡山亦當兼有絕軼嶺春諸縣至武帝建六安國分土始狹非復衡山之舊光武初因省六安入廬江若西京則衡山自衡山廬江自廬江未嘗合而爲一也讀史之病在乎不信正史而求之過濶測之太密班孟堅志罷國沿革精矣間有未備以紀傳攷之無不合也孟堅所不能言後儒闕其疑可矣謂漢初之廬江在江南武帝時已罷昭宣之間改衡山爲廬江皆孟堅所未嘗言所據者僅廬江出

陵陽一語然陵陽乃靚之屬縣非淮南故地恐難執彼單辭以爲定案也先生當代宗師一言之出當爲後世徵信敢獻所疑幸明以示我

與孫鳳陽書

承示所撰鳳陽志簡而有要可稱佳槩但中有存疑者數事其一以唐分十道皆因山川形便鍾離在淮南而隸於河南爲不可解予案唐六典淮南道十有四州濠居其一元和靚縣志稱濠州本屬淮南與壽陽阻淮帶山爲淮南之險貞元中竇參爲相據淮割地隸屬徐州及張建封成子愔爲本朝所立常控王師其時朝廷幾失淮南之地是濠之改隸淮南實始於竇參然吉甫已譏其不學昧於量理之制矣唐志所據者貞元以後之制非十道之舊也足下試采吉甫志之文編入沿革門則原委瞭然可免後來之疑矣足下又疑河南按察司行臺不當在縣境攷明時南北直隸不設布按二司而有巡守諸道巡守道銜皆假擬省布按之名此行臺蓋巡道之行署鳳陽與河南接壤故寄銜於河南非眞河南按察也

鄞縣志局與同事書

史家之例以列傳爲重其列於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

者也元人不通史法乃特勅道學之名欲以尊異程朱諸人後來無可充道學者而無識之輩競以儒林爲榮今志局所擬入儒林者未必悉孚公議且如王厚齋四明文獻之宗而不列之儒林豈厚齋之學行不如高閔黃宗明乎若謂厚齋以官高當入列傳則高閔袁燮父子班秩不在厚齋之下何以仍入儒林也袁桷張時徹沈一貫之入文苑似有意抑之然列傳諸人豈皆粹然無瑕者魏收所謂揚之升天按之入地此淺夫所爲昔人所譏其穢者而躬自蹈之吾不解也寶慶延祐兩志皆不立儒林文苑諸目羅願之志新安施宿之志會稽潛說友之志臨安亦無此名也嘉靖志於儒林文苑外更增淳德雋異之名尤爲冗設愚意當循胡袁二志之例總題之曰人物但以時代爲次不分優劣既遵古式又息爭端有尙友古人之識者自能別其孰爲大賢孰爲小賢也

荅王西莊書

得手教以所撰述於岷山顧氏秀水朱氏德清胡氏長洲何氏間有駁正恐觀者以試訶前哲爲咎愚以爲學問乃千秋事訂謫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

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則餘無足觀耳艷康成以祭公爲葉公不害其爲大儒司馬子長以子產爲艷公子不害其爲良史言之不足傳者其得失固不足辯既自命爲立言矣于慮容有一失後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貽累於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當樂有諍友不樂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誠誤耶吾雖不言後必有言之者雖欲掩之惡得而掩之所慮者古人本不誤而吾從而誤駁之此則無損於古人而適以成吾之妄王介甫艷源仲輩皆坐此病而後來宜引以爲戒者也十七史商榷間已刊成或有譌字且未便刷印乞將樣本寄下

與洪稚存書

足下札言國語日月會于龍虺已攷一字當之子幼讀東京賦卽疑虺與疚協韻未得其義後讀廣韻四覺部犯訓龍尾又與豚同乃悟虺爲犯之譌廣雅云豚臂也故龍尾亦有龍犯之稱然犯豚皆漢人俗字依說文當爲涿涿者流下滴與臂義相近蜀先主戲張裕云諸毛繞涿居而裕以潞涿應之明乎涿卽豚也古音涿如篤故轉爲鬪音東方朔傳鶴唳啄與竇敵爲韻易良馬逐釋文亦有胄音是其證也足下所攷之字未審與僕有

異同否願明以教我

與洪稚存書二

僕留意三國疆域有年常欲作志以補承祚之闕蜀吳屬豪粗具將次第魏事今讀尊製體大思精勝僕數倍已輟所業讓足下獨步矣其中有數事或可備葑菲之采故略陳之歷陽有當利浦謂因王濬書有風利不得泊之語以爲名此說本於樂史寰宇記攷其實殊未然孫討逆傳稱劉繇遣張英屯當利口周瑜傳亦云將兵迎策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則當利之名漢末已有之豈待王濬平吳乃得名乎酒泉之福祿縣漢時本名祿福班史及石刻曹全碑皆其明證至三國猶然龐涓傳及皇甫謐列女傳竝云祿福長尹嘉續漢志偶眞到二字而晉志因之又敦煌之淵泉淵譌爲拏涪陵之涿葭葭譌爲髮此皆不可不正者也漢陽之爲天水蓋魏初所改魏明帝紀張詭楊阜罷艾諸葛亮姜維諸傳無稱天水爲漢陽者艾傳又有天水太守王頌豈皆史臣追改乎晉志謂晉始復名天水者殆未可信惟足下進而教之

荅洪稚存書

得執事書知頃承

恩命入直 三天當今經師人師孰有先於執事者漢
 為吾道之幸又述 親藩時復記憶賤名然僕病廢已
 久近則耳目益曠眊舉動須人掖持鈞天舊游茫如隔
 世徒增不能奮飛之歎耳僕所攷秦三十六罷竝據漢
 志本文而姬傳輔之諸君皆不謂然今執事亦有是言
 蓋據晉志秦四十罷之文於襄駟所說三十六罷雖斥
 其妄而實取之唯易內史為罷罷而已僕攷魏晉以前
 言秦地理者但言三十六罷未有言四十者史記秦始
 皇二十六年秦始并天下分天下為三十六罷謂虜封
 建立罷縣始於此非謂三十六罷皆是年所分也若細
 攷之則是年平齊所置祇齊與琅邪兩罷耳并前置之
 三十一罷後置之三罷總計之故云三十六也史公但
 言分三十六罷而不列其目孟堅則明言某罷秦置某
 為秦某罷合之正得三十六其末云本秦京師為內史
 分天下作三十六罷漢興以其罷太大稍復開置又立
 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
 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罷國一百三志所
 稱增者增於三十六之外非增於四十之外也史公言
 三十六罷孟堅亦言三十六罷許慎說文高誘淮南注
 應劭風俗通皇甫謐帝王世紀司馬彪罷國志皆言秦

三十六罷是秦未始有四十罷也言四十罷者始於唐
 人修晉書其實本於裴駟駟據始皇取陸梁地在三十
 三年故不數南海三罷而別求它罷以實之後人又取
 閩中罷以足四十之數遞相祖述牢不可破者千有餘
 年矣執事欲以罷罷當三十六罷之一然孟堅明言東
 海罷高帝置矣信它書不如信孟堅也漢志於武陵罷
 云高帝置不云故秦黔中於丹陽罷云故罷罷不言秦
 是駟所增無一可信不獨內史之為妄劉原父刊誤雖
 多違失其云秦三十六罷無罷罷則合於漢志恐未可
 斥為邪說也執事又謂閩中一罷不宜遺漏此亦未然
 攷史記南越閩越二傳置閩中及南海三罷竝在秦初
 并天下之日 王翦傳平荆地為罷縣因南 其時雖有罷
 名仍不廢其君長其後遺尉屠睢取陸梁地誅其君設
 南海守尉等治之比於內罷故得列於三十六罷之數
 若閩中則仍無諸搖分治之竊意黔中亦當類是孟堅
 所以不取也其它紀傳述漢初事所舉罷名若罷若罷
 若吳若東陽之類皆楚漢之際增置非復始皇之舊且
 不久即廢故漢志略而不書唯罷罷至武帝始改名丹
 陽故志稱故罷罷明乎非秦亦非漢也陳項初起之日
 漢未興而秦二世猶在故亦可稱秦置要不任三十六

隄之內苟知秦本無四十隄則裴駟之謬不辨自明而諸家紛紛補湊皆可以不必矣執事以為然乎否乎幸詳示之

又

宋志南梁隄睢陽縣所治卽二溇晉壽春縣後省僕向疑去元收復以後僑立梁隄不復立淮南隄與壽春縣執事以為淮南南梁二隄晉末當竝立其并合實在永初以後今檢劉敬宣傳義熙五年出督淮西其結銜云淮南安豐二隄太守梁國內史則其時尚有淮南隄有隄則必有所領之縣僕向所疑今乃豁然執事之益我良多矣至謂二隄之合在宋永初以後則恐未然攷義熙八年土斷揚豫見謝晦傳是年向靖戍壽陽傳稱安豐及陰二隄太守梁國內史不云淮南太守是淮南已并入梁隄不待永初也蓋其時割丹陽之于湖縣爲淮南隄志爾晉末卽義熙八年也因割壽陽縣爲梁隄實上而淮南隄移於江南壽陽不復爲縣矣晉宋時刺史鎮戍之地若姑孰懸瓠碭碭滑臺之類皆非縣名但言鎮壽陽不足以爲置縣之證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五

門人吳嘉泰校字

潛研堂文集 卷三十六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六

嘉定錢大昕



與謝方伯論平水韻書

孫愐唐韻序稱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今檢廣韻卷首云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廣韻本於唐韻不應廣韻所收之字轉倍於唐韻若然則雍熙之所修者當云刪韻不當云廣韻矣意孫愐序所云增加者兼注中字而言邵長蘅遽謂孫愐增字至四萬有奇似可未信惟高明示之

與謝方伯論平水韻書

某向有所疑茲願問於典謁者近儒論韻學者皆謂今韻二百六部併爲一百七部始於平水劉淵今案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不見於

欽定四庫書目惟邵長蘅古今韻略卷首歷敘所見韻書會載之然某五十年來徧訪南北藏書家俱無有著錄者獨吳門黃孝廉家有平水新刊韻略五卷係元刊本前載河間許古序乃知爲平水王文郁所撰序末題正大六年己丑則金哀宗年號也於宋爲紹定二年其時金猶未亡至淳祐壬子則金已亡矣己丑在壬子

三四五

前二十四年淵所刊者殆卽文郁之本或失其序文而讀者誤以為淵所作耳黃公紹韻會敘例並舉江南毛晃江北劉淵兩家而每部增字於毛則云毛氏韻增於劉則云平水韻增然則劉淵乃刊平水韻之人而後人乃以平水屬之劉淵毋乃誤耶且使淵而果宋人也在稍通古今者豈有慕於元海之名而效之耶惟坊買鑄工未嘗學問乃無足惟耳然某究以未見劉書不敢決其然否浙中博洽之彥多在閣下幕府試一為咨訪順風之呼或可得此書下落以訂向來沿習之謬幸閣下留意焉

與談階平書

昨見足下讀論語一篇引釋文屢空力從反疑空有龍音子按廣韻集韻三鍾部俱不收空字古書亦無讀空為龍者此必傳寫之謬檢毛詩釋文屢盟削屢斐豐皆音力佳反乃悟力從本力佳之謬陸氏為屢音不為空音也屢空之空古人皆讀平聲李頎詩數年作史家屢空誰道黑頭成老翁王安石詩五噫尚與時多忤一笑兼忘我屢空此其明證李嶷注介甫詩引論語屢空注空既也空苦縱切今作平聲用李章未攷唐人詩故疑介甫誤讀然亦可證宋詩讀論語屢空字為去聲矣空

讀去聲當為苦貢切而李云苦縱切則又昧於東冬送用之別胡炳文四書通音空為力縱切尤謬蓋惑於釋文課本又泥於當讀去聲輒改從為縱而不知力與空非雙聲不能成切也孟子空乏其身孫宜公無音則孫亦不讀為去聲朱文公於論語屢空孟子空乏俱未有音則亦讀平聲文公與季章同時猶能守古音勝於季章多矣

荅孫淵如觀察書

得四月六日手教并示荅江處士書稿所云西法每事必與古聖相反誠切中歐邏巴之病至論中星斗柄之同異則僕非專門不敢措一詞僕近日好言輿地不言象緯以目眊夜不能見星知於此事無緣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共和元年終敬王四十三年今刊本有庚甲及甲子字足下斷以為史遷正文詆古人不以甲子紀元之說僕息之恐有未安古術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共和元年必不直庚申東漢以後術家不用超辰徐廣晉人以共和之初為庚申固無足恠但不可以誣史公曰太陰太歲之辨尊見既與鄙意不合僕今亦不復言各尊所聞聽後賢決其然否獨於此猶復饒舌者則以六國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秦楚之際月表

秦二世元年徐廣曰壬辰後兩表之干支皆徐所注則此表之干支必出於徐無疑也其最上列干支一格殆宋以後校刊者妄增後兩表亦無之攷徐注之例惟於每王元年紀干支此表第一格每十年輒書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顯係後人所爲意在便於尋檢不特非史公本文并非徐意也足下所言將以取信士林不當留此罅隙故復陳芻言以備采擇

與馮星實鴻臚書

執事注蘇文忠公詩正王施查三家之誤而補其漏略可謂豪髮無遺憾矣施氏元本春帖子在端午帖子之後查本始易其次以僕攷之兩帖子皆元祐三年所進是年間在十二月諺所云一歲兩頭春者也其正月己酉朔據子由元日宿齋詩今歲初辛日正三明朝風氣漸東南還家強作銀幡會雪底蒿芹欲滿籃是正月三日辛亥所殺四日壬子立春也公於時已差禮部知貢舉例當鎖院故不及供帖子其閏十二月十五日丁巳爲己巳歲之立春節公次韻劉真父春日賜幡勝詩有臘雪強飛纔到地之句此立春在臘月之證也任注元祐三年戊辰作正謂此詩作於戊辰臘月非謂戊辰之春也施氏編此詩於戊辰歲本無差誤查氏強作解事

移此詩於己巳卷首并將春帖子移於端午之前則其誤矣劉貢父集中題云呈子瞻沖元內翰子開器資舍人執事據許將傳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謂將於三年方旋京未必立春時即在朝疑任注有誤僕攷東坡內制集有元祐三年四月十九日宣詔許內翰入院口宣是則正月立春許固未在前列若閏十二月立春正與坡公同直任注本無誤也年譜先生生於景祐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不見干支執事亦疑而未決僕以遠志朔攷證之是年十二月實乙巳朔則公生日當爲癸亥施元之以爲壬戌者殊未足信伏惟詳察

與邱艸心書

讀所作周因於殷禮二句題文後大結有後世得天下必以征誅爲正之語此本諸宜興儲中子文僕初亦甚以爲然今乃知其不可爲訓殆明時士大夫欲尊崇其太祖駕乎唐宋開邦諸君之上故有是論儲氏習聞而不加察爾攷唐虞三代皆封建之世其土地人民天子與諸侯共之天子不甚尊諸侯不甚卑處茅茨土階食土簋土鏞而以匹夫匹婦之飢溺爲己患固未知有天下之足樂也唐虞得舜禹而行禪讓殷周遇桀紂而行征誅當時皆知其非富天下故不特舜禹爲聖人卽湯

武亦不可謂之非聖人也自秦人廢封建爲縣遂以天下爲天子私有躬四溥以奉一人盡改古昔淳朴之俗欲爲子孫萬世之利迨其後嗣不肖天怒人怨豪傑之士乘其亂而攘取之共起于編戶者則誅征誅之名共起于權臣者則託禪讓之名要其初皆因利乘便尚許力而違仁義非有除暴安民之心也其傳世短促者始置勿論若漢唐宋明開國以後規模整肅粲然可觀雖無濬哲欽明之德實有安民和眾之功則推之爲三代之下之賢君可也奚必較量其起事之正否而上下其手乎世徒見禪讓者之悖于舜禹遂疑征誅者之近于湯武會不息率土之濱實非王臣以棄牖楹樞之子而輒生覬覦神器之思此王法之必不容者而覩然自謂得其正乎彼右濬明而左庸宋者其亦昧于理矣且卽以漢明兩代較之秦楚仇敵之國秦之滅楚距陳勝起事僅十有三年沛公世爲楚人背秦未爲不義若明太祖則自祖父以來久入元版圖矣不得以濬相例就令有以解之而與濬起事者有陳勝項籍諸人與明起事者有韓林兒徐壽輝諸人眾入逐鹿而一人得之將以一人爲正眾人爲僞乎抑并此眾人而皆得爲正乎昔南巢野之役未聞有與湯武爭王者故婁敬張良

謂陛下得天下與周異漢祖未嘗以爲忤也漢明之與唐未相去直伯仲間耳何得正不得正之別哉孔子言雖百世可知蓋主三綱五常而言至于易姓改物變態非一端聖人固不能預知要亦不外此兩種稟曰聖人雖惡曹馬之妄學舜禹斷不喜張獻忠李自成之妄學湯武也儒者立言當爲萬世生民慮吾恐征誅之慘更甚于禪讓故不可以不辨

峇嚴久能書

來教以漢書鄴陽縣孟康音紂不當有紅反字引盧校經典釋文爲左證旣明白矣僕少壯時聞故友吳山夫戴東原之言謂孟康本音紂紅切小顏謂音紂非是及校漢書卽用兩君緒論晚歲讀抱經先生校本其時攷異久經刊刻是兩說者疑未敢決故不復訂正非有意護前也足下引吾家廣伯說謂東與尤疾聲近通用卽愚以爲未必然古書一字可兼數音未聞彼韻可合此韻漢儒云某與某聲相近特就一字之聲言之卽六朝所謂雙聲也雙聲與疊韻判然不同奈何因一兩字聲偶相近輒欲并其韻而通之乎聲音本於文字文相從者謂之正音聲相借者謂之轉音正音一而已轉音則字或數音正音如宗族昭穆雖遠而實出一本則引而

同之故疾舌唇齒音不同而合爲一部轉音如婚姻夫之與婦至親也而婦之族不可以混夫之族故音之轉必清濁舒斂同伏同等乃可假借其它同部之字仍風馬牛不相及也顧亭林論古音分部最有倫理而毛大可妄爲通韻之說以攻之夫使韻而可通則亦不必言韻矣卽以東鍾一類言之東冬江也陽庚也清青也蒸也顧氏析爲四類而毛通爲一部既泛濫而不可訓矣依廣伯所舉則與尤侯又聲近可通也試引廣伯之例而通之番禺之禺轉爲魚容切鬼容區卽鬼史區也從史卽懲愿戎讀如汝是魚虞亦相近也左傳晉伯宗二傳作伯奪莊子導大窳向秀讀窳爲空是真文至元先亦相近也書虜夔齊栗卽史記之劍劍封龍山亦作飛龍山般讀若宰是支微灰亦相近也以一二字之聲近而引以爲通用之例古今尚有正韻乎古音直如特直九反當讀如投之上聲而紉紅反亦讀如同卽謂孟康音紉亦取同之轉音而非如廣伯聲近之例也僕與廣伯素無一面恨生前未與盡其同異故敢復于足下唯足下審之

荅周松齋同年書

久未奉書左右伏想揆述日富道遠不獲追隨講席聞

所未聞良深恨闕大製十三經音略於聲音清濁開合之理剖析入微唯是方音師授各殊足下所指誤讀之字儼鄉卽有未誤者尺素不能覩縷也前問足下漢詁亭林顧氏古音而以吳才老叶韻爲善私億足下尊崇考亭不欲立異目今讀毛詩叶音補正一篇於朱傳駁辨極多卽以服叶蒲北反言之扶服讀匍匐經典既有明證轉輕唇爲重唇於字母亦無彌背再以有狐候人六月諸篇證之服與職德同韻亦復何疑而足下必改符弗反以從本母夫三十六母出于唐末又在陸法言孫恂之後足下既知六朝後出之書不可以繩三百篇又何必以晚出之字母繩三百篇卽足下所譏于亭林者特謂其不講字母今才老與朱子已不能免於訾議則又何責乎亭林此僕之所以不敢附和也承索拙序自媿才非元晏不足以增太冲聲價故遲回久之無以下筆伏唯垂宥

與程秀才書

承以所著易源待正彙相示僕於經義素非專門先天無極之悟尤所不解今讀足下書所謂欽其寶莫能名其器者也竊嘗愿之宣尼學易但云可以無大過其贊頤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聖賢學易

不過欲保此身使無大過而已小過雖聖人未敢自信
 為必無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无咎者善補過
 也聖人唯自覺其有過而悔之即已不覺而人告之亦
 恍然為戒即悔即改此不遠復无祗悔之所以元吉也
 若夫亢而有悔迷而終凶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矣古
 之聖賢求易子人事故多憂患戒懼之詞後之儒者求
 易于空虛故多高深竊妙之論聖人觀易不過辭變象
 占四者今舍象占而求卦畫又舍卦畫而求畫前之易
 欲以駕文王孔子之上自謂得千聖不傳之秘由是自
 處至高自信至深謂己之必無過且患人之言其過辯
 論滋多義理益昧豈易之教固若是乎此僕之所以不
 敢言易也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七

嘉定錢大昕

傳一

內大臣一等公諡忠勇修公傳史館作

修國綱滿洲鑲黃旗人祖養正

太祖天命四年由撫順來歸六年從征遼陽以功授遊
 擊世襲駐朝鮮界之鎮江城其年七月軍陳萬策潛
 通明將毛文龍令別堡民詐稱兵至大謀城中驚擾萬
 策乘亂執養正殺其子豐年及從者六十人以板養正
 不屈被害雍正元年贈太師追封一等公諡忠烈父圖
 賴一名盛年襲遊擊以軍功累加世職至三等精奇尼
 哈番官至兵部承政定南將軍固山額真以太子太保
 致仕卒諡勤襄圖賴生

孝康熙皇后康熙十六年推恩外戚追封一等公雍正
 元年贈太師國綱其長子也狀魁梧善騎射初任一等
 侍衛襲三等精奇尼哈番擢正藍旗漢軍都統襲父爵
 一等公授內大臣都統如故吳三桂之謀逆也其子應
 雄在都下立紅巾為號約日起事為內應事覺
 命國綱統禁軍捕之應雄伏誅康熙十四年察哈爾布
 爾尼叛山西駐防蒙古多叛逃出口者以國綱為安北

將軍鎮宜府既至鎮宣布

聖諭整飭邊防人心帖然特以爲安察哈爾平召還京仍以內大臣兼鑲黃旗漢軍都統時議設漢軍火器營復

命統之因定連環本柵之法以教練焉二十七年五月與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理藩院尙書阿爾尼等使俄羅斯議立盪界事軍出瀚海會厄魯特與喀爾喀構兵道阻乃召還明年春復出塞抵色冷江秋七月及俄羅斯使臣費陶多爾等會于牙克薩城下遣人往返讓久不決國綱語同事者曰彼倚長江之險且秋艸易枯我軍難留故遲時日以要我也如示遠人以誠身履其地彼計沮矣即日屯諸軍山上從輕騎渡江以要之使臣色動猶以未請命爲辭國綱從容示之曰我

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心懷及爾國息兵便民俾各安業

汝國亦仰體

聖意乃乞重望大臣能任事者分立盪界爲萬世永安計今彈丸黑子之地不敢自尊必待請而後行是萬里奔命窮年無已時也使臣見其詞嚴正不可奪卒如命立盪界振旅而還二十九年厄魯特犯邊

上命和碩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國綱以內大臣

參贊軍務率火器營爲前鋒厄魯特聞大軍至遣人詭

稱議和潛偵虛實國綱詣中軍曰彼以欵我也兵法無

約而請和者謂之謀賊情巨信必速戰遂定戰期八月

己未朔大軍列陣而前賊于烏蘭布通縛駝結陣以待

國綱謂其部下曰今日正男子報國揚名之秋我與若

父子兄弟也我不敢愛身而先之爾曹其勉旃遂先登

摧其駝陣賊逃入林中國綱麾兵獨進大破其衆國綱

中鳥鎗歿于陣是夕厄魯特不能軍翼日遁去

聖祖聞國綱亮震悼輟朝遣內大臣賜金五千兩暨鞍

馬輓還之日

敕諸皇子郊迎復

諭曰舅舅社稷重臣爲國捐軀朕甚愍焉將親臨弔奠

國綱子孫族人詣

闕固辭乃止

賜祭四壇諡曰忠勇

御製碑文立于墓道其略曰爾賦性貞純秉心淵塞親

居元舅而敬以持身位列上公而謙能服物入則虔其

宿衛出則筦領禁軍迺者小醜構爭近徧邊圉三軍聲

討簡佐元戎屬賊鋒之既挫將棄壘以潛奔爾猶擐甲

直前提戈獨進銳志彌堅金石壯氣逾薄虹霓暫掃陸

梁永清朔漢登期上將選殞師中夫爾以肺腑之親心
膺之寄秩崇望峻勞久勲高假令借取旋軍亦可從容
奏愷而乃義存奮激甘蹈艱危人盡如斯寇奚足殄惟
忠生勇爾寔兼之其見褒美如此長子鄂倫岱襲一等
公

詔別賜拜他拉布勒哈番加一拖沙喇哈番令其第三
子夸岱襲焉雍正元年

敕立家廟加贈國綱太傅鄂倫岱仕至領侍衛內大臣
緣事正法以夸岱襲一等公卒子那漢圖襲鄂倫岱子
補熙漕運總督介福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掌院學士初養正之來歸也例入漢軍康熙二十七
年國綱上疏言臣家本係滿洲臣高祖達爾哈齊貿易
邊境明人誘入開原比

太祖高皇帝遣使入明臣叔祖修養性備述家世求使
者代奏即蒙

太祖諭云朕福金修佳氏塔本巴顏之女爾修姓兄弟
分散入漢之故朕知之久矣及大兵克撫順將臣族人
居佛阿拉之地不加差使臣叔祖得尚宗女

賜號施武里額駙令與修佳氏之巴都里孟阿圖諸大
臣考訂支派敘為兄弟臣家族籍既明請賜改隸滿洲

而同時正白旗漢軍內大臣和碩額駙華善亦疏言臣
高祖布哈原姓瓜爾佳氏明成化間授建州左衛都指
揮僉事臣曾祖阿爾松阿嘉靖間襲父職臣祖石翰移
居遼東臨卒遺命諸子立功以歸本國及

太祖高皇帝兵取廣寧臣父石廷柱開城門歸順
太祖見而喜曰此我國人也

特賜御用鞍馬

太宗文皇帝知臣父本係滿洲故命為滿洲甲兵額真
後又命為統領漢軍額真累擢至一等伯臣家世實係
滿洲事並下戶部戶部議將國綱華善及族人改歸滿
洲仍畱於漢軍旗下修氏石氏二族文武官俱畱見任
其編審冊內改稱滿洲

詔從之其後

敕修三朝國史

聖祖仁皇帝親定滿洲功臣百一十五人國綱父圖賴
及石廷柱並與焉

都統贈一等伯傅公傳史館作

傳清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氏父李榮係內務府總管
追封一等公傅清初由藍翎侍衛遷三等侍衛除鑾儀
衛雲麾使乾隆元年遷鑾儀使二年除正黃旗滿洲副

都統五年出爲鎮守天津總兵官未幾仍授副都統

命駐西藏辦事還京復爲天津總兵官十三年遷占北口提督十四年二月調固原提督十月改授都統與左都御史拉布敦同駐西藏時西藏郡王朱爾墨特那木札爾潛蓄異志與準噶爾相結而謀害諸喇嘛欲獨據其地傳清密以狀陳奏十五年十月遂與拉布敦定計誘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至通司岡稱奉

上命數其罪誅之逆黨羅卜藏札什等聞之率眾數千突入署內放鎗礮達賴喇嘛遣番僧救護不得入傳清中第創甚卽自盡事聞

上召王公滿漢大臣諭之曰從前頗羅雍恭順料理藏中事務一切安帖

皇考加恩由台吉封爲貝勒伊感激我朝恩厚彌益恪誠朕卽位以後封爲郡王後四年力就衰朕詢以孰堪爲嗣伊奏稱長子頓弱又已出家次子朱爾墨特那木札爾人尙強幹能勝彈壓因令其承襲迨伊奏事一二次以後朕於其詞意之間知非伊父居心可比日後必生事端諭駐藏大臣留心體察傳清前經駐藏爲伊等所敬服遂令前往且慮其勢孤益以拉布敦乃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心益狂悖將伊長兄車布登圖害誣以叛

逆又與達賴喇嘛素有仇讐既戕其兄遂欲害藏中不順伊之班第達等其勢將延及達賴喇嘛獨居其地雄長一方近遂將塘汛文書禁絕不通悖逆益著傳清拉布敦稔知其姦摺請便宜從事以絕後患於十月初八日奏到朕以僅二大臣孤懸絕域未可輕舉批令俟班第更換拉布敦到藏日會同達賴喇嘛及藏中大格隆等明正其罪以申國法乃傳清等未及接到諭旨卽于十月十三日傳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到通司岡加以誅戮而傳清拉布敦旋爲伊屬下卓呢羅卜藏札什所害總督策楞奏到朕深爲憫惻不覺涕零因思傳清拉布敦若靜候諭旨遵行或不至是但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反形已露尙不先加誅戮傳清等亦必遭其荼毒則傳清拉布敦之先幾籌畫殲厥渠魁實屬可嘉非如霍光之誘致樓蘭而斬之也夫臨陣捐軀雖奮不顧身然尙迫以勢所不得不然如傳清拉布敦揆幾審勢決計定謀其心較苦而其功爲尤大以如此實心爲國之大臣不係其令終安得不倍加軫惜邪傳清拉布敦著加恩追贈爲三等伯入賢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伊等子孫給與一等子爵世襲罔替以示朕褒忠錄庸之至意拉將伊二人爲國捐軀之大節明白宣示使天下共知其

不得已之苦心否則好事喜功者借此二人爲口實而事外無知之入又有議其擅開邊費而仍邀國家如此厚恩者朕豈肯令是非倒置若此該十六年四月復諭內閣曰前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因朱爾墨特那木札爾逆謀顯著先事翦除奮不顧身忠誠卓越俱已加恩贈卹入祀賢良祠昭忠祠不知者或訾二人冒險邀功且議朕爲酬庸過厚也今據策楞班第等奏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自立名號潛遣其心腹堅參札錫等通款準噶爾稱策旺多爾濟那木札爾爲汗且求其發兵至拉達克地方以爲聲援幸值準夷內潰所遣使人回藏被獲得其逆書并餽獻諸物是其陰蓄異志勾結準夷罪不容誅設非二臣協力同心決計先發則其貽害藏地將不可言是二臣之心甚苦而有功于國家甚大應特建雙忠祠合祀二人春秋致祭丕昭勸忠之典

陳忠愍公家傳

公諱福字箕演其先江寧人父尙智明末官榆林副總兵官以拒李自成戰歿葬於寧夏衛因占籍延綏公少儻有謀略

國初以武舉從寧夏總兵官劉芳名麾下剿香山賊有

功授守備兼鑲藍旗都統李國翰麾下攻階州蒲城諸路皆有功加游擊銜等授四川遵義鎮游擊駐兵順慶順治十五年大兵入川公以所部從斬獲甚眾加參將銜康熙二年巨盜劉二虎郝搖旂李來亨等出沒楚蜀閒蹂躪居民總督李國英請會兵討之公得檄以次年春從西安將軍傅哈禪出征手斬劉二虎於天池寨攻郝搖旂於黃州坪禽之其秋八月又從靖西將軍穆里瑪追擊李來亨於茅麓山來亨自燒死餘黨殲焉論偏裨功公居第一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遷四川成都城守副將會打箭爐苗寇警總督蔡毓榮奏改夔州協副將討平之十年攝重慶鎮總兵官事十二年擢陝西寧夏鎮總兵官公入覲請訓卽赴鎮任事家屬尙畱重慶明年逆藩吳三桂據滇南叛四川亦應賊吳逆素知公驍勇遣使好言誘公公斬其使以聞賊乃劫公家百口爲質遣使誅公曰不從者一門無噍類矣公慷慨謂僚友曰吾志吞逆賊豈爲妻子計耶立斬之遺弟壽賚書入奏

天子嘉公忠亮知大義據陝西提督仍領寧夏鎮事授其弟奇參將壽以庖膳生特授寶應縣知縣王輔臣者平涼大帥潛與賊應據城以叛攻陷定邊城十四年春

詔公與總督哈占合兵取之先是寧夏兵被調征蜀去者十六七其畱者多怯懦莫敢前公諭以忠義申令將士有不進者斬即日上市馬啟行三月至靈武分遣部下復惠安韋州安定三堡親統兵與蒙古索諾木台吉軍合圍花馬池別遣兵略定遠皆多所斬獲賊朱龍以衆援花馬池我軍邀擊之賊以奇兵出我後腹背受賊我軍益奮斬偽都司王一龍於陣朱龍不能支遁走花馬池賊勢孤乃下六月進復輒井安邊諸砦七月揚威將軍阿彌達奏言逆賊王輔臣率精銳與秦州逃寇屯聚平涼慶陽依山爲固請遣大將軍貝勒董鄂等會平涼而遣提督陳福速取定邊固原以斷其援

詔從之公自花馬池進圍定邊豐濠四面以困賊朱龍復自綏德來援公道將掩擊於沙家澗生得朱龍父子而定邊偽副將倪光德亦爲其黨脅擁乞降卽斬光德與龍父子軍前王輔臣既失定邊乃乞撫以緩我師朝廷察其詐立遣將軍張勇赴秦州會大將軍貝勒董鄂入平涼而命公出固原夾擊之八月公進兵平遠禽斬偽官二十有二人捕首虜二千餘級獲輜重器械無算再進斬偽參將陳啟元遂奪其城是月又以舉王屏藩逆書進公爵三等男公謝乞上提督印專領寧夏鎮

事

詔不允九月進兵固原中衛副將賈從哲游擊張元經臨陣先退公劾其罪斬以徇於軍議者或言公所部宜并力赴平涼

詔以問公公奏言若先趨平涼則固原賊必乘閒斷我糧道非萬全之計莫如先攻固原挫其鋒銳俾賊自顧不暇然後畱兵守固原臣自以精兵會平涼報可公遂督師西進屬威暮大雨雪公督進益急暮抵惠安堡下令五鼓會食急趨固原城下後者斬是時賊將來降者多在軍中潛誘軍士爲亂夜半鼓譟入營門衛士皆解散公倉卒未持兵刃遂薨於軍時十二月二十二日也

事聞

天子震悼命總督趙良棟按亂首得參將熊虎等四人皆斬以徇追贈公爵諡曰忠愍

賜檀香木爲首以葬加祭二壇

御製詩一軸建祠寧夏賜祀田十頃俾家焉

賜世襲三等子以公弟壽子世怡襲超擢公弟奇爲天津總兵官十八年冬奇上疏言臣兄福捐命疆場妻子畱蜀生死未卜乞

詔征蜀諸將蹤跡之後三年四川平弟壽爲鴻臚寺少

卿復奏請入蜀訪兒子得之萬點山中廬舍偏仄壽號泣而入夫人猶不肖告以故乃大哭呼其子世琳出與壽相抱哭左右輿隸無不灑涕壽還都請以襲爵還世琳

上召見世琳問以母子流離狀世琳言吳逆怨臣父斬其使殺臣家數十口然終欲招致之故繫臣母子重慶獄重慶守鄭某知臣父必不附賊陰釋之臣出山後聞鄭闔門自縊矣臣母子潛伏山谷草衣木食經七八年乃得復見天日因免冠叩頭泣下嗚咽不成聲

上憫歎久之即除直隸三屯協副將歷古北口總兵官鑿儀使卒子益嗣三十六年

上西巡駐蹕寧夏遣大臣索常泰奠公墓雍正八年詔入祀昭忠祠益由三等侍衛出為直隸固關參將官至雲南楚姚蒙景總兵官卒子大用嗣今為江南提督論曰昔新城王文簡公典試入蜀與公交稱公為儒將越三年而公以死節聞夫儒者明於大義之謂雅歌投壺輕裘緩帶儒之末節耳公身經百戰所向無前有英衛之風及滇逆侏張全蜀失守平涼固原皆為賊巢公以孤軍介其閒謀國忘家累斬賊使忠義之忱炳如燿日

天子委以心膂倚為長城費禱未備乎郭循桓侯竟隕乎張達哲人云此痛矣悲哉然而

恩賁重泉賞延奕世姓氏入名臣之傳俎豆永昭忠之祠生榮死哀公實兼之夫衛霍功高一再傳而失侯而公之後嗣皆能以功名自奮豈非忠孝之門必有餘慶天道固昭昭可信邪大昕與公會孫樹齋先生善敬讀公家傳為敘次之以志景仰之忱俾百世之下聞者興起焉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公傳

公諱拔字藻儒號顛庵太倉州人明建極殿大學士文肅公錫爵之曾孫翰林院編修衡之孫太常寺少卿時敏之第八子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康熙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孝感熊文端公為館師特器重公與歸安孫編修在豐有雙珠之目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乞假歸省丁生母沈太夫人憂服闋還朝主乙卯山東鄉試遷左春坊左贊善乞假歸居太常憂喪葬如禮服闋補右贊善充

日講起居注官

上以江浙人文之地提學道不得人改用翰林官令九卿會舉由是吉水李公振裕被

命視學江南而公得浙江取士公明浙人有窮通翁之謠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報滿擢翰林院侍講三轉至侍讀學士庚午主順天鄉試超遷內閣學士甲戌

殿試充讀卷官音吐閔朗

上傾聽不倦及館選日

上御休和殿故事惟大學士侍殿上餘皆立階下

特命公與同直學士三人入侍咨詢人才後遂以爲例

遷戶部侍郎充 經筵講官時西安大同開捐例因緣

爲姦者多公防檢有方胥蠹斂手筮寶泉局不名一錢

轉吏部侍郎首禁臨選駁查臨掣買籤之弊某織造之

第以賄得南海令公扣其缺曰法自近始吾不能執法

徇勢要也江南十府糧道缺出有候補監司武國樞者

欲得之議官時人多屬意于武公曰此陞缺非選缺也

班次一素後卽爲例繫一人者小繫銓政者大力持不

可抵幕武以千金餽公且訂後效麾而去之故香山令

張令憲父子死賊難

朝廷追卹子蔭承蔭者其長孫進也年滿各部部議歷

年太久恐有假冒格不行公昌言曰令憲父子以兩命

博一蔭今以年久黜之教忠之謂何乃與尚書澤州陳

公侍郎崑山徐公別議以上率從公等議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疏請監生就試本省毋畱京師九卿初不然其說惟孜再疏堅執衆無以難公曰太學之設三代以來未之或廢奈何以一時流弊舉興賢育才之地而空之乎鄭議竟寢遷刑部尚書先是各司定獻不錄漢供公言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欲其彼此參酌今供詞俱非漢語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若隨聲畫諾漢官便爲虛設矣令嗣後錄供兼滿漢稿永爲例是時州縣奸民多控細事赴部控訴公言

朝廷設官有體惟元惡大憝司寇行法其餘皆有司之事非可越俎而代也或虞旗人非州縣能制則現設理事官上之督撫監司亦足彈壓何至于千里外拘繫對簿大者淹斃牢狴小者失業破家而所爭止于簿物細故非欽恤制刑之意也乃請禁止改工部尚書轉兵部又轉禮部公任事日久徧歷六曹每蒞官必告同事曰某於公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之而聽固善不聽必愚見之誤也亦不敢固執然此爲事介兩可者言也若確見其失萬不可假借者諸公自爲之某不能唯唯聽命也同列皆敬重公事有不決俟公一言乃定是時士

子以

上六十萬壽請開恩科事下禮部同列以舊例所無難之公曰以

萬年之

聖主當六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乎若以糜費為嫌則民間豈長生日子孫僮僕尚不惜出所有招集賓客矧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於此遂如所請以上立命舉行公在翰林已負公輔之望及為六卿

眷注益渥天下皆謂公且暮入相而公回翔喉舌之地垂二十年淡泊恬退夷險一節

上蓋以賢公康熙五十一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仍兼 經筵講官閣臣例不兼 經筵公在講幄久敷陳得體特有是

命

國朝大學士兼 經筵者惟昆山桐城澤州及公而四通州增置倉厥科臣奏請開捐下內閣九卿議公與安溪李文貞公皆不盡題而極陳捐納之弊云臣每見鄉里童賸一旦捐資儼然民上或分一縣之符或擁一道之節朝章固故從未經心官箴民隱何曾注念不惟濫觴名器亦且為累地方宜禁止以寒僥倖之路杜言利

之門

特諭所奏深合朕心飭九卿再議明年八月主禮部會試其冬以疾請解閣務

御批卿但安心調養朕同事老臣漸少實不忍言明年春病稍愈即入直得

旨再加調養不必每日到閣五十七年

孝惠皇太后升祔議者以

孝康皇太后升祔已久欲位其次公曰

皇上聖孝格天曩者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躋

孝端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議者不從公言

上果以為非是令改正焉五十八年元旦日食

詔停止朝賀廷臣以交食一定之數不足為災欲固請

受賀公言聖人敬天無微不謹仰成

君德正在此等乃止六十年三月以陳請建儲忤

旨率長子奕清伏闕待罪凡五日

詔奕清赴軍前效力而公仍留內閣公自以待罪之身

不敢起視事其冬

車駕自熱河回鑾公迎至石橋

上遣內監慰問甚至明年元日諸大臣具摺上壽公亦

未敢列名

上還其摺令列公名乃奏翼日

賜宴太和殿宴畢

召入西暖閣

賜坐慰勞尋

詔視事如故公之忠直無它賜至是乃大白及

聖祖升遐公宿閣中朝夕哭臨悲哀逾節病日劇輿歸

第

世宗御極之元年正月上疏乞休

詔以原官致仕仍畱京備顧問其禮遇如此公嘗言黃

霸爲丞相勳名減於治郡時論者惜之吾受

恩至深非奉行文書可以塞責故於預建國本陳奏至

再至三觸冒九死而不悔又嘗密奏請減蘇松浮賦御

史張建策請於浙江開礦公密疏乞禁止皆未嘗告人

也及被謫日

詔出公摺付內閣衆始知之素有人倫之鑒文臣如范

時崇陳瓊朱軾李陳常武臣如穆廷杖杜呈泗皆公所

薦舉後多知名楊編修繩武者公門下士也其言曰公

風度端凝儀觀外朗左目有痣赤如丹砂由詞臣登宰
輔皆出

特簡不由援引外溫和而內剛正單寒後進以文求謁
接之藹如而要人炙手可熱者屏勿與交退食之暇不
廢絲竹一面之知或推食解衣予之而脂膏之地未嘗
染指世固有色厲內荏言清行濁寒士不能登其堂而
不免屈節于貴倖故人不能分其惠而不免受金子莫
夜者此公之罪人也世以爲知言公兩子長奕清詹事
府詹事次奕鴻河南按察僉事

內閣侍讀嚴道甫傳

嚴長明字冬友號道甫江寧人幼讀書十行竝下年十
一臨川李閣學紱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
編修本往謁李隨舉子夏二字令對卽應聲曰亥唐李
大奇之謂方侍郎苞楊編脩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
等善視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及補縣學生學使夢侍郎
以國士目之侍郎知其貧問所需長明曰貧乃士之常
聞廣陵馬氏多藏書願得一席爲讀書計耳因薦之盧
運使見曾立延致之是時東南名士多假館馬氏齋長
明虛心質難相與上下其議論遂博極羣書乾隆二十
七年

天子巡幸江南長明以獻賦

召試

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甫任事卽奏充方略館纂脩官以書局在

內廷許應數珠中書在書局得懸數珠自此始也一日戶部奏賦役全書所載雜項錢糧名目頗多請并入地丁項下內閣已稟擬依議矣長明言於劉文正公統勦日雜項既經折色卽爲正供若并去其名目異日如薪紅茶菓之類更有需用必復加徵是重困民也劉公曰不圖後生有此謙論卽令駁止之因薦入軍機處行走傳文忠公恆亦器重之樞廷有重難事輒委決焉嘗扈蹕木蘭大雪中失橐駝并所裝物求之不獲越一日一人牽駝而至且謝罪問之乃故軍機蘇拉緣事遣配者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者獨公一人今篋無它裘非公而誰問既竊何以復還曰恐公寒耳勞以錢而道之

上嘗問軍機章京中人才可用者傅公對曰人才可用者多若有守有爲可繼胡寶琮者嚴長明一人耳長明內直日久諳悉典故尤務持平允雲南糧儲道羅源浩虧銅廠銀萬一千兩又分賠屬員汪大鏞銀一千兩有

旨加罰十倍以一年爲限逾限卽正法羅已納正項十有一萬矣仍有分賠六萬未完而限垂滿羅呈乞展限詔下軍機大臣與刑部查辦時劉文正公掌刑部方主會試入閣諸公相視莫能決適有

行在宜諭軍機大臣事長明卽詣貢院搥鼓求見劉公宣

諭畢因從容曰羅觀察之限已迫俟公出閣恐無及矣其所欠者分賠屬員之項昨見吏部檔汪大鏞捐復赴補直隸屬員旣邀寬釋且得官而上司乃坐極刑可乎卽於袖中出請寬限稿求畫押劉公義而許之長明出以示諸公列銜會奏果奉

俞旨令汪大鏞分繳欠項而羅得出獄矣擢內閣侍讀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纂脩官長明於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一見便能通曉嘗奉

命直經呪館更正繙譯名義蒙古源流諸書書成輒進秩焉以父憂去官尋丁母憂哀毀過禮免喪後引疾不出築室三楹顏曰歸求艸堂藏書三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吟咏其中海內求詩文者踵相接從容應之無勸色嘗語學者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徧交海內賢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難傳

後其自命如此畢中丞沅巡撫陝西招至官齋爲文字
交因得游太華終南之勝詩文益奇縱所得金石刻益
富在秦中十載撰次西安府志八十卷漢中府志四十
卷皆詳贍有法晚歲爲廬江書院院長卒年五十七生
平著述有歸求艸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
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太陰解
文選課讀文選聲類尊聞錄獻徵錄知白齋金石類
籤金石文字跋尾石經攷異漢金石例五岳貞珉攷五
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素靈發伏墨緣小
錄南宋文鑑奇觚類聚八表停雲錄養生家言懷袖集
吳諸志凡二十餘種子觀晉皆以讀書世其家

論曰子友曹學士仁虎有言政事可以文飾惟文學不
可假借風節或激於一時而成惟文學非積久不能致
子與侍讀交廿餘年聽其議論經緯古今混混不竭可
謂閱覽博物文學之宗矣同歲

召試得官者歛程晉芳魚門上海趙文哲損之長洲吳
泰來企管上海陸錫熊健男彬彬爾雅皆述作之選盛
矣哉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七

門人吳嘉泰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八

嘉定錢大昕

傳二

嚴先生行傳

嚴先生行字永思嘉定人明萬厯中補縣學生與李流
芳龔方中友善時邑中諸名宿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
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司馬溫公資
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至忘寢食又以溫公著書意
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
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
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它書以補之
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
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
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
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
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攷通鑑之所
載如此它書之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
兩存之一曰補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己
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
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

所取義雖正史亦刪要使學者欲攷興亡則觀政於朝
欲知淳薄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
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爲師行無
平奇濟物者爲尙蓋其自序如此又謂周社雖滅秦命
未膺昭襄雖強不當遽以紀年朱梁石晉之惡浮於黃
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
報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
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爲附載此又取紫陽綱目之義
以彌縫木書之闕者也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以爲迂
唯黃淳耀歎以爲絕倫而談允厚爲之參校史傳攷訂
遺漏先生嘗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
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
子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所以我不可無子也書成
允厚爲之序且題通鑑遺失若干事謂目食地震水旱
蝗饑郊天祀庸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
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失
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關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
明門至元武門所謂南北兩馳道也及孝武崩乃罷之
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爲無首李憲據淮南稱帝光
武道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憲於舒建武六年馬成拔

舒憲亡走其軍士帛意斬憲而降封帛意爲漁浦侯通
鑑於馬成拔舒帛意斬憲事闕而不書是爲無尾禿髮
傳檀爲乞伏燄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爲后
其後燄磐后與虎臺謀殺燄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晉
義熙十年已預書燄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
之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八月而通鑑
於神功元年八月聖歷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爲太子
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歷元年二月久
視元年二月兩書之聖歷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
頊與張易之張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而通鑑於是年
三月便書頊與二張同爲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
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寧戎校尉張璩固守大城太元
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率衆三萬
軍於洪池攻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此二事本是一
人之事但載記作張璩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先書
張璩後書常據而又譌常爲掌名與姓俱歧矣毛寶子
穆之小字虎生而通鑑於地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
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
小字智隨而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智隨其後又書贊名
與字相歧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軌遺庶弟建武將軍

幼稚討母弟仁於平郭兵敗幼稚爲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則云慕容幼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爲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歿之而通鑑謂冲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爲攻異以申之謂崔模仕魏爲武陵男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爲抗節誠誤至尹冲之歿則宋魏史有同辭奈何因模而併評冲乎唐中宗崩遺詔使相王旦輔政韋溫與宗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王輔政之語蘇瓌正色拒之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溫楚客大怒竟削之瓌遂稱疾不朝故睿宗卽位下詔褒稱之曰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謹議實挫邪謀此瓌不從韋宗之證也通鑑削去稱疾不朝四字改云懼而從之何其冤也又如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在建安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爲失次梁大賁元年二月至四月紀日干支顛倒且有一月而再書丙午者是不若紫陽氏盡去之之爲愈矣其譏胡注之誤如晉孝武嗜酒流連內殿醒日既少通鑑譌作醒治而注卽云醒而治事之日

少是不攷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湣自稱守國天王通鑑禹守國爲宋國而注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攷北齊書也周宣帝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鬻事胡誤以事由烏丸軌爲句宇文孝伯屬下讀因注云孝伯何出此言是誣孝伯也先生與允厚於史學皆實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黃其所辯正皆確乎不可易宋李元明儒家好讀綱目如尹起莘劉友益王幼學徐昭文輩皆淺陋迂腐難附綱目以傳轉爲本書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見此書耳

閻先生若璩傳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塞邨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曆甲辰進士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先生少口吃入小學讀書千遍猶未熟同輩咸歎其鈍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排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卧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輩皆折輩行與交擊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注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學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

偽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藏結所在作尙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最精者謂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其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葵罔命凡十六篇而九其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其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其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剗剗鄭作臏宮剗剗頭庶剗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造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

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叙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尙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內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秦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

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二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災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已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皇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皇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邪其辯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魏明帝詔令王肅謙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康熙元年

始游京師尚書龔公鼎尊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諸生祭酒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顧虛心從之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攷異成先生糾其謬數條汪意不憚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先生應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捨其餘唾乎徐尚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微乎先生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大欵服卽邀至邸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日聞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合肥李公天韻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徐公奉
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旣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皆預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子謂并當論其

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夢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四卷釋地餘論若干篇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嘗言孔門從祀顏曾之外當廣爲十二哲德行三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人子游子夏子張以論語孟子證之確不可易又謂先儒以大學傳文出於曾氏門人之手但見誠意章引曾子說謂古者弟之於師方稱子耳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皆曾參則是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若謂大學止一引與它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內則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高弟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一事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雖不可知然論語叙其侍坐次于子路則必少于子路矣孔子年十七時子路南八歲點不過六七歲童子烏有倚闕相

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朱氏論語孟子集注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而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其氏不當以施爲語聲聞者歎其精確

世宗皇帝在潛邸聞其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革請移就外畱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簣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

世宗遣使經紀其喪親製挽詩四章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先生不能當也平生長於攷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徐尙書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子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言秦伯用

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畱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斯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子詠亦能文

胡先生渭傳

先生諱渭初名渭生字肫明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所謂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啓甲子舉人先生年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廣額屢赴行省試不得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相國邸篤志經義尤精於輿地之學崑山徐尙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延請常熟黃儀子鴻無錫顧祖禹景范山陽閻若璩百詩及先生分纂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先生素習禹貢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庚仲初之言不可以釋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從說文作荷榮波既緒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

不可漏而爲一乃博稽載籍及古今經解攷其同異而折衷之依經爲訓章別句從名曰禹貢雖指凡二十卷爲圖四十七篇於九州山川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同異道里遠近夷險犁然若聚米而畫沙也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且爲圖以表之其畱心經濟異於迂儒不通時務者遠矣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其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漢儒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害一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剗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且謂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害二洪範元無錯簡後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做時五福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爲五福六極之傳害三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眞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關文無待於補皆卓然有得非異趣

以為高者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先生撰平成頌一篇并禹貢錙指獻

諸

行在右

詔嘉獎

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

御書者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儒者咸以為榮甲午歲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

有二從子會恩從先生學由進士及第官至刑部尚書

孫彥穎翰林院編修

萬先生斯同傳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泰明

崇禎丙子舉人鼎革後以經史分授諸子各名一家先

生其少子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

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書

遍讀之皆得其大意餘姚黃太冲寓甬上先生與兄斯

大皆師事之得聞戴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為主以聖賢

為必可及是時甬上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有疑義

輒片言析之束髮未嘗為時文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

熟於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啓實錄皆能闡誦尚書徐
公乾學聞其名招致之其撰讀禮通考先生預參定焉

會

詔修明史大學士徐公元文為總裁欲薦人史局先生

力辭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罷繼之者大學士

張公玉書陳公廷敬尚書王公鴻緒皆延請先生有加

禮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後設局分修之失嘗

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

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

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寢溫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

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

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眾人不暇擇其材

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所

以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惟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

代治亂賢姦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難言久矣

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朝會臺所譏魏晉以後賢

姦事迹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

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

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况數百年之久乎言語

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

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讀而詳識之長游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劬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攷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它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它書證之它書之誣且溢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謂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亡之說後人多信之先生直斷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文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于火中還白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肯以后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消嬪御爲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

苟無自焚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三年削奪親藩會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關逼迫自殞卽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在都門十餘年士大夫就問無虛日每月兩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深于史者也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彙考四卷廟制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彙考八卷歷代辛輔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見也乾隆初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緒史稿爲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陳先生 祖范傳

陳先生祖范字亦韓自號見復常熟人少習舉業有師法年廿三補縣學生歲科試輒占高等弟子著錄者日衆雍正元年黃侍郎叔琳典試江南中式皆一時名士先生與嘉定張公鵬狎宜興任公啟運當塗徐公文靖才尤高試文傳誦徧海內其秋試禮部中式鄉先達有欲翼而起之者忽足蹇不得預

殿試歸里明年補行正科當赴

廷對親朋皆力勸之先生曰吾少無溫飽之心徒勞苦奚爲者及今尙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矣於是僦廩華漚之濱鍵戶讀書生徒裹糧相從與吟社諸老倡和月一讌集居數年有

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諸大吏聞先生通儒爭先延請爲師先生勉應之在蘇州紫陽書院三年訓課有法士子至今思之又主徐州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或一年或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乾隆十五年

天子崇尚經術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於是雅知先生者交章列薦明年

上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核其名實允孚者得四人先生褒然居首其三人則無錫顧棟高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璵也得

旨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與顧公以年老不任職卽家拜受

新命朝野咸以爲異數云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經咫一卷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先生於學務求心得不喜馳騁其說與古人爭勝尤恥勦襲成言以爲己有蓋合於論語之君子儒焉其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謂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未求文字先觀圖象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顯然以數往知來爲先天圖之注腳未免牽合儒者於經所無則信之於經所明言則疑之何也論詩謂朱子不信小序是其謹慎處亦卽其師心自用處詩之體格古今不同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闕絕指陳時事譏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小序覺其迂闊牽強而難信也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牽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道理甚大若賢人之賢交

友一倫已包之矣又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古之爲人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祭祀然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之貽卽攘臂而爭此禮所稱與爲人後者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除唯改葬則總者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禮卽吉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總事畢而除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或問祖父母之喪父爲長子旣服之矣未及葬而父死及其葬也嫡孫承重可乎先生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故有改葬之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爲葬而承

重之服且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爲之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於居喪之時今沿承重之名以葬可也若未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實旣不符且沒其父之曾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又問甲爲庶出旣貴封其母後甲而亡甲之子議所服或曰宜如父在爲祖父母期或曰宜如父歿嫡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二者安從荅曰禮時爲大古人嚴厭降之義生母服最輕禮失而母以子貴遂僭而並嫡至明太祖之制極矣然至今承用之此時也若論禮之大常雖服期已失厭降之義若論居喪者之自處則有因時爲宜稱者矣父而存爲其母斬衰三年明以來之時制也父歿而用適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之制於律雖無明文亦無明禁體其父之隱而爲之服重於心亦甚安觀過知仁君子當憐而子之必格以嫡庶之分斤爲不避試思身爲庶子旣不可卑其母身爲庶子之子又可卑其父之母乎又與人論史記謂班孟堅讓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子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尙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攷信于六藝可謂之後六經乎列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爲世家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爲廟號

匹夫而躋世家卽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餘人合爲一傳卽堂廡從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孟子爲主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辯子長已有先覺竊謂孔氏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庠庭亦不爲過而班氏譏之雖代父受過子長不辭然不能不爲之表白也同縣王侍御峻顧主事鎮孫主事夢達湯進士愈先後游其門皆知名

惠先生士奇傳

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世居吳縣東浩邨祖有聲明末以諸生貢入太學里居著書以九經訓子弟父周惕始遷居封門之香水溪登康熙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先生之生也父夢賁人來謁視其刺乃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貞名名之年十二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大爲先輩激賞弱冠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胷中無書焉用試爲於是奮志讀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經文國語戰國策楚辭史記漢書三國志皆能誦嘗與名流會坐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于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失一字合坐皆歎服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再充

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者開學蔣公廷錫以華亭王公頊齡仁和湯公右曾及先生三人名對其後湯公掌翰林事詞臣擬撰文字皆送先生改定然後進呈已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

特命祭告炎帝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與馬洵異數也庚子秋主湖廣鄉試得夏力恕等九十九人多知名士其冬復奉督學廣東之

命下車日焚香設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頒條教以通經爲先士子能背誦五經背寫三禮左傳者諸生食廩餼童子青其衿嘗言漢時蜀郡辟陋有蠻夷風文翁爲蜀守選子弟就學遣博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楊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猶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漸多文體爲之一變

世宗御極復

命畱任三年粵士皆覓踊雀躍爭棄兔園冊專事經籍而通經者愈多其爲文章郁郁芊芊比於江浙矣又謂

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得海陽進士翁廷資者卽其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將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奉

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旣去粵人戶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潮州于昌黎祠惠州于東坡祠廣州于三賢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咸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丙午冬還

朝丁未五月奉

旨修理鎮江城卽束裝赴工所棄產興役所修不及二分之一以產盡停工罷官

今天子卽位有

旨調取來京引

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時已垂老耳漸聾已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盛年兼治經史晚歲尤邃於經學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備于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

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莫詳於左氏論莫正于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

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況賈公彥於鄭注如飛矛扶蘇薄借慕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益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人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勝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

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有者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瑟理數攷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鐘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鐘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鐘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鐘長應鐘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鐘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鐘遂之黃鐘宮爲正宮小呂遂之黃鐘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于琴遂遂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于中暉遂之七音生于宮孔黃鐘遂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

黃鐘始一左一右終于十暉小呂餘遂及琴放此書成
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皆莫能解也所著詩有
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蓴歸耕人海諸集晚
年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齋名稱紅豆先生子七人
棟最知名

王先生懋竑傳

王先生懋竑字與中寶應人世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
文知名海內宋尚書學巡撫江南選刻江左十五子詩
以式丹爲首康熙四十二年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
修撰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卽自刻
厲篤志經史恥爲標榜聲譽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
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在吏部乞就教職授安慶府學
教授雍正元年秋以薦被召引見

特授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公
敏徐公元夢高安朱公軾漳浦蔡公世遠皆負一時重
望而先生尤達於經術元元本本有扣卽應明年春以
母憂去官

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之費

論以治喪畢卽來京不必俟三年服滿先生素善病居
喪哀毀踰禮明年入都謝

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少時
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
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
之同年生高星源嘗謂之曰君無過人處但本色耳晚
年較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攷訂尤詳謂易本義
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云
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
會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
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叙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
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
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
有先天圖卽六十四卦方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
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
二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
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
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
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
傳之耶乃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
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
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

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叙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書以求爻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攷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席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疑卽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爲後人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似無可疑者李公晦叙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尚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往復

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也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多不及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恐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庶謂禰庸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于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庸以祖言

則曾祖爲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于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于禮乎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于祠堂一條云族人有親未盡者遷于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于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語類沈憫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

廟主若叔祖尙在乃是祧其高曾於心安乎曰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是推之則謂遷於最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同邑朱澤澆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邵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專言靜則偏矣先生於諸史皆有攷證寔事求是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攷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膾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潛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潛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潛王非宣王也潛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

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
後來傳孟子者改潛王為宣王以為孟子諱蓋未識此
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潛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潛王之歿
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
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為後人所增
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白田艸堂集廿四卷朱子年
譜若干卷讀史記疑則子嘗於金陵嚴氏齋見之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



傳

嘉定錢大昕

惠先生棟宇定字號松崖侍讀學士士奇之次子初為
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多藏書
日夜誦讀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釋道二藏靡不津逮
父友臨川李公紱一見奇之曰仲瑞有子矣學士視學
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
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入署講論文燕真先生為莫
逆交至于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遠不逮也及學士
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飢寒困頓甚于寒素遭兩喪
不以貧廢禮中年謀徒自給陋巷屢空處之坦如雅愛
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
書之真偽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總督尹文端公黃文襄公交章論
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稱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
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達於易謂宣尼作十翼
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
興而漢學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

仲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
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
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
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篇然先生
之緒言具在好學深思之士因其義例推而演之闕者
尚可補也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
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
用享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
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箕劉向云今
易其子作亥茲苟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亥茲其與亥
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閱于亥肇萌于子
該亥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
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
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
臣也而當君位垂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
士施讎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
夷陰陽氣無箕子其子者萬物方亥茲也賓據古義以
難諸儒諸儒皆屈于是施讎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與讎
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
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

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譜也讎賀嫉喜而并及賓
班固作喜傳亦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
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
人鄒湛以漫衍無經義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
詆鄭氏而補郊之義垂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
湛議荀譜而周易之學晦郢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
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文辭皆據夏商之制
春秋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師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
亮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
首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
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其說乾之
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从一道立於一造分天
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氣始生東方爲仁
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
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
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
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
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
推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
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

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感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著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

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邇遠祖有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无疵厲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穎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注禮記亦云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于古制矣王者觀諸侯或巡守四岳則有方明明方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于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于明堂儀禮觀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禋六宗而觀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觀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

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園丘方澤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故魏明帝謂漢氏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有益於學者於書有古文尙書攷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偽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史公從安國問故其載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當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開與諸儒相違于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尙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蒞又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臺城北用服虔本證臺

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辰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于子夏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于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于子夏猶孟子之于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案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著書言天子廟數及賻昭禮舍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

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廿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云穀梁善於經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讖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為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頌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為古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為古語見小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即周問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爾雅以觀于古故又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言以博異聞正俗學益都李進士文藻見其書而善之為鈔板

粵中李與先生亦素不相識也予嘗論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茂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為已有儒林之名徒為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閒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先生少時已好撰述有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為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焉有太上感應篇注二卷證其為魏晉人所作亦經好事刊刻又有後漢書補注十五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屋筆記二卷予皆見之其周易本義辯證五卷松屋文鈔二卷及諸史會最竹南漫錄則未之見也其弟子知名者江聲余蕭客皆布衣通經學江於尚書用功尤專云先生卒於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

江先生永傳

江先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傳與里中兒治世俗學一日見邱濬大學衍義補書中多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晨夕諷誦為諸生數十年棧戶授徒束修所入盡以購書遂博通古今尤專心於十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嘗一游京師同郡程編修恂延主其邸桐城方侍郎苞素以三禮自負聞先

生名願一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荆溪吳編修紱於儀禮功深及交先生質以三禮中疑義往復辯難歎曰先生非常人也休寧戴震少不譽於鄉曲先生獨重之引爲忘年交震之學得諸先生爲多乾隆壬午歲三月十三日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圖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寔四卷鄉黨圖攷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辯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行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恒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辯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於步算鍾律聲韻尤明其論歲實消長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恒氣恒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恒氣恒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步月行者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策而此月與彼月多

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計也其論黃鍾之宮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黃鍾之宮者黃鍾半律後世所謂黃鍾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合于古者黃鍾宮爲律本之意聲律自然古今不異也國語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蕤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難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其論古韻曰考古音者昉于吳才老崑山顧氏援證益精博然顧氏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顧氏分古音爲十部猶未密也眞諱以下十四韻當析爲二部而先韻半屬眞諱半屬寒寒攷之三百篇用韻盡然侯之正音近幽當別爲一部虞模部之隅淪驅婁等字蕭豪部之蕭寥魚好等字皆侯幽之類與本部源流各別三百篇亦盡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敏分爲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添蓋平上去三聲皆

當為十三部入聲當為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條不紊也論今韻曰平上去三聲多者六十部少亦五十餘部惟入聲祇三十四部或謂支至哈蕭至麻尤至幽無入聲崑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無者有皆拘于一偏蓋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東尤侯同以屋為入真脂同以質為入文微同以物為入寒桓歌戈同以曷未為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古音乃無憾也其說易卦變曰卦變之義言人人殊當于反卦取之否反為泰泰反為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彖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其論春秋軍制云儒者多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攷春秋之世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為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于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為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于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

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千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于公若民之為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宋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已哉陽虎壬辰戒都軍令癸已至此近都之民為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為兵也其論深衣之制曰後儒為深衣圖考者數十家大率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謬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攷玉藻篇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矣鄭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于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其解論語攝齊升堂曰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而無堂古之朝儀甚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士相揖而朝事畢君反乎路寢卿以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圖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寢孔子攝齊升堂謂內朝

非治朝也路門爲君乘車出入之地故考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治朝在路門外若治朝有堂礙於車行矣禮記言雨霑服失容則廢朝此亦治朝無堂之證先生於經傳制度名物考稽精審多類此歿後一年

詔修音韻述徵尙書秦文恭公請於

朝令江南督臣檄取先生所著讀書三種進

呈貯館以備采擇丙午江南鄉試以鄉黨篇命題士子

主先生說者皆得中式由是海內益重其學

戴先生震傳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寧人少從婺源江慎修游講貫禮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既乃研精漢儒傳注及方言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求義理寔事求是而不偏主一家亦不過騁其辯以排擊前賢嘗謂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于訓詁一主于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奚取乎經學惟空凭胸臆之無富於義理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詁訓詁則明則古

經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岐詁詁義理而二之是詁詁非以明義理而詁詁胡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于異端曲說而不自知矣又嘗與友人書云僕數十年來得於行事者立身則曰不苟待人則曰無憾事事不苟猶未能遠恥辱也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也其得於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培擊前人以自表襮卽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徒株守先儒而篤信之如唐人所譏寧言周孔誤不道鄭服非此非志乎聞道者也其私智穿鑿者卽不自表襮而學不師古積非成是或戾以終身無鄙吝之心而失與之等其於道亦遠矣講明正道修辭立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陸或尊信或非議所不計也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餽粥幾不繼人皆目爲狂生一日攜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既去予目送之歎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憲田兼理算學求精於推步者予輒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卽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

輿講觀象授時之旨以爲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攷
往往采其說焉高郵王文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
令其子念孫師之一時館閣通人河間紀太史昶嘉定

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大典朱太史筠先後與先
生定交於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矣乾隆壬午中江南
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薄游汾晉間會汾州修郡志朱

方伯珪請先生任其事乃博稽史籍駁正舊志之謬謂
汾陽於漢爲茲氏縣職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
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

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于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彘浮
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而於謁泉
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始

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寔吉甫又謂黃
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理不知魏晉之
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

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
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最有法而猶有舛謬甚矣地理之
不易言也癸巳歲

天子開四庫館妙選校讎之職總裁諸公疏薦先生以
鄉貢士入館充纂修官

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

廷對乙未夏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自單寒獨以文

學爲

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

先生爲攷究顛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職

以稱塞

明詔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晨夕披檢靡間寒暑竟以積

勞致疾丁酉夏卒於官年五十有五平生無他嗜好惟

專於讀書雖詞義鉤棘難曉者一再讀之輒已渙然冰

解有觀皆驚爲宿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攷辯每

立一義初若剋獲及參互攷之果不可易後儒多言易

亂於費直先生以漢書證之曰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

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

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

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說經卽用

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

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

初不言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輒告費氏改

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注云故書軹

爲軹杜子春云軹當爲軹軹謂兩轄或讀軹爲轄筭之

爲軹杜子春云軹當爲軹軹謂兩轄或讀軹爲轄筭之

笄先生辨之曰軒當從或讀如笄杜君改爲軹與轅內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軹釋軹端之軹亦非也軹者車軹軒者轂末轄者軸末後代字書并軹字無之矣祭軌字刊本多譌爲軌毛公釋濟盈不濡軌云自軹以上爲軌陸德明依說文別之以軌从九車轍也軌从凡車式前也依傳意宜音犯若音犯則字當作軌以韻攷之又不可合疑漢時軌軹二字相混毛君殆誤併二字爲一與其述明堂之制曰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實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禮婦

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堂皆曰太廟曰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先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曰王畿之辭非天王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先生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

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後世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句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句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句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句股法也嘗謂

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疏漏如釋言枕充也六經無枕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為充橫枕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作橫被今孔傳猶訓光為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床廡也即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即詩蠶月條桑

之條莊子云已而為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為此其攷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久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漏於經者則經注之滄南宋時已然先生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

運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滄者可正也閻百詩

顧景范胡朏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先生始釐正之同時頗有狂而不信者子深贊成其說今武英殿所刊用先生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真面目焉先生在書局校定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等書皆官為板行其所換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說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句股割圖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攷四卷聲類表九卷屈原賦注九卷文集十卷則曲阜孔戶部繼

涵為刊行之

溉亭別傳

溉亭姓錢氏名塘字學淵一字禹美世居嘉定之望仙橋曾大父惟亮廩膳生與先奉政公為從祖昆弟生太學生衡臣有三子彥昭早卒彥輝永輝皆太學生溉亭為永輝長子甫在抱而彥輝撫以為後始就傳習舉業出語便不凡既補博士弟子與諸澂論注翊青王鶴谿王耿仲唱和為古今體詩即為王西莊光祿王蘭泉侍郎激賞然溉亭意慊然猶未足不欲以詞人自命及選拔入成均試

闕下歸益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五年舉江南鄉試對策為通場第一明年成進士需次當得縣宰而溉

亭自以不習吏事呈吏部願就教職選授江寧府學教授公務多暇益刻苦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尤有神解體素羸弱夏月常畏寒擁絮而攷辯精到議論風生不假公明三斗酒也春秋五十有六終於江寧官廨源亭著律呂古義六卷自序云古之律傳而尺不傳律法待尺以爲用尺不傳則律不傳矣自荀勗以劉歆銅斛尺爲周尺載於史志莫有知其非者予得慮虢尺知勗所謂周尺之卽漢尺復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求律尺得今車工尺之八寸一分蓋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卽昔人所云夏尺者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後人顧必曰周尺哉古律當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唐虞十寸尺之爲二帝三王時律尺明矣周尺傳而律尺傳律尺傳而古律已無不傳其愈於用漢尺也不遠乎然予之爲此書非徒傳古尺而已兼以明律法焉夫累黍尺之千二百不能實八百十分之管也攷律之不必千二百黍也徑三分之積不盈八百十分也周醜之非兼用八寸十寸尺也後周玉律至隋而失其本數也雅樂燕樂之調法不同也中管調器之非律呂元聲也校律之用尺積也今權之用何度也皆律家所當知者也不知實管之

宜異黍則容受必不符不知攷律之用方論則黃鐘必非八百十分不知徑三分之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徑爲員徑不知周醜止用十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鐘之宮不知玉律之積數增多則隋志錯誤之故不明不知雅樂燕樂異調則郊廟與房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俱乖本律不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權所應之度則不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如是而律不可通矣夫言律必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量權衡而其聲應乎金石絲竹律本無不通故以是數物爲其用通則有法焉卽黃鐘之律是也故曰爲萬事根本其明算篇曰算莫難於算圓圓周者圓算之本也以方容圓徑同而周異圓周之有圓算若方周之有方算故周異則算亦異倍其徑者四其算則初以爲周者繼以爲算矣以方周除圓周而十之亦卽圓之算也由是定爲方圓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圓無不可以推知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圓周三是算亦方四而圓三也至劉徽注九章推得圓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數故徽術算算亦方四而圓三一四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依而用之雖間有修改要離此率自予觀之亦未見其密也試度取

一物之徑命之為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於陽奇陰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割圓割圓之術有觚有弧矢其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常為大弦而迭為句股以求其小弦半徑為小弦所截成弧矢有弧矢則半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圓之為為弧者即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為周非其類矣周之為物如環無端割而為觚必且無盡而割圓不能無盡也斯則名為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棄始之開方以求大股也可開而至於無盡也既以其不能盡而棄之後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於無盡也復以其不能盡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數矣徽之割圓也止於九十六觚其於股於矢於小弦固皆曰餘分棄之是以二尺為方之圓周尚以六分半有奇為小弦夫以如環之圓而以六分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以為周謂其與圓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圓周者可無割圓也度之亦略近矣度法絲毫以下常無象而不能以名則有一術焉更密於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倍其徑幕以為周幕而已我蓋得之於方方之徑幕即圓之徑幕也方之周幕猶圓之周幕也唯以十六為十是已數皆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即其理也是故徑

幕一則方周幕十六而圓周幕十徑幕十則方周幕百六十而圓周幕百是為周徑之幕異位而同名夫如是則圓幕至十倍即周為徑而十倍其徑以為周矣是反覆不衰之術也舊術周幕不足徑幕之十倍故反覆之則必衰衰不衰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圓有舒促何容圓無舒促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比例而得周徑與方圓不出乎乘除進退以開方而已矣求周徑者徑自乘而十乘之即周之自乘周自乘而十除之即徑之自乘求方圓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之即圓之自乘圓自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即方之自乘所得皆平方開之也舊唯周徑有幕今則方圓之幕又有幕然皆因數以立術非為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可不言也以徑一為例則徑幕百周幕千而方幕之幕十萬圓幕之幕六千二百五十是為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而方百者圓七九零也立圓立方何如曰亦不過三一六為圓則六為方而已矣其較度篇曰晉志列十五等尺以晉前尺為主謂之周尺玉海列六等尺以司馬公所摹高若訥漢泉尺為主謂之周尺其時漢尺之外實未見周尺也今曲阜孔氏所藏漢慮候銅尺建初六年八月造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與晉志

云晉前尺卽劉歆鍾律尺建武銅尺者正同卽司馬公家周尺亦無不同也周尺今藏曲阜顏氏以今匠尺校之長六寸四分八釐昔人以漢尺爲周尺者非也周有八寸十寸尺以顏氏尺四分加一得今匠尺之八寸一分是爲古十寸尺昔人謂之夏尺別於周也商尺蔡邕言長九寸鄭樵言長一尺二寸半按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度以步殷人重屋度以尋步長六尺十寸尺也尋長八尺八寸尺也殷制用尋明別無殷尺矣蓋二尺三代同用也蔡說出自臆撰鄭樵則據三司尺言之三司尺范景仁謂之黃帝時尺雖未可信要非宋始有之以漢尺推算當長一尺三寸五分卽今匠尺也三司尺之八寸一分卽古十寸尺十寸尺制律三代當同愈於用漢尺遠矣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林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它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澆亭據淮南子太元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頗闕略罕所證明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詩曰齋吟稿皆刊刻行世

澆亭少時執經於先君子子長於澆亭七歲相與共學予人都以後澆亭與其弟玷及子弟大昭相切磋爲實事求是之學漸至於古人而止比子歸田而澆亭學已大成每相見輒互證其所得吾邑言好學者稱錢氏而澆亭九羣從之白眉也惜其未及中壽而撰述或不盡傳因仿魏晉人別傳之例述其事目如右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

門人吳嘉泰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

嘉定錢大昕

傳四

汪南有傳

孔子傳恆之六五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男帥女女從男夫尊妻卑禮之大經乃一介之士束修自好名湮沒不章何可勝算獨為節婦之夫者言行無所表見而史家傳列女牽連得書以制義之夫子轉賴從一之婦以傳此又理之變也蕭山汪進士輝祖之繼母王氏生母徐氏以雙節旌門子既為銘刻之石柱矣已乃出其所述先人登仕君事狀讀之悚然曰世安得此長者乎輝祖賢而有文且誠孝人也其言故可信登仕諱楷字南有一字皆木先世自婺源遷鄞又遷蕭山之大義村君少從蔣季眉先生學舉子業試不利棄去習法家言既而曰刻深者不祥思損吾福又棄去為買以羨置薄田百畝屬弟收租入養父母而納貲為官選得河南淇縣典史典史主縣獄故時囚之繫者獄卒奴使之食常不飽衣垢不得滌有病不及時療官數日一至檢獄具它弗問君在縣日省囚而問其疾苦獄卒不得苛虐囚無疾死者悉簿以下例不受民詞

黠者藉事恐獨取其酬上官以其俸薄而所取少不禁也君自廉俸外無所取常屑蕎麥和米為飯佐以豆腐羹妻妾親紉箴以給僚友多嗤之曰我輩佐雜欲入循吏傳耶家中豈少麥飯豆羹作官如此不如早歸君乾笑而已亦不與辨在職八年以親老引疾歸歸則弟私窰所置田垂盡或言受產者率以博筭句致告之官可復君終不言父及罄所有營喪葬又為弟償所負惡少錢生計大窘乃跳身遊嶺南無所遇益鬱鬱遂病成番禺年四十有六乾隆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也輝祖早慧能讀書君隨事啟牖之嘗問兒讀書何為曰欲為官即正色曰兒誤矣為官不如為人作人好雖不官不失為人即得官必不為人詬詈一日兩窰器墮地溝者毀乃取完者示其子曰若彼厚如此則亦完矣君之立心如此蓋幾於古之不言而躬行者昔漢文稱絳侯東陽侯為長者周嘉郡功曹耳光武亦稱為長者行誼是取尊卑奚分子特表而出之其與曹世叔劉長卿之流僅以妻傳者異矣

李靜叔傳

李文淵字靜叔益都人生九月而能言蚤孤嘗嘗其師母邢笞之數十乃折節讀書以古人為師視流輩鮮當

其意者補縣學生有名靜叔事母孝就養左右非應試未嘗一日宿于外母多疾而靜叔知醫故母尤倚之歲丙戌靜叔病母持其手泣曰爾死吾何生爲靜叔亦泣對曰兒無患也靜叔夢雨雹及己身覺以語妻妻曰聞姑言夢雹者喪父母非吉徵也未十日母果病靜叔強起視藥目不交睫者數日母歿靜叔委頓苦由間哭無時病遂劇自爲文誌其墓又月餘死既含而蘇然毀瘠日甚明年春卜葬其母有日矣先期靜叔復病自度不能送葬日夕哭至嘔血不止比葬舉家扶柩出惟一醫者守之靜叔不食亦不語聞三日卒以衰經斂年止二十有六靜叔之兄素伯工古文詞故靜叔亦好爲古文所著論辨說凡二十餘篇嘗言昌黎韓氏之說後人陰祖而陽繼之如云性有三品而後云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禮信義智蓋已分氣質理義而二之矣後人謂分氣質理義而言性自宋儒始何也呂東萊疑西銘爲兼愛以其言一視同仁而未及篤近舉遠也然則原人一篇兼西銘之旨而過之矣後人尊西銘而不及原人又何也又言唐詩于本朝事每無所忌諱猶變雅之遺也忠厚如宋而蘇子瞻猶以詩下獄至白樂天爲樂府諷時政遂召入翰林唐詩所以不可及者豈獨字句之工哉

其議論有根據而不苟同多類此靜叔既沒同學私謚之曰孝悼子

論曰禮言毀不滅性懼人之過情而忘其身也雖然古之執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擗踊無數杖而後能起其守禮而不勝喪者固宜有之矣孝子之事親也知盡禮而已生死非所計也予既嘉靜叔之孝又悲其有志于古人之學而天不假年遂以毀死乃爲敘其事毋使無述于後云

奚孝子傳

予嘗讀南史載會稽郭世通仁孝之風行於鄉邨鄰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而其子原平又稟至行宋元嘉中勅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里及游浙東訪永興之故址未嘗不想見其人羅店在吾邑之東偏今析屬寶山縣故民奚士本秀林以孝行旌門閭自其未旌之先鄉里無不知有奚孝子者秀林歿而其子緝營又以孝稱鄉里稱奚孝子與昔無異也吾鄉有郭原平而不爲表而出之可乎緝營字聖輝幼入塾從師受業講論語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輒簌簌隕涕師大奇之曰非是父不生是子成童時母沈邁疾醫云難治緝營潛剖臂肉作湯以進母果瘳及授室後母病革夜偕其妻朱向北斗

積頹乞減算以代母既歿緝營常宿父所秀林年七十餘冬月惡寒緝營夜抱父足達旦父歿或勸以入粟求仕則曰吾父以貧廢學布衣終身吾敢納粟希頂帶乎兩弟早歿撫遺孤如所生女兒嫁某氏貧不克自存同堂妹適某氏早寡皆依緝營以活分宅居之而婚嫁其子女皆承秀林之志也其它勸義學平糶施耨多可紀者寶山令李公元齋田公聯芳皆嘗題扁贈之子增慶亦能亢其宗昔原平爲郡守蔡興宗所敬欲舉其次息爲望孝史家以爲美談今緝營老矣當事有舉會稽故事求望孝于奚氏其必在增慶矣夫

周山人傳

山人姓周氏諱顯字晉瞻芷巖其自號也世居嘉定城南性磊落不羈而未嘗與物忤家無儲石儲而未嘗以衣食累人讀書不應科舉而於畫獨有神解仿古賢山水人物皆精妙尤好畫竹興酣落筆風枝雨葉無不曲肖吾邑自朱松隣父子以畫法刻竹厥後有沈兼吳之璠周乃始諸人皆精其藝山人更出新意作山水樹石叢竹用刀如用筆不假稿本自成邱壑其皴法濃淡坳突生動渾成畫手所不能到者能以寸鐵寫之當時以爲絕品山人亦雅自負其運刀時若絲髮未稱意雖垂

成亦斧以斯之山人多髯而善飲自號髯癡富人慕其畫或致金幣不卽得偶然欲畫畫成隨手乞人無矜色人有延致之者或留半年數月或到卽辭去嘗游齊魯間與單朱翁交相得朱將往江南山人附其舟歸朱之兄方令嘉定山人不知也抵吳門始知之不告而歸朱令異而訪之避不見逮朱去任卒于蘇乃幅巾往弔而哭之其介特多此類少時嘗病瘥一夜醉歸逢老交衣冠甚異出一凡藥啖之五藏皆煖忽失安所任經昔猶有異香自是宿疾盡去終身無纖介之疾年八十餘善飯健步不異少年乾隆三十八年卒年八十九族子笠字牧山亦工畫山水晚以藝事游淮揚間諸公爭出重價購之吾鄉近日言畫者稱大小周云

方節婦傳

方節婦毛氏常熟方炳先之妻炳先死節婦慟幾絕意若不欲生者舅姑止之曰若死奈兩老人與弱子何節婦乃不敢言比葬將奠于墓所家貧僅以一筐載兩肴而無執篋者計莫出或欲試節婦志謂曰若能守邪若卽執篋行不能守毋徒自苦爲節婦卽執篋涕泣之墓上立雨中向墓呼號誓終身爲方氏婦觀者咸太息有泣下者其事舅姑有禮終身無詬諍聲所事姑炳先之

後母也以哭子失明節婦晝夜舐之數月一目復明子日恆益少時節婦教之極嚴嘗日人謂孤子當姑息吾意殊不然子不才而貽先人羞乃不如無子也節婦年二十九而寡至九十七乃終子孫遂昌大矣雍正元年有司上其事於

朝有

詔旌表建坊于阜城門外乾隆二十二年節婦之孫春熙以進士官吏部請假省父母拜節婦于堂上時年九十餘視聽猶不衰僉曰節孝之報也以孫貴

推恩累贈宜人

論曰子聞常熟梅李鄉有方孝子煥先嘗刲股醫其父問之吏部乃知卽炳先弟也夫子事後母能得其歡者勢方氏之嫂母哭子至于失明知炳先之善事其親矣節婦能成其夫之志事尊章撫孤支持數十年以昌其後其高行安可及哉

夏烈女傳

烈女夏氏吳縣廩貢生開鸞之孫儒士汧之女世居太湖濱之金墅鎮幼有至性父母甚愛之許字長洲王本石未昏而本石夭烈女聞之卽不飲食母令之食以不飢對母察其舉動如常時弗之防也其夜母已就寢烈

女易衣裳縫紉上下連屬訖舉母帳視之母問兒何不睡曰欲再看吾母耳又至弟妹所泣下若將別者歸至房自經家人莫之知也詰旦戶未啟母呼之不應排闥視之大駭比斂顏色如生衣領間微露紅紙出之則王氏聘帖也時乾隆十四年四月廿六日年二十有六又六年本石兄衣言迎其柩合葬烏龍山之南麓癸丑秋顧子禮璜爲子述其事去烈女之歿四十餘年矣

論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女而未嫁聖人固不以從一之義責之也而或終其身不肯字甚且甘以身殉彼其誠一之至視死如歸務求乎心之所安是亦巾幗中之夷齊矣夫孝與節一也女之孝者莫烈於曹娥先緒是兩女者豈非可以無死者哉君子不強人以所難而尤樂道人之善此子所以賢烈女而樂爲之傳也

施節婦傳

節婦朱氏 人處士企汾之女年十五嫁國學生施鎬元鎬元長節婦五歲幼有羸瘵疾數略咯血久之疾且殆節婦手自調藥焚香願以身代終不起節婦痛夫不年且無子泣不食舅姑撫之曰汝夫家嗣也異時聲洪有子當以復汝汝其勿悲聲洪鎬元仲弟也又六載而聲洪生子克仁既咳而名卽養于節婦所克仁稍長就

傳還必問畫所讀何書燈下課之覆誦節婦紡棉花暹之書聲與軋車聲常相答也其事舅姑甚謹姑疾侍左右不解帶者三年及卒號泣曰吾早寡依姑以活姑死何以生爲每朝夕奠輒嗚咽失聲族師咸異之節婦今年四十有六歲守節者三十年

論曰古之稱婦德者曰德言容功而節義不與焉不得已而以節義稱非女士之所樂聞也雖然其姜之詩列于經班昭之誡著于史以閨閣之賢而令所天姓氏藉以不朽其榮多矣施上舍聲洪博聞者古與于善爲述節婦事甚備故采而著之施氏世居吳縣之洞庭山今爲嘉定人

節行錢孺人傳

孺人姓錢氏嘉定縣外岡里人歲貢生巢縣訓導麟之曾孫太學生衍之孫太學生楛之女而寶山學附貢生朱鐘勳之元配也幼而端靜不苟言笑祖母曹太孺人特所鍾愛八九歲通孝經及女誡稍長習鍼黹不假女師自然精妙其歸於朱也事尊章以禮親郇咸稱爲賢婦鐘勳者古能文有聲庠序讀書率至夜分孺人親縫紉或紡木棉篝燈相助未嘗有勦色泊夫亡孺人方娠慟哭誓以身殉姑王太孺人力止之越三月免身泣謂

姑曰吾事畢矣撫棺一慟氣息垂盡亟延醫診之曰心脈絕矣遂卒年 十 子淮太學生

太史氏曰孺人於子爲族姊子幼時隨侍先奉政公館族父家孺人尙在室所居甚偏仄言笑之聲未嘗聞於外足跡未嘗一踰閭也古者發婦稱未亡人蓋同穴之誼勇於速死孺人方盛年家計饒裕而志在從夫地下之死靡悔其節行有足多者紀之形管何謝古人哉

吳孝婦傳

吳孝婦徐孺人先世自錢塘遷於吳祖大晟誥授中憲大夫父宗潮早世孺人幼習詩禮有識度大父欲試之召諸女及女孫輩陳珠琲于几令各自擇取孺人最後取其下者年十九歸同邑國學生吳廷德事舅姑如父母姑嘗邁危疾閱數醫不能治孺人潛取金刀剗臂上肉二片急投湯劑中血流霑袖姑服之得瘥孺人初不自言也及姑歿哀戚盡禮率姊婦持門戶壹遵先姑遺規兩小姑在室撫視教導以至遺嫁雖慈母弗是過焉敬事夫子內政嚴飭所生子女雖甚愛有小過未嘗假以詞色每誡諸子曰汝曹讀聖賢書勿視爲口頭語出言毋誑坐立勿跛倚小節不謹卽下流之漸也性寬厚善遇婢使盡外不聞鞭笞聲於乳媪之子必

時其飲食曰若舍若子而食吾子吾忍飢若子乎年三十有二卒時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日也有子三人嘉泰長洲縣學生嘉濟嘉源國學生季子嘉注側室所生也

論曰自唐陳藏器本艸拾遺言人肉可療瘵而刲股者遂不絕於史冊獨昌黎韓氏排之以爲毀支體非聖賢所爲是大不然夫忠孝一理也納肝漆身之事聖人未嘗爲而後世罕有議其非忠者何獨於親而惜其肌膚況肌膚本受於親者乎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重責人以忠而靳子人以孝非持平之論也昌黎之論特謂朝廷不當旌門以表異之耳匹夫匹婦行孝於家豈冀異日之褒揚而爲之雖不旌其門其孝自不可沒也嘉泰從子游有志讀書思其母懿行弗彰請子爲之傳子故題之曰孝婦亦遵前史之例云爾

碑

紀王廟碑

由嘉定城南南五十里吳松江之陰有紀王廟者祀漢紀將軍村人奉以爲土地之神吳俗祀土地神多稱爲王曰紀王者從毗俗之稱也謹按王以身死事免漢高帝于大難智勇忠義赫赫在人耳目榮陽立廟祀之世世血食若大江以南疑王生平足跡所未至者子讀陸務觀渭南集載乾道元年直敷文閣知鎮江府方滋言府故時祀紀侯爲城隍神莫知其所由始然實有靈德以比其邦人願有以褒顯之有詔賜廟額曰忠祐則王之廟食江南由來舊矣紀出自姜姓子孫以國爲氏漢初有紀成者與王並爲將軍一死好時一死榮陽史漢皆不爲立傳莫詳其里居世系成子通以父死事侯襄城而王之後嗣無聞意者史家表次功臣猶有漏落歟抑以無後而賞不及歟將漢誠少思妨功害能之臣抑其賞而不行歟然傳斬蒯成之傳具在讀史者罕能誦其全文獨王之事閭巷皆能言之可知垂名之遠不在乎列傳與否襄城之侯閱四世以無後國除而王廟食

百世始自榮陽遠于江左又知食報之長不在乎得侯
與否也然則天之所以待忠義者固不厚乎予少時授
徒塢城東顧氏往來過斯廟拜謁神像肅然起敬屈指
垂三十年矣乾隆甲午夏村中耆老寓書京師令予文
其麗牲之石因作神絃曲俾春秋歌以侑祀其辭曰
神之來兮雲間風颯颯兮晝寒黃屋兮左肅呼萬歲兮
前導憤王兮重瞳玩之兮掌中身雖熱兮不朽立廟食
兮長久江之南兮東海涯魂魄游兮無不之聰明兮正
直尸而祝兮社而稷神具醉兮福我民俾孝弟兮睦姻
不鬪兮不訟朝出耕兮夜誦木棉黃兮藍艸青嘉穀蕃
兮蟲不螫操豚蹄兮報祀歲其有兮自今始

甘肅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神道碑

公諱弼字仲良別字蒙泉山東德州人先世有諱性者
仕明至刑部右侍郎佐夏原吉治浙西水利有功會祖
炳肅州兵備按察司僉事祖兆李郟城縣教諭贈儒林
郎父來會贈奉政大夫公少而英特補博士弟子歲科
試恒屈其儕故事學使者問歲拔諸生之秀者州縣學
各一人貢成均自郟城至公三世皆登斯選士林榮之
乾隆三年舉順天鄉試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
翰林院編修未逾月 御試乾清宮入高等方擬擢用

以父憂去職服闋還朝充 武英殿提調續文獻通考
纂修官以省母請假家居數年事生送死以禮還朝署
日講起居注官扈從 南巡宣示 御製詩輒與賡
和再充續文獻通考纂修官同事十數人皆公後進徵
文獻者咸以公爲歸性勁直不隨人俯仰酒酣縱談古
今意氣豪邁然非先哲法言不道也錢塘梁文莊公總
裁書局論議或與公不合公往復辨證必盡其說文莊
始雖愠而卒推服之二十八年 御試正大光明殿引
見有 旨令以原官休致而總裁諸公合詞奏公學
問篤實著述專勤請留之書局由是供職如故三十年
遷右春坊右贊善其秋授分巡鞏秦階道陞辭 召見
奏事大稱 旨到官卽往伏羌徵禮諸縣察地震民被
災者振之明年調整飭甘肅道所治在嘉峪關內七十
里當西域孔道使者往來無虛日公訪問西域風土物
產古人所未紀者各綴以詩凡百篇募民願徙烏魯木
齊者得三百戶公親勞而遣之出關無一人滋事者盜
匪高臺山詭云采金旬日聚三百餘人公聞之親率兵
仗捕其魁置之法雪山文殊口水暴至注肅州南郭壞
民廬舍公登城具牲牢爲文祭之水果止玉門之牛尾
山出硫磺朝議令肅州募民采煉以供巴里坤軍用初

未有定數也州募商煉得三十萬斤報布政司司移問安西提督則答以歲需不及二千斤而州續得礪又三十五萬斤有奇布政司以州擅動庫銀所貯礪無所售日久且徽敗將責償于官吏公檢州庫舊礪經三十餘年無徵敗者乃上議制府曰安西重鎮也儲火藥宜多提標諸營歲取礪巴里坤哈密二庫儲之可補官庫之乏頃聞烏魯木齊遣人購礪肅州是安西歲需不止二千宜於玉門縣貯三十萬斤以待安西各標及烏魯木齊之用甘肅提鎮兩標歲取礪肅州州見存僅支三四歲宜分二十萬斤貯之州庫又甘肅所屬諸鎮皆于蘭州買礪州存礪亦少若令赴買玉門而減直以子之則餘十五萬斤亦可分銷議上事得行果便公之通達政體多此類三十三年三月擢甘肅按察使下車益以廉公自持與僚屬言必咨民生利病課政之勤情爲殿最而痛抑其奔競者治案牘恒至夜分不假手賓友嘗行金縣有司供張甚盛答其僕而撤之公具奏請陞見旣得旨以九月上道行至洛陽遘疾十月二十九日卒于寓舍春秋六十有六政其橐無餘財故人于知洛陽縣張君映台實經紀其喪云公少以才名雄齊魯間登館閣二十年優游著作之林若將終身及

聖天子付以方岳之任正身率下事有利于官民者排羣議爲之一矯俗吏媮嬰訕靡之習天奪之年未竟其用要古所稱有守有爲者公實兼之世多訾儒生迂澗不通世務豈不謬哉公之學博而醇詩文皆有法度所著詩集八卷思永堂文稿四卷撰集山左詩百餘卷廣川詩鈔二十卷州乘餘聞二卷家故貧敎授生徒自給旣貴弟子著錄益衆分敎庶吉士凡三科恒以師道自尊少所假借家居時巡撫白公鍾山延主濼源書院遠近負笈從之公敎人爲文尚先正程式勿逐時好而取科第者轉多歲己卯大昕典試山左榜出書院生中式者十有八人公喜甚貽以詩有云伊予久伏處馮軾觀羣閱決勝卜其長億占每幸中亦一時美譚也夫人劉氏賢而能治家先一歲卒子二人荔藻女三人以三十五年三月戊寅朔合葬于馮家砦祖塋之次先期公之長婿張子治致書乞銘公墓道之石大昕於公爲後進同在書局又同直講筵與公爲文字交有年故不敢辭銘曰

筠宋氏哲人繼漢司空唐太尉公之先潞長子徙安德今幾世學早成五經笥少所可寡所嗜老著作師後輩文章醇經濟備秦隴西國右臂撫吏民布威惠古爲徒

宦亦蓬生也直視松檜鬱佳城長河裔其人存百千歲

鎮守江南狼山總兵官左都督前提督廣西全

省軍務總兵官許公神道碑

鎮守江南狼山鎮總兵官前廣西提督易州許公之葬其孤子宏猷清猷宣猷等既請禮部侍郎倪公承寬爲銘納隄中復踵予門泣請文其神道之石子以內直無暇久不克爲而清猷等請益勤乃列公生平言行尤著者俾歸勒石以慰孝子之思公歛人也白曾祖榮祿公始徙保定之滿城後又徙易三世皆以公貴封贈階至一品公以乾隆元年登進士授

御前侍衛歷江西贛州左營遊擊廣信營參將廣東督標左營參將肇慶協城守副將調廣東督標中軍副將以太夫人憂去官服除補湖北黃州協副將擢鎮守江南壽春總兵官調江西南贛總兵官遷提督廣西全省總兵官以公事註吏議當鐫級仍授江南狼山總兵官積階至榮祿大夫春秋六十有一終於通州官舍公數歷中外三十餘年精勤如一日文武僚屬皆推誠相與終始無間言視兵民一體未嘗以刻覈從事其在廣信遇歲旱米價翔踊民待賑者十室而九郡守適以事它出知縣不敢任其事公遽以狀白行省出積穀數千斛

減價糶之民乃得安在肇慶日增城民王亮臣等聚衆謀逆公奉制府檄入藍分華峯諸山場搜洗巢穴皆駢首就擒無一漏網者公初莅贛州有威惠及總戎南贛兵伍間公至皆相戒曰勿欺許公粵西左控交陞右界滇黔蠻獠錯居瘴癘時作公巡歷兩鎮七協及諸土司關隘率兩歲而徧輕裝減從未嘗以供億滋累柳州駐節之所秋冬恒多火災公閱城廂內外多艸舍而兵士所處什居六七卽奏請支公庫生息銀假與兵士令各以陶瓦覆屋行之數年火患遂止公又以効力武舉難以得缺因與制府議計通省千把出五缺之後補用武舉一人又以粵西距京遠遠部推武職到任動輒經年事多稽閣奏請照它省預保之例得

旨允行大兵之征緬甸也

詔粵西協濟戰馬先後凡二千餘匹公督率所屬具芻麥以次遞送又致火藥數萬斤並如期而至公又陳請赴永昌軍營自效

上以粵西要地資公彈壓

優詔不許公在狼山夏旱率屬步禱烈日中已而得雨盛暑親至海口呂四場閱水師戰船教以陣法竟以積勞成疾至不起嗚呼可謂勤于王事也已公事親孝方

在宿衛聞父榮祿公之訃一晝夜馳三百餘里至家號
慟欲絕季弟蚤卒撫其孤如己出居鄉恭儉退讓嘗訪
友郊外乘一騎一童子自隨見者不知爲貴人也其它
敦交好義多有可稱述者不具書公諱成麟字瑞符號
慶堂考存智祖考天霖曾祖考有含皆未仕夫人同里
崔氏生子二人國學生宏猷附貢生清猷側室畢孺人
生子二人國學生宣猷猷猷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二人
元會保定府學生元愷曾孫一人其葬以某年月日銘

曰

桓桓許公萬人俊敦詩說禮學自奮胸藏六韜演八陣
對策大廷科第進宿衛三殿恭以慎進止位不失尺寸
宣力江右初啟軼分闔嶺外益有聞

帝眷優渥擢方鎮肘後常繫斗大印令肅千軍整鞞勒
患乎百城頌韶醜灘江清溪狼山峻紀公威德磨不磷
服官千載篤忠蓋甲子甫周數何靳佳城鬱鬱松柏隱
我文紀實可傳信

封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級王公神道碑
大昕躬冠後卽從當代賢士大夫游竊取其緒論得粗
知古人立言之旨其交最久而莫逆於心者則今大理
寺卿王公昶也所居相距不百里嘗扁舟往訪升堂拜

母修子姓禮大理嘗語予曰吾先子志希古人不求聞
譽于世每言孔門四科言語政事文學皆在德行之次
顏子居陋巷終日不違如愚孔子獨贊其賢謂羣弟子
莫能及漢黃叔度徐孺子管幼安皆終身隱約而行誼
在三公之上蓋行之修者於人世文章功業有弗藉焉
而富貴利祿更無足言矣大理又言某就傅後每夕先
子輒授以通鑑事十數條次夕令覆講必精熟乃已又
取古來名臣碩儒自屈子而下訖于明季凡百有二十
人手錄其本傳俾誦習之題曰百世師錄某謹藏篋中
月讀一過手澤尚如新也大昕既重大理之賢因是知
其淵源有自大理以進士 召試入官典司樞要出叅
滇蜀軍事飛書艸檄出入矢石間者十載及愷施教功
進登九列以文臣 賜戴孔雀翎恭遇
李聖憲皇后升祔禮成覃
恩詔贈其考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級今春從
駕有事

秦東陵還朝乃上書陳情請假歸治先人窀穸事

天子嘉許卽於二月奉太夫人還里門卜以七月壬辰
葬資政公于崑山縣之雪葭灣以元配陸夫人祔從先
人之兆也先期具書狀請大昕爲文表於神道昔歐陽

子瀛岡之表自爲之文大理今之歐陽子也乃不自爲而求之友者謙也中朝鉅公之能文者多矣獨求之家居退閒之故交欲其可信也大昕雖不文其何可辭謹按資政公諱士毅字鴻遠曾祖懋忠自浙江之蘭溪遷於青浦城西十八里珠家角蓋在泖水之陽祖之輔考璵皆以大理貴累贈至資政大夫公九歲而孤奉母沈太夫人日必具酒肉自奉則取其最穀者伯兄出爲人後而貧不自給常分錢米遺之仲兄沒無後公歲時設主祭必泫然流涕其治家有法婢子年十四五以上不令侍左右旣長貧不克贖者還其券而遺之里中無賴子挾小嫌過門戟手罵遣人謝之弗與校好行善或授以功過格守之數年忽曰此道家言也儒者自有法乃擇六經語類而列之以爲謹身寡過之方其目十有二自是動中規矩行無瑕尤幾于古之不言而躬行者公卒於乾隆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春秋六十四初贈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再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加一級三贈至今官娶陸夫人後公 年歿春秋十有 初贈孺人再贈安人三贈夫人側室錢氏初封太孺人再封太安人三封太夫人有子一人卽大理公也孫女一適吳縣監生嚴榮銘曰

閩泖之水黝而深清沖然簪下澗物無形允矣君子如水不竭潔匪近名虛能容物以古爲師與天爲徒環培蕭然樂亦在吾德修于身克昌厥後

繪語靈章褒及祖考井稔旣卜樂哉斯邱鄉里聚觀車前八駟富貴匪榮文行是尚飲水知源百世是仰

詹事府詹事盧公神道碑

詹事盧公之葬也其孤孫達蔚不遠三千里踵子門求文志其墓又請爲文刻諸墓道之石某舉禮部試謬爲公所薦及登館職公又爲教習旣而同直講筵同列學士公嘗舉歐公與王禹玉事作詩見贈又嘗置酒召門下士從容言身後之文當屬之錢生荏苒二十年公入歸道山而某亦衰病脫朝籍者數年矣言猶在耳其敢忘諸謹按公諱明楷字端臣晚年以鈍齋自號世居贛州之寧都縣今縣升爲州直隸江西行省故公爲州人由選拔貢生中順天鄉試授翰林院待詔登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又遷侍講學士復左轉侍讀進右春坊右庶子復爲侍講學士此公之資歷也初入武英殿充校對後由纂修提調而至總裁官初入詞館協修記注尋爲 日講起居注官由署而充在講幄十有四年嘗預刊修經史及律呂正義續文獻通攷昭忠

列傳皆爲纂修官主陝西河南兩省鄉試及順天武鄉試及同考會試總裁武會試教習庶吉士稽察右翼寬羅官學提督河南學政此公之差遣也諸館纂修官皆詞臣久次者爲之公以貢生校刊經史特與纂修諸公一體列名公爲庶常日遇慶典推封祖父同輩屢得從六品階公獨以前修書議敘加級得五品誥樂部向以誦王部院大臣兼領公在侍讀奉旨撰擬樂章特兼樂部行走其爲學士也適閣學多奉使在外卽命公直內閣代閣學批本此公之榮遇也公少而孤露苦志植學以成其名博習經史蘊釀爲文詞法度必準先民相國蔣文恪公慕其名廷致之凡經進廣和之作多屬公點定在詞館遇大典禮進賦頌輒爲諸公傳誦尤精於律呂清濁高下審辨不失黍黍所撰樂章播之管絃列於法部此公之文藝也公於制義鑒裁精審每入棘闈林膏校閱惟恐不及故所甄拔號稱得人在中州視學抑浮競崇實學所選拔士皆擇其名實相副者此公之鑒識也公和平樂易善戲不虐雖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狀審于義利之辨苞苴之餽不至其門梯媒之語不入于耳家無長物而口不言貧尊師重友久要不忘旣沒而故交知舊多行哭失聲者此公之厚德也公生

于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八日終于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其葬以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夫人曹氏祔焉其世系子姓之詳則於墓志見之故不復書銘曰

金精翠微峨峨百丈是生偉人儀觀雋朗囊括百氏擷其菁華大放厥詞而法而葩有司拔尤升之太學遂直內殿經史分校律呂之編公與攷稽荀阮房范宿悟與齊迺舉京兆待詔禁苑擢第南宮載登三館螭頭侍直職在記言曲江風度中朝聚觀再踐學士論思清切出持冰鑑入趨瓊闥

天子有命汝長宮僚文學侍從班資最高公今已逝公名不沒茶山之詩容齋之筆陽都城南鬱狀新阡達者有後相爾嗣孫

宗人府丞曹公神道碑

宗人府府丞汾陽曹公學閔之葬禮部侍郎朱公珪旣爲銘其藏而公子錫齡祝齡復遺書請于文其麗牲之石子與公同登進士久而以道義相取譬諸艸木臭味無差池也公又嘗稱子文以爲有法述德感舊後以者之責其何敢辭謹按公字孝如號慕堂曾大父復琦大父應璽父曰英皆以公貴贈中議大夫太僕寺少卿加

一級公幼孤勤苦自立舉辛酉科鄉試甲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在館六年授檢討卽充 武英殿纂修

官以院長奏入院辦事改補河南道監察御史是時準

噶爾回部初入版圖公奏請增修 大清一統志以昭

本朝畏懷之盛有 詔允行轉刑科給事中又轉吏

科掌印給事中會三輔亢旱公奏請清理刑獄將朝審

三次緩決人犯減等發落卽日 召見下 詔施行公

在臺垣八年所陳奏皆有關 朝廷掌故及於民生吏

治有裨益者累擢鴻臚寺少卿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

議太僕寺少卿初公在給事言會試舉人宜徑由州縣

出結送部以防展轉需索事下禮部議格及是復奏申

前說 上以卿寺無言事之責且近明季爭辯陋習

下部議降三級用項之復補鴻臚寺少卿 蹕熱河

召見詢歷官本末甚悉尋遷內閣侍讀學士會

天子期建辟雍告成將行臨雍禮而公昔於御史時曾

以此事入告 上憶公前奏 特旨嘉獎令吏部於

應陞缺出請 旨擬用明年正月 詔於 乾清宮

賜千叟宴公年六十有七得預有 御製詩刻及鳩杖

文綺之賜尋擢宗人府府丞稽察覺羅右翼宗學九寺

列卿惟宗丞班次最高公由學士躋次得之實異數也

公體素羸弱中歲得導養術神氣完固而素不耐寒噉

逆時作遂有止足之志是歲十月陳請解任 詔以元

官致仕公性耽山水未第時往來吳越縱游東南諸名

勝及登仕籍三十餘年公事之暇輒與三四知己出國

門游賞如潭柘戒壇祕魔厓香界寺往往流連信宿或

策蹇行冰雪中觀者以爲神仙中人治家質素金玉玩

好之具不陳于側午後輒掃地焚香觀心調息超然有

塵外之想生平不臧否人物而胸中界限分明嘗曰人

各有所偏但當棄短取長否則無一人可交矣詩文皆

總寫性情不事藻飾晚年課子讀書尤以浮華馳逐爲

戒故諸子咸以文學自奮公雖移疾脫朝簿而長子方

官詞垣侍養如意公既樂而安之因令次子旋里營菟

裘爲終老計旣而喘嗽加劇以乾隆五十有二年十二

月八日終於京邸春秋六十有九夫人任氏丁酉科武

舉宗讚之女長子錫齡乙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次祝齡

己酉 恩科進士戶部額外主事孫八人汝淳汝澗汝

淵汝沆汝洵汝涵汝藻汝淳孫女五人公學行誠篤未

嘗噉許求名而居家莅職清慎無玷當代名流咸慕與

之交而介然不可干以私在都下時正陽門外失火延

燒數千百間鄰里焦燬殆盡獨公屋巋然無恙人以爲

厚德之報云銘曰

宗正之司總以維藩丞哉其貳三品崇班堂堂曹公樂
易坦白木天瀛洲柏臺梧掖敷歷五寺遂陟宗卿介不
絕俗直非近名公有封事

天子嘉只公旋引疾

天子俞只知止不殆老氏所云葆真恬恢以養谷神憶
同唱第二百四十唯公與我氣同志合聞義相告有過
亦規四海元伯千秋鍾期恒翰雖辭今譽長在馬鬣是
封過者下拜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一

門人袁廷樞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二

嘉定錢大昕

墓志銘一

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
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莊公墓志銘

上御極之四年

詔以廷試進士撰擬頌聯獻諛非體且啓請託之弊
命大臣集議制策當取通達治體以漢鼂錯董仲舒唐
劉蕡宋蘇軾爲式於是番禺莊公以第一甲第一人登
第讀卷日拆號得公名

天顏喜甚引 見授翰林院修撰入直 南書房越三

年公弟有信成進士引 見公適以起居注官侍直

上顧問公遂得選庶吉士其冬兄弟同請告歸省海內

傳爲盛事假滿還朝遷右春坊右中允進翰林院侍講

遷侍講學士擢光祿寺卿丁資政公憂卽家拜內閣學

士服闋入都遷兵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轉戶部右

侍郎 召還供職尋充江南正考官再視學江蘇卽

除江蘇巡撫莅事六載丁太夫人艱扶柩南行有

詔擢江南河道總督以居憂未之任坐在蘇日罰贖事

失當逮繫法司論如律

詔特黃罪令獲喪還籍後赴軍臺自効方蒞請所中途
卽授湖北巡撫歲餘仍調江蘇巡撫未行復調浙江巡
撫莅事四載復調江蘇加大子少保逾年擢刑部尙書
協辦大學士仍留辦巡撫事乙酉冬入都供職未幾坐
劾段成功事逮問頌繫半載有餘復授福建巡撫乾隆
三十二年七月二日寢疾終於福州官署享年五十有
五公以文學侍從之臣荷

聖天子深知出膺節鎮誓以清勤自勵初在江蘇晝接
見僚屬夜治文書或至漏盡不少休癸酉夏秋之交淮
揚諸郡水公親往察勘撫卹得

旨截漕百廿萬石出帑銀五百萬兩以備振濟民乃得
蘇乙亥太江南北復以災告公草奏自言奉職無狀數
干天和并陳諸揀荒之策

上皆允行所費內府白金凡千餘萬督率屬吏檢視給
散胥役不得侵漁明年夏民多病疫公首捐俸錢令有
司察民病者予藥死者予棺并檄管內推其法行之湖
北督撫並駐武昌公事往往翻語公在楚歲餘與總督
碩公和衷共濟始終無間人以爲難及撫浙之始浙西
三郡以風雨蟲傷未價騰踊而江南亦歡商販不至公
奏請動司庫銀三十六萬委官往湖廣採買有

旨命留湖南漕米十五萬石并碾倉米五萬石運浙糶
濟富戶知楚米將至價不得踊米亦漸出而自冬徂春
米之來自楚者舳舻相望分撥諸郡減直以售歲雖儉
而民不饑矣錢唐江入海之處有三壘曰南大壘曰中
小壘曰北大壘乙丑以後水行中壘者十餘年已卯歲
改趨北大壘公承

詔抵海寧閱柴石塘登尖山渡江周遭履勘首以購芻
薪加築土堰添建坦水爲請旣而水勢直督塘根以預
備得無患又奏復海塘兵專司負薪運土發石下楛設
守備一員千把外委十二員分界防守省民夫無算海
寧之老鹽倉向以土活沙浮祇立柴塘壬午歲

聖駕南巡議改石塘

命相國劉文正公統勲今相國高公晉與公先往察勘
果以活沙不能立楛

上復親歷隄上指示形勢令修柴塘增坦水加薪價公
承

命鳩工庀材尅期蒞事又用前人竹絡之法編竹爲簾
寔以巨石鱗次櫛比以衛塘根其秋風潮大作石塘間
有崩裂而柴塘獨無恙公之力也是時秋霖之後水漲
久不退公親往嘉湖兩郡察勘知水歸太湖之道多淤

而太湖下流亦多壅闕因請浚烏程長興境內七十二
澗并遣官至江南按行三江故道疏入尋有改撫江蘇
之

命公遂親往探尋脈絡得其要領建議大修三江水利
具摺入告其畧云太湖北受荆溪百濟南受天目諸山
之水爲吳中巨浸而分疏之大幹則以三江爲要三江
者吳淞江婁江東江也東江自宋已湮明永樂間別開
黃浦寬廣足當三江之一今亦謂之東江三江分流經
吳江震澤吳元和崑山新陽青浦華亭上海太倉鎮洋
嘉定十二州縣之境其間港浦縱橫湖蕩參錯大概觀
之無處不可分洩似亦可安於無事然百節之通不敵
一節之塞數港之洩不及一江之壅其勢必有所阻查
太湖出水之口不特寶帶橋一處如吳江之十八港十
七橋吳縣之鮎魚口大缺口爲湖水穿運河入江之要
道今亦不無淺阻又如入吳淞之龐山湖大斜港九里
湖澱山湖激浦向稱寬深足資宣洩者爾來小民貪利
徧植菱蘆圍築魚蕩亦多侵占劉河古之婁江也今河
形大非昔比舟楫來往必艱舟待潮崑山外濠爲婁江
正道淺狹特甚蘇州之婁門外江面僅寬四五丈偶遇
秋霖衆水滙集江身淺窄先爲潦水所占俟其消退然

後湖水得出爲之傳送而上游已漫淹矣東南財賦重
地水利民生大計若及早治之事半而功實倍今籌所
以治之之法當於運河以西凡太湖出水之口皆爲清
釐占塞俾分流無阻其運河以東三江故道惟黃浦見
在深通但於泖口挑去新漲蘆墩三處足資宣洩其吳
淞江自龐山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下凡有淺狹阻滯
之處宜濬治寬深合上源所洩之數足相容納其江身
所有植蘆插蘆及冒充之區盡數剷除嗣後仍嚴爲之
禁則水之停蓄有所傳送以時並卽以挑河之土加培
圩岸見有牖座去海太近難於啓閉者酌量改移庶渾
潮不入清水盛強而海口之淤亦將不挑而自去總計
所需雖覺浩繁然散在十二州縣通力合作寔亦無多
民間聞有此舉咸樂趨事願以民力爲之但分段督修
仍須官董其成且工費繁多若待鳩集財力而後興工
不無稍稽時日仰懇

聖恩准予公項內先行動支興工仍於各州縣分年按
畝徵還則民力旣紓工可速集奏入報可於是選紳耆
賦工役先疏橋港次及河身菱蘆魚蕩之圍占者除之
城市民居之不可毀者別開月河以導之工始于癸未
之十二月至甲申三月告成凡用白金廿二萬有奇公

再撫蘇有

肯仍兼管浙江海塘先後增築魚鱗石塘凡若干丈松
江太倉沿海亦有石塘而土塘居什之八九公請如浙
塘之法編竹篋寶石護塘根以禦海潮公之盡心于水
利海塘其大者如此其撫福建也預誠族人居晉江者
勿至省卽至遣門者謝之曰我爲封疆大臣嫌疑當避
且俟去此之日再相見今則不敢也洎公之薨晉江宗
人始來會哭咸稱公之公正爲不可及維公奮跡嶺海
以文學登巍科不及十年而躋九列貳六卿皆

聖明親擢不由薦援

天子察公識度闊遠材任公輔東南重地膺委寄者十
有餘年入領尙書遂參大政中間兩遭顛蹟賴

天子仁聖終保全之重建節旄恩禮罔替天不假年未
孫中壽然海內士夫識與不識聞公名靡不歎羨謂科
目得人之盛也嗚呼休哉公生而穎異少爲諸生試輒
冠其曹偶好吟詠日有程課書法圓勁出入顏平原趙
吳興之間片楮隻字人爭藏弄以爲榮在禁林日經進
詩文數被獎賞及

車駕省方公以方岳大臣扈從輒命庶和

御製詩篇

上幸嘉興之煙雨樓

特召公至行營給札聯句詩成書以勒石羣臣莫及焉
公諱有恭字容可號滋圃先世爲晉江望族父資政公
始徙居粵今爲番禺縣人曾祖某祖某父奕仁皆以公
賈贖資政大夫江蘇巡撫夫人楊氏某公之女子一士
斌國子監生女二附貢生何文通壬午舉人龍川縣教
諭羅永楠其婿也公沒後九年公子士斌卜窆於某
鄉之原以某月日葬先期屬大昕爲銘大昕久從公遊
今奉使嶺南又得會公之葬矣敢以不文辭銘曰

九曜降精生傑人驛驪得路鸞鳳齋讀書百篇筆有神
大廷對策陳萬言龍頭首擢侍從班文章經濟夙抱全
全手持玉尺分判均三吳善類推獎勳

帝曰汝諧撫吾民百城保障氣若春水旱拯恤無因循
清波可活涸轍鱗築塘捍海上石堅或編竹絡捷菱薪
震澤底定三江分原委脉絡細討論尾間勿壅流云云
思流越角兼吳根出乘八駟擁節幡入長六曹參絲綸
平生温飽志不紛盤錯歷盡能自完封川莫南海倫瓊
山邱江門陳科名事功相後先惟公兼之在一身崇岡
鬱鬱宰木繁千秋萬歲名不湮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尙書秦

文恭公墓志銘

太子太保尚書秦公以經術篤行知名海內起家詞苑
官登極品歲甲申四月以疾請解任 溫旨不許八月
復具疏乞回籍調治 詔允所請仍懸缺以待公既受
命買舟南下疾遂革以九月九日已時薨于滄州計開
天子軫惻賜白金千兩庀喪具令有司議卹典祭葬
如制謚曰文恭明年春 車駕南巡至無錫 幸寄暢
園 御製詩有養痾旋里人何在撫景愀然是此間之
句寄暢園者公家別業也 上追念舊臣形于翰墨如
此公可以不朽矣其九月孤子編修泰鈞等將葬公子
某原先期遣一介走京師述公遺言請大昕爲文誌其
墓大昕于公爲年家子又嘗主公邸第日月不居知已
云逝文雖不工其何敢辭謹按公諱惠田字樹峯號味
經宋贈龍圖閣直學士觀之二十六世孫世居無錫爲
右族雍正初析無錫置金匱縣故公爲金匱人曾祖考
德澄祖考松齡順治乙未進士 日講官起居注左春
坊左諭德考易然常州府學生妣顧氏本生考道然康
熙己丑進士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改禮科給
事中妣徐氏胡氏生母浦氏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
夫刑部尚書妣皆一品太夫人公以乾隆元年 賜進

士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入直 南書房丁浦太
夫人憂服闋補原官教諭 上書房遷侍講進右春坊
右庶子改通政使司右通政擢內閣學士遷禮部右侍
郎丁給諫公憂服闋補禮部左侍郎調刑部右侍郎轉
左侍郎兼理國子監算學充 經筵講官擢工部尚書
兼理樂部調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累階至光祿大夫
公至性過人方未遇時給諫公以滿邸事牽連頌繫十
餘年間檻車南北炎 雨悲風吏卒雜前公隨侍膝下百
方營護夜分就寢流涕交頤然不令給諫公知之及通
籍之始朝廷赦書屢下給諫公猶不得援例寬釋公以
新進詞臣輒伏闕陳情乞以身贖其畧云臣本生父某
身罹重罪已荷 天恩曲宥祇因催追銀兩力不能完
仍行圍禁迄今九載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
內侵染暑濕癘癘時作寒熱交攻奄奄一息幾至瘦斃
羈所情關骨肉痛楚難忍臣雖備員禁近而還顧臣父
老病拘幽既無完解之期更無久存之望方寸昏迷不
能自主誠不忍昧心竊祿內慙名教伏惟 皇上矜慎
度獄有一綫可原者概予寬釋當此 聖明孝治之朝
更逢薄海祝綱之日惟有籲懇 鴻慈格外鑒宥丐臣
父八旬垂死之年得以終老牖下臣願革去職銜効力

稱走以贖父罪奏入 天語嘉歎遂有寬釋之 詔而未完之銀亦併豁免由是給諫公優游林下者又十年公受 詔感泣誓以身許國而 上亦鑒公忠孝有大用公之志矣公在學士時陳科舉學校六事在禮部練習掌故夙夜匪懈在刑部執法平允尤爲 上所倚重同僚或持異議公援引律例必如所擬乃已遇司屬囑突不苟其以才能見者則薦引之不遺餘力衆莫不憚其嚴而服其公也公歿之後部中讞獄偶不當 上輒舉公名歎惜不置以是知公之盡心于職矣公立朝三十年治事以勤奉 上以敬剛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則杜門謝賓客著書不異爲諸生時後進有通經嗜古者獎借不去口蓋天性然也公幼而穎悟及長從給諫公于京邸何叱瞻王若林徐壇長諸先生咸折輩行與之交中歲居里門與蔡宸錫吳大年尊養龔繩中爲讀經之會嘗慨禮經名物制度諸儒詮解互異鮮能會通其說故于郊社宗廟宮室衣服之類尤究心焉 上御極之初江陰楊文定公領國子監事薦公篤志經術可佐教成均旣而直內廷課 皇子講讀益以經術爲後學宗嘗言儒者舍經以談道非道也離經以求學非學也故以窮經爲主而不居講學之名生平所爲文賦

味經窩類稿者凡若干卷而說經之文居其大半公夙精三禮之學及佐秩宗攷古今禮制因革以爲禮自秦火而後漢儒保殘守缺什厯存一朱子生于南宋嘗有志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爲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喪祭禮又續自黃氏楊氏未克竟朱子之志迺按周官吉凶軍賓嘉之目撰爲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先經後史各以類別凡先儒所聚訟者一一疏其脉絡破其癥結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違當代之法殫思二十餘年葉易三四而後定自言生平精力盡于是焉少喜談易謂易者象也先儒詳于言理略于言象故撰周易象義日筴若干卷又謂詩三百篇古人皆被之管絃漢魏以降始失其傳然天籟之發今猶古也因與同志講求欲以今曲歌古詩度協詩樂合一之旨又以近代聲韻之書未有善本奏請刊正 上命公與武進劉公任其事公建議言古韻二百六部今併爲一百七韻如元與魂痕當析爲二殷韻宜併入真韻不當入文韻上聲拯韻去聲證韻宜分出各自爲韻又攷定四聲表兼宋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之說欲通古音于等韻時公已邁疾而往復辨論猶斷斷不置也公之著述其大者如此若夫律呂算數以及醫方堪輿星

命家言皆泝流窮源得其要領雖專門名家者亦歎以爲莫及嗚呼可謂有體有用者已公生于康熙壬午十月十九日歿時年六十有三夫人侯氏太學生某之女封一品夫人子四人長泰鈞乾隆甲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次復鈞長錫次鼎鈞太學生次上鈞女二人長適雲南劍川州知州稽承豫孫男二人沐日沐恩孫女六人

銘曰

西神哉崑二泉歟造物鍾英生偉人雙孝之澤流十世敬佑祖考清華繼惟公至行爲士宗歷艱而享純孝通明刑十載邦憲司三刺三宥公無私斯人一去難再得同朝盡傷 至尊惜政事文學一身兼沒而言立公何慙城西新阡卜云吉千秋識之字不滅

詹事府詹事盧公墓誌銘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寧都盧公以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終于京邸春秋六十有五子立瀛立淇扶輓歸里越十有七年兩公子亦先後下世矣諸孫等始卜十月二十六日葬公於州城南第一橋之新阡公嘗買彭氏故園爲讀書之館至是撤其館而爲兆域焉以公之樂斯邱也先期次孫達騎踵門來求文志公墓大斯公門下士知公最深其何忍辭乃泣而序之

曰昔錢文僖公言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難以它才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歐陽文忠公嘗亟稱之公以閱覽博物起家翰林侍詔由館職登學士陟宮尹立朝二十餘年無一日離文字之職入侍講幄出司文衡朝廷大著作輒預撰述非老于文學安能上結

主知若此諺公初以諸生選拔入成均選充 武英殿校對會

詔刊正十三經廿二史諸總裁言公學問周洽警勸精審遂得與纂修之列纂修官皆詞臣爲之公以貢生預焉蓋異數也和碩莊親王尙書張文敏公受

詔編次律呂正義又薦公爲纂修官張公嘗語人曰盧君妙解律呂當今之蔡中郎阮仲容也尋舉順天鄉試

試授翰林院侍詔辛未歲成進士改庶吉士即充 武英殿纂修官明年散館授編修又明年典陝西鄉試又明年充會試同考官分教庶吉士轉 武英殿提調官

充 日講起居注官又明年遷侍讀又明年擢侍講學士又明年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務充武會試副總裁

官遂爲 武英殿總裁官又明年左遷侍讀又明年典

河南鄉試時同受 命者侍讀學士朱公珪階資皆在

公前而轉爲公副其冬和碩莊親王等奏公兼樂部行

走撰擬樂章樂部皆部院大臣兼之公以五品詞臣廁其間尤異數也又明年遷右春坊右庶子典順天武鄉試又明年復爲侍講學士又明年提督河南學政閱三載任滿還朝其明年三月擢詹事公年五十始登第登第後無虛不需 恩渥位躋三品駸駸柄用而遽以積勞致不起悲夫詹事古稱官相今則職務清簡而特爲詞臣最高之班由侍從擢卿貳者往往踐歷此職不久卽遷去其文學尤異

上意方鄉用而旋終于此者三十年間惟嘉定張公鵬翀及公兩人此海內所深惜也公博涉羣書不名一家詩文春容和雅無粗厲抑塞之習屢主文柄抑奔競崇實學所甄拔多知名之士於樂律易卜尤極敏悟嘗依焦氏易林言人休咎多奇中雖專門弗逮公接物甚和而持身嚴正輕財尚義不爲家人生計初入都張文敏

公蔣文恪公皆器重公引爲上客終未嘗少干以私同邑宋嗣南公受業師也旣歿數分金遺其孤及視學河南解內猶爲宋設位朝夕拜之王進士龍篆客歛都下葬西便門外公爲立享堂祭產每寒食輒往拜其墓其篤于故舊多此類公諱明楷字端臣號鈍齋世居江西寧都州大父不暇公贈奉直大夫父式夏公贈中憲大

夫夫人曹氏榮祿大夫左都督廣東三江協副將凱伯公之女生子貴家而能屏華綺事親相夫皆中禮法先公八年卒 誥贈恭人子立瀛壬午舉人立淇丙子舉人江蘇布政司庫大使立沅有至行母沒慟哭九十五日不食而歿州人所稱盧孝子也女二人孫男五人進荀州學生達蔚今更名嗣胥國子監生達蓮達燕達

孫女若干人曾孫若干人銘曰

德可以潤身文足以經世其鼓篋橋門也祭酒詫爲異人其箝筆內殿也

至尊許爲才子登記言之內史兼批勅之學士詹事之長視占承育方謂陟八座而贊黃扉兮胡爲夢陰堂之講而遽止此也日涉之園先生藏焉千秋而後想見其軼鄒枚而追虞揭也

工部左侍郎汪公墓誌銘

乾隆四十有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工部左侍郎持齋汪公卒春秋六十有六公素康強無疾是日黎明猶偕諸大臣入 朝啟事畢入署釐務如常還寓猶手一編初昏就寢少選呼之不應則已逝矣公之將誕也祖榮祿公夢紫衣僧持錫杖求宿及生狀貌如夢觀其世化之際豈所謂夙根不昧得大自在者耶孤子編修學金

扶輿南旋以明年某月日葬公於州城北二十四都環
港之原屬大昕爲文誌公之墓大昕初入館公已爲學
士公忌分引進之嗣後講筵書幄皆獲隨公步武又同
居西苑 賜閏有年知公行事爲詳謹案公諱廷璵字
衡玉別號持齋世爲新安右族四世祖始徙太倉後析
州爲縣始占籍鎮洋焉會祖壽堯祖溥父之恒種德繼
素積厚而先以公貴累 贈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
幼而穎悟初補博士弟子員學使桐城張公廷璐奇其
文曰它日名位不在吾下公初名塔張公易以今名且
加延字欲引爲昆弟行也幸酉舉鄉試丁卯考充 咸
安宮教習試卷進呈 欽定第一人並 諭閱卷大臣
日來科會元得如此文可矣戊辰會試中式 殿試讀
卷日公名在第五 天子親擢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
編修卽充舍典續文獻通考兩館纂修官庚午充河南
鄉試正考官辛未散館 御試一等壬申春 特開鄉
會恩科充湖南正考官復 命甫踰月 御試翰詹諸
臣于 正大光明殿以納涼賦爲題作者多規撫上林
子虛鋪陳宮殿苑囿公獨以 宵旰憂勤民事立言
特擢一等一名超授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又
充會試同考官又充武會試副總裁官一歲之中 恩

命頻仍而公益以銳進爲思持重謙抑無幾微矜炫意
癸酉充福建正考官事畢請假歸省二親尋奉 命督
學福建公訪知閩省多頂官之弊由於童生衆多一縣
或考數場遂有一人重疊與考以敢弊混公檄合郡
添建考棚併爲一場考之夜分卽起點名稽察嚴密此
弊遂革丙子丁艱回籍已卯服闋入都再奉督學福建
之 命時公需次補缺未與聞列卽承 簡用尋補侍
讀學士讀學班在講學之右惟見任得轉補公以候缺
得之亦 異數也時功令初用詩帖生童狃于土音趁
諧律度公親爲講究聲病由是能詩者漸衆壬午冬任
滿還 朝癸未 御試翰詹公列二等一名特賜文綺
二端尋擢少詹事甲申入直 上書房侍 皇太子講
席公謹慎嚴肅非禮不動開陳經義詞達意周是冬
賜紫貂裘一襲每歲終賜 御書福字及鹿尾黃羊冰
魚文雉諸物首歲 曲宴重華宮廣和 天章則有如
意端硯之 賜端千則有紗葛官扇香囊立春進帖子
則有稍紙湖筆硃墨 錫賚便蕃歲以爲例乙酉充湖
北正考官丙戌遷詹事再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戊
子奉 命督學江西辛卯還 朝壬辰充會試副總裁
官放榜後復局門閱墨卷備取中書學正若干名所甄

拔率多績學之士甲午教習庶吉士丙申以金川平定奉 命之山東江南浙江祭告嶽鎮及先代陵寢禮成請假歸省時胡太夫人年逾八十神明不衰公衣錦稱觴門外列八驕鄉閭稱為盛事丁酉充汪西正考官未撤閣又奉督學順天之 命三輔密通輦下歲時得與朝賀公屢蒙 召對暇日仍至 上書房戊戌擢工部右侍郎仍留學政之任時承德府初建 文廟兼設考棚公於 大駕避暑前趨往考試畢率生徒迎 駕翼日隨 駕詣 文廟行釋奠禮特被官紗文綺之 賜 烈河士子鄉試另編字號自此始其冬丁胡太夫人報戴星南奔喪葬盡禮辛丑公子編修君登進士與公甲第恰同稽諸故事四百年來惟王文肅公與子緜山兩世皆第二人登第科名盛事均在吾州海內所未有公在里門封賀客不色喜寓書編修助以敦品飭行無忝科名未嘗稍有夸耀也壬寅入都仍署工部左侍郎直 上書房兼四庫全書總閱癸卯奉 命如 盛京恭送冊寶方淑吉啟行而公已長逝矣公平生持躬以謙接物以誠治家以儉服官以勤無輿馬服玩之好無絲竹讌遊之樂風度凝重言笑不苟自登上第歷官卿貳皆 九重親擢不由援引向來翰詹 御試首選不二

四年已陟八座公為學士十餘年再試優等始得序遷其安於平進如此久直禁近小心慎密退食之暇校勘圖史蕭然如諸生時性不妄交卽素相知形迹亦落落嘗曰聖人稱善交必曰久敬燕昵謹澁交遊之論也為文以典重條暢為主不蹈纖穠艱澀之習主持文柄幾無虛歲同朝莫能及焉公初娶凌夫人文學□□之女繼娶王夫人壬戌進士兵部郎中廬州府知府戚之女賢明善治家公得一心奉公無內顧憂者紫夫人之力子一人卽編修君由庚寅 恩科舉人授內閣中書協辦侍讀事辛丑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四庫全書分校議敘遇缺開列先用女三人長許字項倫旣早卒次適顧增光季適錢東璧大昕長男也孫二人彥博甲辰 召試 欽賜舉人內閣中書彥國縣學生孫女一適陸受秩銘曰

泰山北斗衆所尊景星卿雲為世珍維公巨手燕許倫
 宵羅三倉二酉文筆落堯典生民篇巍科直上齋峯顛
 讀書中秘譽益振 九天給札集衆仙揮灑千言日未
 曛 御筆親擢第一人嘉爾規頌思不羣學士峻擢英
 命巾枝文棘闈玉尺掄先民圭臬分刊循其於視學尤
 精勤三物六行誨之諄屏除謹嚴還樸淳虎闈入直尊

所聞現行矩步禮法遵經師人師并一身桓榮稽古榮則均官端進秩參閣綸四庫甲乙預討論三館吉士教育殷冬官作貳卿月新程功執度法不愆廿載內直溫樹春一條冰樣頭銜勻玉堂才子官花鮮科名接武嘉話傳年過六十髮未宣忽焉解脫返自然不朽何必非千年瓊港之水九曲蟠宰木鬱然吉且安昔聞下馬董相墳誰其嗣之平陽阡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公墓誌銘

嘉慶二年秋七月庚午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輕車都尉鎮洋畢公以疾終於辰陽行館公久在行間助勞懋著及移駐楚南籌畫善後之策由境救寧

上聞公積勞邁疾手足不仁卽馳賜上藥諭以安心調攝公自念受恩深重且當三楚多事不敢以私

誤公力疾視事有加無疹遂致不起遺疏入告九重軫恤加贈太子太保諭祭如禮文通武達生榮死哀可謂令德考終也已諸孤奉公匱歸吳門里第越明年三月十有八日卜新阡於吳縣靈巖鄉上沙里以元

配汪夫人耐禮也大昕與公同里罔先後入館閣論文道古數共晨夕晚歲雖雲泥分隔而公不怠久要書簡

屢至每有撰述必先寄示茲諸孤述遺言請文刻諸貞石大昕泣然不敢辭按狀公諱沅字纓蘅一字秋帆自號靈巖山人先世居椒之休寧明季避地蘇之崑山又徙太倉州後析置鎮洋縣遂占籍焉曾大父泰來公大父見峯公父素庵公皆厚德敦行識者謂其後必大自少穎悟甫六歲母張太夫人手授毛詩離騷過目卽成誦十歲審聲韻十二習制舉義十五能詩稍長讀書靈巖山從沈文懿公德潛惠徵君棟游學業益達弱冠後游京師乾隆十八年中順天鄉試又四年授內閣中書大學士傅文忠公一見器重卽令入直軍機處公練習掌故治事識大體樞庭諸公咸以公輔期之二十五年會試中式名在第二及廷對纒纒數千言議論剴切

上親擢第一是歲始定新進士前十名於讀卷日引

見公儀觀秀偉進止有度天顏甚喜臚唱授翰林院

修撰館中經進文字多出公手皆典重有體遷右春坊

右中允再遷翰林院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轉左春坊

左庶子三十二年

上親耕藉田御觀稼臺公侍直奏對稱旨宣示

御製詩給筆札令賡和詩成進覽稱善是冬授甘

肅鞏秦階道 召見 諭曰汝軍機舊屬達於政治不徒文學優長也到官卽雷辦新疆經費局又從總督出嘉峪關察勒屯田自木壘河至吉木薩往返數萬里途中多紀行詠古之篇尋調安肅道三十六年擢陝西按察使入 覲具言甘肅頻年苦旱狀有 旨諭督臣加意賑卹并免積欠四百萬兩尋擢陝西布政使兼護巡撫印務時 大兵征金川由陝入蜀公督理臺站餉餉充足三十八年河渭洛三水溢入朝邑界公馳往分別賑卹全活甚衆擢陝西巡撫歲旱禱太白山得甘雨清理八旗及提標馬廠空地募民開墾納賦爲賞卹之用又奏修西嶽廟及元聖周公墓訪其後裔置五經博士一人以奉祀事濬涇陽龍洞渠在陝六載兼署西安將軍者再署陝甘總督者一 特賜戴孔雀翎 恩遇之隆漢大臣莫及焉丁張太夫人艱甫及一年 上以陝西任重復起公署巡撫事會甘肅回賊陷河州逼蘭州城公檄調滿漢兵先後赴援又請簡八旗勁旅令大臣總統援應及事平 上曰畢某在陝西聞甘省逆賊滋事卽能悉心調度事事妥協並有先辦而與朕旨相合者實屬可嘉者賞給一品頂帶其後平涼逆回復倡亂攻掠通渭靜寧驛道梗塞公復調兵助剿又分兵出關

道繞其後俾不得他竄公之盡心國事不分畛域多此類也五十年調河南巡撫是時河南北頻年苦旱而河水泛溢壞民田廬舍公旣受 命卽奏請截雷漕運以平市價諸州縣被災戶展賑兩月其徵收未完銀米視被災分數或全免或緩徵俱得 允行自後積水漸消禱雨輒應歲獲豐稔又奉 命詣桐柏山求淮源公躬履嶄崑尋其脉絡繪圖以進 特蒙嘉獎 御製淮源記述其事尋賞賞黃馬褂擢湖廣總督未行以伊陽拒捕案被議仍留巡撫任五十二年河決睢州溢寧陵商邱永城鹿邑柘城諸縣 詔大學士阿文成公臨視會同籌畫自夏迄冬凡五閱月而歲事撫卹災黎蠲緩借種全活無算明年河北三郡早遵 旨撥運米麥減價平糶又濬治百泉丹河九道堰引水溉田尋授湖廣總督時江水異漲溢入荊州城下游州縣亦多淹沒訪得江心有害金洲阻塞水道爲上游之害亟命拔去蘆葦居民毋得占據仍於北岸築堤逼溜南趨以資保護賑卹被淹人戶城垣堤岸衙署兵房次第修葺又革除鹽課陋規禁絕私販每歲溢銷十數萬引五十九年入觀天津 行在賜 御製詩隨於幄次廣和自陳早衰多病乞京職自效 溫諭不允是秋以湖北姦民傳教

案左遷山東巡撫臨清館陶諸州縣被水遵 旨加兩
倍賑卹豁免秋糧及本年清米委員於豐收處糴糧食
存貯以備來歲平糶六十年春 恩詔普免各省民欠
公查出東省節年所欠正耗銀四百八十七萬有奇常
平社倉米穀五十萬有奇咸 奏除之時已得再任湖
督之 命拜奏而後行其勇於任事無遷延願望如此
初入楚境聞苗疆有警卽馳赴常德籌畫轉餉旣而大
學士嘉勇公福公四川總督和公先後到楚檄調六省
兵曾勦供支日不下數萬公移駐辰州督運軍儲輸將
相繼 大兵旣擒首逆吳半生等乾州永順承綏保靖
諸苗五百餘寨先後詣辰乞降公承 詔撫諭咸感泣
叩頭而去嘉慶元年春湖北枝江賊起詭稱白蓮教而
宜都長陽長樂教匪一時應和四出焚掠公馳赴枝江
與巡撫惠公調兵進勦連破蕭家巖栗子山長嶺沖諸
寨時北省標營兵皆調赴苗疆姦民乘虛誘集匪徒分
擾諸縣當陽保康來鳳竹山相繼失陷 詔諸大帥
路次勦而公與將軍舒公攻當陽卽選驍勇扼山隘殲
其外援三千人賊悉力死守公親督將士以火箭火彈
射入城中燒其礮臺及蓄聚七月克東門賊退守西北
復擊殺殲二千餘人擒其僞帥縣境悉平事聞 賜資

優渥賞輕車都尉世職復馳至襄陽督同鎮道邀擊賊
於青河口破之時征苗大學士貝子福公總督和公相
繼徂謝公密奏乾州已復首逆就擒惟石柳鄧未獲而
以十萬之衆駐守蠻瘴苗人見有重兵生計無資石逆
轉得從中煽誘不若因其窮困許以自新酌節裁撤苗
寨官兵而於四面設兵防守其有出外滋事及同類營
殺者用以苗攻苗之法可不再煩兵力 詔下其章於
軍中議之未幾大兵破平隴斬石柳鄧等遂 詔公馳
往湖南籌議善後及撤兵事二年春抵乾州周歷三廳
撫諭苗寒清釐民苗地畝給還耕種咸伏地感泣各歸
生業各省兵亦次第撤回公遵 旨留駐辰州與巡撫
姜公提督鄂公會奏請移提督駐辰州而以辰州協駐
乾州洞庭協駐常德又於花園汛添設一鎮以承綏協
保靖營隸之它要隘之處撥兵屯守聯絡控制其苗寨
酌設土弁以資約束又估修城堡營房賑撫難民卹贖
殉難官弁及紳士婦女皆得 旨勒部議行而公以炎
瘴致疾食少事煩未極大年此海內識與不識靡不驚
但墮淚者也公識量闊遠喜愠不形於色遇僚屬以禮
議事不執己見人人皆得盡其言若大疑難事衆莫識
所措者公沈機立斷雖萬口不能奪久莅方面職事修

舉不以察察為明亦不以煦煦要譽所薦拔多至大僚或在同列亦未嘗引為已功公天性純孝既貴自傷祿不逮養賴母氏教誨成立迎養官齋修潔白之膳及張太夫人棄世遇諱日哀慕出涕嘗陳情 上前 御賜經訓克家四大字隨於靈巖南麓築樓以奉 御書旁建張太夫人祠堂俾子孫毋忘所自與竹癡梅泉兩弟友愛無間視諸姪如己子兩妹早寡為置產贍其孤甥俾克有成生平薦於故舊尤好汲引後進一時名儒才士多招致幕府公務之暇詩酒唱酬登其門者以為榮性好著書雖官至極品鉛槧未嘗去手謂經義當宗漢儒故有傳經表之作謂文字當宗許氏故有經典文字辨正書及音同義異辨之作謂編年之史莫善於涑水續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雖優於薛王而所見書籍猶未備且不無詳南畧北之病乃博稽羣書攷證正史手自裁定始末元為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別為攷異附於本條之下凡四易稿而成謂史學當究流別故有史籍攷之作謂史學必通地理故於山海經晉書地理志皆有校注又有關中勝蹟圖記西安府志之作謂金石可證經史宦跡所至搜羅尤博有關中中州山左金石記詩文下筆立成不拘一格要自運性靈不違大

雅之旨有靈巖山人詩集四十卷文集八卷公生於雍正八年八月十八日春秋六十有八汪夫人淑慎有壹德候補知府□女先公三十年卒子三人念曾候補員外郎早沒次嵩珠一品廕生候補員外郎次鄂珠候選員外郎女四人長適陳暉次許字素□次許字孔慶鎔次未許字孫二人蘭慶承襲二等輕車都尉之祥候選員外郎曾孫二人銘曰
 咨牧命虞分陝翼周十連有帥統小諸侯魏晉暨唐職均名別都督總管節度觀察峴首羊杜秦塞范韓先後禦侮為國屏垣猗與畢公懋德之裔文章潤身溫飽非志南宮首選 北闕臚傳風度疑重儼若神仙智方行圓明體達用三館楷模中朝梁棟
 帝曰汝諧試之監司盤根錯節利器無虧乃撫三秦冰澄月朗籌邊餉軍萬里指掌乃撫汴洛載修河渠荒政具舉黔首以蘇乃撫齊魯正躬率下廣宣 皇仁民井而舞江漢之游控扼蠻荆公督餽餉士飽馬騰潢池偶警親提桴鼓胥有甲兵人百其武員嶠猶鬪一鼓而殲露布星馳 錫命用占苗逆已擒苗民來格公奉 廟謨為永久策出入叢菁涉歷瘴雲遮道羅拜共戴 尊親迺撤貔貅酒設屯戍寢燧罔驚藩籬孔固大星忽隕

舉木其傾 楓宸悼惜崇班晉膺公之 恩榮勲名終始 頌祭尙方澤及孫子硯山之陽水木明瑟某水某邱舊游粵粵井棹是卜公其樂茲我文紀實或無媿詞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二

門人袁廷樞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三

嘉定錢大昕

墓誌銘二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峻字次山號良齋蘇州常熟縣人大父應祥父志學俱以先生貴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先生少敏慧讀書數行俱下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才名籍甚同里宋君玉才與先生最相善並受業於陳見復先生一時稱爲王宋旣而入都以國學生應京兆試中雍正元年 恩科舉人明年試授內閣中書尋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充一統志纂修官五年散館授編修七年典浙江鄉試十年典貴州鄉試乾隆元年典雲南鄉試先後甄拔號稱得人明年

詔開言路遊朝官有清望者俾居臺諫之職而先生以名史官改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拜 命三日卽抗章劾臺長官素行不叶人望罷之當是時先生直聲震都下先生感

上知遇能用言方具疏艸累數千言未及上而太夫人之訃至遂戴星而歸杜門養病者十餘年學益富品益高弟子著錄者日益衆當事爭延先生爲士子師於場

主安定書院於徐主雲龍書院而於蘇之紫陽書院尤
久以古學提唱後進所賞識後多知名性剛褊視時俗
依阿齷齪畏蕙者流不欲姑與爲伍而人有一事一節
之長則稱賞不置有三代直道之遺焉尤精地理之學
談九州山川形勢曲折向背雖足跡所未到咸瞭如指
掌嘗謂水經正文與注混淆欲一一釐正之而唐以後
水道之變遷地名之同異鄭注所未及者則摭正史及
傳記小說近代志乘以補之名曰水經廣注手自屬藁
未暇成也詩古文直抒性靈不加雕琢書法初宗北海
後師東坡晚年自謂窺古人用筆之意所書碑碣盛行
吳下片楮隻字人知珍之先生壯年崇尚氣節慨然欲
有爲于世既以病廢不欲出山則思見之著述而天不
假年未竟其業既沒之後有與先生善者刻其所著良
齋詩文集若干卷行于世雖未足以盡先生亦略見先
生之概已先生久登清要不名一錢歸田後猶以教授
自給清風特操當於古人中求之春秋五十有八乾隆
十六年二月十七日終於里第家貧子弱久未克葬頃
歲季子淮安府桃源河務同知本智乞歸養母乃卜辛
亥歲臘月十四日葬先生於某鄉之原距先考塋若干
步道遺命也配馮宜人教子有法今壽躋百齡康強逢

吉大吏人告行有旌門之榮子二人禮縣學生先卒本
智由盱眙知縣遷今官女一人壻朱聲孫□人□某官
大昕少而鈍拙無鄉曲譽先生聞其可與道古也薦之
使學於紫陽書院先生於諸生中最賞者僅三數人願
獨稱大昕不去口先生歿垂四十年而大昕來主紫陽
遵守先生教規罔敢有懈先生之葬與執紼焉東漢墓
銘多由門生刊述俛仰今昔音容如存而衰老無成孤
負知已援筆泫然情見乎詞銘曰

尚湖之水清且直兮誰其似之夫子之德兮少可于俗
多師于古有所不爲合乎狷者孔翠以文鷹隼以威位
未酬德沒而名垂退之諛墓古人所譏先生之銘斯無
媿詞

翰林院侍讀邵先生墓誌銘

歲丙戌之秋翰林院侍讀太倉邵先生請告歸將出都
門諸與先生善者咸至其邸敘別先生素清羸善病年
未及耆輒有懸車之思嘗屬工畫者畫已小像取陰鏤
釣晚欲收綸之句題曰收綸圖乞一時名流賦詩其高
致如此乃歸未及一載嬰疾遂不起嗚呼世方競于功
名而獨尚恬退其所取者廉矣宜不爲造物者之所忌
而亦新之不得如志此又理之不可知者也先生諱嗣

宗字鴻歲別號蔚田先世居休寧號東門邵氏祖光龍始遷於太倉以潛德篤行稱考學詩本生考學易並以先生貴 諾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先生幼穎異在傳不勤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歲科兩試輒屈其儕輩時同里毛先生宣藝亦以文名州人稱能文者必首毛邵歲辛酉以選拔貢生舉本省鄉試壬申聖母皇太后萬壽

特詔開科以秋八月會試主司海寧陳文勤公於闈中得先生卷大賞異之手定第一及程墨出淳厚典重海內翕然奉爲圭臬吾州自建治以來試禮部第一者明代則陸太常欽王相國錫爵吳祭酒偉業 本朝百餘年間惟先生而已 廷試 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充 咸安官官學總裁以病乞假假滿補原官擢右春坊右中允轉左春坊左中允進翰林院侍讀先生在詞垣十有餘年朝章典故咸所諳習分修續文獻通考用力尤勤及詔修宗室王公勲績表大學士劉公統勲委先生專司其事舉凡起例較若列眉書成進 御深蒙 嘉獎僉謂先生不去駸駸乎向用而先生以積勞致疾賦遂初矣性耿介儼居宣武門外公退却掃終日門無雜賓分

校鄉會試各一分教庶吉士者三獎成後學循循不勸自爲諸生常授徒自給既貴門弟子著錄益衆大都皆束修自好之士或藉以標榜干進者則拒勿通也其教子弟則曰君子持身無過廉儉二字不儉則不廉不廉則無恥聞者以爲篤論所著詩曰一枝菴吟稟養餘齋吟稟皆藏于家先生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卒於乾隆三十二年閏月三日春秋五十有八配趙宜人先卒子二人士潔士洙皆太學生女一人適乙酉科副榜貢生王琬孫三人先生既沒之明年八月孤士潔等奉匱葬於新塘之原以趙宜人祔禮也大昕以同郡後進與先生同在書局有年知先生之生平爲詳乃敘而銘之曰

行修而文腴志芳而貌臞清而不絕乎俗貴而不易其初知止知足亦元亦儒貞石可泐嘉名弗渝

虛亭先生墓誌銘

外舅虛亭先生之葬以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先期西莊鶴溪使來告曰先文毅公墓志其女夫周益公實爲之文今先君子并棹旣卜授吾家故事屬銘於子大昕曰以益公之文猶不自名而託張真甫名況庸下如大昕者夫何敢頓首固辭不獲已乃泫然出涕

敘之曰先生諱兩達字通侯號虛亭姓王氏先世與宋太尉魏國文正公旦同出文正從子元始居崑山縣之新漕里數傳至左朝請大夫崇政殿說書葆卽文毅公文毅九傳至明監察御史遜遜子復亦官監察御史小御史之曾孫國子監司業同祖司業生處士逢年竝知名前代先生曾祖在畿縣學生是惟處士之孫祖鎮圭皇贈修職郎考煇康熙丙子舉人丹徒縣儒學教諭贈通議大夫通議始卜居嘉定而先生猶以新陽籍應試新陽本崑山析置示不忘本也先生同產四人齒最居少事通議孝謹無違通議官丹徒獨攜先生自隨依倚如左右手伯兄蚤歿與邱嫂同居終身無閒言叔兄素失愛於通議銜憾數加陵侮先生受之無忤色鄉黨稱道焉性疎直易怒亦易解嘗面斥人過煩項皆赤少遜復與响响好語忘其人之蓄怨也平生不善治產往往盜無斗儲然吟詠未嘗輟遇極作惡事姑置之或隱几坐須臾熟寐醒後便不復記矣讀書好瀏覽不爲章句學弱冠後補博士員試輒冠其等食廩餼爲諸生祭酒屢試行省不見難中歲以後乃專意於教予以爲文章者不朽之盛事科舉之學非可以傳後也故導之以詩古文又以爲詞章之學可以潤身未可以言道故

進之以經學近三十年來東南士大夫言古學多推嘉定而嘉定之好古學自王氏始西莊旣貴先生優游林園日手一編不置或招朋舊爲眞率會斗酒脫粟無異老儒好作詩以放翁後山爲師寓意目前多自得之趣書法險勁不冝作圓輒態春秋七十有六以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捐館 誥封通議大夫光祿寺卿加一級夫人朱氏江寧府儒學訓導金銓之女 誥封淑人先五年卒事尊章甚孝處約而好施先生之家事治繫淑人是賴先生有賢子二人長鳴盛甲戌進士第二人及第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左遷光祿寺卿學者稱西莊先生次鳴韶新陽縣學生號鶴溪子女子二人長適縣學生顧我澍季卽大昕妻孫男女若干人大昕年十五應童子試先生亟賞其文西莊亦謂子可與共學因許以愛女招爲館甥嘗言李彥平范致能周子充皆吾先世門婿所以期許甚厚先生好譽兒又兼譽子人或笑之則曰久當信我言今在再四十年文稍有名而德不加修九原可作媿其曷勝銘曰

學不必用蘊而益純古訓是式以遺後人豈惟後人邑中之彥聞其風者古學大闢夏駕之西車塘之原宰木鬱狀四尺新阡太邱墟耶老翁泉耶君子之澤終勿絕

耶

中書舍人吳君墓誌銘

乾隆十有六年春

車駕巡幸江浙觀民設教典禮畢舉士大夫作為歌頌

獻之 行在

天子命江浙學政選其優者召試而親甲乙之於浙江
得士三人曰嘉善謝塘崑城錢塘陳鴻寶位人秀水王
又曾毅原於江南得士六人曰懷寧蔣雍植秦樹全椒
吳煥荀叔長洲褚寅亮搢升休寧吳志鴻沁可常熱孫
夢述中伯而予以謏劣亦與數中有

詔之九人者皆授以內閣中書舍人之職中書故稱清
望官亞於詞林非由科甲出身者不得與九人之中惟
中伯已登進士其八人皆諸生也

特賜之舉人俾得應禮部試天下莫不榮此九人者謂
制科以來未有此曠典也諸人既受命以是歲先後入
京儼直內閣獨子與搢升沁可以明歲始至而沁可之
至又在後與之言端重而愿懇介然有所守君子人也
其六月置酒於崑城寓邸九人者皆至痛飲甚樂嗣後
或一月或半月輒小集中書舍人例閒三日一入直閱
十日則持被宿于直廬它日無事則相從談詩文雜以

詆嘲泥酒取飲蓋無日無之也既而崑城以進士入翰
林中伯遷宗人府主事兩人蹤跡少疎又二年子與毅
原同登進士子承乏詞館毅原改官禮部未幾乞假去
而荀叔亦移疾去偶以公暇過諸君談諧泥飲如平時
然較之往日差希矣又三年沁可歿于京邸子入哭盡
哀九人之中遽摧其一痛逝者之不可作蓋慨然有聚
散之感也又五年毅原訃至遙設位哭之又一年復哭
中伯于京邸同時來唁者惟崑城秦樹及子三人而已
嗟呼疆指十餘年間聚首歡宴歷歷如昨日而死者三
之一其他或聚或散如風中萍來去靡定欲求曩者高
會之盛邈如隔世悲夫悲夫沁可休寧人僑居蕪湖生
於康熙五十七年某月日歿於乾隆二十二年某月日
春秋四十配某氏沁可未歿之前十日子過其寓齋沁
可課幼女讀唐人絕句詩略能上口令拜子作男子揖
世俗言以此厭無子也沁可長于小篆工刻私印好作
詩嘗與子在 圓明園直廬聯句賦冰茶數十韻頗為
好事者所傳云銘曰
古今才人患不達一經皓首困帖括
省方召試求真才親收九人君其一文苑傳選舉志君
之名垂奕世

翰林院檢討毛君墓誌銘

君諱式玉字伊人乾隆六年以諸生舉于鄉又十一年試禮部中式又二年 廷試 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又三年授翰林院檢討又一年

御試詞臣君名入三等以本官致仕又三年

天子幸五臺山君獻詩 行在稱

旨仍以本官召是歲某月某日卒於官年口十有口惟毛氏世占籍萊州府之掖縣自明以來世為簪纓甲族父貢官潁州知州祖霽曾祖偉皆以潁州貴贈如其官階奉直大夫妻李孺人繼妻單孺人子某君貌哲而羸望之如不勝衣叩其學淵然不竭家無飯石儲而聚書多善本好為古文嗜金石刻以翰林歸田日嘗騎驢裹糧入天柱山徧拓元魏高齊碑道旁觀者不知其為貴人也初入詞垣讀國書不數月悉究其旨強記絕人同輩就君質所疑各如其意以去少詹事德爾泰公分教國書歎曰今之巴克什也居京師不與要人往來閉門却掃人莫窺其際葬以某年月日同年生嘉定錢大昕為之銘銘曰
稷下談士急功喜夸君獨恂恂與古為徒再入承明不為數奇文而不年天乎何尤

封榮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二級前翰林院庶吉士內閣典籍尹公墓誌銘

乾隆五十年正月

天子詔舉

聖祖皇帝宴千叟故事集王大臣官員士民年六十以上者 錫宴 乾清官於時 誥封榮祿大夫前內閣典籍蒙自尹公以就養京邸

特准入宴與一品大臣列坐丹墀東

天顏咫尺仰瞻 溫霽禮畢捧所賜杯盤以出復

賜靈壽杖如意數珠貂皮文綺諸物異數優渥朝野歎羨公籍隸滇南距京師萬里又久辭朝簿得預嘉會洵千載一時也越二年九月乙丑朔終於京邸春秋七十有三長子內閣學士壯圖扶輿南歸續經蓮門述公遺言屬于文其誌石嗚呼公于同年友也俯仰三十餘年升沈零落觸緒增感公與于皆寡交而獨以行誼相取子歸田十載明舊多不通尺牘惟公與曹宗丞慕堂緘問不絕自公云亡慕堂繼逝而子益無賴矣黎德之詞其何敢辭公諱均字佐平先世河南懷慶人明兵科給事中革以言事謫雲南太和縣丞因占籍蒙自曾大父若時明季諸生大父文燾康熙丁卯舉人兵部主事父

宗梁康熙丁酉舉人廣西桂林府同知兩世皆 諾贈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幼入小學卽不逐童兒嬉戲每家慶徵歌演劇常扶冊獨坐一室中年十九補縣學生歲科試輒冠其偶癸酉秋鄉試主司於遺卷中得公卷大奇之遂與鄉薦明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又三年散館仍歸進士班乃授河工例改選內閣中書未及補而丁內艱服闋入都又久之始得缺在職九載執事勤恪以偉次轉典籍記名以主事用丁酉歲京察以年老去職時開學已官御史就養子舍灑然自得初封朝議大夫江南道御史加二級再封通議大夫太僕寺少卿加二級三封榮祿大夫內閣學士加二級公之初登第也向例釋褐進士先由王大臣揀選以備館職是科雲南入選僅建水倪君高甲一人及引見上顧閣臣曰尹某勝於倪多矣何以不在選中遂得預館選既而倪君由吏部擢監司公尚踰躓仕路人咸以爲數奇及晚年階封一品康強逢吉乃信

罔敢離次踰時雨止遂克成禮昆弟五人門無異財視昆弟之子如己出節縮俸入以葺宗祠經畫井井可垂永久生平最惜物力自奉極淡泊而篤於故舊慷慨無少吝爲諸生時應秋試中途遇故人物故卽解囊爲治殯斂留一日乃行官京師日鄉前輩通政楊公如松病革適其子以事被逮其子婦扣門告以急難公亟偕醫往楊已不起卽爲理喪具并轉屬刑部保釋其子俾就苦次楚雄王貢生錫臥病逆旅已劇公往視之泣以後事相託公令迄至已寓延醫治之數月而痊錫感泣請受業爲弟子鄉人落魄無所依及旅櫬未返者輒爲區畫得生還歸葬者甚多好飲豆湯每月必命數設呼子若孫共啖曰此吾鄉味若曹卽富貴慎勿忘也公與開學同官京師父子入直常共載一車諸城劉文正公聞而歎曰尹舍人可謂以清白遺子孫矣夫人伍氏戶部員外郎士祺之孫女貢生正期之女淑愼明達白首相敬累封一品夫人子五人壯圖乾隆丙戌進士今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會圖增廣生全圖廩貢生慶圖健圖皆國學生女二人壻曰楊雲官曰伍東垣孫男十四人孫女九人銘曰

易稱積善家慶有餘黃金盈簾不如詩書於維榮祿如

漢萬石不言躬行德隅抑文章派別一家所師科第拾芥爲國羽儀清華之選世重館閣公皆履之依然瓠落南山有樞本固枝繖過庭胎訓爰大其門承歡廿載就養左右熙熙怡怡齊眉皓首紫泥申錫一品班崇考甫是則三命滋恭

帝有恩言錫宴千叟公預其閑稽首拜手手捧上尊徐步 天衢又何錫之鳩杖數珠雙鑠斯翁觀者屬目何以致之義方之勛人生三寶曰儉與慈不爲物先公實兼持易簣之辰神明未昧屈指舊游尚及吾輩素車萬里歸于松楸諸孤攀號泣血紛流淡谷有遷合閭難沫同心之言俾勒幽室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墓誌銘
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習菴子同里總角交也君之高祖母子曾祖姑而子曾祖母則君高祖姑君之尊人檀涌公爲先大父入室弟子子又受業於檀涌公君少於子三歲相視若昆弟然已而同客吳門先後以

召試通籍又同在詞館應 制詩文互相商榷游覽宴集出入必借者蓋四十年子視學東粵僅半載奉諱歸里遂不復出又十餘年習菴亦視學於粵臨行貽書告子謂任滿日當乞養南歸相從尋山水之盟乃到任僅

半載奉太夫人之諱馴至不起嗚呼當代失一大手筆聞者無不盡傷況交親至厚如予者乎孤子臣晟以誌銘見屬誼不可辭君諱仁虎字來應別號習菴本姓杭氏世居嘉定之周公邨十世祖維德幼孤依母氏居外家子孫因以曹爲氏五世祖元徽移居城西之外岡高祖國正贈武德將軍曾祖錫命康熙壬戌武進士滿廣撫標中營游擊祖源歲貢生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始移居縣城父檀湧公文行爲士林推重弟子著錄最盛歲貢生候選訓導以君貴 誥封奉直大夫 晉贈中憲大夫母程氏累封太恭人君少而好學沈靜不妄出一語而於所讀書悉能貫串同邑王君鳴盛少負才俯視儕輩獨偁君與予爲二友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學使蒲州崔公紀有奇才之目中丞覺羅雅公樛亭選高才入紫陽書院肄業州縣以君名應時青浦王君昶與子亦同入院三人者食則同爨夜則聯牀而長洲吳君泰來上海趙君文哲及王君鳴盛數過從相與鏃厲爲古學君在院尤久院長沈文愨公數稱其詩學使寧化雷公鉉舉君優行乾隆二十二年

聖駕南巡君獻賦 行在
召試列一等

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優直之暇刻意吟咏未嘗造請
貴游二十六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
君詞賦久爲海內傳誦及在禁林每遇大禮高文典冊
多出其手館閣代言之文院長輒委屬艸皆典重清切
宜古宜今擢右春坊右中允充 日講起居注官扈
蹕盤山有奉

敕廣和諸作遷翰林院侍講轉侍讀進右春坊右庶子
擢侍講學士五十一年奉

命視學廣東與平少詹恕交代少詹爲諸生時膏受業
於君粵人傳爲美談明年程太恭人終於官署君方按
試連州不及視合殮聞訃晝夜號泣甫市月竟以毀卒
時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八日距生於雍正九年五月五
日春秋五十有七娶陸氏繼娶申氏董氏皆前卒子臣
晟女二人君起家儒素以文字受

主知久列承明著作之廷京察常居一等兩遇

大考皆列二等教習庶吉士凡七科前後典鄉試者二
分校順天鄉試者一分校會試者三總裁武會試者一
後進得其品題便成佳士舟車所至乞詩文者屢滿戶
外博極羣書精於證據詩宗三唐而神明變化一洗粗
率佻巧之陋格律醇雅醞釀深厚卓然爲一時宗少時

與王吳趙諸君唱酬彙刻其詩流傳海舶日本國相以
餅金購之在京華與館閣諸同好及同年友爲詩社率
旬日一集或分題或聯句或分體每一篇出傳誦日下
今所傳刻燭炙硯二集是也其事二親孝所得俸錢分
寄諸弟無私藏焉所著詩有宛委山房春榮瑤華倡和
秦中雜稿轅韶鳴春諸集又有蓉鏡堂文稿二十四氣
七十二候攷轉注古音攷學士在唐宋時預問機密今
則專以文字爲職然亦惟鴻筆麗藻斯與職稱學優如
君其不謂之眞學士也夫銘曰

威鳳五采鳴于朝陽詞臣報國厥惟文章漢廷枚馬鄴
下陳王詩歌元白制誥常楊慶歷歐梅元祐蘇黃虞楊
范揭高楊徐張淵哉若人文苑之英名位未極令聞不
忘誰其銘之疇昔鷹行竹林路杳懸河淚滂

李南澗墓誌銘

己卯之秋子奉

命主山東鄉試得益都李子南澗天下才也填榜日按
察沈公廷芳在座起揖賀予得人越三日南澗投刺請
見與語竟日所見益奇於所聞南澗與人交有終始雖
交滿天下獨喜就子在京都日相過從其歸里也每越
月逾時手書必至得古書碑刻或訪一奇士必以告及

出宰劇縣在七千里之外奔走瘴癘簿書填委而書問未嘗輟觀縷千百言從不假手幕客子嘗夢遊南澗官齋覺而書至意甚異之殆所謂同氣相求者去歲南澗自粵西貽子書言生癰於尻甚劇自後久不得音問又數感惡夢今冬其弟文濤使來告曰吾兄以去年八月四日病癰終於官舍遺命不作行狀以自編年譜乞先生銘其墓嗚呼南澗果死矣世豈復有此才哉南澗諱文藻字素伯一字蒞晚又號南澗先世自棗強遷益都之春牛街祖元盛父遠皆以南澗貴贈如其官南澗天姿俊朗年十三從父遊曹家亭子作一記游赤壁賦已有思致十五學爲詩二十一補縣學生好博覽今古不爲世俗之學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既以第二人舉鄉薦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成進士廷對策博瞻爲進士最以補試例不與進呈之列然讀卷官交口歎賞無異詞久之謁選得廣東恩平縣知縣到任後奉檄署新安縣又奏調潮陽縣知縣以海疆三年俸滿保薦擢廣西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而沒其居官以清白強幹稱嶺南俗多竊牛牛皮色相似雖獲盜多不承有司無如之何南澗始至令有牛之家各於牛角烙印私記凡赴墟賣牛者牙儉以印烙印簿以印付買主如告失牛

先以印呈官官遣役持印驗墟簿無得隱者大府善其法下所部行之陽江民劉維邦以母病延道士作法借鄰人刀十柄縛梯上以驅祟吏索錢不遂取刀送縣誣以不軌南澗奉檄往勘廉得其實白於上官釋之未幾陽江令以它事被劾銜南澗甚遣親信僕潛至恩平欲探陰事中傷之居兩月無所得乃已潮陽民好械鬪往往殺傷多人南澗至則懸鉦於堂上有將鬪者令地保馳入城擊鉦以告立往拘治衆則散矣自是械鬪稍息縣故有東山書院延進士鄭安道爲師購經史子集數十種以教學者潮陽與海陽揭陽俗稱三陽仕其地者多致富南澗去官之日囊橐蕭然還至番禺命工募光孝寺貫休畫羅漢四軸以歸曰此吾廣南宦橐也性好聚書每入肆見異書輒典衣取債致之又從友朋借鈔藏弄數萬卷皆手自警校無輒近俚俗之本於金石刻搜羅尤富所過學官寺觀巖洞崖壁必停驂周覽有僕劉福者善椎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則盡揭之嘗乘舟出迎總督小憩南海廟命僕拓碑秉燭竟夜比曉問總督舟已過矣其詩古文皆自據所見不傍人門戶視近代模擬膚淺以爲大家蔑如也然口不道前輩之短以爲非盛德事過嶺後治公事日不暇給而詩益工郵亭

僧院信筆留題雖輿隸皆知爲才子也生平樂道人之善鄉先正詩文可傳者必撰次表章之元和惠定宇癸

源江慎修皆素未相識訪其遺書刊行之德州梁鴻翥窮老而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咸目爲癡南澗一

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其在嶺表士子以文就質無虛日獨稱欽州馮敏昌順德胡亦常張錦芳作嶺

南三子歌其獎借後進誠有味乎言之也子嘗戲論南澗有三反長身多髯赳赳如千夫長而胸有萬卷書一

也生長於北海官於南海二也湛思著書欲以文學顯而世稱其政事三也嗟乎以南澗居家之孝友當官之

廉幹與友之誠信固已加人一等乃其所篤嗜者文章也文人之病恒在驕與吝而南澗獨否使其得志必能

使古之文士有以永其傳今之文士不致失其所而竟不遂此吾所以爲斯世惜也悲夫悲夫南澗娶邢氏先

卒繼室周氏生子三人章郵章棉章姚俱幼女子三人銘曰

偉哉李生文中之雄兮四部七略羅心胸兮名登甲科官至五品不爲不庸兮胡爲不與石渠蘭臺之選以昌

其文乃以能吏終兮昔裴幾原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任彥升常恐不過五十果四十九而云逝嗟哉李生年

壽適與同兮恒幹不可留修名永無窮兮廣固之里宰木翳如千秋萬歲過者下馬曰才子之幽宮兮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誌銘嘉慶紀元之春餘姚邵君二雲自左庶子擢翰林院侍

講學士兼文淵閣直閣事君以懿文碩學知名海內及被召入四庫館總裁倚爲左右手朝廷大著作

咸預討論每經進書籍九重未嘗不稱善迺翔清署二十有餘年至是始轉四品乃以編書積勞成疾疾且

愈矣醫者誤投藥遂不起實六月十五日春秋五十有四訃至吳下予爲位哭之慟因憶乙酉秋予奉

命典試浙右靳取奇士不爲俗學者君名在第四五策博洽冠場僉謂非老宿不辦及來謁纔逾弱冠叩其學

淵乎不竭予拊掌曰不負此行矣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賜進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有

詔編次四庫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用之宰相首以君名入告召赴闕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

投編修久之御試翰詹諸臣君名列二等遷右中允四轉而至今職嘗預修國史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由文淵閣

校理進直閣事充 日講起居注官總裁 咸安宮官
學提調 國史典鄉試者一教習庶吉士者再階由儒
林郎至中議大夫君少多病左目微眇清羸如不勝衣
而獨善讀書數行俱下寒暑舟車未嘗頃刻輟業於四
部七錄無不研究而非法之書弗陳于側嘗謂爾雅者
六藝之津梁而邢叔明疏淺陋不稱乃別爲正義以郭
景純爲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孫諸家郭有未詳者摭
它書補之凡三四易稿而始定今承學之士多舍邢而
從邵矣自歐陽公五代史出而薛氏舊史廢獨永樂大
典采此書君在館會稗編次其闕者采冊府元龜諸書
補之由是薛史復傳人間予嘗論宋史紀傳南渡不如
東都之有法靈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
迹不完卽褒貶亦失實君聞而善之乃撰南都事略以
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過正史遠甚畢尚書沅續宋元
通鑑常就君商榷輒歎曰今之道原貢甫也君生長浙
東習聞蕺山南雷諸先生緒論於明季朋黨菴寺亂政
及唐魯二王起兵本末口講手畫往往出于正史之外
自君謝世而南江文獻無可徵矣君所著又有孟子述
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大臣謚述錄輶軒日
記皆實事求是有益于學者君至性過人事親喪葬盡

禮篤于故舊久要不忘性狷介不踏權要之門以教授
生徒自給退食之暇執經者環侍左右君隨問曲諭人
人皆得其意君亦以師道自任莫敢以非義干者詩文
操筆立就淵博奧衍自成門戶有南江詩文稿君諱晉
涵字與桐二雲其號大父向榮康熙壬辰進士父佳銳
增廣生皆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元配□恭人子秉恒
秉華卜葬君于某鄉某原先期來請銘於戲自四庫館
開而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言經學則推戴吉士震言
史學則推君君於國史當在儒林文苑之列朝野無間
言而知之最先者予也予比歲衰病嘗預戒兒輩必求
二雲銘我孰意天寔祝予轉以才盡之筆納君穿中也
此所以泣然而失聲也銘曰

浩浩南江導源岷山厥生名儒特立絕羣陽明以功梨
洲以文誰與參之其在二雲名冠南宮書校東觀爲真
學士爲良史官槐鼎何慕竹帛常尊著書滿家自信千
年古三不朽言其一焉溝滄易涸視此原泉

嘉定錢大昕

墓志銘三

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彭君墓志銘

致政兵部尚書長洲彭公之家嗣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諱紹謙乾隆三十六年請假省親以公年高假滿遂不出越四年以疾終於葑門里第尚書公諸子皆賢而文而桃源於家爲令子於官爲循吏德優而未盡施其歿也公哭之慟而親故僚友靡不盡傷越丁酉歲十一月丁丑卜葬於吳縣十二都下六畝雅宜山下卽元配繆宜人之塋而合祔焉先期嗣子希韓述事狀乞大昕爲之銘曰

彭氏之先實始江西明初徙吳科第蟬聯維高大父

皇朝進士作宰長寧文與行脩生子修撰首舉南宮廷

對第一以侍講終侍講之子鄉飲大賓光祿大夫

錫封 紫宸實生尙書會狀兩元踵乃祖躅近古罕倫

官躋一品未毫歸田 詔列九老 賜遊香山五

丈夫子君爲長兄厥諱紹謙字之濟光幼順乎親左右

就養讀書萬卷瞭若指掌丁卯鄉舉仲弟同登再黜禮

部乃就銓衡 詔往試哉作令於東初攝陽穀秋糧

暴衝親往督振以蘇乏窮里正地方按戶籍充吏不假手民以爲公後失其法乃至訟凶假牧平度稜攝在平奄邁內憂奔號戴星月中禫除起知新城湖瑞窪下地棄不畔假民子種稅稻是莪計頃百餘灌漑用利青沙之泊設隄爲防曰彭公堤民永不忘在官三載改治汝上 鑿輅特巡供頓無曠南旺之西有宋家窪水潦所滿廢爲汙萊久議宣洩恐妨下游羣口附和築舍道謀君規隄南故河可疏折而南出微山諸湖以鋪水法廣深積筭下游所受長不盈寸繪圖上府大吏允諧六旬畢工厥利溥哉成賦之地三千頃餘昔委巨浸今稱上腴丙戌秋霖水溢禾稼申請振卹民無饑者大府考績以卓異舉保甲令行姦無容所他盜入境詰而擒之詔特引 見擢遷同知曹州桃源毗連未魯以君分治爲劇郡輔姻親引嫌循例改補乞假親省一堂春煦晨昏子舍養日方長五十而慕樂未渠央五十有一百歲甫半孟冬下旬邁疾捐館伯子希韓次日希曾希彥希仲叔季相承伯也舉鄉校書 武英女子子六咸緒簪纓夫人繆氏庶常之子洗馬之孫相敬以禮善事君姑宜於築里蠡斯繩繩戚鄰稱美先歿八載卜葬斯阡今開厥兆合祔宜焉疆園作詒歲十一月丁丑既望筮

云其吉惟君孝友施於有政敦族全交言必顧行開家
一編以代庭誥非苟知之亦已允蹈

帝眷吏治謂宜顯揚才而不年未既所藏羸博之葬誰
能忘情述銘慰公百世有徵

湖北荆宜施道前翰林院修撰陳公墓志銘

乾隆五十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湖北荆宜施道前翰
林院修撰陳公永齋卒於里第春秋五十有一越三年
將卜葬於吳縣某鄉九世祖億敏公賜塋之窆先期公
之仲弟中書舍人希哲屬子志其墓石蔣上舍業咸亦
為之請乃按故兵部侍郎蔣公元益所述家傳敘次之
公諱初哲字在初別號永齋世居蘇州之吳縣自億敏
公以文學經濟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為明正統中名
臣厥後代有文學隱而未曜曾大父元揚好善能教其
子大父震品學醇厚從故學士何義門先生游號為入
室弟子贈中憲大夫父樹勳博通古今沈毅闊達以國
學生游秦閩間公卿皆折節延為上客相國尹文端公
總督兩江尤器重之嘗語人曰立巖有體有用人也以
公貴封中憲大夫公幼有異稟弱冠已負文譽補元和
縣學生乾隆二十五年舉鄉試益潛修古學與仲弟希
哲以詞賦相淬厲吳中有二陳之目三十年

聖駕南巡昆弟竝以獻賦 召試行在仲弟名列高

等授內閣中書而公以論議寫一字置乙等亦得文綺

之 賜二十四年會試中式 廷試條對詳瞻纒

纒千餘言而書法尤端重不苟讀卷大臣擬列第二

上嘉其切直 特擢第一元和分縣以求登狀元者自

公始而封君與王太恭人具慶在堂年未及耆鄉閭誇

為盛事授翰林院修撰分習 國書公一過目即曉其

竅要閱二年散館復列第一

上喜曰漢人中不易有此尋充方略館纂修官入直

武英殿兼協修 起居注益以勤慎稱三十八年 詔

開四庫館公復與修纂每校一書畢即條其撰述本旨

評論當否悉中冑榮時館臣例得薦膺錄生數人公所

舉皆寒素士總裁諸城劉文正公新建婁文達公咸歎

其公正尋充 文淵閣校理再充會試同考官一充陝

西鄉試正考官兩遇京察俱列一等四十三年

特授湖北荆宜施道甫莅任遇歲歉卽捐廉以振饑者

明年江水暴漲溢沙市隄公令吏民載土囊權塞之親

履隄上督視七晝夜水漸退民居得無恙又明年出俸
錢加築隄隄益以固歲早依春秋縣露祈雨法又步禱
龍神廟兩應時降荆州向有權關使者歲一粟易稅額

屢缺 上令裁去以大吏兼轄督撫奏公領其事檢

東吏役勿分外需索稅額既足商民亦無怨言四十八

年丁王太恭人憂奔喪旋里越二年又丁封君憂殯斂

之禮壹遵古法故宅在城東隅公與仲弟各拓數楹以

爲封君娛老之地至是遵遺命悉以讓季弟同哲而各

買新宅公所居在古雪衙於屋旁築樓三間擬奉先人

粟主爲家祠而庭中稍置坡石顏曰小蓬瀛有栖心物

外之志工垂成而奄忽下世悲夫 國初詞臣沿明舊

制凡進士第一人無外用者

今天子慎重吏治內外一體遂有以大魁而授監司者

自會稽梁公國治鎮洋畢公沅及公而三然兩公皆曾

轉坊局公直以修撰得之以是知

上之將大用公而銜恤痛深旋復摧折此朝野所深惜

者也公初娶張恭人壬申舉人鵬之女早卒繼娶蔣恭

人例贈奉政大夫仙根之女善文翰庀內外事甚飭人

以爲得賢內助子兆雄早卒次兆炎孫若芝俱幼公以

儒學登上第而內行淳備孝友任卹人無閒言家居不

喜與長吏還往亦不臧否人物遇故舊謙抑自下識度

宏遠人莫窺其際詩文冲和恬雅似其爲人書法似顏
魯公晚年不輕下筆友朋得其寸楮爭藏弄之銘曰

鳳翔千仞搏九霄毛羽旣成攬身最高木天芸閣珠

玉揮豪匪惟文章經濟克劭盤根錯節小試孟勞霖雨

一滴膏澤崇朝溫飽匪志行誼足式歷試無玷斯爲全

德天不假年中道而息大名旣成遑爭矚刻鬱鬱佳城

僖敏之側青松白雲垂聲無極

贈儒林郎刑部雲南司小京官加一級補瓢韓
先生墓志銘

吳中文獻之家首推雲東韓氏二百年來文采風流照

映翰林振振公姓人各有集非徒以膏梁華腴炫世俗

也補瓢先生諱駉字其武實文懿公之從子被服儒素

學有師法五歲能辨四聲始入塾聽伯姊誦唐人詩默

記不失一字師大驚曰異日風雅材也長而記誦閎博

爲文下筆立成顧俠君太史一見奇之呼爲小友巡撫

儀封張清恪公課士紫陽書院擢賓第一在庠序名稱

籍甚朕淡于榮利恥爲俗學好吟詠恬淡真率一以陶

謝爲師春秋佳日招朋舊賦詩飲酒戶外之屢恒滿晚

歲學益純遠嘗製補瓢歌云志士勤補拙學人善補過

老夫志短學亦荒但補山瓢惜瓢破亦近于有道之言

矣其事親有禮居父憂年已五十一矣三年處外過時
而哀從子暢蚤夫恬恃親撫育之以至成立治家嚴肅

博奕之具不陳於側乾隆十九年九月下旬捐館春秋

六十有一初娶王安人再娶顧安人皆早卒三娶陳安

人後二十七年乃卒教子孫必登于禮法鄉黨稱賢母

焉子二人鍵歲貢生議敘通判是升附監生敘封儒林

郎女三人塔程遵義畢楚玉蔣曾施孫男壽附監生崧

廩膳生對丁酉選拔貢生特授刑部雲南司七品官崧

巖俱幼先生歿之二年卜葬吳縣香山祖塋之右又二

十四年以孫封貴 贈儒林郎又三年將奉陳安人

之匱啟先生窆而耐焉先期是升屬其子崧乞子銘子

少從先生游得與忘年交之列先生儀觀豐偉多識掌

故與談鄉先哲軼事娓娓不勒羣從多以科第得官獨

踏躑無所遇狀身歿而名益彰詩文流播人口且有文

孫登朝 繪章寵錫賁及重泉古人云第五之各何減

驃騎由今觀之蓋有過之無不及也銘曰

吳之巨族雲和韓濟生種德啟後人後先宗伯名大振

公之王父廚俊倫觝排馬阮幾遭屯鄉人表德稱貞文

厥考樂志大臺臻鄉飲五豆領家寶先生早充博士員

晚乃循例貢成均孝乎惟孝溫清勤頤神典索栖衡門

詩詞脫手無垢氛石田磐宇堪比肩簪世卅載名未湮

江湖有集萬口傳有子若孫才軼羣贈階六品官白雲

松楸鬱鬱香山原如防如屋四尺墳文苑耆舊其人存

內閣中書舍人邵君松阿墓志銘

常熟邵氏當

高宗朝昆弟四人先後入館閣並以才名傾動日下論

者比諸唐京兆賈氏宋鄱陽洪氏明吳郡皇甫氏焉而

子姓相繼登科文采勿替較之昔賢殆有過之君諱齊

熊初名炳字方虎號耐亭晚歲又自號松阿 誥封奉

直大夫晉贈朝議大夫韓之子 贈奉直大夫晉贈朝

議大夫甲臨之孫 封儒林郎可佳之曾孫君幼有識

鑿弱冠喜從鄉先生游尤為陶太常晚聞汪贊善杜林

所器重贊善遂以孫女妻焉年十九入縣庠乾隆十二

年中江南鄉試是時兩兄祀團叔山皆先入翰林明年

弟蘭谷亦館選君三試禮部不見售十九年

御試內閣中書君名入選所賦紅葉當階翻詩傳誦都

下君長身玉立儀觀秀偉而志趣高簡入直之暇研窮

經史鑱戶如儒生所與往還皆一時名宿以文章氣節

相砥礪貴游夸毗子弟或慕與交竟日不交一語也在

綸閣時 朝廷大典禮例得進呈詩冊君所製歌頌博

大淵雅尤得頌揚之體丁外艱旋里尋遇生母時太恭

人憂執喪累年哀戚如禮服闋後以程太恭人年高樂

與昆弟奉侍遂不入都供職趨承晨昏者幾二十年君昆弟皆治古文而君好之尤專謂文必本于學與行然後爲有物之言古人立言皆有益於人心風俗否則闕

言長語祇足以長浮華用以阿世則可用以經世則未也嘗選唐宋以來古文十八家名曰文繫於唐得三家退之子厚習之於宋取七家永叔明允子瞻子由子固同甫晦庵於元取一家伯生於明取四家景濂正學伯安熙甫而以 國朝汪君文方靈皋陶晚聞三家繼焉獨惡王安石之文謂其意主爭勝言涉矜夸觀其文知其人之悖可戒不可法也所著隱几山房稿十六卷禮記考義十六卷隱几山房七錄若干卷生平敦孝友以型家明義利以正俗一言一動必依於法度春秋七十有七終於里第實嘉慶五年八月十有七日配汪孺人左春坊左贊善應銓孫女雍正己酉副貢某之女明慧有婦道前卒子聖珪乾隆戊子舉人女適同邑張培俱早卒嗣孫廣融乾隆乙卯舉人曾孫淵耀淵猷淵穎銘

曰

邵望出欵乃遷海虞四傳而後枝葉紛敷君與昆季式大其間木天薇省棣萼聯趨青紫匪戀循陔孔愉年周甲子猶奉板輿品以行篋文與道符著書滿家質而不

夸疇昔定交冊載有餘我神久瘁君顏尚腴今春訪我攜曾孫俱詫其蚤慧可慰桑榆玉棺俄降執紼在途納銘幽室終古弗渝

顧桐井墓志銘

吳縣顧文學純砥行立品爲文不隨逐時好蓋儒而君子者也其父國學生桐井君既沒將葬持事狀請予爲之銘純肄業紫陽在弟子行以子言爲信義不可辭也按狀君諱應昌殿舍字也桐井号也行第五又自号五瘦也先世自金陵遷吳五傳至國本明季貢生祀鄉賢私謚貞孝先生者君之高祖父也長洲縣學生茲其曾祖父也考授州同漸其大父也國學生階升其考也君性孝友父病延醫百方療治用一劑必辨論至當而後進自是遂精于醫常有奇效處方不用難得藥思以僞亂真也有弟患漏經年君親爲敷藥日四五次雖臭腐弗憚也弟歿遺孤尙幼一日有舍失火舉家驚惶君抱姪置妻懷中曰善視之勿令怖子女雖環泣弗顧也姻黨有以爭嗣訟者縣令徧袒欲以立愛爲名詢諸預議者衆莫能對君正色曰生前或有立愛歿後知誰愛邪今以其言直遂弗能奪也君幼羸弱術者皆謂不壽初就傅母夫人戒勿多讀傷氣其師獨異之曰此子雖多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五

病然甚孝必能延年勿慮也君生于雍正乙卯卒于嘉慶丙辰行年六十有二也夫人汪氏候選詹事府主簿

大經之女亦名族也有子二人長蕤而繁季也女四人嚴秉芝汪超倫毛塚施光壘其壻也郡城之某鄉某原

君所藏也某年月日葬之期也銘曰

維士有志重義輕利君雖不試孝友自厲維蓄之深維

守之欽禮書貽後以俟天譴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四

門人袁廷禧校字

墓誌銘四

嘉定錢大昕

封通議大夫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陸公墓誌銘

文淵閣直閣事大理寺卿陸公錫熊以博洽通儒承

天子知遇由郎官入詞垣領袖四庫書局洵登學士

遂列九卿蓬 國大慶推 恩三世尊人通議公方就

養京邸踰七望八神明不衰大理營被召預 重華宮

聯句 賜 御題楊基淞南小隱畫卷公以里居在

淞江南因自號淞南老人以識 君恩閣數載大理

復蒙 上賜 御題老年詩卷公賦詩恭紀有

淞南小隱成佳話更喜 新題老年之句朝野莫不

榮之公性耽山水不耐拘束在都下未久輒策蹇南歸

所居日涉園本明陳太僕所蘊別業清曠饒水石之趣

公更治數椽顏曰傳經書屋日焚香宴坐其中春秋佳

日招一二親串賦詩談讌不異少壯時乾隆四十八年

十二月四日無疾而逝春秋七十有八大理奉諱奔喪

哀戚盡禮卜吉於次年十二月丁酉塋公上海縣西南

二十七保鳳皇橋之新阡以張曹兩淑人祔焉禮也先

期踵門乞大昕爲文銘其墓大昕與大理托道義交廿餘年於公修猶子之敬其敢以不文辭謹按公諱秉笏字長卿一字葵密世爲華亭望族元末有承事郎子順者始析居上海之馬橋五傳至文裕公以文章翰墨知名海內文裕之從會孫曰起鳳明天啟辛酉副榜 皇朝贈中議大夫布政司參議卽公會大父也大父鳴球廩監生累贈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父瀛齡雍正癸卯拔貢生石埭縣儒學教諭累贈通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陸氏文獻舊門石埭公學行尤高公幼承庭訓年七八歲已知作文嘗製詩賦雜體文各數篇裝小冊置懷袖中署曰陸某稿親書見者以爲非常兒弱冠補縣學生辛酉歲援例入成均中式順天鄉試公所作制義高古有法度聲名籍甚七上春官不過然未旬稍降其格最後應丙戌會試時大理方直樞廷先已典試山西公猶低頭聽唱名引試揮灑千言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平生雖濬於榮利而文字結習志不少衰如此公博涉經史不名一家尤惡俗學專已守殘之陋故大理承公緒論益自殖學以大其門公事親以禮與人交有信貴而能謙持躬治家皆可爲世法以大理貴 諱封奉政大夫刑部直隸司員外郎加一

級進封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再晉通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初娶張淑人縣學生大本之女卒於雍正十年八月三日春秋二十有五繼娶曹淑人工科給事中諱一士之女工吟咏與公拈題唱酬無虛日有晚晴樓詩稿行世卒於乾隆八年八月廿日春秋三十有五再娶曹淑人卽給事季女三淑人皆有禮法鄉鄰稱女宗子一人卽大理也女五人婿曰凌松心王時夏張坤孫朱文燭趙熾孫男五人慶循慶堯慶庚慶勳慶均孫女二曾孫女二銘曰

公生名門績學有聲誦芬詠烈若士衡兮克敦孝行孳精經旨模楷人倫若公紀兮江湖泊宅文史跌宕手定叢書若魯望兮內助之懿離穆有禮比肩唱酬若東美兮公有賢子領大著作并判廷尉若伯玉兮鶴髮未皤鸞詰疊封壽考康寧若放翁兮鳳皇之橋佳城若防者舊名德久而不忘季寧有墓近在雲間誰其踵之夫子之阡兮

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晉贈奉政大夫刑部河南司主事加二級馮君墓誌銘

古聖之言孝也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夫揚名者一己之事而其父母之賢亦因有賢子而益顯此孝所以

居六行之首也若夫由父而推之以及其祖則禮傳所謂大夫以上則知尊祖者而世遠以後有達人知其積善之有自昔東坡爲大父廷評行狀稱其制行甚高後世信之無異詞藉非有賢子孫則廷評之行或未必大顯於後先聖垂教豈欺我哉刑部河南司主事前翰林院編修欽州馮敏昌今之有道而文者也今春奉父讜奔喪南旋道出吳門素衣冠躡于門告曰吾父之壻學士大興翁公已爲之銘唯先大父潛德未曜茲以某列官於

朝號贈五品將勒石墓道以斬不朽謹撰次行狀請吾子一言表之案狀君諱經邦字憲萬姓馮氏世籍廣東廉州府之欽州

國初大兵平嶺南而海氛尚未靖君之曾大父仁溥大父日明避寇轉徙父子相失祖妣影指据奉姑拾木實自茹而以糗糈進姑鄉里稱曰孝婦大父負遺骸間道歷叢山中未至家過一嶺假寐道旁夢神告之曰此地可壟遂權厝焉負土成墳人以爲孝感父應祥以勤儉起家爲太學生時州中有所謂大役者凡州官公私支應皆責里長取辦大約如未之衙前當是役無不破家者太學慨然率同志訴諸大吏其笑遂革而家因以落

君工於制藝爲博士弟子與兩弟相切磋文日益有名及兩親沒後絕意進取或勸之輒泣然曰求祿以養親也親歿矣何役役爲乃卜築於州西九十里天馬山之南雅鄰顏其室曰半畝居闢成起軒環植花竹屋後倚山高松數十株深林掩映不見赤日暇則招二三知己吟詠風月盡醉乃已有陶靖節王無功之風春秋五十有九無疾而逝夫人李氏生子達文由歲貢生候補訓導歷署開建臨高花縣教諭事側室黃生達忠達元孫十人曾孫十三人刑部在諸孫中最長且賢習齡時君尤鍾愛親自課讀擇古人嘉言懿行可師法者俾誦習之以故刑部學有原本年十二而游庠弱冠而名滿海內刑部工古文詞讀其狀質直有先民規矩援坡公之例自足以壽世而猶假手於子刑部之謙也抑以予不善諫墓中人言之而人或見信故轉有取於老鈍之筆邪然則刑部尊祖之意尤可感矣

贈奉政大夫黃松石先生墓誌銘

予少時卽聞錢唐黃松石先生名又見所作策謀淳厚有古法益欣慕之晚乃得交其子小松那丞始知淵源所自今夏小松奉梁太宜人之諱扶輿將歸里先遣其兄子元鼎踵門來告曰先君及陳太宜人以乾隆廿二

年蓋本縣上泥橋之阡某方僅稱誌石未備今吾母不幸棄養孫卜日啟先兆而合塋焉敢勺文納請穿中子受其事狀讀之喟然曰此孝義獨行傳人物也按狀先生諱樹毅松石其字晚歲游孔林得楷木之瘳攜歸名其齋亦以自號世居杭州之錢唐六世祖汝亨明江西提學參議學者稱寓林先生大父佑銓縣學生父光泰

贈徵仕郎先生性敏慧童時賦絲社丹詩卽爲士林

傳誦家貧隨北游侍起居惟謹比壯以筆耕自給奔波

南北爲甘旨之計父歿於保定旅邸先生自里門衰經

派江渡河至叢林遇大水泛溢行旅斷絕跣足行泥淖

中沙石所屬血常濡踝至河間覓舟不可得附蠻舟行

道大風幾覆溺者再始達保定訪瘞棺所在水嘴露前

和起之已朽乃號泣函骨以歸冒雨負三尺竹自扶蹠

行七晝夜抵德州始得附舟南返緡涉水負骸圖以志

痛王虛舟吏部題其卷比於古之虞趙焉參議公寓林

講堂久圯卽其地葺爲廣仁義學聚書數萬卷以資學

者先世手澤散落遇片紙隻字必質衣購之少耽經史

於六書尤有神悟篆隸用筆渾古屢縣張文敏公推爲

第一手詩文詞翰名重公卿有欲以經明行修薦者辭

不應其於友誼尤篤以緩急告者傾囊無吝色視其家

無擔石儲也母喪過時猶哭竟以得病春秋五十有一以乾隆十六年九月廿七日卒以子貴累 贈奉政大夫所著有格物考河防私議百衲清華錄楷瘳齋集初娶陳宜人諱蘇字若蘭國學生某之女幼事母以孝聞合卺之夕雙燭忽燼其一心知不祥未及四月而卒年一十有八時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日也繼娶梁氏

諱瑛字梅君處士師燧之女賢而有文事兩世姑能得其歡課諸子萬卷樓中一燈熒熒輒至達旦好吟詠而

集句詩尤工會刻入大雅集先生之捐館也宜人手撰

行狀數千言委曲真摯門生故友見者咸開筆晚歲就

養山左官舍年逾八秩神明不衰曩時所誦習者默記

不失一字仁恕好施于冬月常製衣以待凍者恭遇

覃恩 詣封太宜人嘗語郡丞曰吾家自少參公後萊

仕者唯汝一人此汝父積善所致慎無忘清白家風也

乾隆六十年閏二月五日卒年八十有九長子庭國學

生坐累謫塞外卒次經早卒次易今官兗州府運河同

知卽小松也次童國學生孫男三人元鼎元長元禮孫

女五人銘曰

蓼莪之思兮銜恤靡至萬里負骸兮瀕險而濟匪文繡

而官兮匪軒冕而榮端孝之諡兮半於鄉評有子元宗

分唯慈訓是謹畫荻諄諄今日惟崇公之訓贈秩五品
分責重泉牌合良兮吉且安千秋萬歲兮比於瀧岡之
旂

何桐森墓誌銘

錢唐何元錫夢華與余交十年矣今冬卜葬其尊人明
逵君於西湖普福嶺之陽啟元配陸孺人之窆而合附
焉先期至吳踵門屬銘其藏夢華篤志古學尤嗜金石
刻當撥瀧岡西山旂表之例自為之文而偏有取於袁
鏡之詞豈以子性朴直不苟諛人文雖未工詞或可信
乎按狀君諱紀堂字山甫一字桐森先世自上虞遷於
杭會祖喬雲康熙丙辰進士嘗作令湖南勸議免四十
二州縣無名稅失大吏意然楚人至今尸祝之秩滿行
取當授主事即請告歸以著書終其身祖玉梁雍正癸
卯進士翰林院編修文章為一時宗仰世所稱樟亭先
生也父熊雍正乙卯鄉薦知廣西之宜山湖南之祁陽
二縣皆有治聲君少而明悟為大父鍾愛長從吳雲巖
修撰學為詩文才思清贍學使長洲彭公啟豐取入郡
庠援例貢成均應南北鄉試屢薦輒不售內行淳摯孝
事祖母及二親禮無違者及父官粵西祖母以道遠不
欲就養君在家侍奉溫清晨夕甘旨無闕何氏宗枝蕃

衍多貧不能葬者計七十餘區君聞而惻然請於父擇
地序昭穆葬之性慷慨勇於赴人之急而不責其償其
客山左也有馬別駕登轡者假貸數千金即傾囊子之
無幾何別駕歿遺孤貧不能自存君即焚其券雖以此
致困終不悔也君精於醫術候三部脈處方劑應手輒
愈愈後亦弗求報春秋六十以乾隆五十九年六月二
十八日卒有詩稿二卷道樞書屋隨筆十卷又有續涪
溪志四卷則侍親祁陽所葺也娶陸孺人淑懿有賢德
以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卒春秋四十陸孺人生
四子元銓府學生元錫元鼎皆候選縣主簿元昌國學
生蚤卒側室王氏生元鉅元符皆幼孫一人瀛銘曰
綬之若若沒則已焉抱璞在躬久而道尊南陽伯求廬
江子季第五之名何減驛騎淵哉若人詩禮舊門文不
偶俗德以潤身族屬雖分皆吾一脉掩七十棺歸於庵
安良友告匱傾貲貸之友死子弱折券置之李錄厚德
歐表一行以今況古方策同炳澄湖汪汪宰木蒼蒼有
子而賢積善其昌

布衣臧君墓誌銘

臧氏望出東莞其後遷浙之長興又自長興遷江南之
武進 國朝有諱琳者以名諸生精研經術著書滿家

學者稱玉林先生是爲君之曾大父生子晉吾生若彩若彩子卽君也君諱繼宏字世景晚自號厚庵少有至性年十三失母號慟如成人每晨夕伏柩側屏息諦聽日吾母其復生乎旁人嗤其癡弗爲止旣長以家業日落奔走服賈然造次必依於忠信嘗爲某氏持錢同事瞰其家孤寡可欺欲以計吞之君度力不能禁慨然曰受人之託坐視其欺而不言是與同惡也卽攜襍被薛去中歲節霜衣食稍稍自給營葬考妣及先世五殯同時安寔誠信有加三黨之無倚者分所有贍之平生好扶助人事變倉猝傾囊相濟不計其人之償否亦不責異日報也嘗訪友長沙渡江兩舟並行遇暴風一舟先覆同舟者惶怖無人色君慰之曰死生有命雖恐思無益靜以待之可耳其教子極嚴有過卽責不少恕廷端士爲之師課以舉子業晚歲謂子鏞堂曰文章當從經典來汝等能續我祖玉林公之傳吾願足矣又言吾身後勿作佛事天堂地獄當於生前善惡決之禮懺作樂徒爲比邱輩作快樂場耳嘉慶元年七月九日以疾終於家春秋六十有九娶章氏子鏞堂常州府學生次鏞堂禮堂祀堂孫一人始餘姚盧學士召弓數與子言鏞堂之賢因與定交及君之葬鏞堂述事狀乞銘故不得

解銘曰

玉林遺書伏而不出什襲至君手澤無失君有賢子校而錄之士林快觀尊爲經師惟子之賢由君之教不言躬行孝乎惟孝豐西之鄉四尺其封善必有後允哉是翁

嚴半庵墓誌銘

子與歸安嚴文學元昭交有年矣子假館吳門相去僅兩日程聞其家多藏書而尊人善教子乘輿欲往訪之輒以事阻不果今冬元照墨纒至于館舍稽顙而言曰吾父以今年六月十三日棄養行且卜塋思所以不朽吾親者惟先生之文是賴子辭不獲已乃卽其行狀稍詮次之按吳興嚴氏本貫平江之嘉定明洪武初有達卿者避亂至歸安之石冢村始占籍焉有子曰毅教生敬官監察御史河閒長蘆運鹽使敬生齡齡生字宇生茆茹生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而泰而泰生縣學生正思正思生府學生欽欽無子以弟之子縣學生爾琪爲後卽君曾大父也大父躬逢德清縣學廩生父秉謙府學廩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母嵇孺人生子四君最幼弱齡有至性甫九歲聞兄殤號慟不食者三日族黨咸異之讀書警悟初習制義下筆頃刻千言成童後患瘵

積久之不愈父母悉其苦思致疾乃納粟爲國子監生
父嘗命主出納管籥數年纖毫無所私父喜別賜之千
金及父病瘵經歲君出所賜金買人葠和藥以進未嘗
私一錢也性忼慨喜周人之急雖解衣稱貸不少惜爲
人排難解紛必盡力有負之者亦弗與校中年以後困
于外侮所向恒不如意又艱于得子年四十始得子元
照甚慧三四歲即能作擘窠書君喜甚思所以教子者

則曰浮而不實非學也於是聚書數萬卷遇宋元槧本
不惜重價購之元照既長延名師督課舉業之外兼及
羣籍既入膠庠有名矣則又曰博而不精非學也士以
通經爲本窮經必通訓詁而文字聲音則又訓詁之所
由出舍古訓而以意說經大道之多岐必始此矣元照
遵其訓於是博觀雅言之作每辨論古義必進質於
君而後筆之遇有排擊先儒過當者則又誡之曰辨而
爭勝非學也議論深刻非徒招忌亦恐損福不願汝曹
效之也元照以高才生試行省屢躓人或以爲病君則
曰窮達自有命耳古人以少年登科爲不幸姑盡其在
我可矣噫今世教子弟者汲汲於利祿讀世俗浮濫之
文數百首便可弋獲視通經學古之儒指爲迂濶何怪
乎士風之日薄乎子故舉君之教子以爲法君諱樹蓼

字茂先一字半庵年六十有七以嘉慶五年六月十三
日卒元配許氏次陳氏次亦陳氏次莊氏俱無子筵室
范生一子卽元照歸安縣學生孫男二人培均女二人
銘曰懸黎在握世所寶兮不如有子之率教兮袍笏盈
床衆所好兮不若鉛槧之可樂兮鞠子之勞兮未食子
之報兮維令名之劭兮庶以榮厥考兮

郭肯構墓誌銘

三晉以孝友世其家者曰平遙郭氏五世同居門無異
財縣學生樸村肯構兩翁寔董其家政每督學使者至
輒旌其門以示勸士大夫無不翕然稱之今春肯構翁
卽世將卜塋于城東十里之長寧原其從子興讓狀其
行事乞余銘興讓與余同年進士卽樸村翁之子也讀
其狀質而無溢美故樂得而書君諱大址肯構其字始
祖思忠自陝西渭南縣徙平遙之王郭村其十世孫曰
三耀三耀生縣學生紹儀紹儀生三子長爾強是爲樸
村之考季爾翰寔生君故君子樸村爲從父昆弟君少
樸村一歲總角時食同器臥同榻入塾同視席旣冠同
籍學宮自壯至老晨夕相依其友愛雖同產不是過也
君狀貌嚴重鬢長尺餘事親孝交友信視端行直非禮
不動家世同爨食指緜多而樸村翁性曠澹事無大小

悉委之君每辨色卽起請于姓上堂問起居惟謹婚嫁喪祭必裁以禮平居服用皆取儉朴惟課子弟讀書必延名師一門羣從學業皆有師法平遙三百年來以進士起家者自興讓始君之教也興讓之孫于君已親盡君撫視之如已出有過失輒加箠楚君既不以屬踈引嫌家人亦帖然無少嫌也姑之子某負官錢二百緡吏逮治之急旦夕且瘐死君賣白金詣縣庭代輸之事得釋諸姑之孫以貧告者君出貸數百金俾各作生計折閱殆盡無愠色或觀君不善殖財則曰吾家藉先世遺產頗饒足欲雖遠戚自吾祖視之皆外孫曾也吾敢私先人所有哉君生于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卒于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七十有二配高氏子男一人于京國學生女三人適國學生梁理介休縣學生范韜光國學生張應璠孫男三人豐型豐烈豐宇銘曰

子壯出分俗自秦別籍異財始弟昆戚卑服盡行路均不念厥初同一身范道根李聖伯五世同居表史冊誰其繼之平遙郭千秋萬載旣貞石

孝廉蔣君墓誌銘

乾隆庚子秋餘姚邵二雲侍讀典試粵西得人最盛全

州蔣君德載其一也予嘗訪粵士文行兼備者於二雲二雲輒舉君名予故耳熟焉而未之相識也今冬君之兄郡司馬雲亭來告君之訃且狀其行乞予銘讀之法然知二雲之言不我欺也君諱勵容德載其字世居全州萬鄉龍水村州中言望族者必首蔣氏父振榮直隸慶雲縣知縣有子六人君次在五少靜默寡言笑而善承親意慶雲公嘗指以語宗人曰是兒孝我處伯仲間怡怡愉愉自幼至壯如一日讀書潛玩義理遇有疑滯反覆思之恒達旦不寐久之亦謀然以解尤愛宋儒書博觀約取務在切近易行爲丈直抒所見不喜爲帖括揣摩之陋諸兄強之應試補博士弟子年三十六舉於鄉公車屢上輒贖吏部注選知縣需次南還平生無聲色靡曼之好無機械狙詐之習重義輕利篤舊慎交徇往山水間泊如也與司馬幼同學勸善規過相敬如執友司馬攝青浦令時君往視之適歲暮徵漕粟君入庖鈎稽簿籍閱視斗斛雖滑吏莫敢上下其手君娶曹氏無子年五十有一以乙卯正月十八日終於里第遺言以司馬第三子啟錦爲後卽以其年某月日葬二雲爲子二酉典試所得士君出其門與子有通家之誼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惟漢舉士與孝察廉家修無玷束帛乃占近代鄉貢登於禮部名曰孝廉實則未副恂恂蔣君佩實銜華內行淳篤潔白無瑕軒冕匪榮名教自樂沒而名稱豈爭且莫金盆之原佳城鬱然過者必式曰惟真孝廉之阡

稽靜園墓誌銘

君諱文揆字大醇一字靜園無錫人文華殿大學士贈少保文敏公之曾孫文淵閣大學士 贈太子太師文恭公之孫翰林院侍讀肅軒公之嗣子自文恭公以上勲德具載 國史君天資雋爽好豪飲視阿堵物若無所親隨手散去亦不甚惜中歲遵川運例入賞當得府經歷掣籤試用江西嘗委署南昌吳城同知饒州景德同知廣信弋陽縣丞終未得實缺君嘗自言吾官當至四品壽至八十卽與君厚者亦謂君之門地才氣必能副斯言也乃奔走簿領十餘年訖無所遇鬱鬱不自聊年四十七卒於弋陽官舍娶同邑鄒氏子一人國子監生峻女二人長適歸安縣學生殿元照次許字程孫男一人女二人憶子初入詞館文恭公方位少宰以後進禮通謁卽荷獎借以詩古文相期許每有經進文字輒招與討論可否其後十餘年子與肅軒同侍直 上書房寅入酉出寒暑無閒課誦之暇相與縷述家事不

異昆弟既而各有視學之命子往嶺南肅軒往關西宦迹邈隔音問遂踈子奉諱歸里遂不復出肅軒任滿還 朝未幾捐館傷其無子聞以弟兵部長子爲後亦未得謀面也乾隆庚戌子以祝 嘏抵都門文恭公時爲首揆親訪子寓邸談諧如平時以子之鈍劣踈懶南在元老記憶之中古道良可感已及文恭公薨子適以病燼未與執紼私心恒以爲歎今又聞君之訃孤子峻踵門求銘俛仰交情轉瞬四世老成久逝爾慈俄摧而子亦頽然將老昔人云旣痛逝者行自念也悲夫銘曰相門世嫡而官以八品止膺力方剛而算不盈四紀生未相識歿銘其藏述德感舊以誌不忘



墓誌銘五

國子監學正戴先生墓誌銘

乾隆四十有八年三月十四日國子監學正上元戴先生卒春秋五十有九嗚呼先生今之經師也往歲壬午與族人東原同舉于鄉一時有二戴之目子與東原交最久東原歿後始得交先生而意氣相投猶東原也先生之子衍善衍範又嘗從子遊乞子志墓其何敢辭先生諱祖啓字敬威別字東田後更以未堂自號先世居徽之休寧明萬歷中有諱顯傑者始自江西徙江寧會祖進忠贈文林郎祖天章上元縣生員贈朝議大夫父潛增廣生先生少穎悟世父學士雪村公教以書史記誦之餘即能講解弱冠以後遂潛心經義有志于儒者禮用之學於四子書用功尤深凡精義語類及大全之說皆博觀而審擇之所作舉業文精深博大一以先民為師吳門楊文叔高郵夏醴谷兩先生先後主鍾山書院皆嘆以為異才然浮沈諸生中者十有五年舉鄉薦累試禮部輒不遇而學益高望益重甲午歲陝西巡撫畢公慕其名延為關中書院院長凡攷謀甄別升降之

規皆取決于先生日有程月有課視生徒如子弟隨材善誘各有進益嘗曰我無它愛憎惟真讀書立品者文或未工亦優獎之大要欲合文章學問人品為一也居數月弟子著錄日衆安西迪化諸州來學者趾相接畢公乃奏于 朝言戴某學術純正訓迪有方六年後如有成效乞格外推恩酌用得 旨報可戊戌試禮部成進士例授中書科舍人仍還關中明年先生在院六載矣畢公援前奏復薦諸 朝引 見之日特試四書文一篇有 旨以國子監學正學錄用既拜命需次歸里未到選期奄忽不起嗚呼書院始于宋初本鄉學也

世宗皇帝始頒詔立書院于行省治所合一省之秀者延名師教之擬於古諸侯之國學先生主講席有年道尊而教行牧伯咸薦 天子親試將以為太學之師視胡翼之之遇殆過之矣海內方以為真先生復出而竟止于此悲夫悲夫平生篤志經籍議論一以宋儒為宗所著尚書格異尚書涉傳春秋四湖老子新解各若干卷文集又若干卷性不妄取而常濟人之乏嘗舉大父語以勸子弟云利于人亦利于己者亟為之利于人不利于己者勉為之利于己不利于人者勿為也娶黃孺

人辛酉舉人元鑑之女子四人行善上元學附生衍範
國子生行緒衍士女子三人增曰丁酉副貢生王芾曰
已亥科舉人方遵賦曰試用州同阮垣孫男二人孫女
二人銘曰

俗學之弊急於功利口誦程朱而行與悖卓哉先生文
與行兼規矩允蹈泥滓弗濼研思六經旁及子史不苟
異同要衷於是收伯禮請為諸生師夫子之稱福于關
西教成人親 天顏有喜俾官成均分教胄子濟濟
槐市企踵云來胡不旌期梁木遽摧先生逝矣典刑猶
在學成一鄉名動四海九江信都歿而道尊遺書無恙
昌爾子孫

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楊君墓誌銘

國家立學校崇儒術選京朝官提督學政三年一更代
將受代例擇通省人士文行兼優者三四人或二三人
升之成均以示勸也夫鄉試三載一舉大省解額或多
至百餘人然徒錄其文未及其行惟學使薦舉優行擇
之精故得之尤難幸而得之又或名與實不相應以子
所見名實允副者其惟吾友楊君鐵齋乎蓋自平湖陸
清獻公講學東南恪守攷亭不為它說所搖動論者推
為 本朝儒宗第一君私淑清獻尊而信之又嘗從陸

聚練編修遊與上下其議論故博涉羣書得其要領編
修之歿君為文祭之謂朱子後大儒無如南吳北許兩
公魯齋墨守寒泉遺論草廬作諸經纂言則別有心得
有魯齋以干城朱子然後異說不得逞有草廬以推廣
朱子之學然後儒家不局於專門訓詁之陋蓋以清獻
方魯齋而以草廬擬編修也而君生平學行宗仰所在
斷可識矣君生而穎敏五歲授以漢魏六朝詩即能背
誦時族兄進士錫恒豪於飲一日宗人小飲指謂君曰
弟試誦詩一首吾當飲一杯君即應聲誦數十篇無一
字誤進士連引酌遂至沈醉舉坐驚異及長補金山縣
生員文日益有名十應鄉舉同考薦卷者四終不遇學
使晉寧李公因培舉君優行明年

聖駕南巡 召試詩賦入二等有內府文綺之

賜聲名隱然動江左而不得一官命也君之舉優行也
與吾邑曹中允仁虎同薦李公有春華秋實之目中允
旋登進士列侍從君獨踰躑躅場屋以升貢太學當得備
學訓導未及官而遽沒然公論具在固不以顯晦分優
絀也君事親孝居喪自大小斂至祥禫壹遵家禮儀節
嘗與友人論喪禮謂記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
禮此為平日未讀禮者言也儀禮十七篇素所誦習何

待苦出中始佑畢故張子言居喪它書不可觀者謂非聖之書也讀聖賢書未必越于禮外聖賢之學寧以居喪而遂忘之其議論通達如此教授生徒各隨才器誘掖之所成就者九衆性耽著述丹青不去手於四書詩書易小學皆有劄記於春秋有四傳存疑于三禮有臆說又有觀理編律呂指掌圖鐵齋偶筆詩文雜著合若干卷君初名開基字履德其後更名履基而仍其字鐵齋其自號也曾祖國訓 贈奉政大夫祖勳一名貫甫江西臨江府同知父升歲貢生候選儒學教諭先世居平湖後徙婁縣之張堰雍正初析婁之南境爲金山縣今爲金山人夫人陸氏都察院左會都御史某之孫平湖縣學生某之女早卒君壯失偶終身不更娶子運昌縣學生女嫁婁縣學生馮孝錫孫男一人女一人君春秋六十有三以乾隆四十年閏月十九日終於家以其年某月日塋於某鄉某原銘曰

鑿之深而成淵也纒之修而及泉也玉槩之瓊兮上燭天也終韞于積璞自完也讀父之書有子賢也謂客莫嘲後有子雲也

孝廉胡君墓誌銘

嶺以南才士子所識者三人欽州馮敏昌魚山順德張

錦芳菊房及胡亦常同謙同謙以詩經舉於鄉出吾友益都李南禰之門其來京師介南禰書訪于與之言詩文源流洞中癡結它日讀其所作詩超然獨選脫棄凡近之格既下第南歸與休寧戴東原同舟至富春江乃別舟中盡鈔東原所著書攜歸將刊之東粵抵家後手書報子欲查其志於經術子益益然異之無幾何菊房以書報同謙死矣且述其事狀乞于爲銘已而南禰書至復以爲言乃摭其畧書之同謙姓胡氏亦常其名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景輝之曾孫贈承德郎吏部主事炳之孫丙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傑之子性冲淡淵默與鄉人處由由然不見臧否而抗志希古不欲爲一鄉一國之士方吏部捐館時同謙年尚少能自刻厲以殖其學事母何太安人孝有郭外田數十稜最其歲入悉以奉母晨夕甘旨無缺夫婦終歲厭粗糲自若嘗購書盈篋索直數益謀諸婦脫奴質錢償之不敢私取田之所入其於詩妙悟天成不由師授能於南園諸公外自成一家魚山嘗謂人曰吾粵詩人曲江之後當推海雪繼海雪者其豸浦子豸浦同謙所居因以自號者也同謙生於乾隆癸亥某月日以癸未三月廿四日卒年止卅有一其卒也以歸舟盛暑中

鈔書多岐瓜果解渴得胃寒疾歸而益劇竟至不起死之日有四女而無男後數月妾適腹舉一子名應科又明年五月母何太安人卒應科亦嗚呼同謙之目其不得瞑矣夫悲夫悲夫銘曰

榕之木材其大蔽牛蘭之猗猗秋風敗之豸浦之原四尺墳兮恒幹久棄神明存兮

孝廉范君墓誌銘

子歸田後慕四明天台之勝數往來甬上與其鄉賢士大夫游所尤心折者孝廉范君表亭也君性樂夷澹外和內介以圖籍為生活以友朋為性命子嘗偕一二同志訪君甕天居出所藏明賢墨迹品題其高下若梳爐香相對竟日不知世閒有徵逐游戲事君又熟於鄉邦文獻子纂鄞志數就君咨訪傾困出之無倦色古所謂直諒多聞之友君殆兼有之比年久不相見而尺素歲率一再至今春吾家竹初先生書來達君之訃而孤子懋賢等復狀君行實乞子志其銘爰次而敘之四明范

氏出宋尚書右僕射忠肅公之裔忠肅子員外郎公麟始家於鄞迄今六百餘年代有顯人為鄞甲族君謙承

祺字鳳頴別字莪亭康熙甲辰進士湖北通城縣知縣內閣中書某之會孫府學廩膳生某之孫國學生某之

子幼而敏悟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屢應省試輒斥而文益有名以食餼久次列歲貢年六十始中式浙江鄉試主司以得名宿相慶而君引疾不赴計借遂以孝廉終君博覽強記好收藏明代及國朝名公尺牘自碩輔名儒忠臣孝子文人逸士以及閨閣方外靡不收錄及其時代爵里行誼別為序錄以寓論世尚友之旨其仕宦顯達而為清議所斥者翰墨雖工弃勿錄也工於漢唐篆隸尤精摹印遠近得者咸什襲珍之甕天室成集蘭亭字為七言律二篇東南名士屬和者數十家一時傳為佳話其內行修謹言動必依規矩宗族鄉鄰推重無間言春秋六十有九以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廿日卒娶朱孺人再娶黃孺人皆先卒子四人懋賢懋穎懋楫懋樹伯季補縣學生餘皆太學生女一人壻曰水濬孫十六人曾孫一人銘曰

學之博也蔚乎薦紳之型行之敦也叶乎州里之評猗大器之晚成而澹乎其居貞雲養弗升水冽弗盈以昌其名

張蔚園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大受字若谷一字可之蔚園其自號也先世自無錫遷居常熟曾祖震昌明中書舍人祖廷華鄉

飲賓父文揚個儻好義交游皆賢士大夫陶編修貞一
舊爲作家傳稱九如處士者也君所居卽瞿文懿公故
第始生之夕處士夢文懿授以筆曰以畀爾子六歲就
傅穎悟絕倫十二卽能詩十三丁母陳捕人憂日跪木
主前誦金剛經三年無間五經博士言先生德堅教授
里中君與陶太常正靖嚴觀察有禧俱稱入室弟子益
都趙贊善執信來吳中君以詩文請質許爲闔士并賦
詩書筵貯之十九補太倉州學生明年試高等食餼於
庠與沈編修淑約入山讀書學成乃出未幾丁處士君
憂沈亦聯登鄉會榜不果斯約以貢入成均與番禺莊
相公有恭同邑孫主事夢遠漢被蕭寺以道義相期勉
未嘗持一刺走貴人門也鄉先達蔣文恪公欲延爲師
乘小車往訪屏跡不見累試京兆無所遇復歸里門從
學者日益衆乾隆十六年

天子首舉 南巡之典君獻頌 行在文采博瞻以籍

賈誤注不得預 召試之列自是無仕進之志而造詣

益醇鄉邦有大利病輒倡議究其可否先是大吏建議

築兩縣沿海石塘君言築隄捍潮木以衛民今所定塘

基乃在濱海三五里以內綿亘百廿餘里所占皆膏腴

之產徙人廬舍毀人墳墓不知凡幾且築塘之士必取

諸近地計塘身及起土之所占田殆將萬畝 國家會
計久定雖灘沙懸課往往以漲補灘未得遽議豁免此
所占田既無漲可補勢必加派於通邑百姓未得護田
之益先有加賦之累矣因貽書蔣文恪公羅縑千餘言
指陳七切其見義敢言通曉治體如此惜乎未得尺寸
之柄而以明經終老也以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卒
春秋七十有一配黃氏國子監生朝珍女未嫁時封賢
肉愈母疾汪孝廉元亮爲之傳子二人曰應麟曰應祥
戊子舉人孫夔有學行能世其家君所撰述甚富中年
燬於火今遺文四卷夔所搜輯也其葬在錦峯山麓耐
處士穴之左銘曰

士不榮世宜昌其文無難易有本則傳剽賊偏駁外
強中乾剪綵之花雖多弗鮮猗歟蔚岡本木原稔書
零落拾遺抱殘志存開濟非苟而言鄉人尸祝久而勿
護匪直也文其行允敦我摭其實式表墓門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七

嘉定錢大昕

墓誌銘六

廣東雷州府知府馮公墓誌銘

嗚呼此故中憲大夫廣東雷州府知府前整飭洗岷兵備道甘肅按察副使代州馮公之墓始公由戶部郎舉堪任道府引

見得陝西甘州府知府陸辭請訓

世宗憲皇帝大賞異之

特賜御書及貂皮湖筆紫金錠諸物越四年以公事吏議當降調總督劉文恪公等奏請雷公疏入

上曰馮某老成諸練係朕記名幹員不特應雷府任即道員亦可用之即照所請行劉公奉

詔驚歎曰

上真知人

今上御極之十六年

車駕幸江南公時為蘇州同知執事

行在一日宮門出片紙書公與掣鹽同知李某名傳問總督黃文襄公曰兩同知居官孰優文襄以公名對因

有雷州府之命蓋

聖人在上酌民言而飭吏治一改唐宋明重內輕外之陋雖萬里之遠若在堂聞治行善否無異燭照數計而如公者亦可謂能舉其職者也公幼能文年十七遊京師貫順天籍為諸生已而改歸本籍中雍正元年恩科鄉試明年成進士又二年補戶部江南司主事遷河南司員外郎奉

命典陝西已酉科鄉試得人稱盛其在甘州也西陲方用兵羽書旁午公晷夜馳之官經理糧運無乏軍器手自料檢皆中程式嘗被檄攝甘山肅州安西三道所治道里去府回遠公來往其間百事皆舉一時縮四印未嘗稍形竭蹶也乾隆三年遷平慶道按察司副使次年調洗岷道洗岷番糞雜居轄土司二十四屯田茶馬任劇事繁公以誠信待物在官三載不名一錢及以事陞吏議得

目送部引

見將行土官屯軍追送多泣下者以父憂歸里復了太夫人喪葬祭如禮服闋吏部引

見即命往河南補陳州府知府陳地窪下多水患公甫至值淫雨卽周歷屬城相視隄防至西華之青龍隄水大至隄且潰泉洶懼勸公避之公曰官去民將安恃下

今敢有走避者罪之親率人夫守護隄賴以完府城故
有絃歌書院七邑生徒肄業其中公爲延名師課之暇
日則親往校其文藝之優劣而獎厲之諸生之秀俊者
咸聞風而至由是文風甲于中州以失察屬吏被劾左
遷江南蘇州府督糧同知吳中估客所集督糧主徵比
逋欠前政或持兩端爲利案日以積公至敕吏胥取累
年故案立爲決之無敢干以私者其治雷州也海濱蠻
獠多不帥教公能以誠信化之遂溪民章甲爲仇家所
誣以姦殺事巡道某力主之獄已具公審得其情惻然
曰典郡之謂何殺無辜以媚上司吾不爲也卒改其讞
大計舉卓異第一未及入覲以疾卒於官舍春秋六十
有四時乾隆二十年六月十九日也啟其槨無百金裝
巡撫以下咸歎息厚賻之公仕宦三十餘年宅心忠厚
未嘗有疾言遽色嘗題座右曰居官求有功無過無過
便是有功始在耶署有能聲及出典郡以治行受知
兩朝官雖不過四品然當世數良吏者必屈指及公昔
人著官箴言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公前後屢往吏
議起而復蹶然未嘗有一私過也此可以爲賢矣其居
家孝友撫孤姪若已出叔弟某嘗知金壇縣罷官客死
江南公哭之慟遂得左臂偏枯之疾卒以是至不起公

諱祖悅字鍾冀別字敏齋先世有謙盛者自山東壽光
縣遷于代隸振武衛軍籍

皇朝雍正中省諸衛改隸州縣今爲代州人曾祖如京
廣東左布政使祖雲驢康熙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禮
科給事中父歷康熙辛卯舉人刑部四川司主事公始

娶繼妻皆李氏女兄弟也三娶亦李氏皆
誥贈恭人四娶張氏生子三曰鄧乙酉選拔貢生日郊
廉膳生日邵國子監生五娶戈氏

誥封恭人生女子二偕夏邑縣舉人武漢園子監生徐
天駁初公在甘州恭遇

恩詔時張夫人主中饋例得封願讓封前妻曰前人皆
與君其貧賤且無子可無以少慰地下乎由是三前妻

得並贈親鄰皆賢張夫人云孤郵等卜某年月日塋公
於某鄉某原先期來請銘銘曰

稽古治行大小馮君代郡之馮豈其苗裔耶自左布政
而下多以方面積聞堂堂雷州名達

至尊當世以爲殊遇何治之循而數之屯井倅旣安以
利嗣人千秋分萬歲知有賢二千石之墳

山西分守冀寧道沈公墓誌銘

觀察沈公胚胎名族通曉時務起家州縣累擢監司與

上官意不合拂衣而歸優游鄉里者十有五載貴而不
驕鄉邦以爲矜式子比年假館吳門暇輒訪公談諧竟
日公長於子七歲而步履矍鑠勝子數倍常歎羨曰爲
地行仙今春示微疾捐館灑然若無累者公之子培嘗
從子游因請子志其墓子不得辭沈望出吳興而吳中
之沈尤蕃衍多達人公之先世明兵部郎中某以名德
祀鄉賢再傳至 皇朝翰林侍讀學士朝初公卽學
士曾孫歲貢生會虹之孫湖南零陵縣知縣華之子諱
之燮字汝枚蔭園其號少隨父任溫清之暇兼習吏事
乾隆二十八年授河南獲嘉縣知縣三十年調祥符縣
三十五年遷許州知州四十年 大計以卓異薦四十
一年引 見記名卽擢山西寧武府知府四十五年調
平陽府四十六年題陞分巡冀寧道以四十八年引疾
歸里其卒以嘉慶三年三月三日春秋七十有八卽以
其年七月十五日塋元配耿淑人繼配任淑人子五人
增坊壇培均孫十人秉銓秉鐸秉鉦秉鈐秉鑑秉錫秉
鑑秉鏡秉錕秉錫會孫一人公筮仕之始廉幹識大體
尤習於刑名其在祥符以聽獄爲何恭惠公頌所知恭
惠任臬使日它郡有疑獄多委公會鞠公亦爲盡力所
平反甚衆其尤著者光州俞牛兒新野李疋鴉二事牛

兒故無賴一夕村民阮志被竊控官言牛兒等夜行竊
縛事主輸姦其婦州獲犯既招伏矣公以昏夜行竊何
由圖姦志被縛既呼牛兒姓名當殺以滅口何又從容
成姦再三詰之志詞窮始言牛兒實竊非姦乃鄰人德
恩欲重其罪以除害耳牛兒等遂得不死李疋鴉者李
閭氏之姪閭氏無子養疋鴉爲嗣爲娶陳惟善女疋鴉
隱官者也陳氏不安其室逃歸者數矣一日惟善送女
至婿家還至中途女復趨至惟善憤怒殺其女并自
縊焉縣役鄧純士者索賄於李弗得乃言閭氏與疋鴉
通令其兄閭國祥殺之縣令入其言掠治疋鴉當抵極
刑獄已成矣公覆驗得其情白上司請釋三人而戊純
士縣令亦得罪乃有左袒新野令者謂公枉斷故出入
人罪蜚語播京師部臣卽以入告 詔提人犯令軍機
大臣與刑部會審公以原問官亦赴質詢及會讞日大
臣頗有爲新野令地者詰公詞色甚厲公極言疋鴉冤
狀申辨再三諸郎官驗疋鴉受刑傷痕經年不滅皆曰
殆天意也遂以實奏請如原斷而公治獄明恕聞於海
內矣公在許日臨穎有殺人獄已審正兇疑抵矣大吏
欲翻其案訊囚以好語誘之囚曰我實殺人不敢誣好
人乃止在山西再署按察使事秋讞多從輕比嘗曰罪

疑惟輕古之訓也我敢不勉乎公達於從政雖遇盤錯
慨乎有餘在豫日久最爲上官倚重亦未嘗曲意求合
其觀察冀寧入 觀日或勸以謁要人謝曰吾外吏秩
卑敢游卿相之門乎公五世祖兵部公久祀郡學鄉賢
閔百數十年而公之考繼之公乃初建祖孫鄉賢祠以
志一門盛事又特爲學上建祠捐田八十畝以供丞嘗
易黃前七日猶親往宗祠致祭拜跪如禮其治家教族
周卹故舊多可稱者銘曰

吳興之望昌於吳世德趾美慶有餘懿哉觀察名實孚
親民司牧衆所愉雪冤肺石同瘠枯如唐徐杜漢張于
朱輻擁節腰銀魚年未七十賦遂初元豐十老入畫圖
鬱鬱佳城白日徂紀德示後久勿渝

大理府知府張公墓誌銘

乾隆五十有一年九月八日故大理府知府張公晴沙
卒於里第春秋八十有一先是婁東有七老人會皆縉
紳歸田德望可矜式者當時比諸睢陽洛下之盛及子
來主講席則諸老已凋落惟廬州守王公容齋與公齒
然無恙每風日晴朗輒從二老游公矚目秀偉衣冠肅
整望而知爲有道之士九熟於鄉邦文獻日講指畫無
異目睛雖年臻耄耋未嘗有謬誤語子益敬而親之乃

未及二年而容齋先歿公亦繼逝老成淪喪子益偃偃
無所之矣悲夫越三年孤子梓等卜以某月日葬公於
某鄉之原先期乞子文刻之穿中公良吏於法宜銘且
與子雅故其何敢解按狀公諱瞻洛字文江號晴沙世
爲太倉州人明南京工部尚書輔之之六世孫尚書生
候選訓導洪洪生慶都縣丞凝道凝道生儀徵教諭元
薦元薦生州學生岑培生議敘州判舉孝廉方正開則
公之考也公始孩而失母事父及繼母能得其歡心未
弱冠能文以國學生應南北試數薦不售乃援例入選
得湖北安陸府通判分駐沔陽之新堤其地四面環水
豪民編木截流而漁水益激怒舟楫多致覆溺公親往
撤之行旅稱便嘗奉檄勘潛江水災所至饑民載道郡
守欲匿不以聞公曰是可忍安用民牧乎卽馳詣大府
言狀得入告振卹丁母憂服除補河南彰德府通判彰
德糧甲於中州官吏不能檢束旂丁因以需索公至則
預告有漕州縣嚴飭家人胥吏絲毫毋擾由是旂丁無
生事者在任十年署府事者四攝州縣者三嘗奉檄至
陽武督賑而饑民千數盡聚縣治縣令倉卒無措公輕
騎往呼其耆老使前曉以利害因出散賑款目示之咸
唯唯而去賑事甫畢而河工徵糶料之檄又至縣令益

窘夜湯公曰縣境被水安所得此公曰此易與耳頃在賑所見大戶儲料頗多若酬其直而善諭之雖百萬可立致也卽出示所屬果如期而辦其署汲縣也適河東商人乏鹽假長蘆鹽行銷各官皆有醜遺公獨固却之既而歐陽觀察永祺舉其事監司以下得罪者八人唯公一無所染其署歸德也部檄採買黑豆三十萬石公以積歉之後派買獨多力請於上官得減五萬民皆德之遷雲南大理府知府過關請 訓奏對稱 旨到官律已以廉馭下以法轄睦文武撫綏土司甚得吏人之和府倉貯兵糧二萬餘石每歲諸縣糧戶自運交納公念其遠來隨到卽收且令人自執槩各攜餘糧以歸倉謂向來所未有也他如修學宮興書院革鑄錢攬砂之弊嚴洱海巨網之禁皆足爲後來法爲邑者所中被劾落職歸裝唯攜蒼石二枚而已所居爲桑民樸先生故宅水石竹木頗深秀春秋佳日與賓朋羣從觴詠其閒蕭然有世外之想兩遇 萬壽慶典得復元官而公以年老不能復出矣元配陳恭人於子爲中表姊先卒子椿乾隆庚子舉人詠葵太學生皆側室張孀人出女三人長適錢荃次適俞佩聲次適蔣載孫寶熊吉燕仁煦俱幼銘曰

吏二千石令長之率今苟民譽之母失雖去其官奚恤兮言歸家園樂者年兮曲江風度儼神仙兮天與善人有子而賢兮我銘其室曰是惟良吏之阡兮

麥竹軒墓誌銘

吾姓袁氏諱存淳字鯤游竹軒其別字居松江之上海縣大父直齋父蒼山俱尚義有隱德以君貴贈朝議大夫母黃生母何皆封太恭人君少而沈靜嗜學補縣學生肄業成均文譽籍甚族父兵部侍郎榆山公深器重之年三十三筮仕得府同知掣籤赴廣東試用屢署要職題補雷州府同知以廉明善決獄爲督撫所知在粵先後十有三年署縣事者四署州事者一署府事者五署同知者三通判者二而於雷州本任莅事纔數月蓋多試之縣劇不欲久置散地也初署永安閩舊牘甲訴乙類婚之言吾女許字甲次子而甲欲妻其長子故不願及庭鞠召二子至長醜而次美閱女年帍又與長者相若以詰乙則言兒女昏嫁年歲不必同且長幼亦不相懸媒氏又助乙證成之因諭曰汝兩家各執一辭婚姻天定吾爲女決之於天書兩名置盤中令乙探之探得者卽女婿乙對天虔禱取一紙啟視之甲長子也遂伏罪歎曰天果不可強也署番禺時有馮甲兄弟傲張

丙屋奉母同居一日以小故相詈馬不能勝則訟言毆其母君往驗無傷遣出越數日忽言傷重殞命驗之仍無傷痕而得服毒死狀食謂馮媽母以陷張矣君意小嫌不至此問馮家尚有何人云弟有二子皆童弗召至內署緩詞問之則云大母素苦腹痛近得一方酒沖鴉鴿糞可療飲之經宿死君因悟曰此鴿食斷腸艸糞中有毒其母適中之耳遂破械出之有巡撫吏訟佃戶欠租訊之無實乃吏利其產欲占之君勃然曰此風不可長卽重笞之而告于巡撫岳公濟岳公曰凌君洵健吏立命革役荷校以徇省城肅然其署潮陽也有甲竊乙漁網事露反言乙竊其網已追獲之前令未之決以網存官庫君召兩造問網有藏乎乙言損左一角甲不能對出網驗之果如乙言乃扶甲而還乙其剖斷明敏多此類君旣以才能累擢大郡會瓊州守缺總督蘇公將特疏舉薦先檄任事君念太恭人年已八旬亟繖檄請終養上官交畱之辭益力遂歸杜門不出者二十年事黃何兩太恭人生養喪葬必誠必信祥禱甫畢有司檄令赴補遂以足疾辭下帷却掃不與外事嘗舉先儒言居官不受一人屬居家不以一事屬人書於齋壁論者以爲不媿斯言性好施子厚於桑梓而薄于游客衣

冠動作必依乎禮法有嫗家子著新履頗詭異君見之曰此優伶所尚非良家子弟可用亟令易去好吟詠兼善學窠大字題榜尤工生於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丙辰歿於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某日春秋六十有八娶俞直人孝謹勤儉白首相敬無間言子鏡心松江府學增廣生松心上海縣學生復心國子監生女一適國子監生黃珏孫男九人女七人鏡心等將以壬寅歲正月某日卜墓新阡先期屬子銘之其詞曰

學優而仕政平訟理愛人約已廉可師今將莅瓊海陳情引退養志匪懈孝無違兮老氏知足孟氏寡欲葛氏抱朴兼有之兮申江漣漣鬱鬱新阡先生藏焉名永垂兮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八

嘉定錢大昕

墓誌銘七

鈍閣詩老張先生墓誌銘

吾邑詩老鈍閣張先生春秋八十有二以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廿一日卒又十年子承鈞暨諸孫等卜吉仲冬廿一日蒸復禮鄉火字圩之原以元配錢孺人耐孺人大昕族姑也總角授書卽側聞先生緒論丁亥冬乞假里居往來尤審嘗從容言僕老矣身後之文願以屬吾子及大昕再入都門奉諱南回則先生謝世再易喪暑矣茲先生之文孫璉述事狀乞銘其藏息壤之盟其敢寒諸先生諱錫爵字擔伯號中巖先世自常熟至崑山三傳至諱元恩者始占籍嘉定生允陳允陳生縣學生欽明欽明生候選州同龍光卽先生之本生考也先生生未周睥奉祖母命爲仲父觀光後始就傳記誦兼數人外祖顏君茂名撫其頂曰此吾家陽元也弱冠與宗人南華宮詹同夫孝廉及朱葯庭徵士相酬唱抗志希古不爲俗學間就正於族父樸村徵士所得益博而醇補吳江縣生員又援例肄業成均累應南北鄉試終不見售而所作益奇中年以後絕意仕進長洲沈文憲

公見其詩歎賞不置欲以代典屬之先生曰吾詩但適吾性耳標榜非吾事也年六十有脚氣之疾杜門不出每日焚香誦太上感應篇與覺宗上人講論釋典得遺世觀我之旨年踰七十視聽不衰取平生所作詩手自刪定爲吾友于齋詩鈔廿卷論說序記雜文又得八十餘篇皆有益於世道者其居家恭儉與人交有終始訓誨子弟必依於忠厚視世俗榮利泊然無所歆羨晚年自號鈍閣詩老蓋以辛敬之程孟陽自況云錢孺人國學生行之女勤儉自持白首相莊無交謫辟年七十有九而卒子五人承鈞承洵承詩承禮承恂承承詩皆邑庠生蔡爲弟西疇後女三人婿國學生朱紹緒附貢生全日漢國學生錢肇霖孫十三人會孫五人孫璉曾孫彥曾皆邑庠生銘曰

詩老之稱肇自溪南松圓繼之得公而參辛固奇士所患樸直程亦逸才所乏風力猗歟先生有實有華根柢榮固亦正而葩一命非榮千秋斯壽封侯萬戶不如干首詩家長城超程軼辛碌碌餘子曾何足論井椽旣營王靈告吉陵谷可移詩名不滅

舅氏沈君墓誌銘

舅氏沈君臣表之卒也大昕爲位哭于京邸旣而吾母

以書至命大昕汝宜爲銘於是大昕泣然流涕謹敘其事曰君諱詮臣表其字居青浦之黃渡曾祖某祖某父時俊母黃氏妻曹氏先卒女一人嫁毛某春秋七十以乾隆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卒合葬鄧家浜之原從先兆也君治家儉交友信口無戲言鄉黨皆嚴憚之少與陳山人雪笠善雪笠工繆篆鑄竹器爲人物山水人能品故君子二事皆能之又善鼓琴得前輩指法久之家日窘乃屏諸嗜好服賈三十餘年衣食粗能自給矣既老喟然歎曰吾久失偶又無子蹤跡如苦行僧尚安以家爲故先人同氣惟妹一人吾當依吾妹耳自是棄家而主于我終日焚香撫琴而已君之從弟虞明居重固里君嘗往視之撫其子某曰他日當爲我後今年七月忽買舟往重固問之曰吾且暮且死兄妹親也生當相依死則當歸于沈氏吾母泣君亦泣甯之不可在重固未一月竟卒若前知者嗚呼哀哉君長于吾母三歲吾母之來歸也去家三十里而近外祖父母存日吾母歲一歸寧或間歲一歸及喪外祖母吾母歸寧益稀自外祖父棄世後吾母不復歸矣君以治生故亦不能數至吾家歲中幸一兩至甚則經歲絕不至故吾母與君相見常難也比四五歲始得聚首如少時君又棄吾母

而去此吾母之所以悲而思思而欲假文以傳之也嗚呼怖矣銘曰

嗚呼是惟我舅氏之宅封四尺穿中石永不泐

徐良輔墓誌銘

錢門塘之名見于宋邾直水利書其水久湮廢而市猶以塘名南傍郭石塘東界顧浦臨水而居者甚百餘家與子所居望仙橋相去僅三里許在縣之最西俗朴而儉無聲色侈靡之習與子鄉畧相似徐翁良輔居其地三世儻儻而尚義年八十餘筋力強壯不減四五十年乾隆三十五年某月日以疾終孤子文範寓書京師乞子銘其墓翁與家大人交最厚家大人誠子兄弟數言徐翁雖不讀書而行事闇與古人合可以媿當世之號爲文人而薄于內行者於其歿也義當爲銘初翁之叔父介繁以仕俠凌鄉曲好蒲博習拳勇不治家人業翁少從請父遊而恥以俠名家故貧力耕作營什一之利遂以饑尼然內行修謹友愛諸弟撫弟之子如子立宗祠於所居之西春秋孝子弟行禮無敢跛倚僂言者平居食無兼味不衣繪帛然親故以急難告應之無難色里中橋道多不治爲行者病翁常出錢爲之倡木者石之進者廣之圯者新之無者有之大小凡數十所鄉人

稱爲造橋徐翁云翁諱某其輔其字藝以某年月日子
 文範園子監生篤志經史尤精于輿地之學孫口人東
 南之俗稱鄉之大者曰鎮其次曰市小者曰村曰行錢
 門塘南宋嘗置稅務于此故爲大鎮自明以來人戶衰
 少特鄉村之小者爾經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然鄉曲
 嫩行鮮能播於通都大邑往往湮沒不彰甚可歎也自
 錢門塘置鎮至今無一人列名志乘獨明時有洪君學
 者歸熙甫嘗爲撰菊窗記故洪君之名得附其集以傳
 蓋文之足重如此今徐翁之行視洪君殆過之當得熙
 甫其人者而文之而文範乃末之子子則豈其人哉銘
 曰

父之執我所敬於人有濟世無競善積於身後當與視
 我銘詞左券徵

西泚先生墓誌銘

西泚先生以篤學鴻文登巍科入詞館不數歲而參繪
 闕班九卿貴且顯矣甫逾強仕奉諱星奔服闋遂不復
 出里居三十餘年日以經史詩古文自娛撰述等身弟
 子著錄數百人嘗取杜少陵詩句以西莊自號學者稱
 西莊先生西莊之名滿海內頃歲忽更號西泚子傳焉
 諷使易之不肯私謂兒輩曰泚者止也汝舅其不久乎

西泚於經義專宗鄭氏茲以嘉慶二年十二月二日捐
 館歲行在己龍蛇之戾與康成先後一揆斯亦異矣子
 與西泚總角交子妻又其女弟幼同學長同官及歸田
 衡宇相望奇文疑義質難無虛日子駑緩西泚數錄厲
 之始克樹立平生道義之交無逾西泚常以異姓軼轍
 相況匪由親串暱就輒相標榜也今奄窆有期而子視
 息猶在人世誌石之銘奚敢辭西泚姓王氏諱鳴盛字
 鳳喈一字禮堂外舅虛亭先生長子爲世父升孟公後
 幼隨王父卓人公丹徒學署奇慧四五歲日識數百字
 縣令馮公詠以神童目之稍長習四書義才氣浩瀚已
 有名家風度年十七補嘉定縣學生學使歲科試屢占
 第一鄉試中副榜才名籍甚巡撫陳文肅公大受取入
 紫陽書院肄業東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吳門與王琴德
 吳企晉趙損之曹來殷諸君唱和沈尚書歸愚以爲不
 下嘉靖七子又與惠徵君松厓講經義知誥訓必以漢
 儒爲宗服膺尚書探索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僞而
 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大誓固僞而
 唐儒所斥爲僞太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真僞辨而尚
 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乾隆十二年松江
 南鄉試十九年會試中式

殿試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壽文恪公溥爲院長重其學延爲上客二十三年

天子親試翰詹諸臣 特擢一等一名超遷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其冬扈從盤山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未幾事卽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之 命還都

召對

天語甚溫未幾御史論其馳驛不禮部議降二級明年授光祿寺卿扈從木蘭秋猶二十七年以平定回部草

恩 誥封三代 賜貂皮大緞等物二十八年丁朱太淑人憂去職回里旣除喪以虛亭先生年高遂不起

補其後入都祝

萬壽者一迎

駕行在者再皆有文綺之 賜

恩遇不異供職時而西泚自以多病無宦情矣性儉素無玩好之儲無聲色之奉宴坐一室左右圖書呼唔如寒士卜居蘇州閶門外不與當事通謁亦不與朝貴通音問唯好汲引後進一篇一句之工獎賞不去口或評選其佳者刊而行之嘗言漢人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經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然注疏

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它經注則出于魏晉人未爲醇備故所撰尚書後案專宗鄭康成鄭注公逸者宋馬王補之孔傳雖僞其訓詁猶有傳授非盡鄉壁虛造閒亦取焉經營二十餘年自謂存古之功與惠氏周易述相埒又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于校勘本文

補正譌脫審事述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於輿地職官典章名物每致詳焉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爲空言無益實用也蚤歲論詩溯原漢魏六朝宗仰盛唐中年稍變化出入香山東坡晚年獨愛李義山謂少陵以後一人前後吟詠甚富手自刪定爲二十四卷王琴德謂其以才輔學以韻達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虛憍恃氣者所及古文紆徐醇厚用歐曾之法闡許鄭之學一時推爲巨手又撰蛾術編百卷其目有十曰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蓋仿王深寧顧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博贖焉自束髮至垂白未嘗一日輟書年六十八兩目忽瞽閱兩歲得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時春秋七十有六夫人寶山李氏子三人嗣構候選州同嗣穰嗣疇皆學生女六人婿統統殿璿霄黃恩長顧亦宋宋豫芳吳振錡孫男女若干人銘曰古三不朽立言其一言非一端所重經術漢儒治經各

有師承後儒鑿空師心自矜堂堂尤祿樸學是好祖述後鄭升堂觀與學優而仕實大聲宏鷲鳥累百鷲鷲先鳴立朝九考晉秩二品優游林泉著作自任經明史通詩癖文雄一編纔出紙貴吳中弁山元美畏壘熙甫兼而有之華實相輔粉榆共社科第同年肩隨兄事中以婚媾有過必規有疑互質相思披衣老而愈密壑舟云逝大名長雷斯文光燄莊護松楸

鶴谿子墓誌銘

鶴谿子姓王氏名鳴韶字鸚起有薄田在太倉之鶴灘因自號鶴谿子外舅虛亭先生之次子而西莊光祿之弟也其先世事迹已具外舅墓志中鶴谿子少于子四歲初相識時年裁舞勺眉目如畫舉止有名家風度濡染家學高自期許稍長涉獵羣書慕洪景盧王伯厚陶九成王貽上之風好評論古文人物侃侃伉伉不肯隨聲附和子嘗謂西莊曰君家又得僧彌矣及子作就婿晨夕與偕歲時中外姻婭聚會諸諶子或少屈鶴谿子必助子措井之以是知其遇子特厚也子與西莊先後入都鶴谿子侍二親在家甚謹而學日益進學使戶部侍郎夢麟公賞其文以廷謗名補新陽學生員後乃改今名性落拓澹于榮利而好爲詩古文兼工書畫外舅

論詩宗眉山劔南真書似裴柳行書似李北海鶴谿子盡得其傳又與邑高士周晉瞻牧山談畫理遂精其藝與陸孝廉卽仙稱二妙云西莊自列卿家居以詩文提唱後進評選江左十二家詩鶴谿子居其一論者不以爲私歲乙未子督學廣東招鶴谿子至署酬唱往復無間昏旦遇巖洞奇秀輒邀同游鶴谿子嘗得錢叔寶紀行圖殘本乃弁山園故物欲仿其意自吾邑至粵所過湖山鎮市各紀以圖規畫甫有緒會子聞先府君之訃匆遽歸里此事遂輟生平喜鈔書所收多善本每有新得恒就子評泊尤喜元明人書畫真贋入手立辨家貧不能多蓄有心賞者解衣付質庫易之弗惜也於邑中文獻留心搜訪寺觀橋梁殘碑隻字躬自摹搨攷證異同以補志乘之闕談先達遺事世系派別里居遷徙立身賢否歷歷如在目前自鶴谿子歿而後生數掌故者無從質所疑矣生于雍正十年某月日歿于乾隆五十三年某月日春秋五十有七娶莊氏子嗣學嘉定縣學生嗣祥孫男女若干人銘曰

文毅之裔簪紱綿聯元陽學仙孟風逃禪有文而隱鶴谿繼焉跌宕琴劍揮灑雲煙詩書滿腹篋笠一軒第五之名自足干年少託霞李晚親笑言人琴永訣風流未

瞿封翁墓誌銘

吾鄉有厚德篤行君子曰瞿封翁學南以乾隆五十一年九月乙未卒其明年四月壬子子兆駮等卜葬於長洲縣八都四圍西北鄉劍號字之原以夫人陳氏耐先期乞子文志共穿中之石子病後久不為人作銘狀顧念總角時即與翁相識歸田後投契蓋密翁之次子塘又與子親家乃不辭而序之謹案瞿氏見於王僧孺百家語蓋望出蒼梧元明以來散處常熟華亭上海稱詩禮舊族元末少中大夫號琴軒者居上海之下沙明初以巨室被籍有乳孀抱四歲兒懷棗實升許逃之嘉定之高橋鎮閱數傳而子姓解衍田連數十頃僮手指千出入乘騎里中莫敢抗曾祖頴隆好行善作黃浦義渡以濟行旅至今賴之贈修職郎祖有恆始遷居嘉定城以明經起家由貴池縣訓導遷和州學正父大定贈朝議大夫母汪恭人翁九歲而孤哀毀已如成人後以家計中落治生為急吾鄉地產木絲衣被四方乃於吳門經理質遷試計然之術積其奇羨遂至饒裕翁性耿介動必以義不苟然諾慮事精審纖悉畢周治家接物皆中法度先世墓田為族人私鬻出賈贖而歸之手定宗

諸條列井井故居在儒學之南歲久敝漏翁既葺而新之後雖徙家吳閩猶以學南自號示不忘本也少從侍御時西巖先生受業故熟於邑中舊事譚論鄉先輩嘉言善行塵塵不倦其訓子孫嚴而有法讀書力學務求遠大勿狃於詞章浮靡之習子塘孫中泌皆以文學馳名三吳翁之教也晚歲多儲方藥服食惟謹嘗舉古人善言不離口善藥不離手之語為子誦之翁長子者一紀而精神完固乃過子子往來白下數主翁家促御劇譚不限晨夕泊翁沒而邑中耆舊凋零欲盡蓋假俟無所之矣翁諱連璧字璞存生於康熙丙申歲春秋七十有一 敕授儒林郎候選州同知 晉封朝議大夫候選知府夫人陳氏少於翁一歲其卒也先於翁百有三十日賢明識大體白首相莊無閒言初 封安人 晉封恭人子三長光駮國學生候選知府次塘廩貢生楊山縣教諭次兆麟國學生議敘府同知女三人壻曰朱連黃龢猷錢喬雲孫男九人中泌廩饒生中浩國學生中溶中淵中瀚中治中泰中浦中泳皆習儒中溶子壻也曾孫男二人女一人銘曰

鶴沙之苗行於江東孝友世澤耕讀家風翁之大父移邑南郭學優而仕儒林矩矱矯矯惟翁並歲偏孤始困

終亨以昌其家研子心計任公家約道充身安有餘綽綽無憚無傲曰儉曰慈恭而近禮約而好施厥有義方著為庭誥賢哉三男令德克劬 綸音載錫式貢里閭郊原散步飄然白鬚言為士坊行為眾望翁之襟期雲笥月朗前瞻射瀆後枕虎邱鬱鬱佳城平生所游井椽既成卜日云吉我銘斯藏俾後有述

陸淞園墓誌銘

陸子嵩庚卜以乙卯歲十月二十五日合葬其考淞園公妣錢宜人於本邑松塘之原先期踵子門流涕述母氏遺命曰當代能文而不苟諛者莫如吾詹事弟它日吾夫婦志銘盍往求焉子亦泣然泣下乃為之序曰吳中舊族莫盛於陸氏漢吳及晉名德相承唐宋而降別為四十九枝其居青浦陸家圩者自一耕公始三傳至君滋公始遷黃渡即淞園曾大父也大父學圃公附監生考授州同父容亭公國學生竝以學行著於鄉閭淞園諱名時字景雍幼而開敏十歲能文先達多以遠大期之弱冠遊齊魯梁豫諸公賁人邀入幕府折節訂忘年交滋園不屑也乾隆丙辰以國學生入南關本房奇其文薦之以額滿未售明年入都肄業成均孫文定公為祭酒浚加器重會

天子舉臨雍之典淞園隨班聽講得 賜白金克食及經書一部蓋 異數也其夏吏部試授職州吏目其秋應京兆鄉試二場甫畢得家書知父病不俟終場星夜歸里到家躬奉湯藥父病小愈又逾年而父歿既服闋親友勸以出仕謝曰小人有母不忍遠離捧檄非吾事也嗣是養志不出者幾二十年營治窳窳必誠必信生平篤於行誼見善必為歲饑捐賑歲疫施醫苟利鄉井弗顧其私教子敦品讀書勿扭章句之陋以故兩子服官內外咸能有聞於時春秋六十有九以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十九日卒議敘布政司理問 敕授儒林郎 誥贈奉直大夫配錢宜人歲貢生衍之孫女蘇州府學生如升之女性淑慎善相夫子事尊章能得其歡心識量明達不輕喜怒一日火焚其舍器物都盡淞園頗以為憂宜人解之曰惟勤與儉可以集事是在吾兩人勉之而已不數年而堂構皆遺舊觀晚歲精力益健每挑燈夜坐兒孫繞膝必告以敦尚忠厚毋失先世勤儉之風毋蹈華靡縉縉刻之習春秋七十有七以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卒 敕封安人 誥封太宜人子二長祖庚福建延平府南平縣知縣先卒次嵩庚光祿寺典簿兼珍饈署署正女四皆適仕族孫男四廷桂國學

生廷槐曰壽邑庠生宜人於子爲族姊故於兩家行實知之爲詳系以銘曰

印鼎綬若不如循陔之樂也款段下澤鄉里視之爲矩矱也室有萊婦白首與偕也有子登朝義方之詒也淞江之滄土厚且沃也宰木蔥龍如斧如夏屋也潘楊之好感舊而神傷也勒銘穿中久弗忘也

敬亭弟墓誌銘

敬亭諱肇熹字希文晚自號敬亭少于一歲同出六世祖北郊府君高祖瑜字純夫 國初以服賈致富行善於鄉名載聞在上縣志潛德傳曾祖嶙字介邱歲貢生巢縣訓導有文名築東岡卹堂於南橫澗之東與唐東江輩爲詩社祖衍字子振國學生有兩子長如升字天培吳江縣學生配旌表節孝范孺人敬亭之嗣父母也次楷字元禮國學生配姚孺人敬亭本生父母也嗣父蚤世事嗣母及本生二親躬鞠愉愉無子弟之過年十一二時元禮公延吾父爲之師子亦隨往晨夕聚首不異同胞敬亭性屢冷不好與人狎爲文刻苦以先民爲程弱冠後補博士弟子鄉先進殷君聘尹有外國志敬亭披羅遺事續成四卷簡當有法少多病因博觀靈素難經甲乙諸書并宋元以來諸家書盡得其旨能決矣

生於數年前不爽豪髮然未嘗受人一錢之餽劉河人患疝羸數年徧體生五色暈眾醫莫能識敬亭診其脈知有積食詢其所嗜云素嗜牛肉敬亭曰此種牛毒也以藥下之大便成塊者數十暈去而病亦除歲甲辰子忽患痿脾腰以下麻木不仁亟延敬亭診之曰此脾陰下陷當用東垣補中益氣湯如其言服之數劑漸瘥半月後已能行矣平生爲人治療此類甚多或勸爲醫案記之則笑曰是偶中耳豈足以傳後世故予所記止此配俞孺人國學生九芝之女前卒子三人瑞恆瑞堉瑞孫某某敬亭素重子文子文雖不工猶足以傳敬亭今衰病垂盡而其事不見於集中恐無以相見地下鑿鑿力疾口授腹藁令東塾甄錄寄其子俾刻諸封中之石銘曰

學不求達儒不爲迂一藝之工比蹤淳子子起子病子銘子阡非阿所好其美足傳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九

嘉定錢大昕

墓誌銘八

封一品夫人熊太夫人墓志銘

經筵講官太子少傅工部尚書新建袁文達公既葬之
 二十八年元配熊太夫人終於里第第三子行簡方開
 藩江左聞訃戴星就道雞斯號慟旬有九日而至苦次
 祭奠哭踊皆如禮將以其年月日奉太夫人靈輻啟文
 達公之兆而合祔焉先期貽書屬大昕文其墓中之石
 大昕夙從文達公游厠門牆之末嘗升堂聆拜翟肅貞
 淑懿美知之最悉不敢以病廢才畫辭謹按太夫人姓
 熊氏世爲南昌甲族明崇禎壬午舉人

皇朝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諱曰馮者曾祖考也宜興
 丞諱一湘者祖考也康熙壬午舉人臨桂縣知縣加知
 州銜諱大樊者考也太夫人幼明惠知大體居不議廳
 屏言不出閫閤善相者謂當大貴且壽而文達公幼有
 神童之譽因締姻焉年十七于歸不逮事君舅而奉姑
 王太夫人畫禮乾隆四年文達公官翰林乞假南旋奉
 王太夫人就養京邸太夫人偕行冷官俸薄節縮絲粟
 屢以不匱及文達公受知

裕陵入直 內廷由卿兼晉尚書前後卅年間內務審
 勿外理簿書兼領大著作又屢奉使指治河讞獄大地
 祭邊東極遼瀋西逾哈密南至閩嶠馳驅鞅掌席不暇
 煖公固一心報國弗問家人生產而奉甘旨肅賓客經
 費出入章程井井公得以無內顧者聚太夫人之力及
 文達公謝世 朝廷賜祭葬子諡 恩禮優渥而冢次
 息早沒稚子功孫未露頭角太夫人專力教誨寓嚴於
 寬由是子姓以科目起家凡五人數歷中外聲望赫然
 餘各嗜學砥行不改寒素風太夫人年開九秩神明不
 衰諸郎君或握都符或任牧令輒迎待溫清維謹間以
 歸養請則正色曰汝家豈它人比耶戀私而忘公非汝
 先人意也行簡以中書舍人久直樞禁遺遇

今皇帝眷念舊臣之嗣累遷內閣侍讀學士嘗 召對
 詢及家事素以親老不敢陳情卽奉 命祭告南海
 論以事竣省親蓋異數也今年行簡以太僕少卿奉
 命頒賞軍營途次擢太僕卿旋授河南布政使尋調江
 寧旬月之間三承 綸特及入謝 論以汝母年高改
 調汝近省便於迎養如老年憚行遣使問省不異在家
 也
 聖天子念舊敬孝親若骨肉稽之史冊殆未嘗有於戲

世祿之家名德相繼者鮮矣而裘氏多材咸自樹立恪
守慈誨服官有聲太夫人康強壽考親見其子受

兩朝榮遇以振文達公之緒生平鬻子恩勤藉以大慰

妻道也母道也古大家所不能兼而太夫人德輿福全

無少遺憾置之劉子政十三篇中當爲第一於戲盛哉

太夫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十七日終于嘉慶六

年八月三日春秋八十有七子四人麟乾隆庚辰進士

翰林院編修師太學生俱早卒行簡乾隆乙未 欽賜

舉人江寧布政使行恕乾隆癸卯舉人湖北試用知縣

護荊州府同知女四人壻鉛山程爲霖曲阜孔廣枚同

邑曹寅生南昌徐廷表孫十二人承重者元復庚子

欽賜舉人國子監助教元巽甲寅 恩科舉人增壽丁

酉舉人福建廈門同知保舉堪勝知府元善太學生

實錄館騰錄元淳元俊俱太學生元遜元穆元英元定

太學生元勳太學生元秉元穎孫女九人曾孫男十二

人女八人系以銘曰

敬姜惠班所天忽焉王姬韓姑似續無聞潘楊蘇程或

促于年鴻妻滂母受福弗全懿哉女宗一品魚軒善相

夫子槐棘崇班孝彰陔膳儉美組紉 璇宮大慶錫賚

便蕃先公卽世孤稚膝前家人嚴君兼於一身詩禮克

紹科第蟬聯有子皆鳳無孫不蘭濟濟袍笏勉維勤
樞廷地峻列職符分爭扶板輿綵衣舞駢皇華 賜假

定省寢門

帝命方伯建業大藩謂近親舍就養差便安耕纒迂凶

問候傳阿婆老福何不百春瀧同裝我合祔茲阡善無

不報歐陽所云山迥水抱茱萸後昆婦順母儀形管垂

芬

廣西按察使馮公妻封淑人王氏墓誌銘

故通議大夫廣西按察使代州馮公元方之夫人 誥

封淑人王氏世居江南之上元縣太子太保戶部尙書

端簡公宏祚之曾孫刑部雲南司郎中瑜之孫廣西柳

州府通判世清之女而翰林院編修禮科給事中雲驥

之孫婦廣西南寧府同知壘之冢婦也夫人外內兩家

皆世族柳州與南寧同官相善故夫人歸於馮南寧奔

父表盡室歸里夫人始得拜見王姑魏夫人姑田夫人

皆喜曰江南新婦動止有禮法及居舅姑喪哀敬盡禮

宗族皆賢之馮公以名進士由州縣歿歷監司夫人常

從任所治家事內外井井故公得一其心於職事爲時

名臣公年逾四十未有嗣夫人爲置側室蘭氏生子郁
晨夕撫視若已出公之仲弟 官嘉禾縣知縣夫婦

相繼歿遺一子二女夫人親撫養之教誨婚嫁厲行侍
膝下僮僕新至者不知其爲從子也公既卒官粵西夫
人扶榭歸里營窀穸花家莊先塋之旁賜子以讀書立
品無墜先人志子郁以從三品蔭授河南閩鄉縣知縣
將迎夫人就養夫人聞閩鄉清貧恐以私養妨公務竟
不往每獻歲閩鄉使至致安石榴木瓜一二種夫人必
問物何從來荅以同僚見遺或署中所產則喜或誤荅
以紳士饋遺輒不憚貽書誡曰此包苴之漸不可不慎
也郁以是益自勵用廉幹調儀封縣咸曰賢母之教云
夫人年八十餘神明不衰燈下猶能治鍼綫齒落者僅
一二其卒於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十日春秋九十子一
卽郁也女一適辛未進士廣西左江道李天培孫男四
人廷堅廷望廷圭廷登以某年月日合葬夫人於按察
公之兆屬其從子刑部郎中廷丞來乞銘子與郎中以
道義交故得悉夫人之族世銘曰

向書之門有淑女廉訪之門有內主仙令之門有壽母
祔同穴歸其所以德受福昌厥後

王太宜人墓誌銘

刑部湖廣司郎中仁和湯君芻棠奉其母王太宜人
之訃將奔喪歸葬述事狀踵門來乞銘且言曰曩先君子

捐館舍太宜人遵治命營窀穸西溪之上葬吾王父母
以先人從葬歲實在辛亥越今四十有一年將啟先人
之封而祔焉術者曰神靈久安動則有愆上脈凝結不
利沮泄若古攸聞不以卑動尊考亭大儒故事可循蓋
別擇地而兆乎詢之知禮者曰可今卜葬吾母於某鄉
某原永惟苦節嫩行合於女史請子述之以斬不朽按
狀太宜人姓王氏處士某之女 誥贈奉政大夫湯公
長庚之妻幼有淑德年十九而嫁三十有五而寡守志
撫孤四十年以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七日卒春秋七十
有五其年恭遇 大慶推恩 誥贈宜人子四人長萼
樓太學生次萼聯乾隆乙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先太宜
人卒次振鳴次卽郎中也由乾隆癸未進士歷今官女
三人長適祝聖齊次適魏學徵季未嫁卒孫男九人憲
優貢生充覺羅宗學教習照附貢生愷勳俱縣學生蘇
燧燿煒並幼孫女四人曾孫男三人太宜人之嫁也甫
入門而舅疾亟卽去妝飾奉湯藥不以新嫁自異姜翁
周士者姑之從弟毫而無子館之衣食終其身曰吾不
違事姑此以承先姑志也人皆謂湯氏得孝婦其佐奉
政公也家故貧躬紡紉務儉素早作夜思久而衣食漸
裕夫病割臂肉和藥飲之人皆謂湯氏得令妻中年而

寡遺息長者僅十有四幼者未周歲養之教之使皆成立有名于當世人皆謂湯氏得賢母湯氏自侍耶西厓先生後久無達者編修始以高才連取科第登館閣又十餘年而耶中繼之在西曹平亭擬獄奏當無冤者名動闕廷方將大用于世苦節之報未有艾也始耶中以養疾不與計偕者三科或以爲言太宜人曰遲速時也躁進何爲其識鑒遠達如此大斯于編修爲後進又與耶中交善辭不獲命謹敘次而銘之曰

家之興勗世德節孝門報不忒懿宜人內行備先劬勞後昌熾伯養志仲登朝季躋之名益劭文章醇政事敏推所自母之訓卜新阡窳筮從神有知靡不通西湖水清而瀏賢母澤與同久

邢孺人墓誌銘

益都李進士文藻喪其母邢孺人葬有日矣遣一介走京師以所爲狀乞子銘文藻從子遊久其母之賢固耳孰焉乃序而銘之孺人姓邢氏諱止候補州判李翁諱遠之配也端重寡笑言事君姑張孺人甚有婦道翁嘗病傷寒十日不汗孺人稽首額天請減已壽十年以益夫算病良已又十年乃卒君姑猶在堂也孺人將迎百方恐傷姑心哀至則哭于別院久之姑亦怡然忘其失

子廷名師教諸子于家程課有常修膳必腆故諸子皆成立而文藻尤以文學顯青州士夫知從事于詩古文自文藻始也孺人好施子親鄰以貧乏告者周之無吝色戊辰歲縣大饑孺人爲粥日餉百餘人自十月至明年四月乃罷困廩爲空獨不信仙佛因果之說僧道至其門求施者拒之曰吾豈有貲財供其蓋五臟廟哉五臟廟者諺謂假修寺觀恣飲啗也其馭女奴以嚴有過必咎然能時其飲食勞逸必均又及時爲擇良對故既歿而廬下皆哭失聲張孺人好畜婢婢謂有二善一殘疾不失養一不以口舌生家爨孺人亦買二焉村女有爲狼齧失人形者其父母棄之孺人令收養名之曰狼賸狼賸善操作孺人甚愛之孺人歿諸婢哭最哀者狼賸也孺人卒于乾隆丙戌六月某日丈夫子四文藻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候選知縣文濤文淵縣附生文瀟女子子二其嫁于賈者蚤寡守志孺人嘗慰之曰吾子女不朽者惟汝耳何恨銘曰

歷城之邢名族裔遷于益都今五世祖諱振邦考士掄兩世不仕潛德聞孺人十六室于李善事戚姑相夫子中年集蓼食苦辛撫孤父師兼一身懿哉德修未食報終五十九屢下壽海岱關南安定鄉贊贊佳城夫所藏

丁亥二月日已未孺人之匱祐于是有子而才多文詞賢母之澤百代貽

張太孺人墓志銘

元和陳孝廉鶴以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廿有八日丁大母張太孺人憂卽以其年十有二月十有七日奉匱合葬於大父忍伯公之新阡先期自述事狀乞予銘其藏鶴篤行人也其詞質而可信故不辭而序之蓋鶴於忍伯為族孫忍伯有子廣勤慧而能文早遊縣庠未娶而天忍伯慟其子甚臨沒與太孺人議以鶴為廣勤後而孫撫之且徧告諸族甫三日而忍伯沒族人有覲其資者相與齟齬之而鶴之本生考曾慙恥與為人後亦堅辭太孺人以先夫遺言固不許越六年外侮稍定乃撫鶴膝下養婦弱孫相依為命伶仃廿載卒能教以成立親見其登科可謂賢矣鶴之言曰吾祖母家故饒裕親申多素封而寒門獨終窶及遭族侮遺產盡廢衣食或不給而太孺人安之若素嘗語鶴曰人生遭際各有定分求非分之獲必有非意之損又言處貧賤時持身不可不謹其明於大義如此吳中陳氏自中丞公以來名德相繼忍伯諱燦張由增廣生貢成均同輩推為宿學初娶沈孺人早卒而太孺人繼之生一子一女子卽廣

勤女嫁長洲學生胡瑛女亦孝歲時迎養太孺人或留數月晚年辭不往曰吾老矣設有不諱不可殯於壻家識者以為達禮嗣孫鶴乾隆壬子舉人曾孫德勉銘曰古稱女士能識大體諒厥後人式穀以似猶與賢母作配頴川仁厚為本禮法靡愆無子有孫視孫如子克家允宗由苦得旨大母之訓維孫是承合附云吉佑啟雲仍

墓表

候選州判李君墓表

君姓李氏諱遠君宏其字先世自東強遷蓋都東關之春牛街曾祖有能祖逢春父元盛以好義稱推產讓二兄服賈以奉母年五十始得子卽君也君生之日廳事方上梁親鄰咸賀以為考室之祥幼奇慧應童子試不利入粟為國子生後又援例候選州判有志于仕進矣太夫人年漸高意不欲君行遂不謁選人以終其身中歲得病幾殆既瘳乃杜門攻甲乙家言三年而成瘵疾如操左券求治者日闐街巷君乘騎出視之雖大風雪無阻然未嘗受其家餽謝嘗有男子叩門求寄炭俟之半年不來取君知其巧于餉也命分給里之凍者衆醫忌君之能或譏君藥物有不盡識持以相試君笑曰譬

之子人我識其性情心術而君識其形貌耳惡足以難我哉久之家有狐祟白晝投石傷什器或言祭以雞卵白酒則去君不聽日向空晉之祟益甚君爲文將訴于城隍神詞甚厲甫脫稿而安隣有跛者實三無故登君之門大詬家人咸不堪君子之累數石慚謝而去或以爲怯荅曰吾伸于狐而屈于鄉人不亦可乎嘗論教子之法十歲爲擇師二十爲擇友鮮衣美食勿使御淫詞勿使觀有不成立者鮮矣乾隆丁卯春夢天使韓某召已覺而歎曰韓者寒也入冬其不免乎十月病疴自診必不起以是月十八日卒春秋四十有一配邢孺人賢而知大體君歿事姑氏生養死葬無失禮教其子文藻等讀書立品毋忘先人之訓歲已卯文藻以第二人舉于鄉明年舉禮部而文淵亦補博士弟子孺人乃泣告于君墓前曰兒有登第入泮官者矣是夫子之志也君有子四人文藻文濤文淵文瀟女二人一嫁國子生蔣汝乘一嫁寶鍊蚤寡君歿之二十年而邢孺人卒孤文藻等將啟君之兆而祔焉先期文藻以書告曰先人捐館有年而墓道之石未立敢請吾子表之又曰世俗行狀多繁蕪不合義法爲文者別爲應酬之文姑塞求者而不以編入本集惟吾子擇其合于銘法者書之庶附

吾子之集以傳嗚呼斯可謂賢子也已子惟古來淳德長者行善于鄉名位不顯而卒能傳于後者賢子孫之力也行善矣而無子孫或有又不才雖善久且不著其傳不傳有天幸焉然而爲善者常爲之不悔也觀君之行善如此文藻之欲傳其親如此天之報作善者果有爽哉果有爽哉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君墓表

吏科掌印給事中汾陽曹君學閔一日遇同年友錢大昕告之曰某之先人行甚高而不求聞于世既沒四十年士大夫數鄉之者德宜有後者必首屈一指焉夫無善而誣其先非孝也有善而不能彰非義也某生十二年而孤於先人行事知之不詳惟夙所聞于先太宜人及親故常所稱述不誣者粗識一二乞吾子一言以表墓道之石給事人品修潔其文質直無虛詞乃詮次而志之曰君諱曰英字彥傑世居汾陽縣城北十里之太平村曾祖朝仕嘗遇異人授以術可暴富終不一試客請以千金受其方曰挾術而忘義必敗固弗與易箒時告子孫曰吾得異術非不知可少利若曹也然遺之以利何如遺之以正乎術竟不傳君未冠失所怙事母夫人孝爲邑諸生有聲庠序間與人交有終始重然諾側

儻好施子宗邨賴以舉火者甚衆邑有王惠庵先生者
孝子也貧而樂道獨與君善君常餽之粟寒則遺之布
人或效君所爲王先生輒怒曰若豈彥傑比哉安得以
所有潤我張媪者於母夫人爲中表姊妹髮老無所依
君養之終其身張病且死語人曰吾受曹氏恩無以報
天道有知其子孫必有顯者矣汾之土斤鹵可鹽塞外
鹽亦間有擔以至者例皆禁不得售而令商轉安邑池
鹽鬻于市道險又回達鹽益貴豪商倚勢凌平民輒誣
以私販罪君矜其害科同志詣官白狀請均其稅于糧
而逐商事得行民至今以爲便居鄉務爲退讓子偶與
村叻語語卽扶之曰此吾隣里卽汝諸父行孺子敢無
禮耶親詣卽舍謝失教不計其曲直也年五十有一自
尅其亡之日病革家人移床正寢笑曰尙須數刻及期
整衣冠而逝實雍正九年九月三日也配王宜人壽陽
縣儒學訓導疑道之女奉養君姑數十載無閒言後君
歲卒子男四人長學曾次學思季學雍給事其三子
也登乾隆甲戌進士由翰林院檢討累遷今官女五人
孫男若干人曾孫若干人給事又言君沒後數日見夢
子給事張益輿馬導從甚盛類世俗所祀神人者嗚呼
幽明之理固不可測而行道有福其常也世界有神人

其必在正直而查者矣生不求聞死而神之此理之可
信者夫給事在翰林日逢 國大慶得贈及父母 敕
贈君儒林郎翰林院檢討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西河故郡卜子所教凜然節概先民是彼壘壘曹公行
善于鄉貞固隱括以矯俗涼五十未衰棄化則止匪天
祈之以昌孫子幽蘭空谷其芳不言過者必式有道之
阡

黃氏先塋表

上海黃生秦從子遊乞予敘其先人事狀表諸墓道且
言曰秦之王父載南府君躬孝友治生繼齒稍自給王
父與世父相繼辭世而吾父治家事不懈蓋虔今從兄
培蘭爲家督門無異財猶稱吾父遺志也去秋奉王母
張宜人合葬於載南府君之兆在縣東二十二保十八
圓而世父葬於左吾父葬於右昭穆相次迫於時日未
及納銘於窆方今能文而有法莫如先生願請爲文刻
於石謹按黃氏咎繇之後以國爲族而春秋衛有黃夷
晉有黃潤戰國之世楚有黃歇漢初黃公居四顛之一
而景帝時有黃生與博士轅固論湯武革命事厥後丞
相興於淮陽司空太尉顯於江夏而族浸以目述郡望
者皆原本於江夏焉上海黃氏其先世仕宋居於汴有

諱彥者扈從高宗南渡始居嘉定八都之騰陽再遷而東卽今析隸寶山之清浦江傳五世至文明兄弟三人一居浙西一居崇明獨文明守故宅三傳至昇始居界浜口以海水內溢率其族築捍海塘紆迴數百丈至今有黃家灣之稱有子六人次二曰亨以輪粟振山東饑授承事郎表其坊曰尙義十一傳至錫周好義重然諾隣有盛甲者罷官負累不得歸錫周遇之逆旅慨然出千金贈之盛感其義欲以愛妾出待絕然曰公非知我者遂拂衣而起再傳至霖性倜儻不羈有子五人長曰衡松載南其字也幼習舉子業從嘉定張儼思先生學與其子南華官詹同筆硯交好無間父沒棄傭服賈其配張氏南華從兄弟行也賢而達大體悉出奩中物爲貲本逐什一之利事母以孝撫諸弟以友愛課子以忠厚禮讓不尙華侈晚年與昆弟子姓聚首一堂勗以勤力或講論古今成敗得失皆洞中窾要卒年十有以子貴 誥贈奉直大夫張宜人年九十餘耳目猶聰明子孫欲爲稱壽則力却之令其子捐佃戶租一歲曰此所以爲我壽也年至九十五卒 誥封宜人子二人長曰雲章字漢文一字勗哉事親以禮好施于戚友有匱乏者不俟其請輒稱父命助之膏遠員千里外附書

問父母安否繼悉必以白雖不在親側親心安焉年四十有五 誥贈奉直大夫次曰雲師字騶書一字守愚佐父家政條理井井兄沒撫兄子四人如其子叔建宗祠合祀六世以下之主春秋時享會祭者百餘人乙亥歲大饑有司勸富民煮粥以食饑者騶書言煮粥有中飽之患有守候之苦不若以錢給之乃身自爲倡卽所居五十二圖驗其最貧者大口日給錢二十小者半之民不勞而得食全活甚衆以入貲候選布政司理問加二級年六十漢文子四人長培蘭候選布政司理問次培鑄塗培挂俱國子監生騶書子一人森邑庠生黃氏世居黃浦之濱黃浦卽古之滬濱黃與滬聲相轉也今人以爲由春申君得名吾邑有黃渡亦云然皆傳會難信然載南翁父子以孝友勤謹起其家積善之慶其流必長異日援冉溪之例謂浦以高行黃氏而名奚不可哉

贈儒林郎董君墓表

君諱華鏡字進聲姓董氏世居浙江之慈谿漢句章孝子黯之六十世孫也父之璉國學生君少而朗悟讀書務通曉大義不屑屑尋章摘句旣長自傷家貧無以給甘旨乃棄傭服買營什一之利嘗歷荆襄沂巴峽舟車

數千里與其賢豪長者交莫不信而服之既而生計稍裕乃喟然曰父母在不遠遊古聖之訓也向特不得已而爲之今救水幸無缺可以補前愆矣性儉朴與妻孥啜菽餼而二親之饌必豐腆母嘗病劇諸方劑皆不效齊戒祈禱割左臂肉以進母服之竟痊愈謂至孝所感居喪柴毀骨立讀禮三年未嘗見齒仲兄咨成虞山事寡嫂以禮撫其弱女如已出既長罄已橐嫁之其游三楚時有客負其金五百緡君知其不能償置勿索且爲籌生計毋致失所一時稱爲長者其治家纖密而教子弟必先以寬厚年四十有六而歿以長子入仕贈儒林郎元配葉安人莊靜寡言笑以儉勤佐家政事舅姑睦娣姒教諸子咸有法度晚歲病目醫就醫杭州湖上一日請子請泛舟六橋忽愴然曰汝父在日嘗言卿一生勤苦足不出門閭倘得偕老西湖不可不共游今汝父已下世吾何忍獨游哉安人生三子長景澗候選州同次景澄國學生次景沛廩膳生以讀書砥行聞於鄉邦嘉慶六年三月景沛訪于吳門紫陽書院出所撰事狀稽首而言曰先考妣合葬縣西五十里玉星山之原有年矣而墓表尙闕唯先生幸憐之子衰病久廢鉛槧辭之再三則又曰郭人之事昌黎嘗有違言願先生有以

解之子感其意爲慨然敘次之不復辭也嗟乎人肉瘵瘵始於唐陳藏器本草唐以前無此方是以古聖賢無此事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者人子晨昏之常節一旦親在垂危有可以瘵斯疾者雖蹈湯火亦所不辭何乃於封股之孝子而責之備乎昌黎之論特謂有司不當旌異之耳有司立法固當戒輕生之漸人子盡孝何暇計他日之名今旣無旌門之例而猶不令其稱於鄉黨此與於不孝之甚者也昌黎雖有是言而後之史家未嘗沒其姓名蓋善善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執一家之議論以抑千古奇傑之士也審矣昔虞仲翔以句章君怨親之辱白日報仇目爲孝子使繩以後儒之論必有大不滿者而孝子之名自與日月爭光然則君之封股瘵母亦可以自信千古矣夫

墓碣

盛涇先塋之碣

盛涇先塋者錢氏始遷祖之所藏也蘇松之水皆注于婁江松江以入海縱者爲浦橫者爲塘其稱涇者特小者爾盛涇介于吳塘顧浦之間廣不過四五尺不能容舟楫相傳昔有盛姓者居之鄉人讀盛姓爲直上切并以氏斯涇焉吾始祖自常熟之雙鳳里來贅于盛涇

之管氏貧不能歸且樂其俗之朴而淳也有田五畝有屋兩間夫耕婦耨足以自給既沒而葬于涇之陽江湖錢氏多稱吳越武肅王之裔吾始祖之遷失其譜系其出于吳越與否不敢知也自始祖之沒迄今二百五十年先大父在日嘗訪求始祖遺事欲著之族譜而宗姻隣里俱無有能言之者近世士大夫述家乘往往崇飾虛譽勳取一二故事可通用者以文益之此之謂誣其先人非篤行者所取也吾始祖行善于鄉不求人知傳序至今聞八九世成丁者垂及百人或稽田或讀書皆安分量力不輕去其鄉無有作姦犯科而麗于刑者此則吾始祖垂訓之善而流澤之長有自矣今秋大人貽書大昕曰汝備位侍從爲人作銘誌多矣而先塋尙未有碣是不可以闕於是大昕謹紀所聞令族于坊以小篆書之寄歸刻于貞石乾隆三十有八年歲在癸巳冬十月丙戌朔二十九日甲寅七世孫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上書房師傅兼充三通館纂修官加一級紀錄四次大昕謹述

布衣陳君墓碣

嗚呼自科舉之法行士大夫習其業者非孔孟之書不觀非程朱之說不用固無異學學無它師眞所謂一

德以同俗者矣然學者自就傳而後粗涉章句卽從事於應舉之文父師所講授無過庸庸軌軌之詞得其形似便可以致功名轉不如詩賦策論之難工由是六經諸史束之高閣卽四書之義亦可勿深求譬猶莖藷論經禮懺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蒙竊憂焉攷元時始以四書義取士當時士大夫謂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者衆則爲其道者將多迄今垂五百年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蠻徼無不知誦四書尊程朱而未見有爲其道者所誦者禮義所好者名利豈口耳之果無與于身心歟何其相戾之甚也於此有人焉能究心於四書以自淑其身而不爲科舉之學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太倉之南鄉有陳君宏猷者幼而穎敏年二十五慨然有求道志或勸應童子試謝不應家貧教授生徒手四書一編晨夕研討雖燕居衣冠必正數十年如一日鄉里笑其迂稱爲小朱文公君以爲誠然欲然曰吾無其實敢有其名乎寧化雷公鉉視學江蘇君攜所著四書晰疑往謁雷公延以資禮留署中講論無虛日以爲相見晚也君自少時好談易繼乃專力于四書晚年復作四書就正錄其言平易非儒先之說不道也間出一二新意或疑與注異則曰明經當以理爲主與其屈經從註何如舍

註從經耶明季陳孝廉確庵以講學名或言君為確庵之後君棟然曰非也然豪傑之士必有待而興乎其立志如此君諱鉉宏猷其字其卒以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廿九日春秋七十有三葬於十七都七圖鹽鐵塘今之士大夫諱言道學想無實而冒其名或藉以梯進干譽為世所輕詭然聖賢之書具在優而乘之厭而厭之終身不怠而未嘗志于祿利與世競一日之名若陳君者誠加于人一等哉子居嘉定西鄉之望仙橋去其廬不二十里顧未嘗與君識而君既沒門弟子王濤持其遺書請于文表其碣子非能知君者嘉憐之不忘其師重違濤意而為之辭蓋師死而不之背亦今人之所難也

潛研堂文集卷五十

家傳

嘉定錢大昕

先大父 贈奉政大夫府君家傳

府君諱王炯字青文號陳人世居嘉定西鄉之望仙橋生而穎敏好讀書年卅有三始補學官弟子家貧以課徒自給親舊家有藏書輒借讀之雖盛夏暑溽寒未嘗一日少輟又謂讀書必先識字故於四聲清濁辨別精審不為方音所困其教子弟五經句讀字之偏傷音之平仄無少為溷士大夫有難字疑義從府君取決皆得其意以去嘗游浙東避雨入村塾有童子問大學孔氏之遺書明道語邪伊川語邪其師不能對府君笑曰此伊川先生語也諸君未讀小學書乎皆大歎服或言王勃滕王閣詩序蘭亭已矣梓澤邱墟二句屬對未稱府君曰已矣叠韻邱墟雙聲何不稱之有府君於四部書靡不研究旁及卜筮祿命之術輒有奇驗唯不喜二氏學嘗云仙言長生佛言不滅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在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學仙學佛之徒徧天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古佛者則長生非生不滅仍滅也若謂覺性常在則吾儒何獨不然匪獨孔孟程朱即李杜韓

蘇輩其精神亦至今在也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聖人豈好名哉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卽吾儒之長

生不滅也府君事父母至孝兄早歿撫孤姪使成立初修宗譜斷自遷嘉定之祖爲始而不附會貴胄蓋其慎也太倉李翁景初府君父執也幼時相依課誦李翁誨之備至翁歿無子府君迎其配黃孺人敬養三十餘年歿爲制服葬而除之歲時必設位致祭焉年踰六十始得孫大昕甫時卽教以識字比五歲親授以經書稍暇卽與講論前代故事詳悉指示俾記憶勿忘乃止如是者殆十年府君年九十餘視聽不衰出入不假扶掖散步阡陌間望之如神仙中人乾隆二十三年有司舉行鄉飲酒禮延府君爲大賓黃髮卽席觀者聳然起敬縣尹介公玉濤問何以致壽荅曰某生平不知導引服餌之術但文字外別無他好未嘗輕易喜怒中年以後從不露處耳性和易有犯之者置弗校久之卒自慚謝與人子弟言必依於孝弟其有蒲博勝業誼競生事者正色責之往往改悔家無儲粟而錫錄不妄取於人方者艾時恭遇

恩詔賜老人粟帛或請增年以觀賞府君曰欺天以邀榮吾不爲也已如歲十月卒年九十有二以大昕貴

詩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所著有字學海珠三卷星命瑣言一卷元和歐陽真撰

先考 贈中憲大夫府君家傳

府君諱桂發字方五號小山 贈奉政大夫陳人公之子少承庭訓以讀書立品爲務性耿介不妄與人交友朋有過失規箴必盡所欲言或以爲太過則曰吾知有直諫而已豈可以諂佞待良友乎好讀先正事業文恥流俗腐濫之習年近四十始補學官弟子歲科試文益有名而秋賦屢躋及子大昕通籍登朝遂絕意進取以詩酒自娛是時王光祿鳴盛之父盧亭公曹學士仁虎之父檀滯公羊齒與府君相上下親串款洽文酒唱和無虛日當時稱三封翁乙亥歲大祿邑令廖公運芳設粥施饑者外闕一厭距城稍遠特延府君董其事府君晨入夜歸檢視必周經畫井井胥役無中飽者性疎散好游山水三吳兩浙名勝之區足跡靡不到芒屨竹杖旬日忘返登陟險巖如履坦途雖少年不能及嘗謂子弟曰家貧不能爲園名山水近在數百里扁舟可達者皆吾園也但苦屐齒不盡到耳平生衣服飲食皆儉朴尤厭新奇玩好之飾嘗言士大夫居鄉不能轉移風氣已可愧矣況可爲風氣轉移耶富事重府君名往往造

盧門與居府君自報謁外或終年不更至人以為簡傲
府君曰古人非公事不見邑宰今人非私事不見邑宰
吾無私事故不見非簡也乙酉歲大昕奉

命典試浙江奏請試畢乞假十日便道歸省時府君與
沈太恭人皆年近七旬斑衣稱壽鄉黨以為榮然府君
雅不喜矜衙門第庫陋僅蔽風雨晚歲始於城中買數
椽屋後有小池池上有亭周遭植花竹四時紅紫粲然
殊有郊野之趣徒步出入不携僮從遇人家有好花石
叩門翫賞輿蓋便返城隍廟後園有林壑之勝距所居
僅一里許非風雨寒暑日必一至與郎翁相尔汝觀者
不知為四品封君也授徒二十年遇少年質美者必教
以兼通古學勿蹈科舉空疎之陋獨稱族孫塘可與道
古後果以經術知名又勸議立宗祠於外國之西每歲
春秋合族薦享儀節略依朱子家礼年已及耄猶率子
弟行礼無倦容愛游山而未嘗拜佛尤不喜巫鬼禱禳
易黃之日遺誠勿作佛事卒年七十有九以子官

諱封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晉

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有小山吟稿三卷

元和中陳
鶴填諱

行狀

錢處士行狀

處士姓錢氏諱民字子仁一字生翁嘉定縣外國里人
早孤十三棄書學頁數為鄉里所侮乃歎曰世多妄人
求其不妄者聖賢而已初名樞字子辰夢許魯齋教以
民各覺而思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遂易今名慨然有
學聖之志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擇日齋戒往謁願為
聖人之徒是夜夢有告已者曰謝紀漢以來諸儒論說
乃可為學自是始讀四書正文年已三十矣題其所居
之室曰存養屋日靜坐其中所學日進平湖陸清獻公
宰吾邑以正學自任處士嘗與之論學又五年自謂學
已成復往平湖質之陸公公與之言多不合怪而詢之
則曰公從文公入某從尼父入耳嘗與友人書言先聖
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
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為其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
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誤在于無
本六經為吾注腳其誤在于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
立而道生文公以為學者不可厭末末求本教人但學其
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
合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
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學者即責以知既盡而後意

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物之理致知者知事
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殊甚又何可誠且使堯
舜復生亦恐知不能徧物况初學乎此未合于孟子也
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
間此是何學問所謂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
飯也文公則日上而無極太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
之微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
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
一件與他理會過意思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學
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
昆蟲事物之家人無百年壽算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
治天下不可耕且爲文公亦以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
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
于二程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
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以近世學文
公者止得整庵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
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闕如明儒之
甚也學聖而相關是務聖學必亡矣蓋處士之學得於
靜坐謂後儒多未合先聖之旨故直追孔孟自闕門戶
又以意更定四書次序其言洗洋自恣或不免果于自

信之夫雖然使以處士之志而得聖人以爲之師亦幾
於墜嚙之狂士矣成觀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我何畏
彼哉孟子取其言以勉人之立志者若處士者勇過成
闕遠矣處士之沒已七十餘年子孫無能讀書者遺文
雖存吾恐後人用覆轡也因叙次其行如右後之人
可以識其志焉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源娶衛氏某年
月日族子大昕謹狀

行述

先考小山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府君違舍 不孝等 而長逝耶府君天稟素厚
中年以後無大疾病或體中小不快勿藥亦自愈比歲
踰七望八精力益矍鑠出行未嘗扶杖亦不携蒼頭自
隨輕衫芒屨散步看花村郭間往返日數里許邂逅田
父村妪則與話桑麻易以孝弟任恤殷勤如家人語去
秋 不孝大昕 奉

命督學廣東將迎府君就養府君夙聞嶺南山水奇秀
又學使廨中有九曜石遺蹟欣然規往乃命 不孝大駉
偕諸幕友先于今春赴粵而自率諸孫以仲夏啓行旻
天不惠四月中旬偶感熱疾在再旬有餘日遽至大故
嗚呼痛哉 不孝大駉 在韶州試畢與 不孝大駉 私計府

君南行有日方遣人詣前途迎侍起居乃舟行未一舍
急足至得因問兄弟提心飲血昏眩靡措即日委教授

盧君文起資勅印至省城交巡撫德公而戴星北行雞
斯徒既踰嶺涉江歷三旬始抵廬次痛哉痛哉不孝等

視息偷存含歛失奉終天之恨悔其可追惟是府君居
心行事光明坦白夙為輿論所推若不及今詮次以永
其傳不孝等 罪戾滋大用敢和淚此筆疏記梗槩焉府

君諱桂發字芳五一字方壺號小山姓錢氏先世諱鑑
公自常熟雙鳳里徙居嘉定之盛運生北郊公諱浦北

郊公生順郊公諱炳移居望仙橋府君高祖也曾祖侍
郊公諱珠祖公諱岐俱隱德弗耀父青文公諱王
炳博學篤行有聲庠序享壽九十餘州縣敦請為鄉飲
大賓

語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府君少讀書不屑
屑記問章句習舉子業蘇頌去濫豈以先正為師與同

里王丈鯨相論文尤有水乳之合顧屢困童子試年幾
強仕始受知於學使禮部侍郎桐城張公廷璐族科試
屢占優等三上秋闈不過杜門課徒自給初館族父元

禮齋後館族兄彥輝齋皆攜不孝大所自隨晨夕督課
當是時舉業家多不習詩生徒或私作韻語則文師相

詬病以為妨于制義也府君獨喜教不孝為詩示以唐
人安章宅句之法又謂詩文非空疏無學者所能為貨
錢為不孝購書恣其繙閱其後

車駕南巡不孝大所以獻賦 召試通籍海內傳為殊
遇不數年有

詔鄉會闈歲科試皆兼試詩象乃服府君先識且善教
子也家故無負郭田大父以授徒糊口不足則脫大母

簞中物付質庫償之歲時伏臘四顧壁立恒相對愀然
洎府君弱冠後亦出授徒東脩所入悉以奉菽水而吾

母沈恭人躬紡織佐之大父母顧子婦皆賢難妻貧忘
其憂焉大父母並享高年府君與吾母侍奉六七十載
未嘗有提挈評語府君寡兄弟有幼弟甫十齡以痘殤

府君以大母所鍾愛也每時祭及忌日設位奠之終身
府君於族人敦睦無間倡議立宗祠於外岡之西春秋
偕宗人設祭年已耆耄猶拜跪盡禮又增修族譜前有

表後有小傳義例謹嚴無傳會失實之病性伉直戚友
有過失面規之無所隱及其有患難爭競則委曲周全
惟恐不及自為諸生足跡不涉縣寺晚年不孝大所列
官於朝府君益避事遠勢遇鄉人益恭謹邑大夫或造
廬訪利病則以年老重聽謝之惟乙亥歲大稔議勸富

民捐穀於次年春分四鄉糶粥以食餓者縣令廖公運芳教請主外岡粥廠府君晨夕赴廠察視必周灾民得無失所而姦徒亦無敢中飽者府君久困文場備嘗諸生艱苦及不孝大昕承乏詞垣當預校試先期寓書論

以士子三年勤苦主文者勿以粗心致失佳士不孝大昕

累忝司衡幸不得罪於士大夫者遵府君之訓也聞不孝大昕將使粵卽馳書論之曰吾家累世寒士諸生

無大過而推辱之於心安乎大昕承命愕然按試半載未嘗笞一人諸生亦赴犯法者不孝大昭應南北關鄉

試屢薦僂得輒落府君亦不以介意曰科名得失有命無其實而暴得名者不祥汝但務實學何亟於科第爲

府君於世俗嗜好罕所留意獨喜登臨山水自謂有濟勝之具中歲衣食奔走足跡不能及遠比婚嫁畢乃賦

近遊常以春秋佳日扁舟遨遊蘇杭間訪尋名勝率旬日或涉月乃返龐眉皓髮登頓巖磴間身輕如飛童冠

偕行者或喘汗不能從咸噴噴稱羨道書所傳地行仙府君始近之矣今春二月表弟沈宿昭謁選得貴陽經

歷將赴任府君送之吳門徧遊支硎楞伽鄧尉諸山探梅過東西崦至石壁望太湖徒步行山中竟日不疲愈

以爲期頗可卜乃未屆兩月以微疾竟至不起痛哉痛

哉易黃前二日問家僮侍疾者曰汝聞鼓吹聲否明日午後忽自言速具舟船旗幟若有騶從迎導者豈所謂歿而爲神者耶嗚呼痛哉不孝大昕久宦京師屢請兩大人就養輒不允惟癸未歲攜不孝大昭北來留一歲稍修潔白之養乙酉以典試浙闈請於

朝得給假十日省覲還

召見勤政殿蒙

聖恩垂問父母年歲甚悉丁亥秋不孝大昕念兩親年

高乞假歸里故居福臨幾無容膝之所乃別于城中買

屋數椽屋後有隙地百弓府君日課僮鑿池蒔花竹其

旁意欣然樂之居二載府君察不孝大昕不欲離膝下

正色諭之曰吾夫婦精力尙健且有汝弟在家侍養明

歲

國家大慶汝叨列侍從可不隨班行禮乎不孝大昕再

補官承

命入直內廷侍皇子講讀府君屢作書諭以勤勉慎

密母貽老人憂及粵東

命下府君以書諭之曰吾欲來觀汝聲名何若且爲羅

浮之游不孝等私幸得於官舍綵衣稱觴也而竟不可

得嗚呼痛哉府君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三月二日

卒於乾隆四十年乙未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九
恭遇

覃恩 誥封奉政大夫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

加一級配吾母沈恭人處士諱時俊公女 誥封宜人

子二長 不孝大昕 乾隆甲戌進士由編修累遷 日講

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上書

房行走提督廣東全省學政紀錄四次娶王氏 誥封

通議大夫光祿寺卿加一級諱爾達公女前卒次 不孝

大昭 國學生娶周氏候選州同名銘公女女一適邑庠

生陳名濂公子附貢生考充四庫館應錄候選州同名

曠例贈安人前卒孫男四 東壁不孝大昕 出聘汪氏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名廷璵公女 東垣不孝大昭 出東

壘 不孝大昕 出東壘 不孝大昭 出孫女二俱幼 不孝等

樸慳無文重以荒迷忘失望一漏萬然不敢以無實之

言誣我先人伏惟當代立言君子錫之銘誄以光窀穸

不孝等 死且不朽 益都李文藻與諱

亡妻王恭人行述

恭人姓王氏諱順嫻字正仲世居崑山為右族後遷嘉

定丹徒縣儒學教諭贈通議大夫卓人先生焜之孫新

陽縣學生 封通議大夫盧亭先生爾達之女也母未

淑人恭人生而明慧虛亭先生奇愛之不欲輕字人有
議婚者輒不應子年十五應童子試甫出場先生見其
文賞歎以為必售已而果然恭人兄禮堂於僑輩少可
亦極口稱子先生乃以恭人許子為配焉子家貧無負
郭田或謂骨相寒陋雖早慧不能得功名諸親戚及僮
奴輩竊議先生素奇幼女何亥許寒士為先生終以為
快女婿也歲庚午子始贅外家明年以獻賦
召試行在

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報至親鄰皆喜過望子既北上
就職恭人亦以次年入都途間得病幾殆舟至楊村扶
入肩輿昇至寓舍調治兩月餘病良已甲戌禮堂以第
二人登第子亦成進士同入詞垣眾皆為恭人賀恭人
謂子曰君與吾兄豈以一第為重輕者所幸爾家父母
皆康強耳恭人性儉朴布衣蔬食處之泊如在都中十
餘年恒視一歲所入以具餽粥中饋操作每躬親之雖
甚空乏從不假貸于人內外戚屬無長幼待之以禮遇
臧獲有法度終年不加鞭笞而事亦治性強記米鹽出
入之數典庫質劑之期閱久遠無一忘失讀書不多偶
述一二故事亦壘壘可聽子年三十餘尚無子恭人屢
勸子置造久之乃納浦氏甚憐愛之去秋浦生子子產後

附葛月餘恭人夜中數起視之僮婢見者咸感泣今春二月兒病頗劇恭人百方醫治焚香禱天言輒淚下子慰之曰豈有賢如吾妻而無後者未幾兒果愈而子復病病兩月不解恭人視醫藥進飲食夜以繼日勸則和衣就枕子曰吾病未即死何太自苦恭人忍淚不言及子疾痊恭人始喜曰自今災星退矣無幾何恭人忽得嘔泄之疾一兩日旋止後十日復作又五日大汗四支皆冷自謂汗出病已全去矣索盥洗者再三頃之忽自起坐曰將去侍者亟扶之寂然而逝若釋氏所云跌化者嗚呼悲夫子薄宦京華兩大人以婚嫁未畢不能北來聞恭人能佐子治家甚喜吾父於甲申歲嘗一束恭人侍養者裁一歲而于吾母未奉一日之養今秋將攜恭人南歸觀省行有日矣乃令吾父吾母垂白爲長婦哭也傷哉恭人嘗言初生時星家推其壽可至八十二歲又術者言其行運佳當相夫三十年子比年心血耗夜常不寐恭人每爲子憂之而未嘗自慮其短折且以恭人之德及相法皆不應止于此母乃子之獲咎于天當死不死而禍移于妻耶天道恒子善人而善者不久于世又何說也恭人生于雍正六年七月十九日戌時卒于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酉時得年四十四

一人東壁恭人歸子垂二十年離別之日殊少比者俸入粗有餘輒謂寒士得此已爲過矣又謂女兄弟二人姊性少急不如某之知足故不承年蓋庶幾于知道者平居忻忻無交謫聲及不偕老吾願已足一旦舍我而去鯨魚之目何時得眠也哉謹述其大畧將乞銘于當代立言者

祭文

祭座主錢文敏公文

嗚呼龍頭之選句臚玉除尙書喉舌上應斗樞並人世之所貴謂際會之特殊公少登狀頭沒贈尙書徊翔著作之林出入承明之廬曉承

旨而趨左掖午轉對而伏青蒲南齋侍直 宮中誇爲才子西曹藏獄犴下避其八驕

恩禮優于終始名譽翔于八區若夫神采湛若周宇軒

如丹鳳九苞瑞應之生非偶精金百鍊時出而用有餘

口不言阿堵而富于五車三倉之儲曾不設城府而樂

與先民前詰爲徒探百氏之奧突嚼六藝之膏腴經緯

成組繡絳唾皆明珠對策高第似董仲舒詞賦獨步似

庾肩吾議論根柢似范淳夫紀述博瞻似洪景廬讀經

進之篇則以爲唐之燕許閣平亭之奏則以爲漢之張

于聆其警教識為神仙之骨膽其風度可入名臣之圖
至于書畫之妙麗落不拘吐煙雲于咫尺生花鳥于須
臾師造物而心得追名蹟而手摹纖素流傳筆墨尚濡
一卷之直重于璠璣元則鷗波擅美明則香光流譽

詔易名以文敏洵並轡而齊驅嗚呼維公朝之弁冕士
之精模詞章足以潤金石政事可以贊詩謨讀破萬卷
而恥為流俗之學官登二品而依然山澤之躋樂稱人
之善不隨眾而趨汪汪千頃之陂亭亭百尺之梧雖高
位之自致恨年歲之易徂立朝垂三十載曾未展懷抱
之瑾瑜也昔閑蓬之紀歲忝策名于天衢公實為座主
今獨五策之賞子謂子可與道古兮假長侍夫履約昨
銜恤而南邁送公行乎城隅瞻顏色以顛領祝眠食其
慎諸痛歲蛇之奄及倏陳朝之不居凶問遽至仰天悲
吁屬纊弗侍視含徒虛感知已而未報想立身之或渝
跼蹙詞以遠薦庶精爽之鑿於

祭外舅虛亭先生文

嗚呼馬鞍之峯古稱玉山蔚然者儒鍾英其間惟公之
先銀緋世聯文毅清強說經便便可成三鼎譽譽益振
講求水利單郊差肩元陽負才海岱嶸嶸天祿外史奇
與眩真厥考通議鄉頁有名叶位不剛德終于校官公

少岐疑日誦百篇作為詞章紆餘而妍侍親京口官清
地開丹徒馮尹以文自矜一見公作嘆為絕筆願謂官
今此事推哀金焦北固鶴林招隱叶詩明兩三季舟策
蹇叶潑墨大字留題巖端觀者不知或疑列仙治家以
禮事親克勤邱嫂次兄相依終身夫人沛國孝淑最賢
尊章先後各無間言公之於詩吐故納新長篇短律多
師為先心所追摹放翁後邨公之書法瘦硬通神三真
六草柳骨頭筋一字藏弄什襲是珍公之制義有本有
原俗競速化勸說相浴廓而清之一宗先民嗜好酸鹹
不與俗遷構蒲弈局齒道不分歲科兩試數冠其軍謂
擬青紫必於其躬叶秋風瑁璆履屨不伸閉門課徒以
昌後昆長公光祿中朝鳳麟句膽對策五色雲屯
帝稱才子擢冠詞臣既掌內制入直絲綸改長卿寺九
棘班尊歸而著書南陔彼循名位富貴世或有倫文苑
儒林兼之實難次公繼之逸才騰譽若賦得轍如機有
雲畫品神逸詩卷清芬江左風流萃于一門憶歲關茂
子初議碑成童無知如木之菴公獨激賞謂非常雖小
試鹿城索文往觀謂富見錄已而果然素奇季女許為
婚姻人謝碧鷗公耳不聞三載就壻東床坦眠食之敬
之與子姓均獻賦通籍公送登輪自我不見遂十四春

乙酉暮秋再謁里閭。置酒新堂引觴爲歡。昨歲之冬
乞假南還。夫我伉儷。使公悲酸。公猶健飯談諧。不勸贊
子卜居城西一廛。十五日從公周旋。首夏示疾。偶作
而痊。間日往問。尙手一編。微察容色。了無苦艱。公亦自
言勿藥。且安學海水枯。蘇林葉乾。痛矣哲人。竟歸下泉。
戴侯云。逝詠出安仁。聘土石表考亭製文。承諱切也。迸
淚潺湲。撫棺一慟。公其鑒旃。

祭衛伯恭文

嗚呼南宮撤棘。題名慈恩二百卅人。異姓弟昆。中州多
材。君軼其羣。惟君早慧。頭角嶙峋。伯仲叔季。師友一門。
文壇旗鼓。大張吾軍。君先登科。石渠校文。淵雲枚馬。莫
之或先。京兆同考。兩奉絲綸。山左典試。玉尺手懸。癸未
禮闈。君尤得人。識拔老宿。師道以尊。久天清華。文與行
敦。

天子予嘉。將登臺垣。一行作吏。胡命之屯。都門送別。爲
君三歎。君曰。往哉內外。奚分我有。利器試之。盤根百里。
可治忍鄙。吾民當陽古邑。衆號神君。三載考績。薦達九
閭。廉吏可爲。協于公論。除月初下。佐官臺端。吾儕私喜。
小拙大伸。君家尙書。由縣令遷。君或繼之才。望惟均跂。
君還朝在。旬月間一朝。訃至當食。輟餐黃楊。厄閭點魚。

緣竿文人。薄命善士。不年令僕。牧伯金紫。駢肩誰之不
如。而所遇。艱楚山。鬻鬻江水。潺湲誰遣。巫陽徵詞。招魂
往在京華。晨夕般桓。談諧間作。兩忘主賓。歲月如昨。誓
歎依然。今茲長別。路隔三千。設位遙祭。執紼無因。精爽
不昧。尙或鑒旃。

祭蔣秦樹編修文

嗚呼皖江之濱。山幽谷奇。厥生才人。卓犖不羈。繡虎入
夢。靈徵誕彌。慧業夙成。筆墨爲嬉。五車四庫。腹笥在茲。
作爲文章。蔚其鴻裁。往歲辛未。

省方求才。大禮三賦。名動赤墀。給札召試。

至尊書題。觀者堵牆。濡筆淋漓。親收六人。君爲之魁。一
朝釋褐。同登鳳池。稽古之遇。故事所稀。地分清切。入直
樞機。扈從捺鉢。紀以歌詩。句臚既唱。策名金闕。十年禁
近。風雅共推。

皇武綬定渠。授以西

詔。修方略。手任編排。大書特書。博而能該。九遷非願。一
經是貽。學益道損。榜于棟楹。次道聚書。永叔訪碑。嗜好
酸鹹。不以俗移。人生百歲。彈指幾時。君已過半。沒而名
垂。文苑之傳。鄉賢之祠。視祿萬鍾。奚止倍蓰。仲春朔日。
良會吾儕。拍肩歡笑。不改鬢眉。曾未二句。逝者難追。有

琴在床有酒在卮長夜永問一哀何涯魂兮歸來尚鑿
子悲

祭朱太翁文

鳴泮先生之先系出邾婁自浙北徙籍占大都少就外
傳折節為儒高安文端人倫楷模翰林老宿陽羨之儲
公皆師之亦步而趨經明入仕古道未渝牽絲咸寧漢
唐故墟移宰蓋屋士悅民愉渭水之溢奪民出廬百年
以來浮根不除盡然心傷手自作疏鑿荒終南以償額
租證于碑碣我言非誣上官入告

天子曰俞寬大 詔下彫劫以紓厥德不啻可例其餘
投劾杜門課兒詩書伯仲叔季得四明珠各在仕版簪
笏魚魚三登進士兩列石渠一門盛事為長者媿正歲
望日暨十月初鄉飲有典正齒賸觚大尹戒賓蒼顏白
鬢兩太史從左右掖扶是父是子都人歎嗟匪齒之尚
惟德之馨業誥崇封 頒自正衙積善之慶陶有是夫
門才官職世或有諸所尤難者文與行俱於惟先生行
充體腴教人自為質而不夸四時代謝古今須臾年未
七十哲人云徂憶歲焉逢貢士天衢先生叔子同與句
臚交親十年臭味相於時從軾轍通謁老蘇換杖脫屣
清風穆如典刑永逝痛哉吾徒遺容在懸復友在廡文

以紀實侑茲清醑

祭亡妻王恭人文

嗚呼吾妻之逝越九十日仰視水蟾三度圓缺人言秋
月令人生愁愁多而苦孰如今秋自子歸我寒暑十七
夙興夜寐動無違失我善忘事子輒記之我拙治生子
能理之耽思致疾子恒戒我放言召謫子強諄我我顧
而固子慧且通我躁多悔子靜多功辛勤為我不為一
已家有佳婦我得良友我幼善病恩不永年而使子寡
獨居塊焉何圖今日事固難料我猶為人子去已否嗚
呼哀哉吾將安依想子下泉其能不悲人生同盡修短
一揆以子明達詎昧斯旨夫病兒弱賴子扶持不能忘
情或者在茲我今奠酒忍淚告子子不復生我未可死
我有父母宜戀此生我有著述當待其成嬌兒幼小未
解哭母子如有知尚其我佑嗚呼吾妻勞瘁有年天遣
舍我以息子肩子有賢母又有伯姊先不云亡見子應
喜子之魂魄當戀故鄉京洛雖廣匪子所藏買舟送子
潞河之側我亦南歸為子卜宅昔子北來不與我俱今
雖同舟幽明路殊嗚呼吾妻行長身促匪子不年繫我
無福靈車將行贈子以詞悠悠逝者云何弗思

